



说  
苑

刘向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说苑

[汉] 刘 向 著  
韩书文  
刘建强 译  
张 剑

# 目 录

前言	(1)
说苑卷第一	(2)
君道	(2)
说苑卷第二	(43)
臣术	(43)
说苑卷第三	(72)
建本	(72)
说苑卷第四	(98)
立节	(98)
说苑卷第五	(122)
贵德	(122)
说苑卷第六	(150)
复恩	(150)
说苑卷第七	(180)
政理	(180)
说苑卷第八	(219)
尊贤	(219)
说苑卷第九	(259)
正谏	(259)
说苑卷第十	(295)
敬慎	(295)

说苑卷第十一	(330)
善说	(330)
说苑卷第十二	(363)
奉使	(363)
说苑卷第十三	(389)
权谋	(389)
说苑卷第十四	(429)
至公	(429)
说苑卷第十五	(452)
指武	(452)
说苑卷第十六	(476)
谈丛	(476)
说苑卷第十七	(527)
杂言	(527)
说苑卷第十八	(567)
辨物	(567)
说苑卷第十九	(604)
修文	(604)
说苑卷第二十	(650)
反质	(650)

## 前 言

《说苑》，西汉刘向撰。本书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说苑》一书，刘向《叙录》记载为二十篇，宋曾巩校书时仅存世五篇，大部份已经散佚。经曾巩搜辑，又恢复为二十篇。由于书中取材广泛，采获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所以，给人们探讨历史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书中记载的史事，有的可与现存典籍互相印证；有的记事与《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荀子》、《韩非子》、《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相出入，对考寻历史者足资参考。有些古籍已经散佚，但《说苑》中却保存一二，吉光片羽，尤为可贵。如《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有《师旷》六篇，早已散佚，师旷的这段议论，疑即出自《师旷》六篇。此类例子，还可找到不少。

《说苑》的注本，以今人赵善诒《说苑疏证》质量较优，可以参阅。

# 说苑卷第一

## 君 道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

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少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平公曰：“善！”

### 【译文】

晋平公问师旷说：“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原则如何？”

师旷回答说：“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原则是清净无为，专心致力于广泛爱护臣民，注重任用贤人，广开言路，多方听取他人意见，来考察各方面的情况，不被一般习俗所治约，不被左右之人所控制，远见卓识，超凡脱俗，经常省察自己，考核政绩，以此来君临臣下。这些就是作国君的应该做到的事。”

平公说：“好的！”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

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

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诗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孙其保之。’”

宣王曰：“善！”

### 【译文】

齐宣王对尹文说：“国君应该如何施政？”

尹文回答说：“国君施政应该寡欲无为，又能宽容地对待臣民。政事简易，百姓容易顺从，法令简约，百姓容易遵循，因此百姓就不会因为触犯政令犯罪。理想宏大能够包容众人，品德高尚能够容纳部属，圣人做事不多却能使天下得到治理。”《尚书》说：‘宽容能够圣明。’《诗经》里说：‘岐周保有清平质朴的德行，子孙要保持它啊！’”

宣王说：“好的。”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蹲节安静以藉之。谏者勿振以武，毋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夫有文无武，无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 【译文】

周成王册封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为鲁公，召见伯禽并告诫他说：“你知道做人之长的道理吗？凡是处在尊贵地位的人，

必须敬重下属，顺应民愿来规劝纳谏；必须广开无所避讳的大门，守法谦让安静地依靠子臣。对于进谏猩的人，不要用君主的威严吓唬他们，不要阻拦他们说话，要广泛地采纳他们的意见，才能够选择到合理的内容。如果君主只有文治没有武功，就没有办法威服百姓；只有武功没有文治，百姓畏惧不敢亲近。文治武功兼备了，君主的威望和德行才能够建立。有了威望和德行，百姓就会亲近服从，廉洁的人能够上通君主，奸邪的人被堵在下面，直言进谏的人得以任用，忠厚诚实的人就能够聚集在你身边。”伯禽再次拜谢，接受告诫，辞别成王，前往鲁地。

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夫树曲木者，恶得直景（影的本字）；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不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弑于征舒。

## 【译文】

陈灵公行为乖僻，言语失当。陈国的大夫泄冶说：“陈国恐怕要灭亡了！我多次规劝国君，国君不听我的规劝，反而更加放浪形骸，丧失威仪。国君教化百姓，犹如风吹草，东风吹，草就向西边倒；西风吹，草就向东边倒；由风向决定草儿倒伏的方向，因此，国君的举动不可不慎重啊。栽种弯曲的树木，怎么会得到笔直的树影；国君不使自己的行为正直，不使自己的言辞庄重，就不能保持帝王的称号，留下美好的名声。《易经》说：‘如果君子住在室内，说出的话合情合理，那么千里以外的人都会响应，何况那些在近处的人呢？如果君子住在室内，说出的话不合情理，那么千里以外的人必然背离，何况那些在近处的人呢？话从嘴里说出来，影响到百姓；行为从自身发出，影响到远方。言行是君子的关键，言行表露出来，关系到荣辱，君子的言行能够感动天地，可以不谨慎吗？’天地运动万物随着变化。《诗经》说：‘谨慎你的言语，注重你的威仪，无不柔顺美好。’就是说的这个道理。现在国君不谨慎言行，反而任意纵欲，即使不自取灭亡，也必定被臣民杀掉。”陈灵公听到这些话，认为泄冶制造妖言，就把他杀了。后来，陈灵公果然被夏姬的儿子征舒杀死。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对曰：“有之。”哀公曰：“何为其不博也？”孔子对曰：“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也？”孔子对曰：“为行恶道也。”哀公惧焉。

有间曰：“若是乎君子之恶（wù）恶道之甚也！”孔子对曰：“恶（wù）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之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惓惓。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哀公曰：“善哉！吾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微孔子，吾焉闻斯言也哉！”

###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君子不用下棋做游戏，有这回事吗？”孔子回答说：“有这回事。”袁公又问：“为什么君子不用棋做游戏呢？”孔子回答说：“因为棋里有黑白两道。”哀公问：“有黑白两道为什么就不能用棋做游戏呢？”孔子回答说：“因为怕做坏事。”（黑白两道相争是不恭敬的表现）哀公对此也感到害怕了。

好了一会儿，哀公说：“象这样子，君子讨厌做坏事太厉害了吧！”孔子回答说：“如果不能非常地讨厌坏事，也就不能非常地喜欢好事。如果不非常地喜欢好事，那么百姓就不会特别亲近你。《诗经》说：‘没有见到君子，心里一直很忧闷。若是见到了他，若是遇到了他，我心里就会喜悦。’《诗经》里也是这样非常喜欢好事啊！”

哀公说：“很好！我听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若不是孔子，我哪能听到这样的话呢！”

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

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

### 【译文】

河间献王说：“尧对天下人关怀备至，尤其关心穷苦人，痛惜万民遭受困苦，忧虑众生不能诸事顺遂。”只要有一个人挨饿，他就说：‘这是我使他挨饿的。’只要有一个人挨冻，他就说：‘这是我使他挨冻的。’只要有一个人犯了罪，他就说：“这是我使他陷入罪恶的。”仁慈昭著了道义就树立了，道德丰厚了，教化就广泛了，因此不用奖赏百姓也会劝勉做好事，不用惩罚百姓也能得到治理。先宽恕他们，后教导他们，这是尧治理天下的办法。

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险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谕教犹未竭也。”究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

### 【译文】

在虞舜的时候，有苗氏不顺服。他们不顺服的原因是，太山在他的北边，衡山在他的南边，左边是洞庭湖之波，右边是鄱阳湖之水，凭借着这样的险要地势，因此不顺服。大禹要讨伐他，虞舜没有允许，舜说：“教化还没有尽到力量。”长

久地施行教化后，有苗氏终于请求归顺。天下人听到这件事，都批评大禹的伐苗主张，向往虞舜的德政。

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

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何其所临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也？”

其君归也，乃召其国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闻之，皆喜曰：“此诚天子也，何居之深远，而见我之明也！岂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也。是以近者亲之，远者安之。《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之谓矣。

### 【译文】

周公替天子施政，给予人民恩德和好处，越是远处越加显明。他用十二牧，每方三人出去调查远方的人民，凡是遭受饥饿寒冷而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有决断官司失职的，有贤才却不被任用的，都要搜集来向天子报告。

天子在诸侯们来朝见的时候，恭敬地告诉他们说：“唉，大概我的政令教化有不对的地方吧？为什么我治所内的人民，有的遭受饥饿寒冷，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有的评判官司而失职，有的德才兼备却没有被推荐任用呢？”

那些诸侯们回去以后，就召集他们的大夫把天子的这番话告诉他们，百姓听到了，都非常高兴地说：“这真是好天子

呀！为什么他住在那么深远的地方，却把我们的事情看得这样清楚！怎么能够欺骗天子呢！”因此州牧们打开四门，宣扬政教，使国方的人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因此，近处的人亲善和睦，远方的人安居乐业。《诗经》上说：“安抚远方，乐善近邻，用来安定我王大业。”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 【译文】

河间献王说：“大禹说过人民没有饭吃，那么我就不能役使他们。功业虽成但对人民没有好处，那么我也不能劝勉他们。所以大禹疏通黄河导向正道，开凿长江汇通各条支流，分流五湖的水注入东海，人民虽然劳苦，然而没有人抱怨，是因为治水的利益都归于人民了。”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这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 【译文】

大禹外出看见一个罪人，于是下车询问犯罪的情况，接着就哭起来。左右的人说：“只因罪人不遵守法令，才会到这

个地步，君王为什么痛心到这种地步呢？”大禹说：“尧、舜那时候的人，都以尧、舜仁爱的心为心。现在我做君王，百姓各自以自己的私心为心，因此，我感到痛心。”《尚书》上说：“百姓有了罪过，归罪我一人。”

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民之让为士大夫；入其国，则见其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者相谓曰：“其人民让为士大夫，其士大夫让为公卿，然则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国者，未见文王之身，而让其所争，以为闲田，而反。

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书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谓也。”

### 【译文】

虞人和芮人要到文王面前去评理，刚进入文王的境内，就看见文王的百姓谦让如士大夫；再走进他的国都，又看见士大夫谦让如公卿。于是虞国人和芮国人互相说：“文王的百姓谦让如士大夫，士大夫又谦让如公卿，那么，这样的君王也会把天下谦让给别人，自己不做君王。”虞、芮两国来人深感惭愧，虽然没有见到文王，他们却把原来所争执的土地让出来作为闲田，然后各自回去。

孔子说：“文王治国的方法真伟大呀！再没有比这伟大了！没有强迫举动，百姓却随着他变，没有作为，却自有成就，文王敬慎克己才会使虞人和芮人的争端自动平息。因此《尚

书》上说：‘只以文王的恭敬忌讳为榜样。’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剪梧桐叶以为珪而受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

周公以请，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唐叔虞于晋。

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 【译文】

周成王和唐叔虞闲居的时候，成王剪了一片梧桐叶作为珪交给唐叔虞说：“我拿这个封你。”唐叔虞很高兴，把这事告诉周公。

周公因此请见周成王，说：“天子封唐叔虞了吗？”成王说：“我偶尔和唐叔虞开玩笑的。”周公对成王说：“我听说，天子没有儿戏话，天子说出来的话，史官要记载下来，百工要讽诵，士人要赞美。”于是，成王就封唐叔虞做晋国的君王。

周公旦可以说是善于说话的，他这样一说，使成王更加谨慎言语，既表明了爱护弟弟的意思，又有助于王室的巩固。

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隐为大理，益掌驱禽。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何

故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

### 【译文】

正当唐尧在位的时候，舜任司徒，契任司马，禹任司空，后稷任农官，夔任乐官，倕任工师，伯夷任礼官，皋陶任刑官，益掌管驱逐禽兽之职。唐尧体力便捷灵巧，却不能担任一项具体职务。唐尧做君王，然而九个人做大臣，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唐尧知晓九项职务的情况，根据九个人的才能各授其职，九个人都能胜任工作，完成了使命。于是，唐尧大功告成，称王于天下。所以说知人善任是君王的本分，会办事是臣子的本分，做君王的就要知人善任，做臣子的就要善于办事，不要搞乱自古以来的法规制度，天下自会得到治理。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皆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

### 【译文】

成汤问臣下伊尹说：“要选拔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您知道有什么方法吗？”伊尹回答说：“从前，尧

用人一见面就知道他是否贤明，舜要等到任用以后才知道他是否贤明，禹凭业绩任用人。这三位君王举用贤才，方法都不同而都取得成功，然而还有失误的地方。何况无法可依，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念用人，失误必定更大。所以，君王要使臣子自愿贡献出他们的才能，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材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通疲）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惹，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 【译文】

成就王业的人凭什么选拔贤才？王者只有得到贤才来辅助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天下。即使具备了尧、舜那样的贤明，但是没有得力的大臣辅佐，那么君主的恩德不能遍及百姓，教化的影响不能施予各方。因此，英明的君王在位，谨慎地选择官员，致力求贤，设立四佐之臣来辅助自己，用才能杰出的人来治理百官，使他们的爵位很尊贵，加厚他们的俸禄，贤能的人做官得到显扬，疲软之人退下去从事体力劳动，因此，君主没有遗憾的事，下面的人没有邪恶，百官能够治理，臣下乐于职守，恩德流布众生，雨露滋润草木。从前，虞、舜做君王的时候，左有大禹，右有皋陶，他们不用出门，天下

就得到治理，这就是使用贤能的效果。

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

武王曰：“其失安在？”

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

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

“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

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 【译文】

周武王问姜太公说：“有些君王能够举贤然而以危亡告终，是什么原因？”

姜太公说：“举贤却不真正用贤，这是徒有举贤的虚名，而没有体现用贤的好处。”

周武王又问：“那失误在什么地方呢？”

姜太公说：“失误在君王好用小善罢了，得不到真正的贤人。”

周武王又问：“好用小善的人怎么样呢？”

姜太公说：“君王喜欢听恭维话，不厌恶谗言，把不贤的

人当做贤人，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奸佞小人当做忠臣，把无信无义的人当做守信义的人。他还会把阿谀奉迎的人当做功臣，把直言敢谏的人当做罪人；对真正有功的人不赏赐，对真正有罪的人不惩罚；结党营私的人得到任用，洁身自好的人遭摒退。因此，群臣拉帮结派，壅敬贤能；百官互要勾联，邪僻多奸；忠臣因敢于直言，即使无罪也被处死；奸佞之臣因善于逢迎，即使无功也要受到奖赏；那样的国家免不了危亡。”

武王说：“很好，我今天听到了直言讽谏和阿谀奉迎的真实情况了。”

武王问太公曰：“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

太对公曰：“不能独断，以人言断者，殃也。”

武王曰：“何为（通谓）以人言断？”

太公对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

武王曰：“善！其为国何如？”太公对曰：“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

武王曰：“善！”

### 【译文】

周武王问姜太公说：“得到贤人志士又能敬重贤人志士，

有的君王还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姜太公回答说：“没有独立见解，只是按别人的话来决断是非，必定遭殃。”

武王又问：“什么叫做按别人的话决断是非？”

太公回答：“不能决定所应舍弃的，听任别人的舍弃；不能决定该所取的，听任别人的话去取；不能决定该做的，听任别人的话去做；不能决定该罚的，听任别人的话去罚；不能决定该赏的，听任别人的话去赏；这样的话，贤能的人必定不被任用，不肖的人必定不被黜退，贤人志士必定不会受到敬重。”

武王说：“好！”此种人治国又怎么样呢？”

太公回答说：“此种人讨厌别人知道他们自己的情况，却喜欢打听别人的情况；讨厌别人知道自己的过失，却喜欢打听别人的过失；所以，此种人必定不能治理好国家。”

武王赞成说：“很好。”

齐桓公问于宁戚曰：“管子今年老矣，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职，百姓疾怨，国多盗贼。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足衣食乎？”

宁戚对曰：“要在得贤而任之。”

桓公曰：“得贤奈何？”

宁戚对曰：“开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而至矣。”

桓公曰：“既以举贤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临之，则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门而求见寡人者”

宁戚对曰：“是君察之不明，举之不显，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国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谄谀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尝见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习，然后见察，三阻也；讯狱诘穷其辞，以法过之，四阻也；执事适欲，擅国权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则豪俊并兴，贤智来处；五阻不去，则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贤士之路。是故明王圣主之治，若夫江海无不受，故长为百川之主，明王圣君无不容，故安乐而长久。因此观之，则安主利人者，非独一士也。”

桓公曰：“善！吾将著夫五阻，以为戒本也。”

### 【译文】

齐恒公问宁戚说：“管子如今老年了，如果弃我去世了，我担心法令不能推行，官员会玩忽职守，百姓怨恨，国内盗贼也就会多起来。我怎样才能使奸邪不产生，百姓丰衣足食呢？”

宁戚回答说：“要紧的是得到贤人，并且任用贤人。”

桓公说：“怎样才能得到贤人呢？”

宁戚回答说：“广开贤路，考察并任用贤人，尊重他们的地位，提高他们的俸禄，显扬他们的名声，那么天下的贤士欣然到来了。”

桓公说：“我已经荐举贤人，任用贤人了，只有您幸而光临，只是没有平民百姓中的杰出人才自己找上门来见我啊！”

宁戚说：“这是您察访不清楚，举贤不明显，用人又疑人，再加上官位低，俸禄又微薄。况且，国家得不到贤人的原因

有五种阻力：君王不喜好贤士，周围又有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这是第一种阻力；提出一般的建议，从来没有被采用过，这是第二种阻力；壅塞蒙蔽，贤士必须凭借君王的近臣亲信，然后才能被君王了解，这是第三种阻力；审理狱讼逼迫对方无话可说，然后依法治罪，这是第四种阻力；左右近臣随心所欲，任意专权，这是第五种阻力。去除这五种阻力，豪杰俊士才会同时兴起，贤明智慧的人也会前来效力；五种阻力不消除，那么，在上面君王不能了解官吏和百姓的情况，在下面堵塞了贤士被任用的道路。因此，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好象江海对众流无不容纳，永远做百川之主，圣明的君王能够容纳一切人才，所以才能安乐长久。由此看来，要使国家安定，人民丰衣足食，光靠一个贤士是办不到的。”

桓公说：“好的！我将注明那五种阻力作为警戒自己的根本。”

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寡人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

对曰：“婴闻之，国具官而后政可善。”

景公作色曰：“齐国虽小，则可为不具官乎？”

对曰：“此非臣之所复也。昔先君桓公身体隋懈，辞令不给，则隰朋侍；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居处肆纵，左右畏惧，则东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宁戚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父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

景公曰：“善！”“吾闻高缭与夫子游，寡人请见之。”

晏子曰：“臣闻为地战者不能成王，为禄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缭与婴为兄弟久矣，未尝干婴之地，补婴之阙，特禄仕之臣也，何足以补君！”

### 【译文】

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听从您治理好齐国的政事。”

晏子回答说：“我听说，国家安排好应有的官员然后政事才会办好。”

齐景公变了脸色说：“齐国虽小，那为什么说应有的官员还不齐全呢？”

晏子回答说：“这本不是我应该答复的。从前，先君齐桓公虽然身体不好，精神懈怠，说庆话也不灵俐，然而却有隰朋侍前；左右近臣过失多，刑罚也不适当，却有弦章侍前；举止放纵任性，左右近臣畏惧，却有东郭牙侍前；农田荒废，人民不安宁，却有宁戚侍前；文官武将松懈怠慢，兵士苟且偷生，却有王子城父侍前；行为不合德、义，难守信用，却有管仲侍前；先君桓公能够以别人的长处弥补他自己的短处，用别人的厚德弥补他自己的薄倖；因此，他的训导传到远处都能得到贯彻执行，出兵征伐有罪的人都不会受到挫折。因此，诸侯都敬仰他的美德，周天子也送给他祭肉加以勉励。现在君王的过失太多了，却没有一人贤士进谏，所以我说齐国的官员没齐全。”

景公说：“说得好！我听说高缭与你交游，我想请他来见见面。”

晏子说：“我听说，为了争夺地盘发动战争的人不能成为圣王，为了俸禄做官的人不能成为政治家。象高缭和我结为兄弟已经很久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指责我的过错，补救我的过失，他仅仅是一个求取俸禄官职的臣子，怎么能够胜任补救君王的过失呢！”

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取蓟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

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

昭王避席：“愿请闻之。”

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

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

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

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夫燕、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 【译文】

燕昭王问郭隗说：“我的国家地狭人少，齐国夺取了蓟地八个城池，匈奴又侵略到楼烦城下，象我这样无德无才的人继承王位，恐怕会危及国家，要想保住国家有办法吗？”

郭隗回答说：“有的，然而怕您不能采用。”

昭王离开座位谦逊地说：“希望先生讲给我听。”

郭隗说：“圣帝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被当做老师；贤王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被当做朋友；霸主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是当做宾客；危亡国家的大臣，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被当做俘虏。如今大王如果面东用傲慢的态度求取贤臣，那么只配服劳役供驱使的人就来了；如果大王面南听朝，用宾主的礼节求取贤臣，那么胜任大臣之职的人就来了；如果大王面西用平等的礼节，和颜悦色，不仗势去求贤，那么够得上做朋友的人就来了；如果大王面北谦逊谨慎地求贤，那么有资格做老师的人就来了。这样，进一步可以称王，退一步可以称霸，只是靠君王选择了。”

昭王说：“我愿意学习，可是没有老师。”

郭隗说：“君子确实要振兴正道，郭隗请求为天下贤士开辟报效的道路。”于是，昭王常请郭隗坐在向南的尊贵的位子上。

过了三年，苏秦听说了这事，从周来到燕国；邹衍听说了这事，从齐国来到燕国；乐毅听说了这事，从赵国来到燕国；屈景听说了这事，从楚国来到燕国。四个人才都来了，果然以弱小的燕国兼并了强大的齐国。燕国和齐国并不是势均

力敌的国家，燕国所以能够如此，完全是凭借苏秦、邹衍、乐毅、屈景四人的力量。《诗经》说：“有了威仪济济的贤士，文王的天下就得以安宁。”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楚庄王既服郑伯，败晋师，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庄王喟然叹曰：“吾闻之：其君贤者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谷，不谷恐亡。且世不绝圣，国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故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良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

### 【译文】

楚庄王既降服了郑伯，又打败了晋国的军队，将军子重多次进言而不当。庄王胜利归来，经过申侯的封邑，申侯进献饮食，太阳已经正中，庄王仍不吃饭，申侯向庄王请罪。庄王深深地叹息说：“我听说，君王英明，又有名师指点的就可以称王；君王德才一般，又有名师指点的可以称霸；君王德才低下，群臣又不如君王的必定亡国。如今我就是德才低下的君王，群臣又不如我，我担心国家安危。况且，世上不会没有圣人，国家也不会没有贤人，天下有贤人唯独我得不到，倘若我能继续生存下去，靠什么吃饭啊！”因此用武力降服了大国，用仁义使诸侯顺从，不惶恐地担心自己没有圣贤的才智，自己省察自己无德无才，考虑如何得到良臣，中午到了

都忘了吃饭，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英明的君王了。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识其然也？

越王勾践与吴人战，大败之，兼有九夷，当是时也，南面而立，近臣三，远臣五，令群臣曰：“闻吾过而不告者其罪刑。”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者也。

昔者，晋文公与楚人战，大胜之，烧其军，火三日不灭，文公退而有忧色，侍者曰：“君大胜楚，今有忧色，何也？”文公曰：“吾闻能以战胜而安者，其唯圣人科！若夫诈胜之徒，未尝不危也，吾是以忧”此得意而恐骄者也。

昔齐桓公得管仲、隰明、辩（通辨）其言，说（通悦）其意，正月之朝，令具大牢，进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东面而立，桓公赞曰：“自吾得听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聪，不敢独擅，愿荐之先祖。”此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 【译文】

圣明的君王有三件忧惧的事：一是处于尊贵的地位犹恐听不到别人批评自己的过失；二是春风得意时犹恐自己骄傲起来；三是听到天下最是深切中肯的言行犹恐不能实行。根据什么识别他是这样呢？

越王勾践跟吴人作战，大败吴军，兼并了九夷，在这个时候，他面南称王，亲近的大臣有三个，一般的大臣有五个，他诏令群臣说：“听到我的过失而不告诉我的人，对他的处分

是杀死他。”这就是处于尊贵地位却唯恐听不到自己过失的人。

从前，晋文公和楚人作战，大胜楚军，烧毁楚国的营垒，大火烧了三天都没有熄灭。文公收兵以后，脸上有忧虑的神色，左右伺候的人说：“您大胜楚军，为什么现在脸上还有忧虑的神色？文公说：“我听说能够因为打了胜仗心安理得的人，大概只有圣人了。至于运用计谋打了胜仗的人，没有不危险的，我因此感到忧虑。”这就是得意时恐怕自己骄傲的人。

从前，齐桓公得到管仲、隰明，分辨他们的言论，喜欢他们讲述的道理，正月开始上朝时，齐桓公命令具备牛、羊、猪三牲，祭祀祖先，桓公面向西边站着，管仲、隰明面向东站着，桓公赞扬说：“自从我能够听取二位先生的教诲，我更加耳聪目明，不敢独自擅权，愿把二位先生荐举给祖先。”这就是听到天下最深切中肯的言论犹恐不能实行的人。

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之不祥也？”

晏子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

### 【译文】

齐景公外出打猎，上山看见虎，下泽看见蛇。景公回来

以后，召见晏子问他说：“今天我外出打猎，上山就看见虎，下泽就看见蛇，大概是人们所说的不吉利的征兆吧？”

晏子说：“国家有三种不吉利的征兆，您说的这些不在其内。有了贤人国君却不了解，是第一种不吉利的征兆；知道有贤人却不任用，是第二种不吉利的征兆；任用了却不信任他们，是第三种不吉利的征兆。人们所说的不吉利的征兆就是这些。今天您上山看见虎，山本来就是虎的窝；下泽看见蛇，沼泽本来就是蛇的洞穴。走近虎窝，走近蛇穴，看见了虎和蛇，有什么不吉利的呢？”

楚庄王好猎，大夫谏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晋必谋楚，今王无乃耽于乐乎？”王曰：“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榛丛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博兕者，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罢田<sub>（通畋）</sub>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民，而得三士焉，楚国以安。故曰：“苟有志则无非事者。”此之谓也。

### 【译文】

楚庄王喜好打猎，大夫们劝谏说：“晋国和楚国是敌对的国家，楚国不打晋国的主意，晋国必定打楚国的主意，如今君王好打猎难道不等于沉溺于享乐中吗？”庄王说：“我打猎是为了寻求人才，那敢入榛丛刺杀虎豹的人，我因此知道他勇敢；那徒手搏击犀牛的人，我因此知道他强劲有力；畋猎归来能够与人分享猎物的人，我因此知道他仁义。”庄王按照这种方法，得到了三位贤士，楚国才得以安定。所以说：“如

果有了好的志向就可避免意外之事的例子话”就是说的这事。

汤之时，大旱七年，雒（通洛）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诗》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 【译文】

商汤的时候，大旱了七年，洛水和其他很多河流都枯竭干裂，烈日煎烤着沙石，商汤于是使人拿着三足鼎去祝祷山川神祇，教他们祷告说：“是政事失当了吗？还是使人民生活疾苦了呢？是贿赂盛行了吗？还是进谗言的小人太多了呢？是宫室营造得太好了吗？还是听信宠幸女人的话太过分了呢？为什么旱得这样厉害啊！”话还没说完，天就下起大雨，因而上天顺应人心，如同影子紧跟着人的形体，音响紧随着声音一样。《诗经》说：“祭天祭地奠酒埋盟，没有一个神灵不受到尊崇。”说明人们痛恨旱灾。

殷太戊时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请卜之汤庙，太戊从之。卜者曰：“吾闻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生；殃者祸之先者也，见殃而能为善，则祸不至。”于是乃早朝而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桑穀自亡。

**【译文】**

殷王太戊的时候，朝廷里长出桑穀，黄昏时长出来，到了次日早晨已经长成合抱那样粗大了，史官请求到汤的祖庙去问卜，太戊同意了。占卜的人说：“我听说：吉祥的现象是福的先兆，见了吉祥的现象就做坏事，那么福就不会降临；不吉祥的现象是祸的先兆，见了不祥之兆而能做好事，那么祸也就不会发生了。”于是，太戊就勤励政事，早上朝，晚退朝，慰问疾苦的人，吊唁死者亲属，三天后，桑穀就自行枯死了。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刑法违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要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闻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武丁恐骇，伤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三年之后，烛、夷重（chóng）译而朝者六国，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译文】**

高宗就是武丁，他品德高尚，众望所归，因此叫做高宗。成汤以后，殷的先王淫乐失道，违犯刑法，桑穀都长到朝堂里，七天以后粗大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武丁召见他的宰相询问这件事。他的宰相说：“我虽然知道桑穀之事，但说不清楚。从祖先那里听说：‘桑穀是野生的树木，野生树木生长在朝堂里，大概是表示国家将要灭亡吧！’”武丁惊恐害怕，整伤身

心，修养德行，时刻想着古代圣王的政教，夏兴将要灭亡的国家，延续将要灭绝的朝代，选拔隐逸的贤士，明确奉养老人的规定。三年以后，远方的蛮、夷经过辗转翻译前来朝贡的就有六个国家，这叫做存亡继绝的君主，因此人们推崇他尊敬他。

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满盈；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

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佞，斋戒不谨，邑封不修，使人不时，天加以殃，又遗君忧，拜命之辱。”

君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

问曰：“何谓也？”

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也，故曰其庶几乎。”

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向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家未宁。《诗》曰：“弗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

### 【译文】

宋国发生了大水灾，鲁人慰问宋君说：“老天不断下雨，溪谷的水都满了，洪水在贵国的土地上到处泛滥，我们君王为此忧虑，特派我来慰问。”

宋君回答说：“我没有才能，斋戒不恭谨，封邑不修整，役使人民也不按时节，所以老天降下灾祸，又使贵国君王担

忧，承蒙慰问，实不敢当。”

君子听到这些话说：“宋国大概要兴起吧！”

有人问：“这话怎么解释？”

君子回答说：“从前夏桀和殷纣王不承认他们的过失，他们灭亡得很快；成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知道他们自己的过失，并正视它们。他们兴盛得很快。知过能够改过，就等于没有过失一样，因此说宋国大概要兴起了。”

宋君听到这些话，早起晚睡，早上朝，晚退朝，祭奠死者，慰问疾苦的人，尽力做好国内政事，三年以后，五谷丰登，政治稳定。假使当初宋君听不到君子的话，那么，年成不会丰收，国家不会安宁。《诗经》说：“不时的帮助我担负起重任，指示我显明的德行。”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为祟。”大夫请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过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焉。仲尼闻之曰：“昭王可谓知天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 【译文】

楚昭王有病，占卜的人说：“河神在作祟。”大夫们请求用三牲之礼祭祀河神。昭王说：“不要去祭祀河神，古代先王分封土地，也不过举行望祭。长江、汉水、睢水和漳水是楚国举行望祭的对象，降祸降福，不过如此；我虽然没有德行，并没有得罪河神。”于是没有祭祀河神。孔仲尼听到了这事说：

“昭王可以称得上知道天道的人，没有丧失他的国家，是应该的啊！”

楚昭王之时，有云如飞鸟夹日而飞，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驹（rì 日），东而问诸太史州黎，州黎曰：“将虐于王身，以令尹、司马说焉，则可。”令尹、司马闻之，宿斋沐浴，将自以身祷之焉。王曰：“止，楚国之有不谷也，由（通犹）身之有匈（同胸）胁也；其有令尹、司马也，由（通犹）身之有股肱也，匈（同胸）胁有疾，转之股肱，庸为去是人也。”

### 【译文】

楚昭王的时候，有象飞鸟一样的云夹着太阳飞了天三，昭王害怕了，派人坐着驿车向东去询问太史州黎，州黎说：“大王将有灾难，让令尹、司马去向神解说就可以免灾。”令尹、司马听到这话，斋戒沐浴，将要向神祷告用自己代替昭王赎罪。昭王说：“不用那样，楚国有我，好象身体有胸胁一样；楚国有令尹、司马，好象身体有大腿胳膊一样。胸胁有毛病，怎能转移到大腿胳膊上？为什么要让这些去承受灾难呢？”

邾文公卜徒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君曰：“苟利于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侍者曰：“命可长也，君胡不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于绎。

## 【译文】

邾文公对迁徙到绎地这件事占卜吉凶，史官说：“迁徙对百姓有利，对君王不利。”邾文公说：“如果对百姓有利，就是对我有利。上天创造百姓并为他们确立君王，是使百姓得到好处，既然对百姓有利，我必定也有分。”左右伺候的人说：“不迁徙可以延长生命，您为什么不去做呢？”邾文公说：“我的使命是治理百姓，至于生命的长短，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只要对百姓有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于是迁往绎地。

楚庄王见天不见（同现）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欤？”此能求过于天，必不逆谏矣。安不忘危，故能终而成霸功焉。

## 【译文】

楚庄王因为看见天上没有出现灾象，地上又没有出现妖孽作祟，就向山川的神灵祷告说：“上天大概忘记我了吧？”这样能够向上天寻求自己的过失，这种人一定不会拒绝忠言谏劝。居定能够思危，所以最终能够建立霸主的功业。

汤曰：“药食先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先献于贵，然后闻于卑。”故药食尝乎卑，然后至于贵，教也；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后闻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于言，（必自他听之，）必自他（通也）闻之，必自他（通也，本段下同）择之，必自他取之，

(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数行之为章，以数施之万物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 【译文】

成汤说：“好吃的食物先让卑贱的人尝试，然后送给尊贵的人服用；至理名言先献给尊贵的人，然后才让卑贱的人知道。”因此，好吃的，先主卑贱的人尝试，然后送给尊贵的人服用，这就是教。至理名言先献给尊贵的人，然后才让卑贱的人知道，这就是道。所以，让别人先尝过味道然后自己再进食的人，大概吃到的味也多；让别人体会再听取别人的意见，大概他听到的话也少。因此，英明的君王对于言论，一定是他自己听来的，一定是自己选择的，一定是自己取得的，一定是自己收集整理的，一定是自己保藏的，一定是自己去做的。所以，道因为多次择取而显明，因为多次实行而彰明，因为多次施行于万事万物而得以保存。因此，求道的人不用眼睛而用思想，得道的人不用手而用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饶犯我以义，违（通围）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遣之。”大夫许诺。乃爵管饶以大夫，赠申侯伯而行之。

申侯伯将之郑，王曰：“必戒之矣，而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

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

### 【译文】

楚文王有病，告诉大夫们说：“管饶用义干涉我，用礼节制我，和他相处心神不定，看不见他也不会想念他，然而对我有益处，一定在我这时候封他爵位。申侯伯呢，我想做的事他鼓动我去做，我喜欢的事他已先行给我做好了，和他相处就心里安乐自在，看不见他就想念他，然而对我没有好处，一定在我这时候打发掉他。”大夫们都赞同。楚文王就任命管饶为大夫，赠给申侯伯礼物请他离开。

申侯伯将要到郑国去，楚文王说：“你一定要谨慎，你为人不仁厚，总想得到别人的政权，不要到鲁、卫、宋、郑这些国家去。”申侯伯不听劝告，于是去了郑国，三年便得到郑国的政权，执政五个月便被郑人杀死了。

赵简子与栾激游，将沈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曾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

### 【译文】

赵简子和亲激一起游泳，将要沉入河中，赵简子说：“我曾经喜欢声色，栾激就送来音乐女色；我曾经喜欢宫室台榭，栾激就帮我建造宫室台榭；我曾经喜欢容易驯服的好马，栾激就到处寻求这种马；我渴望得到贤士已有六年了，但是栾

激未曾推荐一个人，这是增加我的过错而减损我的善行啊！”

或谓赵简子曰：“君何不更乎？”简子曰：“诺。”左右曰：“君未有过，何更？”君曰：“吾谓是诺，未必有过也，吾将求以来谏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谏者，谏者必止，我过无日矣。”

### 【译文】

有人对赵简子说：“您为什么不改正过错呢？”赵简子说：“好的。”左右近臣说：“您没有过错，改正什么呢？”赵简子说：“我说‘好的’，不一定就是真的有过错，我是希望得到直言规劝我的人，如今我拒绝了他，就是拒绝能够直言规劝我的人，能够直言规劝的人就一定不会来了，我的过失很快就会有。”

韩武子田（通畋），兽已聚矣，田车合矣，传来告曰：“晋公薨。”武子谓栾怀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猎也，兽已聚矣，田车合矣，吾可以卒猎而后吊乎？”怀子对曰：“范氏之亡也，多辅而少拂，今臣于君辅也，僂于君拂也，君胡不问于僂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僂哉？”遂辍田。

### 【译文】

韩武子在外打猎，野兽已被赶在一起，围猎的车子已经合拢了，信使来报告说：“晋公去世了。”武子对栾怀子说：“你也知道我喜欢打猎，野兽已被赶在一起了，猎车已经合拢了，我可以打完猎再去吊唁吗？”栾怀子回答说：“范氏灭亡

的原因是辅佐的人太多，而直言匡正的人少了，现在，我对于您是辅佐的臣子，儻对于您是匡正的臣子，您为什么不去问问儻呢？”武子说：“盈，你愿意匡正我吗？如果你能够匡正我，何必要儻呢？”于是停止田猎去吊唁晋公。

师经鼓琴，魏文侯起舞，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溃之。文侯顾谓左右曰：“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提师经下堂一等，师经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师经曰：“昔尧、舜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释之，是寡人之过也。悬琴于城门，以为寡人符，不补旒，以为寡人戒。”

### 【译文】

师经弹琴，魏文侯起舞赋道：“听我的话不要违背我。”师经拿起琴去撞击文侯，没有击中人，却击中了帽子上悬挂的玉串，玉串散落下来，文侯转过头来对左右的人说：“做臣子的竟敢撞击他的君王，该当何罪？”左右的人说：“罪应扔到鼎里活活煮死。”于是，文侯命人提着师经下堂，才下一级台阶，师经说：“我可以说一句然后死吗？”文侯说：“可以。”师经说：“从前，尧、舜做君王时，只担心他们讲的话没有人反对，桀、纣做君王理，唯恐他们讲的话别人反对。现在，我撞击的是暴君桀、纣，并非撞我的君王您。”魏文侯说：“放了他吧！这是我的过错。把琴悬挂到城门口，作为我改错的

标志；不修补帽子上的玉串，作为我训戒自己的信物。

齐景公游于葵，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驱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矣，至，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矣！”

### 【译文】

齐景公巡游到葵，听说晏子去世了，立即乘上快马拉的车子，穿着素色衣服赶去吊唁，他觉得车太慢了，就下车跑起来，后来知道跑步还不如车子快速，就又乘上车子，等到抵达国都，已经四次上下车了，一路哭泣前往，到了晏子灵前，伏在晏子尸体上号陶大哭，说：“您大夫严格地日夜督责我，毫不留情，我尚且放肆不加收敛，在百姓身上已经积聚了很多怨恨和罪孽；如今上天把灾祸给齐国，不加罪于我，却加罪到夫子身上，齐国的江山恐怕要危险了！百姓将向谁说啊！”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

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

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

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焉，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食谄人言乎？”

公曰：“善，今日之言，章为君，我为臣。”是时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弦章。

章归，鱼乘塞涂，抚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鱼者也。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诸臣谄谀以干利，故出质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辅于君，未见于众，而受苦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也。”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遗行也。”

### 【译文】

晏子死后十七年的，一天，齐景公和大夫们一起饮酒，景公射箭，射脱了靶，堂上的人众口一词的称赞。齐景公变了脸色，长长地叹了口气，放下了弓箭。

这时，弦章走进来，景公对他说：“弦章，自从我失去晏子，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批评我的过失，今天射箭脱了靶，竟然众口一词的称赞。”

弦章回答说：“这是各位大臣的不好，他们的智慧不足以认识君王的过失，他们的勇气又不敢冒犯君王，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我听说，‘君王喜欢的，臣子就穿用；君王嗜好的，臣子就食用，’象那尺蠖一样，食用黄色的东西身体就会变黄，用食青色的东西身体就会变青，君王您大概还听取过阿谀奉迎的话吧？”

齐景公说：“好，今天所说的一番话，弦章算是君王，我

算是臣子。”这时，渔夫正好进来送鱼。景公就用五十车鱼赏赐弦章。

弦章回去时，装鱼的车子塞满道路，弦章按住驾车人的手说：“刚才那些唱赞歌的人都想得到这些鱼。过去，晏子用拒绝赏赐来匡正国君，所以国君有了过失总是掩藏不住；如今一些臣子用阿谀奉迎的方法追逐名利，因此景公箭脱了靶，唱赞歌的还众口一词。今天，我辅佐国君，还没有被众人理解，却接受这么多鱼，这是违背了晏子的大义，去顺从了阿谀奉迎的欲望。”弦章坚决辞谢，不接受景公赏赐的鱼。君子说：“弦章的廉洁，是晏子的遗风啊。”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辞，人主不以此自少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此之谓也。

### 【译文】

上天生出人，不是为了拥立君王，上天拥立君王，也不是为了设个名位。做君王的人，图谋私欲却不顾百姓，是不顺承天意，忘记了君王这个名位所应该做的事。象这样的人，《春秋》不会记载他是贤君，反而会将他当作夷、狄看待。郑伯因厌恶一个人而厌弃他的老师，因此留一“象夷、狄一样不配做君王”的说法，君主不以此自我反省的话，既然违

背了事实，内心又怎能察觉。所以说：“国君不可不读《春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齐人弑其君，鲁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杀其君乎？”师惧曰：“夫齐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纵一人之欲，以虐万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不爱万夫之命，而伤一人之死，奚其过也？其臣已无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 【译文】

齐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鲁襄公操着戈站起来说：“哪有臣子敢于杀死他们的国君的？”师惧说：“齐君治国无能，任用小人，放纵个人欲望，来虐待天下百姓，这不是上天立君的本意；他被杀死，是自找的。如今君王不怜惜百姓的命运，却为一个人的死伤心，怎么这样糊涂呢？齐臣杀君已失君臣道义，齐君被杀也不值得叹惜。”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泰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一，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时，万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万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

**【译文】**

孔子说：“文王好象‘元年’，武王好像‘春秋’，周公好象‘正月’。文王把王季做为父亲，把太任做母亲，把太姒做妃子，武王和周公是他的儿子，泰颠和闾夭是他的大臣；他的本质纯美啊。武王先端正自己的品行，再来治理他的国家，治理好国家，再治理天下，征伐无道的人，惩罚有罪的人，他一行动，天下就得到治理；他做的事正确啊。春天按照时节到来，万物都能及时生长；君王尽心尽职，万民都能得到治理。周公克己奉公，天下的人都顺从他；他的诚意到了极顶。”

尊君卑臣者，以势使之也。夫势失则权倾，故天子失道则诸侯尊矣，诸侯失政则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则庶人兴矣。由是观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尝有也。

**【译文】**

尊重国君，使臣子卑贱的情况，是努力造成的结果。如果失去势力，权力也就没有了。所以天子无道，诸侯就会尊贵起来；诸侯无道，大夫就会兴盛起来；大夫不称职，平民百姓就会起来造反。由此看来，上面的人不失道，下面的想得到什么，是从来没有过的。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亏也，犹水火之相灭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

臣下，此私门盛而公家毁也，人君不察焉，则国家危殆矣。管子曰：“权不两错，政不二门。”故曰：“胫大于股者难以步，指大于臂者难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 【译文】

孔子说：“夏不灭亡，商朝就不会兴起；商朝不灭亡，周朝就不会兴起；周朝不灭亡，就不会编写《春秋》；《春秋》写成以后，君子才知道周道衰亡。”因此上下相克，如同水火不相容，国君不可不明察，如果臣下强大起来，就是私门强盛而公家损毁，国君对此不能明察，那么国家就危险了。管子说：“权力不可分为两处，政令不能出自二人。”所以说：“小腿比大腿粗大的人难于行起，手指比手臂粗大的人难以把握东西。”本小末大是不能互相配合的。

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赏赐让与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罚杀戮者，人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子主其恶，寡人行其善，吾知不为诸侯笑矣。”于是宋君行赏赐，而与子罕刑罚。国人知刑戮之威，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专其政。故曰：“无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谓也。

**【译文】**

司城子罕担任宋相，对宋君说：“国家的危险或安定，百姓的治理或动乱，全在于国君如何实行赏罚。赏赐适当，贤人就会得到鼓励；惩罚恰当，奸邪的人就会绝迹。如果赏罚不当，那么贤人就得不到鼓励，奸邪的人也就不会绝迹。奸邪的人结党营私，欺骗上面蒙蔽君王，来争得高官厚禄，君王不可不警惕。赏赐和让与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事，君王自己作主去做，刑罚和杀戮是每个人都厌恶的事，请让我来做。”宋君说：“好的，你负责做人们厌恶的事，我来做人们喜欢的事，我知道这样做不会被诸侯取笑。”于是，宋君专管赏赐，把刑罚大权交给了子罕。

全国的人都知道刑罚和杀戮的威力，大权独揽在子罕手里，大臣们亲近子罕，百姓们也依附子罕。过了一年，子罕就赶走了宋君夺取了政权。因此说：“没有软弱的君王就没有强横的大夫。”老子说：“鱼儿不可以离开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交给别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 说苑卷第二

### 臣 术

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

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夫荣辱者，祸福之门也。何谓六正六邪？

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

二曰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谊，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解，数称于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

四曰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引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

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为六正也。

六邪者：一曰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三曰中实颇险，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五曰专权擅势，持坏国事，以为轻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势，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

六曰谄主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国邻。

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 【译文】

做臣子的方法是，服从命令，完成使命后要回禀君王，不

要擅自行事，坚持正义不曲意逢迎，安于本位不妄自尊大，一定会有益于国家，一定对君王有帮助，因此不仅他本身地位显贵，子孙也能保得住。因此大臣的言行有六种好的，还有六种坏的。按照六种好的去做就会荣耀，做六种坏的就会招来耻辱。荣辱是祸福的大门。

什么叫六正六邪呢？

六正（六种好的）是：第一，一切都在萌芽状态，苗头还未显露出来，就能清楚地看出存亡的征兆，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预先禁止，使君主超然地产在显要尊荣的地位，天下都称赞他。象这样的就是圣明的大臣。

第二，虚心诚意，进善言，通畅言路，用礼义劝勉国君，把最好的策略告诉国君，拥护国君的优点，补救国君的缺点，建功立业了，把成绩归于国君，不敢自夸是自己的功劳。象这样的就是贤良的大臣。

第三，亲自操劳，早起晚睡，不懈怠地推荐贤能的人，经常称举古代的良言善行来激励国君，希望对国君有些益处，使国家社会得以安定。象这样的就是忠臣。

第四，能够明察隐蔽的小事，预先看出事情的成败，提前防备加以挽救，反复引导匡正，堵塞漏洞，断绝乱源，把祸转为福，使国君自始至终都没有忧愁。象这样的就是有智慧的大臣。

第五，遵守规章制度，担任官职，少拿俸禄，推让赏赐，不接受馈赠，衣服端正齐整，饮食节俭。象这样的就是有贞操的大臣。

第六，当国家混乱时，国君做事不道，臣子敢于冒犯国

君，当面指出国君的过失，不怕牺牲，即使自己死了，却换来国家的安定，也不后悔自己的言行。象这样的就是耿直的大臣。这就是说的六正。

六邪（六种坏的）是：第一，只图做官贪享俸禄，只谋取个人的私利，不专心办公事，有智慧不用，有能力不做，国君渴望臣下提供建议，贡献良策，他仍然不肯尽自己的职责，苟且求容地跟世俗之人沉浮，遇事左右观望。象这样的就是占位充数的臣子。

第二，凡是国君所说的，他都说好；国君所做的，他都说行。暗地里搜寻国君所喜好的，他就贡献上去，从此来取悦国君的耳目，投机取巧迎回国君，与国君为乐，不顾国君身后的祸患。象这样的就是谄谀讨好的臣子。

第三，内心非常险诈，外表好象小心谨慎，说的话好听，做出的表情好看，但内心妒忌贤能。他想要推荐的人，就只赞扬他的优点不谈缺点；他想要打击的人，就只夸大他的错误不谈优点；使国君用人不当，赏罚不明，号令不行。象这样的就是奸臣。

第四，智慧足以掩饰他的罪过，口才足以游说诸侯，花言巧语皆成文章，对内离间骨肉之亲，对外搞乱朝廷的关系。象这样的人就是说别人坏话，搞不团结的臣子。

第五，专权擅势，把持国事，提高自己，结党营私肥己富家，借此增加自己的威势，假借国君的命令，来自我显贵。象这样的就是窃国大盗。

第六，用邪道来奉承国君，使国君陷入不义，勾结坏人结成党派来蒙蔽国君，来到国君面前尽说好听的话，离开了

国君话就要变调了。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寻找机会攀附国君，使国君恶名遍布国内，还传到四周的邻国。象这样的就是亡国的臣子。这就叫做六邪。

贤明的大臣，按照六种好的办事，不用六种坏的方法，所以国家地位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生于世上让百姓喜欢，死了也被百姓怀念，这就是做大臣的方法。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

伊尹对曰：“三公者，知<sub>（通智）</sub>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时，通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大夫者，出入与民同众，取去与民同利，通于人事，行犹举绳，不伤于言，言足法于世，不害于身，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列士者，知义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独专其赏，忠政<sub>（通正）</sub>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

汤曰：“何谓臣而不臣？”

伊尹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谓大顺也。”

**【译文】**

商汤问伊尹说：“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伊尹回答说：“三公这些人，他们的智慧高，通晓大道理，应付任何变故都不会困难，能够分辨各种事物的情理，懂得天道。他们的话足以调和阴阳，匡正四时，节制风雨。象这样的人，就可以推举他做三公。所以，三公的事情就在于懂得天道。九卿之人，要能够按照四时的节令做事，开通沟渠，修筑堤防。种植五谷，懂得地理知识。他们能够开通没有开通的沟渠，能把对人民不利的事情变成有利的事。象这样的人就可以推举他做九卿。所以，九卿的职责就在于施恩德给人民。做大夫的人，要出与入和平民地位保持一致，取与舍和平民的利益一致。他们懂得人事，行动合乎规范，语言得体，说出的话足以被世人效法，而又不悖于自身，在水陆交通地点，征收捐税，充实国家府库。象这样的人就可以推举他做大夫。所以，大夫的事情在于施行仁政。做列士的人，要懂得道义，不要失去善心，事情成功了不独占赏赐，忠诚正直，敢于坚持己见，不存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说话注意分寸。象这样的人就可以推荐他做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就在于推行道义。因此，道德仁义定了，天下就能治好了。凡是能够做到这四点的人，英明的国君不把他当作臣子看待。

商汤问：“为什么说他们是臣子但不把他们当作臣子看待？”

伊尹回答说：“国君不当作臣子看待的有四种人：伯父、

叔父等是大臣，不能称他们为臣；哥哥们是大臣，不能称他们为臣，先王的大臣不能称他们为臣；有高尚品德的人做大臣，不能称他们为臣，这就叫做合乎情理。”

汤问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对曰：“三公者，所以参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

### 【译文】

商汤问伊尹说：“古时候为什么要设置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伊尹回答说：“设置三公是用来参与国君之事。设置九卿是用来参与三公之事。设置大夫是用来参与九卿之事。设置列士是用来参与大夫的事。所以参与中有参与，这就叫做政事的宗旨。政事的宗旨没有丢失，内外就一致了。”

子贡问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孔子曰：“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贤者也。”子贡曰：“然则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子曰：“赐，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闻进贤为贤邪？用力为贤邪？”子贡曰：“进贤为贤。”子曰：“然。吾闻鲍叔之进管仲，闻子皮之进子产也，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

###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如今大臣中谁最贤？”孔子说：“我不清

楚。过去，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他们都是贤能的人。”子贡说：“然而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就不算贤人吗？”孔子说：“子贡，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听说过推荐贤才的人是贤人呢？还是为国出力的人是贤人？”子贡说：“为国家推荐贤才的人是贤人。”孔子说：“对呀。我听说鲍叔牙推荐管仲，子皮推荐子产，没有听说管仲、子产推荐什么人。”

魏文侯且置相，如召李克而问焉，曰：“寡人将置相，置于季成子与翟触，我孰置而可？”

李克曰：“臣闻之，贱不谋贵，外不谋内，疏不谋亲，臣者疏贱，不敢闻命。”

文侯曰：“此国事也，愿与先生临事而勿辞。”

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贵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由此观之可知矣。”

文侯曰：“先生出众，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出，过翟黄，翟黄问曰：“吾闻君问相于先生，未知果孰为相？”

李克曰：“季成子为相。”

翟黄作色不说（通悦）曰：“触失望于先生。”

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我？子之言我于子之君也，岂与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问相于我，臣对曰：‘君不察故也，贵视其所举，富视其的与，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由此观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为相。”

翟黄不说（通悦）曰：“触何遽不为相乎？西河之守，触所

任也；计事内史，触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进乐羊；无使治之臣，吾进先生；无使傅其子，吾进屈侯附；触何负于季成子？”

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菜（通采）千锺，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举，人主之师也；子之所举，人臣之才也。”

翟黄迨然而惭曰：“触失对于先生，请自修然后学。”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为相矣。于是翟黄默然变色，内惭，不敢出，三月也。

### 【译文】

魏文侯将要设置宰相，召见李克并问他说：“我将要设置宰相，在季成子和翟触之间，我选用哪一个比较好？”

李克说：“我听说，地位低贱的人不参与地位高贵的人的事，外部的人不参与内部人的事，疏远的人不参与亲近人的事，我是一个和你关系疏远，地位又低贱的人，不敢参与意见。”

文侯说：“这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共同商量不要推辞。”

李克说：“君王没有调查过去，调查过去就知道了。显贵的时候看他推荐什么人，富有的时候看他施舍什么人，贫贱的时候看他不要什么，穷困的时候看做不做什么，从这些地方去观察就可以知道用谁做宰要比较好了。”

文侯说：“先生可以去了，我的宰相人选已经决定了。”

李克出来，拜访翟黄，翟黄（即翟触）问他说：“我听说君王问先生关于宰相人选的事，不知道结果是谁做宰相。”

李克说：“季成子做宰相。”

翟黄脸色变了，不高兴地说：“翟黄对先生感到失望。”

李克说：“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表示失望？”你推荐我给你的君王，岂能是与我勾结一起谋求做大官呢！君王问我关于宰相的人选，我回答说：‘君王没有调查过去，显贵的时候看他推荐什么人，富有的时候看他施舍什么人，贫贱的时候看他不要什么，穷困的时候看他做什么，从这些方面观察就可以知道了。’君王说：‘可以走了，我的宰相人选已经决定了。’凭这个知道季成子做宰相。”

翟黄不高兴地说：“我翟触为什么就不能做宰相？西河太守是我推荐的；计事内史是我推荐的；君王想要进攻中山，我推荐乐羊；没有治理国家的臣子，我推荐了先生；君王的儿子没有老师，我推荐屈侯附；我哪里不如季成子？”

李克说：“您确实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邑收的米上千钟，但十分之九用在外面，十分之一用在家中，所以东边得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本。他所举荐的这些人，可做君王的老师，您所举荐的仅是具有人臣的才干。”

翟黄顿时惭愧地说：“我冒犯了先生，请让我先整饬自己的品行，然后再好好学习。”话未说完，左右的人报告说季成子已经做了宰相。于是，翟黄默不作声，脸上变了颜色，内心惭愧，有三个月不敢出门。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说：“令尹将焉归？”成公乾说：“殆于屈春乎？”景公怒曰：“国人以为归于我。”成公乾曰：“子资少，屈春资多。子义获，天下之至忧也，而子以为友；

鸣鹤与乌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鸥夷子皮日侍于屈春，损颇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为令尹，不敢专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归于屈春乎！”

### 【译文】

楚国令尹死了，景公遇到成公乾说：“令尹将由谁来担任？”成公乾说：“大概是屈春吧。”景公发怒说：“全国的人都以为由我来担任。”成公乾说：“你资望小，屈春资望大。子义获是天下最胆怯的人，你却把他当做朋友；鸣鹤与乌狗他们的智慧太少，你却欣赏他们。鸥夷子皮每天陪侍屈春，损颇也做他的朋友，这两个人的智慧，足够做令尹，但他们不敢专有自己的智慧，都贡献给屈春，所以说政事不是旧于屈春啊！”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黄。翟黄乘轩车，载华盖。黄金之勒，约镇簟席，如此者，其驷八十乘。子方望之，以为人君也，道狭，下抵车而待之。

翟黄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车而趋，自投下风，曰：“觸。”田子方曰：“子与！吾向者望子，疑以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将何以至此乎？”翟黄对曰：“此皆君之所以赐臣也，积三十岁，故至于此。时以闲暇，祖（通徂）之旷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赐车舆之厚也？”翟黄对曰：“昔日，西河无守，臣进吴起而西河之外宁；邲无令，臣进西门豹而魏无赵患；酸枣无令，臣进北门可而魏无齐忧；魏欲故中山，臣进乐羊而中山拔；中山已拔，魏无使治之臣，臣进李克而魏国大治；是

以进此五大夫者，爵禄倍，以故至于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国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

翟黄对曰：“君母弟有公孙季成者，进子夏而君师之，进段干木而君友之，进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进师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进者，皆守职守禄之臣也，何以至魏国相乎？”子方曰：“吾闻身贤者贤也，能进贤者亦贤也，子之五举得尽贤，子勉之矣，子终其次也。”

### 【译文】

田子方渡过西河，遇到翟黄。翟黄乘着四周有帷幕的车子，上面还有华丽的伞盖。拉车的马用黄金装饰络头，车子上的坐垫是用玉装饰的双层蓆子，象这样装饰的四马高车共有八十辆。子方远远望去以为是国君，道路狭窄就下车等待。

翟黄到了，看见田子方，赶快下车快步走到田子方的下首说：“翟触冒犯了。”田子方说：“是你呀！我刚才看见你，还以为是国君呢，你到近前才知道是人臣，怎么会达到这种排场？”翟黄回答说：“这些都是君王赏给我的，积聚了三十年，因此才有今天这个样子。正值闲暇无事，到旷野走走，正好遇上先生。”子方说：“为什么你得到赏赐的车子这么多呢？”翟黄回答说：“从前，西河没有太守，我推荐吴起，西河以外就安宁了；邺县没有县令，我推荐西门豹，而使魏国再不受赵国侵犯；酸枣县没有县令，我推荐北门可以后，魏国就没有了齐国侵犯的担忧；魏国打算进攻中山，我推荐乐羊，结果乐羊攻下了中山；中山攻下后，魏国没有治理国内政事的大臣，我推荐李克，魏国达到大治。我因为推荐过五位大夫，

官职和待遇都加倍提高了，所以才到这地步。”子方说：“好，你努力吧！魏国的宰相不会舍弃你到别处去找了。”

翟黄回答说：“君王母弟名叫公孙季成的，推荐子夏，君王把子夏当做老师；推荐段干木，君王把段干木做为朋友；推荐先生，君王很尊敬先生；他所推荐的都是君王的老师、朋友、所尊敬的人。我所推荐的人，都是尽职拿俸禄的臣子，我怎么会做到魏国的宰相呢？”子方说：“我所以说以身作则的属贤人，能够推荐贤人的也属贤人，你推荐的五个人都是贤能之人，你好好努力吧，你最终会继公孙季成之后成为魏国的宰相的。”

齐威王游于瑶台，成侯卿来奏事，从车罗骑甚众。王望之，谓左右曰：“来者何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与人者有以责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试问其说。”

成侯卿至，上谒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说。”王曰：“诺。”对曰：“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梁弱；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罗绮而朝；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忌举田种首子为即墨，而于齐足究；忌举北郭刀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民益富；举此数良人者，五枕而卧耳，何患国之贫者？”

## 【译文】

齐威王在瑶台游玩，成侯邹忌来报告事情，跟从来的车骑很多、很讲究。齐威王望见他们，问左右的人说：“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左右的人说：“是成侯卿。”齐威王说：“国家很穷，为什么一出来就这么讲究排场？”左右的人说：“给人家东西的人，可以责求别人；受人家东西的人，应该服从别人；君王可以问问看他如何解释。”

成侯卿到了，上前拜见齐威王说：“忌来了”威王没有应声，又说：“忌来了，”齐威王仍然没有应声，再说：“忌来了。”齐威王才说：“国家非常贫穷，为什么出来就这么讲究排场？”成侯卿说：“请赦免我的死罪让我说几句话。”威王说：“好吧。”成侯卿说：“我推荐田居子做西河太守，削弱了秦国、梁国的力量；我推荐田解子到南城执政，楚国人就拿着丝织品来齐朝贡；我推荐黔涿子到冥州执政，燕国人送来牲畜，赵国人送来盛器；我推荐田种首子到即墨执政，齐国因此富饶；我推荐北郭刀勃子为大夫，九族部落更加亲近，人民更加富庶。我推荐这几位贤良之人，君王可以高枕而卧，为什么还要忧虑国家贫穷呢？”

秦穆公使贾人载盐于卫，征诸贾人，贾人买百里奚以五段羊之皮，使将车之秦。秦穆公观盐，见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远以险，而牛何以肥也？”对曰：“臣饮食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为衣冠与坐，公大悦。

异日，与公孙支论政，公孙支大不宁，曰：“君耳目聪明，思虑审察，君其得圣人乎？”公曰：“然！吾悦夫奚之言，彼类圣人也。”公孙支遂归，取雁以贺，曰：“君得社稷之圣臣，敢贺社稷之福。”公不辞，再拜而受。

明日，公孙支乃致上卿以让百里奚，曰：“秦国处僻民陋，以愚无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处其上请以让之。”公不许。公孙支曰：“君不用宾相，而得社稷之圣臣，君之禄也，臣见贤而让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请终致之。”公不许。公孙支曰：“臣不肖而处上位，是君失伦也，不肖失伦，臣之过。进贤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处位，废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将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为上卿以制之，公孙支为次卿以佐之也。

### 【译文】

秦穆公派商人到卫国去装运盐，他向商人征聘了任务。商人用五张黑公羊皮买下了一个叫百里奚的人，并派他把盐车赶往秦国。秦穆公查看盐的时候，见到百里奚拉车的牛很肥壮，问道：“负载重，道路遥远而艰险，而拉车的牛为什么还很肥呢？”百里奚回答说：“我按时给它喝水吃料，驱使时不粗暴虐待，遇到危险的地段我用身体保护它，所以牛才会这样肥。”穆公从百里奚的话里知道他是位君子，于是命令专职人员给百里奚洗头洗澡换衣裳、帽子，赐给他座位，穆公非常高兴。

过了几天，秦穆公和公孙支讨论政务，公孙支感到心神很不定，说：“君王耳聪目明，考虑问题周到细致，君王难道

得到圣人了吗？”穆公说：“是的！我很喜欢百里奚的话，他很象圣人。”公孙支于是回去拿了一只雁来祝贺说：“君王得到国家的栋梁之臣，我祝贺国家的洪福。”穆公没有推辞，还以礼节后收下。

第二天，公孙支就要把上卿的职位让给百里奚，说：“秦国地处偏僻，人民缺乏见识，加上愚昧无知，这是国家危亡的根源；我自知不配处在上位，请允许我让贤。”穆公没有允许。公孙支说：“君王没有用款待贵宾的礼节，却得到国家需要的栋梁大臣，这是君王的福份；我见到贤能的人并有缘让贤，是我的福份；如今君王已经得到这个福份，但让我失去这个福份，可以吗？请你也让我这样吧。”穆公还是没有允许。”公孙支又说：“臣不肖而处于上位，说明君王违背常理，我不肖又让君王违背常理，这是我的过失。选有助贤明的人，辞退不贤明的人，表明君王的英明。如今我处于上位，败坏了君王的美德，又违背了做臣的德行，再不允许，我要逃走了。”穆公才接受了他的请求，因此任用百里奚做上卿管理国家，公孙支做次卿协助他工作。

赵简主从晋阳之邯郸，中路而止，引车吏进问：“君何为止？”简主曰：“董安于在后。”吏曰：“此三军之事也，君奈何一人留三军也？”简主曰：“诺。”驱之百步又止，吏将进谏，董安于适至，简主曰：“秦道之与晋国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曰：“官之定璧，吾忘令人载之。”对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曰：“行人烛过年长矣，言未尝不为晋国法也，吾行忘令人辞且聘焉。”对

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

### 【译文】

赵简主从晋阳到邯郸去，半路上停下来，引路的官吏前来问：“君主为什么停下来？”简主说：“董安于在后边。”引车吏说：“这是三军的大事，君主为何因为一个人而影响三军呢？”简主说：“好吧。”走了百步又停下来，引车吏将要上前劝说，董安于恰巧来了。简主说：“秦国与晋国相交的道路，我忘记派人把它堵塞起来。”董安于说：“这就是我考虑落后的一面。”简主说：“官家的宝贝玉器我忘记派人把它运来。”董安于又说：“这就是我落后的一面。”简主说：“行人烛年纪过大了，他的话没有不被全晋国效法的，我走的时候忘记派人去向他告辞并且聘请他。”董安于说：“这就是我落后的一面。”赵简主可以说对内能反省自己，对外能知人善任，所以自身安逸国家安定。御史大夫周昌说：“国君如果能够象赵简主一样，国家就不会有危险了。”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请进热食。”对曰：“婴非君之厨养臣也，敢辞。”公曰：“请进服裘。”对曰：“婴非君田泽之臣也，敢辞。”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为者也？”对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谓社稷之臣？”对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后，君不以礼不见晏子也。

**【译文】**

晏子陪侍齐景公，早朝时天气很冷。景公说：“请送点热东西来吃。”晏子说：“我不是君王管饮食的臣子，对不起。”景公说：“请送裘皮衣服来。”晏子说：“我不是君王管服装的臣子，对不起。”景公说：“那么你能替我做什么呢？”晏子回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景公说：“什么叫做国家的大臣？”晏子回答说：“国家的大臣，能够管理国家：辨别君臣之间的思想行为规范，使它合乎情理；制订百官的尊卑次序，使它各方适宜；写成条例政令，可传布到四方。”从此以后，齐景公都用君臣之礼接见晏子。

齐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吾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为也；故忠臣者，能纳善于君，而不能与君陷难者也。”

**【译文】**

齐侯向晏子说：“忠臣事奉他的君王，应该如何呢？”晏子回答说：“君王有危难时不随便送死，君王流亡时也不相送。”齐侯说：“分割土地封赠他，赐予爵禄使他显贵，我有了危险不去效死，出亡也不相送，怎么说是忠臣呢？”晏子回答说：“大臣的建议被采用，君王一辈子不会出现危难，臣为

何要去送死呢！大臣的计谋能被听从，君王一辈子也不会流亡，臣还要送什么！如果大臣的建议不被采纳，臣不要送什么！如果大臣的建议不被采纳，君王有了危难随便为他送死，这是妄死；直言规劝不被听从，出亡时又去送他，这是欺诈行为；所以忠臣，要能够向君王进谏善言，而不能坐等和君王一同陷于危难。

晏子朝，乘敝车，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饱食，敝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

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三返不受。公不悦，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人，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也。

### 【译文】

晏子上朝的时候，坐着破旧的车子，驾着劣马。景公看见了，说：“唉，你的俸禄少吗？为何你的车马这么不堪使用！”晏子回答说：“依赖君王的赏赐，才能保证我的父亲、母亲、妻子三个家族都能生活，以及我交游的朋友，都能享受国君的恩惠。我能够穿暖吃饱，还有一部不大好的车子和不大的马供自己使用，对于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晏子出去以后，景公派梁丘据送给晏子高大华丽的车马，晏子退回三次都不肯接受。景公不高兴了，立刻召见晏子，晏子到了，景公说：“你不接受车马。寡人也不用车马了。”晏子说：“君王派我督临文武百官，我节省衣服饮食上的用度，做齐国老百姓的表率，就这样还怕自己奢侈浪费不检点自己的行为。现在君王在上面乘坐华丽的车马，我在下面也乘坐华丽的车马，百姓不讲道义，他们的穿衣饮食追求奢侈，也不检点自己的行为，我就没办法禁止他们了。”于是谢绝了华丽的车马没有接受。

景公饮酒，陈桓子侍，望见晏子，而复于公曰：“请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对曰：“晏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軺之车，而驾驽马以朝，是隐君之赐也。”公曰：“诺。”

酌者奉觞而进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陈桓子曰：“君赐之卿位，以尊其身，宠之百万，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禄莫厚于子，今子衣布衣之衣，麋鹿之裘，栈軺之车，而驾驽马以朝，则是隐君之赐也，故浮子。”

晏子避席曰：“请饮而后辞乎？其辞而后饮乎？”公曰：“辞然后饮。”晏子曰：“君赐卿位，以显其身，婴不敢为显受也，为行君令也；宠之百万，以富其家，婴不敢为富受也，为通君赐也。臣闻古之贤君，臣有受厚赐而不顾其国族，则过之；临事守职，不胜其任，则过之。君之内隶，臣之父兄，若有离散在于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隶，臣之所职，若有播亡在于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战车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车驽马以朝，主（意）者，非臣之罪也！且

臣以君之赐，臣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国之简士待臣而后举火者数百家：如此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公曰：“善！为我浮桓子也。”

### 【译文】

齐景公饮酒，陈桓子陪着，望见晏子来了，就告诉景公说：“请罚晏子饮酒。”景公说：“有什么缘故？”陈桓子回答说：“晏子穿黑布衣服，披着鹿皮大衣，乘着简陋的车子，驾着劣马来上朝，是掩盖了君王赏赐。”景公说：“好吧。”

晏子到了，斟酒的人捧着酒杯送到晏子面前，说：“君王命令罚你饮酒”晏子问：“什么缘故？”陈桓子说：“君王赐给你高官来使你尊贵，赏赐你百万钱财来富足你的家室，群臣的官职没有比你高的，俸禄没有比你多的，现在你穿着黑色布衣，披关鹿皮大衣，乘着简陋的车子，驾着劣马来上朝，你还是掩盖了君王的赏赐，所以罚你喝酒。”

晏子离开座位说：“是让我喝了酒然后说呢？还是先说了然后喝酒呢？”景公说：“说了以后饮酒。”晏子说：“君王赐给我官来使我显贵，我不敢因为显贵而接受下官职，只是为奉行君王的命令；赏赐百万钱财来富足我的家，我不敢为了富有而接受这么多钱财，只是为了传扬君王的赏赐。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大臣中如有接受优厚的赏赐但不管理国家事务的，就要惩罚他；在官职岗位上，不能胜任工作，就要惩罚他。君王的内臣，大臣的父兄，如有离散流亡到野外的，这是我的罪过；君王的外臣，大臣的下属，如有流亡在四方的，这是我的罪过；兵器不够完备，战车没有整修，这是我

的罪过。至于乘着破旧的车子驾着劣马来朝见国君，这样不是我的罪过！再者，我用君王的赏赐，使我父辈一系列的人没有不乘车的，母亲一族的人没有不丰衣足食的，妻子这一族人没有挨冻受饿的，国中没有入仕为官的人等待我的赈济然后才能烧火做饭的有数百家：象这样子，是掩盖了君王的赏赐呢？还是传扬了君王的赏赐呢？”景公说：“好！替我罚陈桓子喝酒。”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饱。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过也。”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晏子再拜而辞曰：“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婴之家不贫也。婴闻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是代君为君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为也；厚取之君而无所施之，身死而财迁于他人，是为宰藏也，智者不为也。婴也闻为人臣进不事上以为忠，退不克下以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关。”使者三返，遂辞不受也。

### 【译文】

晏子刚刚吃饭，齐景公的使者就到了，晏子就把吃的饭食分一半给使者吃，晏子没有吃饱。使者回去，把这件事告诉齐景公，景公说：“唉！他的家如此贫穷！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的过错。”于是派人把一个千户的县邑送给晏子，晏子再拜辞谢说：“我的家不贫穷。君王的赏赐，使我父、母、妻

三族都受到恩泽，还延及到我的朋友，并能够救济百姓，君王的赏赐实在太多了，我的家不贫穷啊。我听说，从君王那儿得到的很多，然后再给别人很多，这是臣下代替国君施恩，取代了国君，这是忠臣不愿做的；从君王得到的很多，统统收藏起来，这是把自己变成了筐篋，这是有仁德的人不愿做的；从君王那儿得到的很多，没有施舍给任何人，一旦自己死亡了，财产也转至他人，这是为别人收藏财产，这是聪明的人不愿做的。我还听说，做臣子的在朝廷上不奉承国君就是忠，退朝后不亏待部下就是廉，八升粗布，一豆食物，足够了。”使者往返了三次，晏子仍然辞谢不肯接受。

陈成子谓鸛夷子皮曰：“何与常也？”对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陈成子曰：“然。子何以与常？”对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

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谏，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君有过，不谏诤，将危国殒社稷也，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尽言于君，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有能比知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为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故谏诤辅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礼，而暗君以为己贼，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杀也。明君好问，暗君好独；明君上贤使能而享其功，暗君畏贤妒能而灭其业。罚其忠而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之所以亡也。《诗》云：“曾是

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 【译文】

陈成子问鸱夷子皮说：“什么叫做常道？”子皮回答说：“君王死，我不死；君王出亡，我不出亡。”陈成子说：“对。你凭什么做到常道？”子皮回答说：“没有死的时候，先把死的危险排除掉，没有出亡的时候，先把出亡的险情排除掉，还有什么死和亡！”

遵从国君的命令，做对他有利的东西，就叫做顺从，遵从国君的命令，但做出于他有害的东西，就叫做谄谀；不顺从国君的命令，但做出对他有利的东西，就叫做忠；不顺从国君的命令，而且又做出对他有害的东西，就叫做叛乱。国君有过失，不直言劝谏；将使国君危险、社稷灭亡。有的能够对国君尽献忠言，采用就留下，不采用就离开，称做谏；有的能够对国君尽献忠言，采用就能够生存，不被采用就生命不保，称做谏；有的能够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率领大众，一起强行矫正国君的过失，国君即使感到不愉快，但不能不听，因此解除了国家的大患，除去了国家的灾难，完成效忠国君、安定国家的使命，称做辅；有的能够违抗国君的命令，反对国君决定的事情，私自借助国君的权势来平定国家的危险，扫除国君的耻辱，率兵打仗完全能够为国谋取利益，称作弼。所以谏、谏、辅、弼的人，是国家栋梁之臣，英明的国君尊重他们，礼遇他们，昏庸的国君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敌人，所以英明的国君所赏识的人就是昏庸的国君所要杀害的人。英明的国君遇事喜欢请教别人，昏庸的国君喜欢独断专行。英明

的国君尊重贤人，使用能人，享受他们成功的喜悦；昏庸的国君害怕贤人，妒忌能人，毁掉他们的事业。惩罚忠臣，赏赐奸臣，是最昏庸愚昧的国君，桀、纣就是这样亡国的。《诗经》上说：“因为不听别人的劝告，国家才会倾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简子有臣尹绰、赦厥，简子曰：“厥爱我，谏我必不于众人；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中。”尹绰曰：“厥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孔子曰：“君子哉尹绰！面訾不面誉也。”

### 【译文】

赵简子有两位大臣，一位叫尹绰，一位叫赦厥。简子说：“赦厥尊重我，不当着众人的面劝谏我，尹绰不尊重我，一定要在众人面前劝谏我。”尹绰说：“赦厥怕你当众出丑，不重视你的过失；我重视你的过失，不怕你当众出丑。”孔子说：“尹绰是一位君子啊！他能当众劝谏国君，不当众谄媚国君。”

高缭仕于晏子，三年，无故，晏子逐之。左右谏曰：“高缭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其义可乎？”晏子曰：“婴，仄陋之人也，四维之然后能直。今此子事吾三的，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也。”

### 【译文】

高缭在晏子那里做事，三年没有出事故，晏子却把他赶

走了。左右的人规劝说：“高缭事奉你三年，没有给他一个职位，反而赶走他，在道义上说得过去吗？”晏子说：“晏婴是卑贱浅陋的人，用礼义廉耻四种道德标准来要求我才能正直。如今这个人事奉我三年了，未曾纠正过我的错误，因此赶走他。”

子贡问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为人下者，其犹土乎！”

###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我做人家的下人，但不知做下人的方法。”孔子说：“做人家的下人，如同泥土一样，在泥土上面种植就会长出五谷，向下面挖掘就会涌出甘泉，草木依靠它生长，禽兽依靠它生存，活人依靠它生活，死人依靠它埋葬，它的功劳很多但不表白。做人家的下人，就象这样的泥土一样。

孙卿曰：“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此天下之通义也。有人贵而不能为人上，贱而羞为人下，此奸人之心也。身不离奸心，而行不离奸道，然而求见誉于众，不亦难乎？”

### 【译文】

孙卿说：“年轻的人事奉年长的人，卑贱的人事奉尊贵的

人，不贤的人事奉贤人，这是天下普遍道理。有人尊贵，但不能居于人上，有人卑贱，却以居于人下为耻辱，这是奸恶伪诈之人的用心。一个人处处心存伪诈，行为邪恶，然而还想赢得众人的赞誉，不是太难了吗？

公叔文子问于史臾曰：“武子胜事赵简子久矣，其宠不解（通懈）奚也？”史臾曰：“武子胜博闻多能而位贱，君亲而近之，致敏以愁（通逊），藐而疏之，则恭而无怨色，入与谋国家，出不见其宠，君赐之禄，知足而辞，故能久也。”

### 【译文】

公叔文子问史臾说：“武子胜事奉赵简子，时间很久了，赵简子对他的恩宠一直没有减少，是什么缘故？”史臾说：“武子胜见闻广博，才能很多，但是地位低下。如果赵简子亲近他，他做事更加敏捷，态度更加谦逊；如果赵简子藐视他疏远他，他更加恭敬没有怨言，进入朝廷，讨论国家大事，出了朝廷，看不出他恃宠骄慢的表现。国君给他的赏赐，他知道满足，多了就推辞掉，因此才能维持长久。”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故传曰：“伤善者，国之残也；蔽善者，国之谗也，愬（同诉）无罪者，国之贼也。”

【译文】

《尚书·奉誓》篇上说：“附和下级欺骗上级的人处死刑，依附上级欺骗下级的人要刑罚，参与国家大事但对人民没有益处的人应该摒退，官居高位但不能举贤荐能的人应该赶走。”这就是劝勉贤人，罢免恶人的办法。因此《尚书传》上说：“伤害好人，是残害国家的人；蒙蔽贤人，是谗害国家的人；诬陷无罪的人，是危害国家的坏人。”

《王制》曰：“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于众者，杀也。”

【译文】

《礼记·王制》篇上说：“假借鬼神、时日、占卜、命卦来妖言惑众的人处死刑。

子路为蒲令，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为人烦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匱于食，故人予一簞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廩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同现）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译文】**

子路做蒲地长官，为了防备水灾，帮助百姓在春季开始修整沟渠，因为百姓辛苦，所以给每个人一竹篮饭和一壶水。孔子听说了，派子贡去制止他。子路生气很不高兴。去见孔子说：“我因为暴雨将要来临，恐怕发生水灾，所以帮助百姓修整沟渠来做预防，但百姓多数人没有饭吃，所以给百姓一篮饭一壶水，老师派人阻止我，是什么缘故？老师阻止我做仁义的事了。老师用仁义教导人，又禁止人去做仁义的事，我不能接受。”孔子说：“你认为百姓饥饿了，为什么不报告国君发放仓库的粮食给百姓吃呢？而你用自己的粮食送给百姓，这样你就是不向百姓宣扬国君的恩惠，却显扬你的仁义。赶快停下来还可以，否则你马上就会受到惩罚。”子路心服口服地离开了。

## 说苑卷第三

### 建 本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隋（通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 【译文】

孔子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道理就会产生。”如果根本不正，末梢一定要歪斜。开始就不兴盛，最终一定要衰败。《诗经》上说：“高原低地既已修整，泉水也就清澈了。”所以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道理就会产生。《春秋》上的义理是，有正春就没有乱秋，有贤明的国君，就不会有危亡的国家。《易经》上说：“建立了根本，万事万物都有了条理，开始失误一毫一厘，到后来就会差误千里之大。”因此君子崇尚建立根本，重视确立良好的开端。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

“明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义，而元年之本也。”

### 【译文】

魏武侯向吴子询问有关“元年”的意思，吴子回答说：“就是说国君必须谨慎对待一切事情的开端。又问：“开端要怎样才是谨慎呢？”回答：“要方正。”问：“怎样才能方正呢？”回答：“要聪明有见识。”问：“如果没有聪明见识，怎样才能方正？”答：“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且加以选择，就能够聪明有见识。因此古代的君主开始治国，大夫如有进言，士人若要求召见，普通百姓求见，都必须照准，公族如有问题请示必须回答，从四方来的人一律不拒绝，这才可以说没有阻塞庶蔽。颁赐俸禄必须到位，用刑必须适当，国君的心肠必须宽厚仁慈，考虑民众的利益，消除民众的祸害，这才可以说不会失去民众；国君本身必须正地，身边的官员必须经过选拔，大夫不得兼任其它官职，掌握政权的大臣不得同属一个宗族，这才可以说不独占权势。这就是春秋大义，也是‘元年’的本意。”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后为君子。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处丧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队矣，而勇为本；

治政有理矣，而能为本；居国有礼矣，而嗣为本；生长<sup>（通财）</sup>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丰末，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闻记不言，无务多谈，比近不悦<sup>（通悦）</sup>，无务修远。是以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

### 【译文】

孔子说：“立身处世有六件根本大事，根本立住了，然后才能称做君子。（这六件大事）立身有准则，以孝为本；居丧有礼节，尽哀是根本；作战有陈列，勇敢是根本；处理政事要有条理，才能是根本；统治国家有礼仪，立嗣是根本；增加财富要按时令，人力、物力是根本；把根本的事物放置一边不去巩固它，大事、小事都做不好；家属相处都不愉快，就不能从事外交活动；做事情不能善始善终，就不能从事多项活动；所说的话说不清楚，就不要多谈；身边的人都不喜悦，就不能向远方人修好。因此要从根要做起，从近处做起，这是君子立身处世的道理。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父道圣，子道仁，君道义，臣道忠。

贤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父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贤子之事亲，发言陈辞，应对不悖乎耳，趣走进退，容貌不悖乎目，卑体贱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亲，以积德。子者，亲之本了也，无所推而不从命；推而不从命者，惟害亲者也。故亲之所安，子

皆供之。

贤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为父，以国为家，以士人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国家，利人民者，不避其难，不惮其劳，以成其义。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

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行成于内，而嘉号布于外，是谓建之于本，而荣华自茂矣。君以臣为本，臣以君为本，父以子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者，荣华槁矣。

### 【译文】

上天所生的，大地所养的，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更尊贵。做人的道理没有大于父子间的亲情，君臣间的道义。父亲是尊严的，儿子是仁爱的；国君讲求义，臣子讲求尽忠。

好的父亲对于儿子，用慈爱的心肠照料他生长，严格的教诲他成材，培养他好的品德，去掉他虚伪的习气，养成他高尚的情操，慎重地供给他物品，儿子年龄到七岁以后，做父亲的要替他选择高明的老师，选择可交的朋友，不要让他接触坏的事情，让他从小就慢慢向好的路上走，使他接受早期教化。所以好儿子事奉父母亲，说话陈述言词，与父母对话不让父母听了刺耳；进退行动，仪容面貌，不使父母看了不顺眼；把自己看得很低贱，不违背父母的心意。君子侍奉父母，是在积德。儿子是父母的命根，侍奉父母没有推辞和不听话的理由；如果推辞不听话是害了父母亲。所以父母的生活费用，做儿子的应全部供给。

贤能的大臣事奉国君，从做官的那一天开始，把国君当

做父亲，把国当做家，把士人当做兄弟，所以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事，就不避艰难，不怕劳苦地去完成。因此他的国君也要帮助他完成事业。君臣和老百姓，相互转变，互为根本，循环往复，没有终结。

孔子也说：“人的行为没有比孝行更大的了。”孝从内心形成，成为美德表现在外面，这就是说根本建立巩固了，花儿自然茂盛。国君把大臣当做根本，大臣把国君当做根本，父亲把儿子当做根本，儿子把父亲当作根本，如果舍弃了根本，花儿就枯萎了。

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这亲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草林欲长，霜露不使，贤者欲养，二亲不待！故曰：‘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也。’”

### 【译文】

子路说：“背负重物走远路的人，不选择地方就休息；家里贫穷，父母又年老的人，不选择俸禄多少就出仕。从前，我侍奉父母双亲的时候，自己常吃粗劣的饭菜，然而却替父母到百里外的地方背米。父母过世以后，我到南方的楚国旅行，跟随我的车子有一百辆，堆积的粮食上万钟，蓆子重迭起来坐，饭菜摆放在鼎镬中选着吃，希望吃粗饭，为父母双亲背

米的时代，一去不再来了。用绳索串起的枯鱼，有多少不被蛀虫侵食。双亲的寿命，转瞬即逝，就象阳光从细小的空隙间一扫而过！草木想要生长，霜露已经不给予机会；孝子想要奉养父母时，双亲年老了已不能等待。因此说：‘家里贫富，父母年老，做儿子的不待挑选俸禄多少也要出仕谋生。’”

伯禽与康叔封朝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贤人也，与了见之。”

康叔封与伯禽见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其说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阳？有木焉名曰桥。”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阳，见桥竦（通耸）焉实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阴，见梓勃焉实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

二子者明日见乎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安见君子？”二子对曰：“见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 【译文】

伯禽和康叔封一同朝见周成王，在拜见周公时，三次叩见三次受到杖击。康叔有害怕的脸色，对伯禽说：“有一位贤人叫商子，我和你去见见他。”

康叔封和伯禽见到商子说：“我们是某某人，前几天我们朝见成王，在见周公时，拜见三次，三次都受到杖击，这该

怎么解释？”商子说：“你们二人何不一同去看看南山的南面？那上面有一种树叫桥树。”两个人去南山的南面，看见桥树高耸挺拔地直立在那里，返回来告诉商子，商子说：“桥树是父亲的风貌。”商子接着说：“你们二人何不一同去看看南山的北面？那上面有一种树叫梓树。”两个人又去南山的北面，看见梓树低矮茂盛，象俯伏在那儿。”返回来把情况告诉商子，商子说：“梓树是儿子的风貌。”

伯禽和康叔封第二天又去拜见周公，进门以后走得很快，登上堂就跪下了。周公抚摸着他们的头，慰劳并招待他们吃饭，说：“你们在哪里见到君子了？”两个人回答说：“见到商子。”周公说：“商子真是一位君子啊！”

曾子芸<sup>（通耘）</sup>瓜而误斩其根。曾皙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乃苏，蹶然而起，进曰：“曩者，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听其歌声，令知其平也。

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sup>（通纳）</sup>也。”曾子自以无罪，使人谢孔子。孔子曰：“汝不闻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箠则待，大箠则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体而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杀天子之民罪奚如？”

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门，有罪不自如，处义难乎！

## 【译文】

曾参以瓜田里锄草，不小心砍断了瓜根。曾皙发怒，拿起大木杖就打他。曾参被打倒在地，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很快爬起来，赶上前说：“刚才我得罪了父亲，父亲用力教导我，有没有受伤啊？”退到屏障后面弹琴唱歌，想要使曾皙听到他的歌声后，知道他心里很平静。

孔子听说这件事，告诉门人说：“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曾参自以为没有错，派人询问孔子。孔子对他说：“你没有听说瞽叟有个儿子名叫舜？舜侍奉他的父亲，如要找他使唤他，舜没有不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如要杀他，总是找不到，小鞭子打几下就等待挨打，大鞭子打就赶快跑走，用来逃避父亲的一时冲动。现在你甘心情愿让你父亲去打，站立着不走开，一旦你被打死了，就会使你父亲陷于不义，不孝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你不是天子的臣民吗？杀害天子的臣民应该是什么罪？”

凭曾参这样的人，又在孔子的门下学习过，自己有罪还不知道，事情都做得合情、合理、合法太难了啊！

伯俞有过，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尝见泣，今泣，何也？”对曰：“他日俞得罪，笞尝痛；今母之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故曰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于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怜，上也；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于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于意，见于色，下也。

**【译文】**

伯俞有了过错，他的母亲打他，他哭了。他的母亲说：“以前打你，从不曾看见你哭过，今天却哭了，是什么缘故？”伯俞回答说：“以前我得罪母亲，挨打都感到疼；现在母亲的力量衰弱了，打在身上不能使我感到疼，所以才哭泣。”因此说父母发怒，作儿女的情绪上不对立，表情上不反对，深深承受痛苦，悔改错误一直到父母舍不得，是上策；父母发怒，作儿女的情绪上不对立，表情上不反抗，是中策；父母发怒，情绪上对立，表情上反抗，是下策。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学之教也，时禁于其未发之曰预，因其可之曰时，相观于善之曰磨，学不陵节而施之曰驯。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逊，则坏乱而不治；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曰：“有昭辟雍，有贤泮宫，田里周行，济济锵锵，而相从执质，有族以文。

**【译文】**

成年人要有好的品德，小孩子要有好的成就，这是《大学》的教育。在一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禁止它，叫做预；利用它已发展成成熟的时机，叫做时；互相观摩对方的优点，叫做磨；循序渐进给予教育，叫做驯。事情发生了再去禁止，那么就会格格不入；错过学习的良机再去学习，就会付出勤苦代价而难有成就；不加选择地学习，就会使知识杂乱没有条

理；一个人独自学习没有学友，就会孤陋寡闻。因此说：有在天子的学宫里长学问的，有在诸侯的学宫里增见识的，在那学习的大道上，贤人很多，熙熙攘攘，大家互相质疑辨难，增进学问。

周召公年十九，见正而冠，冠则可以方伯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时，非求师正本，无以立身全性，夫幼老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学问，以修其性。

今人诚能砥砺其材，自诚其神明，睹物之应，通道之要，观始卒之端，览无外之境，逍遥乎无方之内。徜徉乎尘埃之外，卓然独立，超然绝世，此上圣之所以游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辨，日以自虞，疏远世事，分明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义立度，以为法式，穷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遗业，生有荣名，此皆人材之所能逮也。然莫能为者，偷慢懈惰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无名。

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仪状齐等，而饰貌者好；质性同伦，而学问者智。是故砥砺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诗书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厉心。夫问讯之士，日夜兴起，厉中益知，以别以理，是故处身则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荣名，而不好问讯之道，则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躯也。

骥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干将虽利，非人力不能自断；乌号之弓虽良，不得排檠，不能自正；人才虽高，不

务学问，不能致圣。

水利成川，则蛟龙生焉；土积成山，则豫樟生焉；学积成圣，则富贵尊显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台庙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讯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积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学！

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才者也，亲贤学问，所以长德也；论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谓也。

### 【译文】

周召公小九岁，志趣已正即加冠，加冠后就可以做方伯诸侯了。人在年幼无知懵懂的时候，不拜师接受良好教育，就难以立身全性。年幼的人一定愚昧，愚昧的人就会胡作非为，胡作非为就不能保全自己。孟子说：“人们都知道用食物解决饥饿，不知道用学问治好愚昧。”因此本性良好的人在年幼时，一定要在学问上勤学苦练，用来修养他的本性。

如今的人确实能够磨炼才干，追求精神上的高超境界，观察各种事物的反映，了解其中的要点，观察事物开始结尾的头绪，观览广大无边的境地，逍遥在广大的宇宙之间，游荡在尘俗外，不同流俗，超然绝世，这是圣人理想中的境界，但是现世的读书人不能做到。闲居静思，弹琴演出，回忆上古，友爱和尊敬大夫，每日研究学问，辨明义理，作为一种自我娱乐，疏远世俗的事务，分清利害，筹划得和失，用来观察祸和福，根据义理建立法度，作为标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

脉，探究事物的情理，死后有遗留下来的功业，活着的时候有荣耀的名誉，这都是称得上人才的人能够做得到的，然而有人不能做到这些，是由于偷懒、懈怠，多空闲的缘故，因此失去根本就没有成就。

学问是成名立身的根本，外貌差不多，会修饰打扮的就更漂亮；素质相同，有学问的就更聪明。所以磨刀石不是金属之物，但是可以把金属物磨得更锋利；《诗》、《书》德音，不是就我而言，但是可以用来磨练我的意志。勤学好问的人，早起晚睡，磨励自己增加知识，用来分别事理，因此处世就能保全，立身处于不败之地。一个读书人，如果要深明道理、了解一切，使美名流传到后代，而不喜欢勤学好问，就是砍去智慧的根本，堵塞智慧的源泉，怎么能立身处世呢。

骥驥良写虽然跑得快，不遇到伯乐，没有机会施展日行千里的能力；干将宝剑虽然锋利，不依靠人的力量不能自己去砍断东西；乌号这种弓虽是良弓，如不经地辅正弓弩的器具加以校正，它也不能自己来辅正；一个人才华虽高，如果不专心求索学问，不能成为圣人。

水积多了变成大川，那么蛟龙就会在里面生存；土积多了成为大山，那么豫树樟村就可以在上面生长；学问积累多了就能成为圣人，那么富贵尊显就来了。价值千金的裘皮大衣，不是一只狐皮能够拼成的；台庙的屋椽，不是一棵树木的枝干做成的；先王的法度，不是一个士人的智慧制定的。因此说勤学好问是增进智慧的根本，勤思考是促进智慧的方法。《中庸》上说：“好问题接近于智慧，身体力行接近于仁德，知耻接近于勇敢。”积累小善成为大善，大概只有孔子了！

求学的人就是要做到恢复人情，修养心性，竭尽才能，亲近贤人，不耻下问，增长自己的学问品性；交朋友要情投意合，这样彼此都有好处。《诗经》上说：“如同象牙要经过切磋，如同美玉要经过琢磨。”就是这个意思。

今夫辟地殖谷，以养生送死；锐金石，杂草药，以攻疾；各知构室屋以避暑雨，累台榭以避润湿；入知亲其亲，出知尊其君，内有男女之别，外有朋友之际；此圣人之德教，儒者受之传之，以教诲于后世。

今夫晚世之恶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犹食谷衣丝，而非耕织者也；载地船车，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以釜甑，须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违于情而行矇于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亲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弃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诗》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肥，投畀有昊。”此之谓也。

### 【译文】

现在开辟土地，种植五谷，用来养生送死；研制金石，混合草药，用来治疗疾病；大家都知道建房造屋是用来躲避风雨；建筑台榭是用来避免潮湿；在家知道孝顺父母，出仕知道尊重国君；在内要有男女之别，在外要注意朋友间的分寸；这些是圣人的德教，读书人把它接受下来又传播出去，用来教诲后世之人。

如今的晚辈恶人，反而轻视读书人，说：“要读书人做什

么？”象这样的人是轻视根本。譬如人人都要吃饭穿衣，但看不起耕田织布的人；坐在船车，又平稳又舒适，但看不起造车船的工匠；要靠釜甑煮饭，才能生活，但却看不起制陶、炼铁的人。这说的是违背情理，蒙住良心。象这种人，亲生骨肉也不会亲近他，有修养的人也不会和他交朋友，这是夏、商、周三代所遗弃的人，连国君也不会赦免他，因此《诗经》上说：“把他丢给虎豹豺狼，虎豹豺狼都嫌弃它不愿吃他；把他送到寒冷荒凉的极北方，北方也不收留他，只有送他见阎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人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苗得粟，粪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何谓易行？一性止淫也。”

###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知道用粪来肥自己的田，不知道用知识来培育自己的心灵。用粪肥田，只不过有利于禾苗生长，多收粮食。培育心灵，规范行为，能够得到自己所要的一切东西。什么叫做培育心灵？就是要多读书、长见识。什么叫做规范行为？就是保持善良的本性，禁止邪恶的念头。”

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吾尝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吾尝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故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闻者众；登丘而招，臂不加长，而见者远。故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

【译文】

子思说：“学习可以增进自己的才智，磨刀石可以把刀子磨得锋利。我曾经在幽静的地方深深地思考，不如打开书本学习来得快速；我曾经踮起脚跟向远处眺望，不如登上高处看见的东西多，因此顺着风向呼喊，声音没有加大，而听到的人多；登上山丘去招手，手臂没有加长，但远处都能看见。所以鱼乘着水才能游，鸟乘着风才能飞，草木乘着时令才能生长。”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亡，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译文】

孔子说：“可以和人家谈一天仍不觉疲倦的，恐怕只有学问吧！他的外表不值得一看，他的勇力不值得畏惧，他的祖先不值得一提，他的同姓之人不值一说，但是，能够闻名四方让诸侯知道的，恐怕只有学问吧！《诗经》上说：“不要失误，不要出亡，遵循以前的典章判度。”说的就是学问”。

孔子曰：“鲤，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则无根，无根则失理，失理则不忠，不忠则失礼，失礼则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之如污池，

水潦注焉，菅蒲生之，从上观之，谁知其非源也。”

### 【译文】

孔子说：“鲤，君子不可以不学习，见到人不可以不文饰，不文饰就没有根本，没有根本就失理，失理就不忠，不忠就失孔，失孔就无法在世上立足。要想远大而有光辉形象就要用孔文饰，越近而愈加光明，就只有学习了。譬如污秽的池子，各种水都流到里面去，菅草蒲苇生长在里面，从上面看来，谁知道它不是源流。”

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

### 【译文】

公扈子说：“做国君的人不可以不学《春秋》，生下来就尊贵的人骄奢，生下来就富有的人傲慢，生下来就富有、尊贵，又没有镜子自己警戒自己，能够长久的太少了。《春秋》是国家的一面镜子。《春秋》当中，被杀的国君有三十六人，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中出奔不能保全他的封地的很多，没有不是有前车之鉴而又步其后尘的。”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暮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戏其君乎？”

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 【译文】

晋平公问师旷说：“我的年岁已经七十，想要读书，恐怕太晚了。”师旷说：“晚了，为什么不点蜡烛？”平公说：“哪有做人臣的还开君主的玩笑？”师旷说：“盲臣怎敢开君王的玩笑呢？我听说，少年好学，好象早上的太阳，壮年好学，好象中午的太阳；老年好学，好象点起蜡烛的亮光，在蜡烛的光亮中行走与在昏暗中行走哪个好呢？”平公说：“你说得好极了！”

河间献王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

### 【译文】

河间献王说：“商汤说学习圣王的道理，就象太阳一样光明；静静地坐在那儿独自思考，只有象火一样光亮，舍弃学习圣王的道理，就象舍弃太阳的光明，何必独自思考只得到象火一样的光亮？这样只能见到小的一面，不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只有学习求教才可以扩大和照明一个人的道德和智慧。”

梁丘据谓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

### 【译文】

梁丘据对晏子说：“我到死也赶不上你。”晏子说：“我听说，实践去做的人总会成功，坚持走的人总会达到目的地。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经常做不停止，经常走不休息，所以别人难赶得上。”

宁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年，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休。人将卧，吾不敢卧。”下三岁学，而周威公师之。夫走者之速也，而过二里止；步者之迟也，而百里不止。今以宁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

### 【译文】

宁越是中牟县的乡下人，厌恶耕作劳苦，对他的朋友说：“怎样做才可以免除这种劳苦？”朋友说：“没有什么比读书好。读书三十年，就可以达到目的。”宁越说：“我想用十五年达到目的，别人准备休息，我不准备休息。别人要睡觉，我不睡觉”。用了十三年学成以后，连同戚公都向他求教。那些走路快速的人，刚走了两里就停下来，走得慢的人走了一百里还不停下来。如今凭宁越这样的人，能够努力不懈地学习，能

够做诸侯的老师，难道不是非常应该的吗？

孔子谓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长剑。”孔子曰：非此这问也。谓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学，岂可及哉！”子路曰：“学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无谏臣则失政，士无教友则失听。狂马不释其策，操弓不反于繁。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毁仁恶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呼？”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 【译文】

孔子对子路说：“你喜欢什么？”子路说：“喜欢长剑。”孔子说：“不是问你这个，是说用你的才能，再认真学习，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子路说：“学习也有益处吗？”孔子说：“一个国君如没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大臣，就会失去政权；一个读书人如没有规劝过失的朋友，就会失去听闻。狂奔的马不能丢弃马鞭子，已经定型的弓就不必再进行校正。树木接受绳墨的规划就会笔直，人接受别人的规劝就能完美。接受知识，注重学问，还有什么不能顺利成功？毁弃仁义，厌恶读书人，将要走向犯罪。所以君子不能不学习。”子路说：“南山有竹子，不去揉弄它就长得很直，砍下来做箭杆，可以射穿犀牛的皮，又哪里需要学习呢？”孔子说：“在箭尾上装上羽毛，把箭头磨得很锋利，射进去不是更深吗？”子路作揖说：“恭敬地接受老师的教诲！”

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学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东夷慕诸夏之义，有女，其夫死，为之内（同纳）私媾，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也。苍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请与兄易。忠则忠矣，然非礼也。今子欲释古之学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为是，用是为非乎？不顺其初，虽欲悔之，难哉！”

### 【译文】

子路问孔子说：“请放弃古礼而照我的意思去做，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以。从前，东夷仰慕我们华夏的礼义，有个女子，她的丈夫死了，有人替她找个姘夫，她就终身不嫁。不嫁是不嫁，但不符合贞节的含义。苍梧的弟弟，娶了一个妻子很美丽，要和他的兄长交换。忠心虽是忠心，但不合乎礼。如今你要放弃古礼照你的意思去做，哪里知道你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呢？不按照古礼去做，即使懊悔了，也很难挽救啊！”

丰墙堦（同磻）不未必崩也；流潦至，坏必先矣。树木根核不深，未必撼也；飘风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于是国，不崇仁义，不尊贤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变，车驰人走，指而祸至，乃始于喉焦（通焦）脣，仰天而叹，庶几焉天其救之，不亦难也？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虽悔无及矣。”《诗》曰：“辍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忧于未也。

**【译文】**

墙很厚但墙基地又硬又瘠薄，不一定会倒塌；如果雨水来了，墙基一定先坏。树木的根扎得不深，不一定会折断；如果刮大风，下暴雨，根一定先被拔起。君子在这个国家里，不崇尚仁义，不尊重贤臣，不一定会灭亡；但是一旦有了非常的变故，车驰人跑，灾祸突然来到，于是才口干唇焦，仰天叹息，企望上天来救他，不也是太难了吗？”孔子说：“开始不谨慎，后来懊悔，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诗经》上说：“呜咽哭泣，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就是说不先正根本，到了后来自然就有忧虑。

虞君问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壮之时，益积心技之术，以备将衰之色，色者必尽乎老之前，知谋无以异乎幼之时，可好之色，彬彬乎且尽，洋洋乎安托无能之躯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尝灭，而色不得以常茂。”

**【译文】**

虞君对盆成子说：“做工匠的人，时间越久，手艺越精巧，以色事人者容貌越来越衰退。现在这些人不等到壮年，就早在内心积聚巧思和技能，用来防备将要衰退的容颜，美丽的容颜一定在年老以前就衰退，智谋却不比幼年超出多少。好看的容颜将要衰尽了，怎能永远寄托在那变化不定的无能的躯壳上呢？所以，有技艺的工匠不会累及自身，也从来销声

敛迹，但是容貌不能永远保持青春美丽。”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 【译文】

齐桓公问管仲说：“做国君的要以什么为贵？”管仲回答说：“要以天为贵。”桓公抬头看天。管仲说：“我说的天，不是指苍天，国君要把百姓当作天。百姓拥护国君，天下就安定；百姓帮助国君，国家就富强；百姓非议国君，国家就危险；百姓背弃国君，国家就灭亡。”《诗经》上说：‘人若心中不善良，就会惹怨一方。’百姓怨恨他的国君，国家不灭亡的从未有过。”

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

### 【译文】

河间献王说：“管子说过：‘人民家中粮仓装满了才知道礼节，丰衣足食才知道荣辱。’粮食是国家昌盛的保证，有了

粮食，可以使男男女女的生活美好，礼义能够实行，人心能够安定。《尚书》中的‘五福’，以‘富’为首，子贡问如何管理政事，孔子说：‘使人民富有。’人民富裕起来后于是进行教育，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文公见咎季，其庙傅（通附）于西墙。公曰：“孰处而西？”对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对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墙坏而不筑。”公曰：“何不筑？”对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仆，仆顿首于軫曰：“《吕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于国曰：“毋淫宫室，以妨人宅。板筑以时，无夺农功。”

### 【译文】

文公晤见咎季。他的家庙靠近宫墙的西边。文公说：“是谁住在你的西边？”咎季回答说：“君王的老臣。”文公说：“西边再增加几间住宅。”回答说：“我的忠心，还不如君王的老臣尽力，他的墙壁坏了，还没有修理呢。”文公说：“为什么不修理？”回答说：“现在正和农忙时节，顾不得修房。如果一天不种田，会一百天没有饭吃。”文公出来把上述对话告诉他的仆人。仆人在车子后厢的横本上叩头说：“《尚书·吕刑》上说：‘一个人有可庆贺的事，全国人民都托他的福。’君王的英明，就是群臣的幸福。”于是，文公告诫全国说：“不要滥建宫室，避免妨碍别人的房子。建筑宫室要看时候，不要占用农忙季节。”

楚恭王多宠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乱。夫一兔走于街，万人追之，一人得之，万人不复走。分未定，则一兔走使万人扰；分已定，则虽贪夫知止。今楚多宠子，而嫡位无主，乱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国之甚也，而百姓之望也。国既无基，又使百姓失望，绝其本矣。本绝则挠乱，犹兔走也。”恭王闻之，立康为太子。其后犹有令尹围、公子弃疾局限性。

### 【译文】

楚恭王有很多受宠爱的儿子，然而确定哪个做世子却没有定下来。屈建说：“楚国将来一定会有很多祸乱。好比一只兔子在街上奔跑，上万人都可以去追赶它，一个人追到手以后，其他人就不再追赶了。结局未定，一只兔子在街上奔跑，就会使上万人惊扰；结局已定，即使贪婪的人也知道停止。现在楚恭王有许多受宠的儿子，但继承王位的世子没有定下来，祸乱将从这里产生。世子是国家的根基，也是百姓仰望的对象。国家既失去根基，又使百姓失去仰望的对象，这是断绝国家的根本。根本断绝就会产生动乱，好象大伙追兔子一样。”恭王听到了，立康王做太子，后来仍有令严周和公子弃疾的乱事发生。

晋襄公薨，嗣尹少，赵宣子相，谓大夫曰：“立少君，惧多难。请立雍。雍长，出在秦，秦大，足以为援。”

贾季曰：“不若公子乐。乐有宠于国，先君爱而仕之翟，翟足以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于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

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见宣子，曰：“恶难也，故欲立长君，长君立而少君壮，难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 【译文】

晋襄公死了，继位的太子年龄小，赵宣子做宰相，对大夫们说：“立年纪轻的太子做君王，恐怕从此多难。请立雍吧。雍的年纪比较大，他和秦国又有瓜葛，秦国强大，完全能做外援。贾季说：“不如公子乐。公子乐在国内有人缘，先君曾很喜欢他，让他到翟做官，翟完全能做外援。”

穆嬴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呼喊道：“先君有什么罪？他的儿子又有什么罪？为什么抛开嫡嗣不立，到外边去找国君呢？”出了朝廷，抱着太子去见赵宣子，说：“因为怕有什么灾祸，所以想立年长的做国君，年长的立了，年少的正年壮，灾难马上就来了。”宣子害怕了，于是立了太子。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恤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异日，智伯与襄子饮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稷妨辱？’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智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智伯，漆其首以为酒器。

### 【译文】

赵简子把襄子作为继承人，董安于说：“无恤没有才能，现在把他立为继承人，是什么缘故？”简子说：“这个人能为

国家忍辱负重。”有一天，智伯和襄子在一起饮酒，把酒浇灌到襄子的头上，大夫们请求杀掉智伯，襄子说：“先君立我，说我能为国家忍辱，哪里说能杀人啊！”过了十个月，智伯在晋阳包围了襄子，襄子分兵攻击，打败了智伯，之后把他的头骨漆成了酒器。

## 说苑卷第四

### 立 节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

#### 【译文】

一个有勇气行动果断的读书人，不去表现自己的操守、品行，而去没有名义地胡乱送死，怎不让人感到痛苦！读书人有的为了成就仁德而不惜牺牲生命，有的冒着危险维护正义，有的倚仗臣节义理不顾而死在哪里，因此他们人虽死了，好的名声留传后代。不是勇敢果断谁能做到。

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绝声，遂以存楚。不甘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饱，义不合则辞上卿。不恬贫穷，安能行此？比干将死而谏逾忠，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而志逾彰。不轻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义行道，毋论难易而后能成之；立身著名，无顾利害，而后能成之。

《诗》曰：“彼其之子，硕大且笃。”非良笃修激之君子，其谁能行之哉？

### 【译文】

子路说：“不能甘愿勤苦，不能安于贫穷，不能轻视死亡，却说自己能行仁义，我不敢相信。”从前，楚国的申包胥站在秦国的朝廷上，七天七夜，痛哭不绝，于是保住了楚国。不能甘原勤苦，怎么能做到这样子？曾子粗布衣裳都穿不上，糟糠做的饭、藜藿做的菜都吃不饱，如果和他的道义不合即使上卿之官也辞掉。不能安于贫穷，怎么能做到这样子？比干都要被处死了，而劝谏纣王更加忠诚，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上，志向更加昭彰。不能轻视死亡，怎么能做到到这样子？因此一个读书人想要按照他的理想去做事情，不论事情是难是易，然后都能勇敢地去；要使自己成功成名，先要不顾及个人的利和害，然然后才能取得成就。《诗经》上说：“那些人的子弟，身材硕大性情忠厚。”不是忠厚、善良正直的君子，谁能做到这个样子？

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尾生杀身以成其信，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以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杀身以遂其行。因此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辱。

然而非好死而恶生也，非恶富贵而乐贫贱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贵及己，士不辞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而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圣之操也。

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后可与济难矣，此士君子所以越众也。

### 【译文】

王子比干牺牲自身表明自己的忠诚，伯夷、叔齐牺牲自身表明自己的廉洁，尾生牺牲自身表现自己的信用，这四个人都是天下最通情达理的读书人，难道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他们认为正义不树立，声名不显著，是读书人的耻辱，因此以牺牲自身来实现自己的原望。从这点看来，卑贱贫穷，不是读书人的耻辱。读书人所认为耻辱的是：天下推举忠诚的人，读书人不在其列；天下推举信义的人，读书人不在其列；天下推举廉洁的人，读书人不在其列；如果忠、信、廉三者兼备于一个身上，名声流传于后世，与日月同辉，即使在无道的时代，也不能玷污他。

那么，读书人并非喜欢死亡而厌恶生存，也不是厌恶富贵而喜欢贫贱，按照一定的道理，尊贵落到自己身上，读书人是不推辞的。孔子说：“如果富贵能够追求，即使是替别人执鞭驾车的事，我也原意做，如果富贵不能追求，还要按照我的意原去做。”这是大圣人的操守。

《诗经》上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以转动；我的心不是一张席子，不可以卷起。”这是说不失去自己。一个人能

够不失去自己，然后才可以与他共患难，这就是读书的君子所以超过别人的地方。

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陈修门者，不能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

### 【译文】

楚国讨伐陈国，把陈国的西门给烧坏了，就派陈国投降的人民去修理它。孔子经过那里不在车上行礼。子路说：“礼节规定，超过三人就应下车行礼，两个人就在车上行礼，现在陈国修城门的人这么多，老师为什么不在车上行礼？”孔子说：“我听说，国家都灭亡了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没有智慧，知道了不去奋斗是对国家不忠心，晓得不忠但不肯为国效死是不知廉耻。现在陈国修门的人在这几方面没有做到一样，我所以不向他们行礼。”

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廩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出，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辞而行。

### 【译文】

孔子去见齐景公，景公把廩丘送给他作为食邑，孔子辞

谢不接受，走出门来告诉弟子们说：“我听说君子凭功劳接受爵禄，现在游说齐景公，景公还没有照我的主张去做，就把廩丘送给我，他是太不了解我了。”于是辞别景公上路了。

曾子衣弊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 【译文】

曾子穿着破旧衣服耕田，鲁国国君派人去送他一个食邑，说：“请用这个食邑的收入添办衣服。”曾子不肯接受。反复地送了几次，曾子还是不肯接受。使者说：“先生没有向人家要，是人家献给你的，为什么不肯接受？”曾子说：“我听说接受别人东西的人，要敬畏别人；给人东西的人，总是骄傲的样子。纵然君王赏赐给我，不在我面前骄傲，我能不怕吗？”终于不肯接受。孔子听到这件事说：“曾子的话，完全能够保全他的人格。”

子思居于卫，缁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与人也，如弃之。”子思辞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无，何故不受？子思曰：“伋闻之：妄与不如遗弃物于沟壑。伋贫也，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

**【译文】**

子思住在卫国，穿的粗袍子连面子都没有，二十天只吃了九顿饭，田子方听说了，派人送去白狐皮大衣，担心他不肯接受，顺势对他说：“我借给别人东西，马上就忘了。我送给别人东西，好象丢掉一样。”子思辞谢不肯接受。子方说：“我有你却没有，为什么还不接受？”子思说：“我听说胡乱给人家东西，不如把东西丢到沟壑里。我虽然贫穷，不忍心把自己当做沟壑，所以我不敢接受。”

宋襄公兹父为桓公太子，桓公有后妻子曰公子目夷，公爱之，兹父为公爱之也，欲立之，请于公曰：“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对曰：“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公主行，强以请公，公许之。

将立公子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也。不义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乃逃之卫，兹父从之。

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兹父：“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兹父乃反，公复立之，以为太子，然后目夷归也。

**【译文】**

宋襄公名兹父，是桓公的太子，桓公有后妻，生的儿子叫目夷，桓公疼爱他，兹父因为父亲桓公喜欢目夷，想要让目夷做太子，向桓公请示说：“请让目夷立为太子，我愿意做

宰相辅佐他。”桓公说：“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我的舅父在卫国，喜欢臣，如果立我做太子，以后就不能到他那里去，我和卫国断绝往来，是背叛母亲的行为。再者我自知我不值得比目夷的地位高”桓公不允许。再三请求桓公，桓公才答应。

桓公将要立目夷做太子，目夷辞谢，说：“兄长立为太子，弟弟在兄长手下，是合乎道义的；现在弟弟若立为太子，兄长在弟弟手下，是不合道义的。不合道义的事情要我目夷去做，我就要逃走。”于是逃到了卫国，兹父也跟着去了。

三年后，宋桓公生了病，派人召兹公说：“如果你不回来，就会使我因为忧虑死去。”兹父于是才回来，桓公又立他做太子，然后目夷也回来了。

晋骊姬谮太子申生于献公，献公将杀之。公子重耳谓申生曰：“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进辞？辞之必免于罪。”申生曰：“不可，我辞之，骊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骊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终哉？”重耳曰：“不辞则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于死，是恶吾君也。夫彰父之过而取美，诸侯孰肯纳之。入困于宗，出困于逃，是重吾恶也。吾闻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恶，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当之。”遂伏剑死。

君子闻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诗》曰：“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

## 【译文】

晋国的骊姬在晋献公面前说太子申生的坏话，献公将要杀申生。公子重耳对申生说：“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还不向父王说明白？说明白了，必定会免于一死。”申生说：“不可以。我说明白了，骊姬一定会有罪。父王已年老了，没有骊姬他将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怎么能让我们父王带着遗憾死去呢？”重耳说：“你不说明白，不如早点离去。”申生说：“不可以。离去能避免一死，这是表示厌恶父王的行为。如果张扬父王的过错取得好处，诸侯哪个肯于收留我。进入别国避难将愧对祖宗，出奔难免疲于奔命，这是加重了我的罪过。我听说，忠臣不暴露君王的过错，聪明人不加重自己的罪过，勇敢的人不逃避死。象这样，我将用身体承当。”于是拔剑自杀。

君子听了说：“这是上天的安排啊，世子！”《诗经》上说：“色彩交相错杂，才能织成五彩文锦。那些说别人坏话的人，也太过分了。”

晋献公之时，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骊姬为夫人，而国多忧，狐突称疾不出。

六年，献公以谮诛太子。太子将死，使人谓狐突曰：“吾君老矣，国家多难，傅一出以辅吾君，申生受赐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

狐突乃复事献公。三年，献公卒。狐突辞于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诏，今事终矣，与其久生乱世也，不若死而报太

子。”乃归自杀。

### 【译文】

晋献的时候，有一位士人叫狐突，做太子申生的老师。献公立骊姬为夫人，国家出现很多忧患，狐突假装生病不出门。

六年后，献公听信谗言要杀太子。太子临死的时候，派人告诉狐突说：“我们的国君年纪老了，国家又遇到很多灾难，老师能够出来帮助我们的国君，申生受赐而死，死而无憾。”再次叩头拜谢后就死了。

狐突于是再次事奉献公。过了三年，献公去世。狐突向诸位大夫们辞别说：“我接受太子的诏命，现在事情终结了，与其长久地生于乱世，不如一死报效太子。”于是回家自杀了。

楚平王使奋扬杀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奋扬，使城父人执之以至。王曰：“言出于予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予’臣不佞，不能贰也。奉初以还，故遣之。已而悔之。亦无及也。”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重过也。逃无所入。”王乃赦之。

### 【译文】

楚平王派奋扬去杀太子建，他还未到就派人把消息传送过去，太子建逃到宋国。平王召回奋扬，并叫城父人把他抓来。平王说：“话从我口里出来，传入你的耳朵，是哪个人告诉太子建的？”回答说：“我告诉的。君王当初命令我说：‘事

奉建象事奉我一样。’我虽然不好，但不能有二心。我奉行当初的命令，所以就派人告诉了他。不久后悔了，但已来不及了。”平王说：“你还敢前来，为什么？”回答说：“派我做事而没有完成任务，召我再不来，是罪上加罪。我逃也没地方去。”楚平王于是赦免了他。

晋灵公暴，赵宣子骤谏，灵公患之，使鉏之弥贼之。鉏之弥晨往，则寝门闢矣，宣子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寝。之弥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 【译文】

晋灵公暴虐，赵宣子屡次规劝，灵公讨厌他，派鉏之弥去刺杀他。鉏之弥早晨前去时，寝室的门已经打开了，赵宣子穿戴整齐准备上朝，因为时间还早，就坐在那儿打盹。鉏之弥走开，叹息说：“在家里都不忘对君王的恭敬，是人民的好榜样。刺杀人民的好榜样，是不忠的行为；背弃君王的命令，是不信的行为。这两件只要有了一件，就不如死去的好。”于是，鉏之弥把头撞向槐树死去。

齐子有子兰子者，事白公胜。胜将为难，乃告子兰子曰：“吾将举大事于国，愿与子共之。”子兰子曰：“我事子而与子杀，是助子之不义也。畏忠而去子，是遁子于难也。故不与子杀君，以成吾义；契领于廷，以遂吾行。”

【译文】

齐国有个叫子兰子的人，事奉白公胜。白公胜将要发动国难。于是告诉子兰子说：“我将要在国内奉行大事，希望你和你合作。”子兰子说：“我事奉你又和你一同谋杀国君，这是帮助你做不义的事情。如果害怕患难离开你，是逃避和你共患难。所以我不同你一起谋杀国君，来保全我的正义；我将在你庭院里自杀，来成就我的品行。”

楚有一士申鸣者，在家而养其父，孝闻于楚国。王欲授之相，申鸣辞不受乎。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申鸣对曰：“舍父之孝子而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禄于国，立义于庭，汝乐吾无忧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鸣曰：“诺。”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

居三年，白公为乱，杀司马子期，申鸣将往死之，父止之，曰：“弃父而死，其可乎？”申鸣曰：“闻夫仕者身归于君，而禄归于亲。今既去父事君，得无死其难乎？”遂辞而往，因以兵围之。

白公谓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围我，吾为之奈何？”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鸣闻之必来，因与子语。”白公曰：“善。”则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鸣曰：“子与吾，吾与之分楚国。子不与吾，子父则死矣。”申鸣流涕而应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闻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吾已不得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

身？”授桴鼓之，遂杀白公，其父亦死。

王赏之金百斤。申鸣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难，非忠臣也。定君之国，杀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杀也。

### 【译文】

楚国有一个士人叫申鸣，在家奉养他的父亲，他的孝顺闻名楚国。楚王想任用他做宰相，申鸣辞谢不接受。他的父亲说：“楚王要让你做宰相，你为什么不接受？”申鸣回答说：“舍去父亲的孝子不做，而去做国王的忠臣，是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能够吃国家的俸禄，在朝廷上有地位，你快乐我也没有忧愁，我要你做宰相。”申鸣说：“是”。于是就去上朝，楚王顺势任命他做宰相。

过了三年，白公胜作乱，杀了司马子期，申鸣准备前去为楚王战死，他的父亲阻止他说：“丢下父亲自己去死节，那么可以吗？”申鸣说：“听说做官的人，身体已属于国君，俸禄归于父母。如今已经离开父亲去事奉国君，怎能不为他效死国难呢？”于是辞别父亲前往战地，用兵包围了白公胜。

白公胜对石乞说：“申鸣是天下的勇士，如今用兵包围我，我怎样对付他呢？”石乞说：“申鸣是天下的孝子，用武力去劫持他的父亲，申鸣听说一定会来，我乘机和他谈判。”白公胜说：“好的。”就用兵去劫持他的父亲，然后告诉申鸣说：“你支持我，我和你瓜分楚国。你不支持我，你的父亲就会被杀死。”申鸣流着泪回答他，说：“当初我是父亲的孝子，现在我是国君的忠臣。我听说，吃谁的饭就要为谁的事去效死

尽节，接受谁的俸禄就要竭尽全力为他做事。如今我已不能做父亲的孝子了，只能做国君的忠臣，我怎么能够保全自己呢？”拿起鼓槌击鼓，于是杀了白公，他的父亲也死了。

楚王赏给他一百斤黄金。申鸣说：“吃国君的饭，逃避国君的灾难，不是忠臣。因为安定国家，父亲被人杀死，不是孝子。忠臣孝子名分不能两立，尽忠尽孝不可两全。象我这样生存下去，有什么脸面站在天下人面前？”于是自杀了。

齐庄公且伐莒，为五乘之宾，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故归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则虽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趣食乃行。

杞梁、华舟同车，侍于庄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百。庄公止之曰：“子止，与子同齐国。”杞梁、华舟曰：“君为五乘之宾，而舟、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军弗敢当。

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间，不能入。隰侯重为右，曰：“吾闻古之士犯患涉难者，其去遂于物也，来，吾逾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顾而哭之，华舟后息。杞梁曰：“汝无勇乎？何哭之久也？”华舟曰：“吾岂无勇哉！是其勇与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衰之。”莒人曰：“子毋死，与人同莒国。”杞梁、华舟曰：“去国归敌，非忠臣也；去长受赐，非正行也。且鸡鸣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

入多杀者，臣之事也，莒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阢，而隅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 【译文】

齐庄公将要伐莒，设立了享受五乘爵禄的勇士职位，唯独杞梁、华舟两个人不在其内，所以他们回家后不想吃饭。他们的母亲说：“你们活着不讲道义，死后也没有名声，即使你们是五乘勇士，谁不讥笑你们！你们若活着重道义，死后也有名声，那么五乘勇士全部在你们之下。”催促他们吃饭，然后出发了。

杞梁、华舟同乘一辆车子，侍奉庄公前进到莒地。莒人迎战，杞梁、华舟下车格斗，俘获披甲的战士三百人。庄公阻止他们说：“你们停下来吧，我和你们同享齐国。”杞梁、华舟说：“君王设立五乘之兵的封号，华舟、杞梁不在其内，是小看我们的勇气；面临敌人遇上危难，又用利益阻止我们，是污辱我们的行为。深入敌阵多杀敌人，是为臣的本职，至于齐国的利益，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于是前进格斗，冲乱敌人的军阵，三军不敢抵挡。

他们一直攻到莒国城下，莒人把炭火扔在地下，二人站立了一会儿不能冲进去。隰侯重担任车右，他说：“我听说古代的勇士，冒险赴难，要靠外物脱离险境，来，我帮助你们跨过火炭！”隰侯重拄着盾牌伏在炭火上，两个人踩着他的背冲入城内，回头看看哭起来了，华舟最后止住哭声。杞梁说：“你没有勇气吗？为什么哭这么久？”华舟说：“我哪能没有勇

气，是他的勇气跟我一样，但他死在我前面，因此感到悲伤。”莒人说：“你们不要死战，我们和你们共同享有莒国，”杞梁、华舟说：“离开自己的国家，投降敌人，不是忠臣；离开统帅，接受别人的赏赐，不是正当的行为。再者，在鸡鸣时约定好了，中午就忘记了，是不过信用的。深入敌人阵地，多杀敌人，是臣子的本分，莒国的利益，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于是前进格斗，杀死二十七人后就牺牲了。杞梁的妻子听说他们的死讯，前来悼夫痛哭，城墙被她哭得崩裂了，城角也被她哭得倒塌一块。

越甲至齐，雍门子狄请死之。齐王曰：“鼓泽之声未闻，矢石未交，长兵未接，子何务死之？为人臣之礼邪？”雍门子狄对曰：“臣闻之，昔者王田于囿，左轂鸣，车右请死之，而王曰：‘子何为死？’车右对曰：‘为其鸣吾君也。’王曰：‘左轂鸣者，工师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车右曰：‘臣不见工师之乘，而见其鸣吾君也。’遂刎颈而死，知有之乎？”齐王曰：“有了。雍门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鸣吾君也，岂左轂之下哉？车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独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颈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齐王有钧（通均）如雍门子狄，拟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归。齐王葬雍门子狄以上卿之礼。”

### 【译文】

越国军队打到齐国，雍门子狄请求为国效死。齐王说：“战鼓号角的声音还没有听到，箭石还没有射到，长兵器也没

有接触，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这是做人臣的礼节吗？”雍门子狄回答说：“我听说，从前周王在园囿里打猎，车子左轴发出声音，车右就请求死罪，王问：“你为什么而死？”车右回答：“因为那种声响惊扰了君王，王说：‘车子左轴发出声响是造车人的罪过，跟你有什么关系？’车右说：‘我没看见造车人造车，只听到这种声响惊扰了君王。’于是就刎颈自杀。知道有这件事吗？”齐王说：“有这件事。”雍门子狄说：“如今越国武士侵犯到齐国，他们惊扰了君王，难道不比车轴发出声响更严重吗？车右可以为左轴发出声响而殉职，我难道就不能为越国武士侵犯而献身吗？”于是刎颈自杀。这一天，越人带领甲兵后退七十里，说：“齐国有了都象雍门子狄这样的臣子，将会使越国的宗庙都得不到祭祀。”于是带领甲兵回国。齐王用上卿的礼节安葬了雍门子狄。

楚人将与吴人战，楚兵寡而吴兵众。楚将军子囊曰：“我击此国必败，辱君亏地，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国郊，使人复于君曰：“臣请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为利也。而今诚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楚国终为天下弱矣。臣请死。”退而伏剑。君曰：“诚如此，请成子大夫之义。”乃为桐棺三寸，加斧质其上，以徇于国。

### 【译文】

楚国将要同吴国作战，楚国兵少而吴国兵多。楚国的将军子囊说：“我攻打吴国必定要失败，玷辱了君王又损失了土

地，忠臣不忍心这样做。”没有请示君王，就命令军队撤退。到了国都的郊外，派人告诉君王说：“我有罪请处死我吧。”楚君说：“你这个大夫逃跑，认为对国家有利。如今证明确实有利，你不用死。”子囊说：“逃跑的若没有罪，那后代做臣下的，都要借不利为名，仿效我来逃跑，如果这样，那么楚国终将成为天下衰弱的国家。我请求一死报效国家。”退出后，用剑自杀。楚王说：“确实如此，我要成全你的节义。”于是就用三寸厚的桐木为他做了棺材，并把斧质加在上面，在全国巡行示众。

宋康公攻阿，屠单父，成公赵曰：“始吾不自知，以为在千乘而万乘不敢伐，在万乘则天下不敢图。今赵在阿而宋屠单父，则是赵无以自立也，且往诛宋。”

赵遂入宋，三月不得入，或曰：“何不因邻国之使而见之”成公赵曰：“不可。吾因邻国之使而刺之，则使后世之使不信，荷节之信不用，皆曰：‘赵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处之士而刺之？”成公赵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处之士而刺之，则后世之忠臣不见信，辩士不见顾，皆曰：‘赵使之然也。’不可。吾闻古之士怒则思理，危不忘义，必将正行以求之耳。”

期年，宋襄公病死，成公赵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于在阿，宋屠单父，是辱名也；事诛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见天下之士！”遂立槁于彭山之上。

## 【译文】

宋康公攻打阿城，屠杀单父的百姓，成公赵说：“开始我不知，以为在千乘兵车的国家，万乘兵车的国家就不敢讨伐他；在万乘兵车的国家，天下人都不敢图谋他。如今我在阿城，宋康公屠戮单父，使我没法自立，我将要去刺杀宋康公。”

成公赵于是进入宋国去见宋康公，等了三个月也没有机会进入王宫。有人说：“何不趁邻国使臣觐见的机会去见他？”成公赵说：“不可以。我趁邻国使臣觐见的机会去刺杀他，就会使后代使臣失去信义，持着节杖都不可靠，都说：‘是成公赵弄成这个样子的’。不可以。”还有人提议：“为何不利用群臣引见处士时刺杀他？”成公赵说：“不可以。我利用群臣引见处士时刺杀他，那么后代的忠臣就不被国君信任，辨士也不被召见。都说：‘是成公赵弄成这个样子的。’不可以。我听说古代的志士，在发怒时就想想情理，在危险时，就想想道义，一定要端正自己的行为去追求目的。”

一年后，宋康公病死。成公赵说：“廉洁的人不辱没自己的名节，诚信的人正懈怠行动。现在我在阿城，宋康公屠戮单父，是污辱了我的名节；势在必诛宋康公，一年还有成功，是行动上的懈怠迟缓。我如果这样活下去，有什么脸面见天下的人。”于是就在彭山上站着不动枯槁而死。

佛肸用中牟之县畔（通叛），设禄邑吹鼎，曰：“与我者受邑，不与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与之。城北余子田基独后至，祛

衣将入鼎，曰：“基闻之，义者轩冕园，非义勿乘；斧钺于后，义死不避。”遂祛衣，将入鼎。佛肸播而止之。

赵简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论有功者，用田基为始。田基曰：“吾闻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则中牟之士终身惭矣。”遂襁负其母，南徙于承楚。楚王高其义，待以司马。

### 【译文】

佛肸凭靠中牟县背叛赵，设置了食邑和炊鼎，说：“拥护我的授给食邑，不拥护我的就烹煮了他。”中牟县的士人都投靠了他。只有城北的余子田基最后才到，撩起衣服就要朝鼎内跳，说：“我听说：一个合乎道义的人，轩车冠冕摆在面前，不合道义就正乘坐；处刑罚的斧钺摆在身后，合乎道义就是死也不躲避。”于是撩起衣服准备跳进鼎内，佛肸摆手制止了他。

后来，赵简子攻伐中牟县，攻取了中牟，奖赏有功的人，以田基为首。田基说：“我听说廉洁的人不让别人受耻辱，我就这样接受平定中牟的功劳，就会使中牟的士人终身感到惭愧。”于是他就背负着他的母亲，向南迁移到楚国去，楚王尊重他的道义，给他司马的待遇。

齐崔杼弑庄公。邢蒯聩使晋而反（通返），其仆曰：“崔杼弑庄子，子将奚如？”邢蒯聩曰：“驱之，将入死而报君。”

其仆曰：“君之无道也，四邻诸侯莫不闻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难乎？”邢蒯聩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谏之，谏不听，我能去。今既不谏，又不去。吾闻

食其禄者死其事。吾既食乱君之禄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驱车入死。

其仆曰：“人有乱君，人犹死之。我有治长，可毋死乎？”乃结辔自刎于车上。君子闻曰：“邢蒯聩可谓守节死义矣。

死者人之所难也，仆夫之死也，虽未能合义，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谓也。孟子曰：“勇士不忘丧其元。”仆夫之谓元。”

### 【译文】

齐国的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邢蒯聩出使晋国回来，他的仆人说：“崔杼杀了齐庄公，你将怎么办？”邢蒯聩说：“赶快驾车，我要用死去报答国君。”他的仆人说：“国君无道，四邻诸侯没有不知道的。以你之躯为他送死，不也太难了吗？”邢蒯聩说：“你的话很好，可惜已经晚了！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我还能规劝国君，如果不听规劝，我就离去。现在既不能规劝又不能离去。我听说，吃人家的饭就要为人家的事效死。我既然吃了乱君的俸禄，又如何能在治君的朝代死去？”于是赶着车去用死报答国君。

他的仆人说：“别人遇到乱君尚且用死去报答，我遇上贤明的主人，怎能不以死报答呢？”于是把马的辔头结好，在车上自杀了。

君子听说了此事，说：“邢蒯聩可以称得上是守节死义了。死，是一个人最难做到的事，仆人的死虽然不合道义，但也算是有志气的人了。”《诗经》上说：“早晚都不松懈，专心事奉一个人！”邢生就是这样的人。孟子说：“勇士不会忘记随

时随地牺牲他的生命。”仆人就是这样的人。

燕昭王使乐毅伐齐，闵王亡。燕之初入齐也，闻盖邑人王贤，令于军曰：“环盖三十里毋入。”以歃之故。

已而使人谓歃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歃固谢燕人。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盖邑。”王歃曰：“忠臣不使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其躯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

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脰布衣，义犹不背齐向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公子，立为襄王。

### 【译文】

燕昭王派东毅讨伐齐国，齐闵王死了。燕兵刚进入齐国，听说盖邑人王歃很贤明，燕王就命令军队说：“围绕盖邑三十里以内地方不要进入。”就是因为王歃的缘故。

不久，燕王又派人对王歃说：“齐国人都尊重你的道义，我用你做将军，把上万户的土地封给你。”王歃坚决地辞谢燕人。燕王说：“你不听话，我就派军队来屠杀盖邑人。”王歃说：“老臣不事奉两个国君，贞节的女人不嫁给两个丈夫。齐王不听我的劝谏，所以我离开朝中回家种田。国家已经破亡，我也活不成，现在又被兵士劫持，做你的将军，这是帮助夏桀做坏事。与其活着丧失道义，倒不如死了的好。”于是就把自己的身躯悬挂在树枝上，自己用力勒断自己的颈项而死。

齐国逃亡在外的大夫们听到了，说：“王歆是个平民，仍然讲义气，不肯背叛齐国投降燕国，何况我们这些在官位上吃国家俸禄的人？”于是，大家相约到莒地去，拥护公子登位，把他立为齐襄王。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弗许也。王曰：“别君而异友，斯汝也！”左儒对曰：“臣闻之，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而言则死。”左儒对曰：“臣闻古之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过，以死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

### 【译文】

左儒和杜伯是好朋友，都是周宣王的臣子。宣王将要杀死杜伯，并且指责他的罪过，左儒为杜伯向宣王争辩，劝宣王赦免杜伯，争了九次，宣王都没有答应。宣王说：“不要国君，偏私朋友，这就是你。”左儒回答说：“我听说，君王仁道，朋友不好，就顺着君王的意思去诛杀朋友；朋友仁道，君王不好，就带领朋友离开国君。”宣王生气地说：“改变你的话就让他活着，不改变你的话就教你死。”左儒回答说：“我听说古代的老士不屈枉正义而随便送死，也不改变说出的话去求生存，因此我能够指明君王的过失，用死来证明杜伯无罪。”宣王杀死杜伯，左儒也死了。

莒穆公有臣曰朱厉附，事穆公，不见识焉，冬处于山林，食杼栗；夏处洲泽，食菱藕。穆公以难死，朱厉附将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见识焉，今君难，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厉附曰：“始我以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知我也，吾将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 【译文】

莒穆公有个臣子叫朱厉附，曾事奉过穆公，没有被穆公赏识。朱厉附离开穆公，冬天住在山林中，吃橡实；夏天住在河边湖边，吃菱藕渡日。穆公遇难死了，朱厉附准备去殉难。他的朋友说：“你事奉穆公没有被赏识，现在君王遭难，你去殉难，我看大概不妥吧？”朱厉附说：“当初我以为国君不了解我，现在国君死了我不死，这就说明他果然了解我，我将要为他而死，用来激励天下不了解臣下的君王。”于是就去殉难了。

楚庄王猎于云梦，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夺之，王将杀之。大夫谏曰：“子倍自好者也，争王雉，必有说，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战，楚大胜晋，归而赏功。申公子倍之弟进请赏于正曰：“人之有功也于军旅，臣兄之有功也于车下。”王曰：“奚谓也？”对曰：“臣之兄读故记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争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发平府而视之，于记果有焉，乃厚赏之。

**【译文】**

楚庄王在云梦泽打猎，射中科雉野鸡，申公子倍攻击庄王并夺走了科雉。庄王要杀他。大夫规劝说：“子倍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抢走君王的科雉，一定有原因，君王不妨观察一下。”不到三个月，子倍生病死了。在邲的战斗中，楚国大胜晋国，回来赏赐有功的人，申公子倍的弟弟进向王请赏，说：“别人是在军旅中立下战功，我的哥哥是在车下立的功劳。”庄王说：“你说的什么意思？”回答说：“我的哥哥读到一本古书，上面说：‘射科雉的人，不出三个月，一定会死！’我的哥哥抢走科雉，果然短命死了。”庄王命令找出古书来看，书上果然有这样的话，于是就厚赏了他。

## 说苑卷第五

### 贵 德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

#### 【译文】

圣人对待天下老百姓，好象对待初生婴儿一样！饿了就给他吃食，冷了就替他穿衣，好好养活他，抚育他，使他成长，难恐他长不大。《诗经》上说：“枝叶茂盛的甘棠树，不要剪它，不要砍它。召伯曾住在树下。”《左传》上也说过：“从陕西以东的地方，由周公负责治理。从陕西以西的地方，

由召公负责治理。”吕公的执政情况，在农忙的时候，不想打扰人民的农事，因此不进城邑，干脆就住在甘棠树下的草房里，决断人民的讼事。陕西一带的人都能安居乐业。因此后世之人怀念他，歌颂他。他的好处要用语言表达出来，语言表达还嫌不够，就赞叹他，赞叹还嫌不够，就用歌声颂扬他。诗，缘于思念的积累，积累多了就表现出来，表现要有它的方法，才能恰如其份。百姓赞美他的仁政，表达对他的尊敬。连甘棠树都不伐，政治教化还有什么行不通的呢？孔子说：“我从甘棠树那里，就看到宗庙的十分尊严。尊敬这个人，一定要尊敬他的地位，使各项事物顺利平安，这和古代圣人的理想差不多。”

仁人之德教也，诚恻隐于中，怊悞于内，不能已于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见天下强凌弱，众暴寡，幼孤羸露，死伤系虏，不忍其然。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恩施其惠，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德及之也。《诗》曰：“载驰载驱，周爰咨谋。”此之谓也。

### 【译文】

仁人的德教，真正是内含恻隐之心，一生至诚，一份深意。因而当他治理天下的时候，犹如抢救落水的人一样，见到天下人恃强凌弱，以多欺少，还有那些年幼无靠瘦弱可怜，

死伤无助的，不忍心看到他们这样子。所以孔子游说过七十二个君王，希望他的政治主张得到实现，能够施恩给百姓，命百姓生活幸福，各得其所；万物熙熙，各乐其终。结果始终没遇到机会，因此看麒麟出现而感到悲伤，哀叹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德泽没有施给百姓。于是退回家中撰写《春秋》，阐明圣王的道理，传示给后人，时刻想着把恩惠施给人民。因此，后代的帝王都尊重他，志士仁人效法他，诵读他的文章，流传到今天仍不断绝，这是他的恩德的影响。《诗经》上说：“驾着车儿跑四方，到处寻求实现理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报于鬼神也。山致其高，云雨起；水致其深，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禄归焉。

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人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辟地垦草，粪土树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后世，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

### 【译文】

圣贤的帝王广布仁德，普施恩惠，不要众百姓的回报；春、夏祭祀天地山川，也不要鬼神的报答。山到了一定高度，云雨就会兴起焉；水达到一定深度，蛟龙就会生出；君子道德

修养到一定程度，福祿自然就会到来。

有阴德的人，一定会有阳报；有隐行的人，一定会有昭著的名声。上古时代，沟渠提防不加修整，水成了不民的灾害，大禹开凿龙门，开辟伊水之阙，平治了水患，使人民能够安稳住在陆地上。当百姓不相亲近，五伦不和顺的时候，契教给人民君臣之间要守的道义，父子之间要相互亲爱，夫妇之间要有区别，长幼之间要有排序。当田地荒芜，百姓粮食不够，后稷教百姓开发荒地，施肥、种庄稼，让百姓家家福裕，人人满足。因此禹、契、后稷的后代，没有一个不称王天下的，这是有阴德的缘故。周室衰微，礼义败坏，孔子用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教导人民，所以他的后代到现在都没有断绝，这是有隐行的原因。

《周颂》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礼记》曰：“上牲损，则用下牲；下牲损，则祭不备物。”以其舛之为不乐也。故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则孝子不敢以其物荐进。

### 【译文】

《周颂》上说：“好年景粮食收得多，仓库里装得满满的，多得难以计算，酿酒制醴，奉献祖先，配以各种祭礼，祈祷降福给众百姓。”《礼记》上说：“上牲没有了，就用下牲，下

牲没有了，那么祭祀时就没有东西了。”由于违背了礼节，便会引起不快，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好象生在厅堂上样，假若满堂的人都在饮酒，只有一人独自对着墙角哭泣，那么满堂的人都不会愉快。圣人治理天下，好比坐在厅堂上一样，只要有一人没有得到安排，圣人难过了，即使孝子也不敢拿着东西进献。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而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

### 【译文】

魏武侯乘船沿着西河顺流而下，行到河的中间，武侯转过头来对吴起说：“多美啊！河山险要坚固，这是魏国的宝呀！”吴起对武侯说：“魏国的宝在于仁德，不在于险要。从前，三苗氏左边拥用洞庭湖，右边有鄱阳湖，由于不修德义，被大禹灭亡。夏桀的时候，左边是黄河和济水，右边是太华山，南边是伊阙要塞，北边是羊肠小道的大山，由于不修仁政，被商汤放逐，殷纣王的时候，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北边有常山，南边有大河，也由于不修德政，被周武王伐灭。从这些事例看来，国家之宝在于施行德政，不在于山川之险。倘

若君王不修养自己的品德，船中的人就是敌人。”魏武侯说：“说得好。”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靡使有余，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为之奈何？”邵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广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贵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 【译文】

周武王战胜了殷商，召姜太公问他说：“对于殷朝的士众将如何处理？”太公回答说：“我听说爱护个人，连他屋上的乌鸦也一同爱护；厌恶一个人，连他家的栅栏都讨厌。把那些敌人全部杀光，不留一个，怎么样？”武王说：“不可以。”太公出来，邵公进去，武王问：“怎么解决这件事？”邵公回答说：“有罪的人就杀掉，没罪的人就让他活着，怎么样？”武王说：“不可以。”邵公出来，周公进去，武王问：“怎么办才好？”周公说：“使各人都安居在自己家里，耕种自己的田，不要改变旧有的一切，只要是仁人就亲近，老百姓如有过失，都归罪自己。”武王说：“有这样的气度，可以平业天下了。”大凡尊重君子的人，就因为他有仁德啊。

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后行，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虽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为也。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

妻子者，以其知（通智）营利，以妇人之恩抚之，饰其内情，雕画其伪，孰知其非真。虽当时蒙荣，然士君子以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邓析，其智非无所识也，然而为圣王所诛者，以无德而苟利也。竖刀、易牙毁体杀子以干利，卒为贼于齐。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乱生；人臣而仁，国治主荣；明主察焉，宗庙大宁。

夫人臣犹贵仁，况子人主乎？故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是以圣王贵德而务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 【译文】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风俗的地方就好，选择住处时，不居住在风俗仁德的地方，怎么能算是聪明呢？”仁德的人总要先检查一下是否符合恕道然后才去行事，做一件不仁义的事，杀一个没有罪的人，即使能够获得高官显位，仁德的人也不去做。真正具有仁爱心肠的人，他的爱由近到远，遭到不和谐的事，牺牲小仁，顾全大仁。大的仁义把恩泽普及到四海，小的仁义就是把恩泽仅限于他的老婆、孩子。

将恩泽仅限于老婆、孩子的人，用他的聪明去谋求私利，用妇人的小恩安抚人，用来掩饰他的内心感情，文饰他的虚

伪，谁又知道他不是真的。虽然当时可以得到显荣，然而士人君子认为这是耻辱。因此共工、驩兜、符里、邓析他们的智慧并非无所识见，然而被圣明的帝王诛灭，因为他们没有道德只追求私利。竖刀、易牙毁坏自己的身体，杀害自己的儿子来谋求私利，最终危害齐国。因此做人臣的不仁德，篡位杀主的事情就会发生；做人臣的仁德；国家太平，君主光荣；圣明君主明察，宗庙非常安宁。

做人臣的都要重视仁德，何况一国之君呢？因此夏桀、商纣因不仁丧失了天下，商汤、武王因为积德拥有四海之地，所以圣明的君王重视仁德，并且努力施行仁政。《孟子》上说：“推行恩德给人民完全能够保住天下，不推行恩德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古代圣贤之所以远远超过一般常人，没有别的什么奥秘，只是因为善于把仁德施给别人罢了。”

晏子饮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财不足，请敛于民。”晏子曰：“止。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自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

### 【译文】

晏子请齐景公喝酒，所用的饮酒器具一定要用新的。家中的总管说：“置办新酒器的钱不够，请向百姓敛钱。”晏子说：“止住，作乐要上下一同作乐，因此天子和天下百姓，诸侯和封地内人民，大夫以下和他的下属一同作乐，没有一个人单独享乐的。如今在上位的人只管自己作乐，为此下面的

百姓耗费钱财，这种独自享乐的事，是不可以的。”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过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燕君。诸侯闻之，皆朝于齐。《诗》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此之谓也。

### 【译文】

齐桓公向北攻打山戎氏，行军路线经过燕国，燕国国君迎出国境，齐桓公问管仲说：“诸侯彼此相迎，原本要出境吗？”管仲说：“不是天子不需要出境相迎。”桓公说：“既然如此，燕国国君是因为惧怕而失礼了。由于我的无道，才使燕国国君失礼。”于是就割让燕君所到的地方给燕君。诸侯们听说了，都到齐国来朝见。《诗经》上说：“尽职尽责，和秉公正直的人共同谋事，神明也会赐给你幸福和吉祥。”就是这个意思。

景公探爵（通雀）斲，斲弱，故反之。晏子闻之，不待请而入见。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通雀）斲，斲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贺曰：“吾君有圣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通雀）斲，斲弱，故反之，其当圣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对曰：“君探爵（通雀）斲，斲弱，故反之，是长幼也。吾君仁爱，禽兽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

**【译文】**

齐景公去取捉住的雀鷖，鸟儿还很弱小，因此又放回去了。晏子听说了，没有等景公请就直接去见景公。景公吃惊，出了一身汗。晏子说：“君王为什么这样？”景公说：“我去取雀鷖，鸟儿还弱小，所以又放回去了。”晏子慢慢地走到北面向景公行礼后祝贺说：“我们的国君有了圣明帝王的仁德。”景公说：“我只是进入花园探看捉住的雀鷖，鸟儿还弱小，所以又放回了，这和圣明帝王的仁德有什么关系呢？”晏子回答说：“君王去取雀鷖，鷖还弱小，所以又放回去了，这是想使幼小的鸟儿长大。君王心地仁爱，连禽兽都受到恩惠，何况老百姓呢？这就是圣明帝王的办事原则。”

景公觐婴儿有乞于途者，公曰：“是无归夫？”晏子对曰：“君存，何为无归？使养之，可立而以闻。”

**【译文】**

齐景公看到一个幼儿在大路上乞讨，景公问：“这是无家可归的吗？”晏子回答说：“君王在，他怎么会无家可归呢？派人抚养他，可以马上就有好名声。”

景公游于寿宫，觐长年负薪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不逮，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

养，鰥寡之不室者，论而供秩焉。”景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鰥寡有室。

### 【译文】

齐景公在寿宫游玩，看见一位老人背着木柴，满脸饥饿的颜色，景公怜悯他，叹息着说道：“让官吏抚养他们。”晏子说：“我听说，喜欢贤惠的人而哀怜不肖之人，这是守住国家的根本，如今国君怜爱老人恩惠没有达不到的地方，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景公嘻嘻的面有喜悦之色。晏子说：“圣明的帝王看贤人就喜欢贤人，看见不肖的人也同情他们。现在请求对于没有人供养的老弱，和没有家室的鰥寡，讨论一下，解决他们的养育和家室问题。”景公说：“对。”于是老弱的人有了供养，鰥、寡之人有了家室。

桓公之平陵，见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公问其故。对曰：“吾有子九人，家贫无以妻之，吾使傭而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

管仲入见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对曰：“公待所见而施惠焉，则齐国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国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 【译文】

齐桓公到平陵去，看见有户人家年纪老了还要靠自己养活，桓公问他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我有九个儿子，家里贫穷没法给他们娶妻子，我就叫他们出去帮工还没有回来。”桓

公就把五名宫女嫁给老的人儿子。

管仲进宫晋见齐桓公说：“君王施给百姓的恩惠不也太小了。”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说：“君王等待看到没有即妻子的人施以恩惠，那么齐国有机会娶妻子的人太少了。”桓公说：“那怎么办呢？”管仲说：“下令全国男子二十岁成家，女子十五岁出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言尚德缓刑。其词曰：“陛下初即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德，天下幸甚。臣闻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吏是也。昔秦之时，灭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谓之诽谤，谶过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薰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海内赖陛下厚恩，无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妇，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立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圣人所以伤，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

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诬词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

之；上奏恐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成炼之者众，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无理，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政，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臣所谓一尚存也。

臣闻鸟彀之卵不毁，而后凤皇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传曰：‘山藪藏疾，川泽纳污，国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闻，愿陛下察诽谤，听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喜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烦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福履和乐，与天地无极，天下幸甚。”书奏，皇帝善之。后卒于临淮太守。

### 【译文】

孝宣皇帝刚刚即位，守廷尉史路温舒就向皇帝上书，主张崇尚德政，宽缓刑罚。上书的内容说：“陛下刚刚登上皇位，跟上天一样，应该改变前代的失误，端正开始传授的纲纪，涤除繁琐的规章，免去人民的疾苦，保存快要灭亡的，延续快要断绝的，来应验上天的恩德，天下就很幸福了。我听说从前秦朝有十大失误。其中有一个失误现在仍然存在，就是仍然有狱官。当初秦朝时候，消灭文化，喜好武勇，轻视仁义之人，重视审案子的官吏，正直的话被说成是诽谤，规劝过失的话被说成是妖言；因此衣冠齐整的人不被任用，忠良恳切的话都郁积在胸中，赞美阿谀的声音天天充满了耳朵，心

灵被虚荣薰染，灾祸处处潜伏，这就是秦朝亡国的原因。

现在国家仰赖陛下的大恩，没有战争的危迫，也没有饥饿和寒冷的忧虑，父子、夫妻都齐心协力安顿家庭，天下都很幸运。然而太平还没有周遍，只因是狱官造成的祸乱。审理案件，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一旦出现错误，死了的人不可复生，断了的肢体不能接上。《尚书》上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恪守成规定法。”如今审理案件的人不是这样，上下互相逼迫，把苛刻作为办案精明；过分苛刻的人，反而获得公平的名声，真正公平的人反而多后患。所以狱官都想判人死刑，并不是因为憎恨哪个人，而是求得自己安稳，自己安稳的办法，就是判别人的死刑。因此杀死人的血在市上流尚；被判刑的人，肩挨肩站着；判处死刑的人，每年要以万做单位计算。圣人所以感到哀伤，太平还没有周遍，大概因为这件事了。

人之常情，快乐的时候希望活下去；痛苦的时候就想到死，在鞭子棍棒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因此囚犯们忍受不了痛苦，就编些假话来招供；狱官为图省事，就采取诱供方式，指示犯人如何招认：为了防止上报的公文被退回来，就反复锤炼字句，周密考虑措词；所以上报的公文写成了，即使皋陶判断，也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会这样呢？反复锤炼的人多，舞文弄法制造的罪过明显。听从狱吏专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一切苟且从事，不顾国家的患难，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坏人。因此俗语说：‘画地为牢，教你进去，不敢不进去，用木兴刻个官吏，你都不敢面对着他。’这都是憎恨狱吏的作风，痛彻心腑之词。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诉讼案件更厉

害了；败坏国法，混乱朝政，叛离亲情，阻塞正道，没有比狱吏更厉害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秦朝十大失误中仍有一样尚存。

我听说不要捣毁鸟蛋的地方，然后凤凰才来栖息；对诽谤的人不加治罪，然后才有人敢进良言。所以《传》上说：‘山野渊薮里会隐藏着害虫，大河沼泽中容纳污秽，国君忍含污垢，这是上天的意思。’我冒死规劝君王，希望君王能明察诽谤，听信忠言，让天下的人都开口说话，扩大劝谏的道路，改变亡秦的那一项失误，奉行文王、武王的美德，简省法制，放宽刑罚，用来废除不需要的审案手续，那么太平的风气在当代就可以兴盛起来，福运总伴随着和乐，跟天地一样没有穷尽，天下就很幸运了。”书送到皇帝那里，皇帝赞他，后来他死在临淮太守任上。

晋平公春筑台，叔向曰：“不可。古者圣王贵德而务施，缓刑辟而趋民时。今春筑台，是夺民时也。夫德不施则民不归，刑不缓则百姓愁，使不归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夺其时，是重竭也。夫牧百姓，养育之而重竭之，岂所以定命安存，而称为人君于后世哉？”平公曰：“善。”乃罢台役。

### 【译文】

晋平公在春天的时候要筑楼台，叔向说：“不可以。古代的圣明帝王重视仁德并努力实施，放宽刑罚督促人民按时耕种。现在春天筑台，是占用人民耕种的时间。若不施恩德老百姓就不归顺，刑罚不放宽老百姓就忧愁，役使不顺服的人

民，差遣愁怨的老百姓，又占用他们耕种的时间，这是加倍地搜括人民。治理百姓，一方面养育他们，一方面又加倍地搜括他们，这哪里是安定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生存，被后人称为好国君的呢？”平公说：“好的。”于是就停止了征集人民筑台的事情。

赵简子春筑台于邯郸，天雨而不息，谓左右曰：“可无趋种乎？”尹铎对曰：“公事急，厝（cuò 错）种而悬之台，夫虽欲趋种，不能得也。”简子惕然，乃释台罢役，曰：“我以台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为台故，知吾之爱也。”

### 【译文】

赵简子利用春季在邯郸筑台，老天不停地下雨，他就对左右的人说：“有没有人要去种田？”尹铎回答说：“公事紧急，他们已停止种田，把种子晾在台上，即使想要去种田，也不能够做到。”简子害怕了，于是停止筑台，解散筑台的民夫，说：“我以为筑台是紧急事，但不如人民种田更紧急。人民因为不再筑台的缘故，应该知道我爱护他们了。”

中行献子将伐郑，范文子曰：“不可。得志于郑，诸侯仇我，忧必滋长。”郤至又曰：“得郑，是兼国也，兼国则王，王者固多忧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远人归，故无忧。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忧。今子见无土而欲富者乐乎哉？”

## 【译文】

中行献子将要进攻郑国，范文子说：“不可以，如果攻打郑国成功了，诸侯会仇视我们，忧患一定会加深。”郤至又说：“得到了郑国，就是兼并别的国家，兼并别的国家就可以称王天下，称王的人本来忧患就多吗？”范文子又说：“称王天下的人修养自己的美德，远方的人就会归附，因此就没有忧患。说来我们缺少美德，却想做称王天下的事情，因此忧患多。你看到过没有土地却想富有的人快乐吗？”

季康子谓子游曰：“仁者爱人乎？”子游曰：“然。”“人亦爱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郑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珮（同佩），妇人舍珠珥，夫妇巷哭，三月不闻竽瑟之声。仲尼之死，吾不闻鲁之爱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产之与夫子，其犹浸水之与天雨乎！浸水所及则生，不及则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时雨，既以生，莫爱其赐。故曰：譬子产之与夫子也。犹浸水之与天雨乎！”

## 【译文】

季康子向子游说：“仁慈的人爱别人吗？”子游说：“是这样。”又问：“别人也爱他吗？”子游说：“是这样。”又问：“郑国的子产死了，郑国人男子摘去挂在身上的玉制装饰品，女子摘下耳朵上的珍珠耳饰，男男女女都在街巷里痛哭，三个月听不到音乐的声音。孔子死的时候，我没有听说鲁国人这样爱孔子，这是为什么？”子游说：“譬如子产和孔子，他

们就象浸水和天雨啊！浸水渗到的地方，那里就能生长；浸水渗不到的地方就不能生长。百姓的生存，一定要靠适时的天雨，既然生育了他们，就不要吝啬对他们的赏赐。因此说：把子产和孔子作个比方，他们就如同浸水和天雨啊！”

中行穆子围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许。军吏曰：“师徒不勤而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我独奚好焉？赏其所甚恶，是失赏也，若所好何？若不赏，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请降，使之视之，其民尚有食也，不听。鼓人告食尽力竭，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 【译文】

中行穆子围攻鼓地，鼓人中有准备献城叛变的，中行穆子不答应。军吏们说：“军队不用出动，就可以得到城市，是什么缘故不接受？”中行穆子说：“有人献出我的城市搞叛变，我是非常憎恨的；别人献城来叛变，我为什么就喜欢？奖赏那些非常憎恨的人，是失去赏赐的意义，对于喜欢的人又将如何？如果不赏就失去信用，又怎样向人民交代？”鼓人又请求投降，中行魏子派人去了解情况，发现鼓地的老百姓还有饭吃，仍然不答应。后来鼓人说东西吃光了，力量也用完了。然后才收取鼓图。战胜了鼓就回来了。没有杀戮一个人。

孔子之楚，有鱼者献鱼甚强，孔子不爱。献鱼者曰：“天暑市远，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

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夫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

### 【译文】

孔子到楚国去，有一个渔夫执意献鱼给孔子，孔子不肯接受。献鱼的人说：“天气热，市场远，卖又卖不掉，想把它扔掉，不如奉献给君子。”孔子行过礼后就收下了，叫弟子们扫除一番，准备祭祀。弟子们说：“那位渔人想要扔弃它，如今先生却要祭祀，为什么？”孔子说：“我听说，注意施舍不让多余的财产浪费掉的人是圣人。现在我接受圣人的赏赐，能够不进行祭祀吗？”

郑伐宋，宋人将与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焉。及战，曰：“畴昔之羊羹，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华元驰入郑师，宋人败绩。

### 【译文】

郑国讨论宋国，宋国将要迎战，宋将华元杀羊分给士兵们吃，车夫羊斟却没有分到。等到打仗的时候，羊斟说：“以前分羊羹，是你做主。今天打仗驾车，是我做主。”说完，驾着车与主帅华元一直驰入郑国的军队，华元被捉，宋国大败。

楚王问庄辛曰：“君子之行奈何？”庄辛对曰：“居不为垣墙，人莫能毁伤；行不从周卫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楚王复问：“君子之富奈何？”对曰：“君子之富，假贷人，不德也，不责也。其食饮人，不使也，不役也。亲戚爱之，众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寿乐而不伤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 【译文】

楚王问庄辛说：“君子的行为怎么样？”庄辛回答说：“家居的四周不筑围墙，别人不能伤害他；出行时不要严密的保卫，别人不能施加暴力。这就是君子的行为。”楚王又问：“君子的富有怎么样？”回答说：“君子的富有，借东西给人家，不要人家感恩戴德，也不向人家索取。给人家东西吃，也不使唤人家，不差役人家。家里人爱戴他，众人喜欢他，不肖的人也来事奉他，都希望他长寿快乐，不为忧患困扰，这就是君子的富有。”楚王说：“很好。”

丞相西平侯于定国者，东海下邳人也。其父号曰于公，为县狱吏，决曹掾，决狱平法，未尝有所冤。郡中离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敢隐情。东海郡中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

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母自经死。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欲毒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

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岁丰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

于公筑治庐舍，谓匠人曰：“为我高门，我治狱未尝有所冤，我后世必有封者，令容高盖驷马车。”及子封为西平侯。

### 【译文】

丞相西平侯于定国是东海下邳人，他的父亲号于公，是县中狱吏，主决断的曹掾，他判决案件公平无私，从没有冤狱。郡里判决案子的人，因是于公判决的；都不敢有隐情。东海郡中的人在于出生前就为他建立了祠堂，命名于公祠。

东海郡有一位孝顺媳妇，没有儿子，年轻时就守寡，奉养婆婆小心谨慎，她的婆婆想把她改嫁，她始终不答应。她的婆婆告诉邻居们说：“孝顺媳妇小心照顾我，我可怜她没有儿子，守寡的时间太长了，我老了，长久拖累年轻人为什么？”后来，婆婆自己吊死了。婆婆的女儿告到官吏面前说：“孝妇杀死了我的母亲，”官吏逮捕了孝妇，孝妇申辩没有杀害婆婆，官吏想用狠毒的方法惩治她，孝妇只得自编假话招供服罪，官吏具结文案上投府里。于公认为孝妇奉养婆婆十年以孝闻名，这种人不会杀死婆婆。太守不听从他的意见，几次争论都不能成功，于是于公借口有病辞官离任。太守竟然把孝妇杀了。郡中因此枯旱三年。

后任太守来了，追问原因，于公说：“孝妇不应当处死，前任太守执意杀了她，过失应当在这里。”于是杀牛祭奠孝妇墓，太守以下的人都自动来了，老天立刻就下雨，当年丰收。

郡中人从此更加敬重于公。

于公建筑庐舍，对人说：“替我把门造得高大些，我办案从未冤枉过人，我的后代一定要有人封为大官。门造高大些，使它能通过高高的车盖并用四匹马拉的车子。”到了于公的儿子，果然被封为西平侯。

孟简子相梁并卫，有罪而走齐，管仲迎而问之，曰：“吾子相梁并卫之时，门下使者几何人矣？”孟简子曰：“门下使者三千余人。”管仲曰：“今与几何人来？”对曰：“臣与三人俱。”管仲曰：“是何也？”

对曰：“其一人父死无以葬，我为葬之；一人母死无以葬，亦为葬之；一人兄有狱我为出之。是以得三人来。”管仲上车曰：“嗟兹乎！我穷必矣！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

### 【译文】

孟简子做梁国宰相，兼并了卫国，因为有罪逃亡到齐国。管仲迎接他并且问他说：“你做梁国宰相兼并卫国的时候，你门下的客人有多少呢？”孟简子回答说：“门下客人有三千多人。”管仲说：“现在与你出逃的有多少人？”回答说：“我与三个人同来。”管仲说：“是怎样的三个人？”回答说：“其中一人是父亲死了没有钱埋葬，我替他埋葬了；其中另一人是母亲死了没有钱埋葬，我也替他埋葬了；还有一人的哥哥有狱讼的事，我为他了结了官司。因此能够同这三个人一起来。”管仲上车时说：“唉！我命运困顿是必然的了。我不能用春风

温暖着每个人，我不能用夏雨滋润着每个人，我的命运困顿是必然的了。”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 【译文】

大凡的人本性，没有不想修养自己的美德，可是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是利欲败坏了她。因此君子以谈论名利为羞耻，谈论名利尚且羞耻，何况那些存心求取利的人呢？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赍求金于诸侯，《春秋》讥之。故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故为人君者，明贵德而贱利，以道下，下之为恶尚不可止。今隐贪利而身自渔济上，而行八佾，以此化于国人，国人安得不解于义？解于义而纵其欲，则灾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五年始书螟，言灾将起，国家将乱云尔。

### 【译文】

周天子派家父、毛伯向诸侯各国求取财物资助，《春秋》讥讽他。因为天子喜欢利，诸侯就贪财；诸侯贪财，士大夫就贪吝，大夫含吝，百姓就偷盗了。在上位的人影响在下位的人，好象风吹在草上。因此做国君的人，要知道重视仁德，看轻利益，来引导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做坏事，尚且还制止不过来，现在鲁隐公贪图财利并且亲自去谋取财利，要举行

什么八佾舞祀，用这样子去教化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如何对礼义不表示懈怠？懈怠礼义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那么灾害就要兴起臣下也邪僻了！因此鲁隐公五年开始记载螟害，这是说灾害将要发生，国家将有变乱罢了。

孙卿曰：“夫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须臾之怒，而斗终身之祸，然乃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离散，亲戚被戮，然乃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致恶，刑罚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兽犹知近父母，不忘其亲也。

人而下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不若禽兽之仁也。凡斗者，皆自以为是，而以他人非。已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与小人相贼害，是人之所以狐白补犬羊，身涂其炭，岂不过甚矣哉！以为智乎？则愚莫大焉。以为利乎？则害莫大焉。心为荣乎？则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则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恶多同。人之斗，诚愚惑失道者也。《诗》云：‘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言斗行也。”

### 【译文】

孙卿说：“好争斗的人是忘记了自身，忘记了他的双亲，忘记了他的国君。短时间的发怒构成终身的祸患，然而仍然去做，是忘记了他自身。家破人散，亲人被害，然而仍然去做，是忘记了他的父母亲人。争斗是国君厌恶的事，也是刑法严厉禁止的事，然而仍然触犯它，是忘记了他的国君。禽

兽都知道亲近父母，表示不忘记父母。作为人如果在下忘记了他自身，对内忘记了他的父母，对上忘记了他的国君，就连禽兽都不如了。

凡是好斗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认为别人是错误的。如果自己确实是对的，别人确实是错误的。那么自己就是君子，别人就是小人了。以君子和小人互相残害，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用狐白之皮补缀犬羊之裘，身涂炭墨，难道不是大错特错了吗！以为这是聪明吗？实际上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以为这是有利吗？实际上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以为这是荣耀吗？实际上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人们为什么还要相互争斗呢？把它比作精神病吗？不可以。因为面目是人，喜好和厌恶大都类似。人们互相争斗，确实是愚蠢糊涂不明事理的缘故。《诗经》上说：‘以号不呼，使得昼夜颠倒。’说的就是争斗啊。”

子路持剑，孔子问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卫。”孔子曰：“君子以忠为质，以仁为卫，不出环堵之内，而闻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圉（通御），何必持剑乎？”子路曰：“由也请摄齐以事先生矣。”

### 【译文】

子路拿着剑，孔子问他说：“仲由，为什么拿着剑呢？”子路说：“善待我的人，我一定友好地对待他。不善待我的人，我可以用剑来自卫。”孔子说：“君子以忠为本质，用仁来自卫。人不走出家门，然而千里之外的人都知道他。对待不善

良的人就用忠诚来感化他，遭到侵犯或凶暴之人，就用仁德来抵御，何必非要拿着剑呢？”子路说：“谢谢先生，我将提起衣服恭恭敬敬地事奉先生。”

乐羊为魏将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县<sub>(同悬)</sub>其子示乐羊，乐羊不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食之尽一杯。中山见其诚也，不忍与其战。果下之，遂为魏文侯开地。文侯赏其功而其心。

孟孙猎得谟麇，使秦西巴持归，其母随而鸣，秦西巴不忍，纵而与之。孟孙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太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将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而见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与不仁也。

### 【译文】

乐羊做魏国的将军，带兵攻打中山。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人就把他的儿子吊挂起来让乐羊看。乐羊没因为这件事减退进攻的意志，反而加紧进攻中山。中山人因此烹煮了他的儿子，并且送了一份肉汤给他，乐羊吃了一杯。中山人见到他如此至诚，不忍心再和他作战。乐羊终于攻下了中山，为魏文侯开拓了疆土。文侯虽然奖赏了他的功绩，但怀疑他的用心。

孟孙打猎获得了一头小鹿，派秦西巴牵回来，小鹿的妈妈母鹿跟在后面叫唤，秦西巴听了不忍心，就把小鹿放跑，还

给母鹿。孟孙知道后，大发脾气赶走秦西巴。过了一年，又把他召回来做太子的老师。左右的人说：“秦西巴在君主面前犯过错误，现在用他做太子的老师，为什么？”孟孙说：“不忍心一头小鹿，又怎能忍心对待我的儿子呢？”因此说：巧诈不如拙诚。乐羊因为有功而被文侯猜疑，秦西巴因为有罪孟孙对他更加信任。这就是出于仁慈和不仁慈的不同结果啊。

智伯还自卫，三卿燕于蓝台。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智果闻之，谏曰：“主弗备难，难必至。”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异于是。夫氏郤有车辕之难，赵有孟姬之谗，栾有叔祈之诉，范、中行有函冶之难，皆主之所知也。《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周书》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媿（同愧）人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惧！蚋蚁蜂蚕，皆能害人，况君相乎？”

不听，自是五年而有晋阳之难，段规反而杀智伯于师，遂灭智氏。

### 【译文】

智伯从卫国回来，司马、司徒、司空三卿在蓝台宴请他。智襄子戏弄韩康子，侮辱段规。智果听说了就规劝他说：“君主不防备灾难，灾难一定会来。”智襄子说：“灾难由我控制，我不发难，谁敢兴起灾难。”智果说：“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当初，郤氏有车辕下的灾难，赵有孟姬进谗言，栾氏有叔祈的

控诉，范氏、中行氏有函治的灾难，这些都是君主知道的史实。《尚书·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会有很多过失，怨恨难道都表现在明处？不要等到出现了才考虑。’《尚书·周书》上有这样的话：‘怨恨不在乎大，也不在乎小’。君子能够随时注意小的事情，因此才能够没有大的灾难。现在您在一次宴会上就羞辱别人的君相，又不预作防备，还说：‘不敢兴起灾难’，恐怕不能这样吧？唉，不可不戒惧！蚋蚁蜂蚕，都能害人，何况是君相呢？”

智襄子没有听从，从此后五年，就有晋阳的灾难，段规造反时在军中杀死智伯，于是消灭了智氏。

智襄子为室美，土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对曰：“美则美矣，抑臣亦有惧也。”智伯曰：“何惧？”对曰：“臣以秉笔事君，记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胜人，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 【译文】

智襄子建筑了华美的房子，傍晚时，土茁见智襄子。智伯说：“房子多么华美啊！”土茁说：“华美是很华美，但是我有些害怕。”智伯说：“怕什么？”土茁回答说：“我靠执笔事奉君王，记得有这样的话：‘高山峻原，不长草木。长松柏的地方，它的土壤不肥沃。’现在土木之事胜过人事，我害怕宫室会使人不安宁的。”宫室建成三年以后，智氏就灭亡了。

## 说苑卷第六

### 复 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动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县<sub>(通悬)</sub>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孔子曰：“北方有兽，其名曰𧈧，前足鼠，后足兔。是兽也，甚至其受蛭蛭、巨虚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遗蛭蛭、巨虚，蛭蛭、巨虚见人将来，必负𧈧以走。𧈧非性之爱蛭蛭、巨虚也，为其假足之故也。二兽者，亦非性之爱𧈧也，为其得甘草而遗之故也。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兴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行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

#### 【译文】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必定有赞成他的人同他作伴。”施舍恩德给别人的人贵在不要别人感激，受到别人恩惠的人崇尚报答；所以臣下努力工作是为着君王，并不是为

了君王赏赐；君王施恩德给臣下，并不是要求臣下报答。所以《易经》中说：“辛勤劳作却没有怨言，有了功德却不求赏赐，这是最厚道的人。”君臣相互之间用市场上交易的方式往来，君王设立禄位来等待臣下，然而臣下却竭尽全力来报答君王，等到臣下立下意想不到的功劳时，那么君王就加倍给他重赏，如果君王给予臣下特殊的赏赐时，那么臣下就会用生命来报答他。孔子说：“北方有种野兽，它的名字叫做𧈧，𧈧前脚像老鼠的脚，后脚像兔子的脚。这种野兽非常爱护蛩蛩（giong 穷）、巨虚。当它食到甘草时，它一定嚼碎了喂蛩蛩和巨虚，蛩蛩和巨兽看到有人来了，一定背着𧈧一起走。𧈧本不是天性来爱护蛩、巨虚，而是因为（𧈧）要借助他们的脚才能行走。蛩蛩和巨虚也不是天性喜欢𧈧，也是因为𧈧得到甘草总是喂它们。禽兽昆虫还知道相互借重相互报答，何况对于士人君子要在天下建功立业呢？”臣下不报答君王的恩德，反而苟且营私依附权门，这是祸害的根源；君王不赏赐臣下的功劳，害怕赏赐人，这也是乱的根源呀。所以祸乱的根源，根子由于不报恩产生的。

赵襄子见围于晋阳，罢围，赏有功之臣五人，高赫无功而受上赏，五人皆怒。张孟谈谓襄子曰：“晋阳之中，赫无大功，今与之上赏，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礼，唯赫也。子虽有功，皆骄寡人。与赫上赏，不亦可乎？”仲尼闻之曰：“赵襄子可谓善赏士乎！赏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礼矣。”

## 【译文】

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解困以后，奖赏五名有功的大臣，高赫没有战功，反而受到重赏。那五位有功之臣都非常生气。张孟谈到襄子说：“晋阳的战斗中，高赫没有战功，现在给他重赏什么缘故呢？”襄子说：“我在被围困的时候，不失君臣礼节的只有高赫。你们虽然有战功，但都很骄傲。我给高赫重赏，不也是应该的吗？”孔子听到后说：“赵襄子可以称之为善于奖赏士人！奖赏一个人，天下做臣子的人没有一个敢失去君臣的礼节了。”

晋文公亡时，陶叔狐从。文公反国，行三赏而不及陶叔狐。

陶叔狐见咎犯曰：“吾从君而亡，十有三年，颜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国行三赏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与？我有大故与？子试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岂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贤，德行全诚，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谊（通义），蕃援我，使我不得为非者，数引我而请于贤人之门，吾以为次赏。夫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之中者，吾又以为之次。且子独不闻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夫劳苦之士，是子固为首矣！吾岂敢忘子哉？”

周内史叔兴闻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圣王先德而后力，

文公其当之矣！诗云：‘率礼不越。’此之谓也。”

### 【译文】

晋文公逃亡的时候，陶叔狐跟从着。文公回到晋国，奖赏有功的人，奖赏了三次都没有奖到陶叔狐。

陶叔狐去见咎犯说：“我跟从君王逃亡十三年，皮肤的颜色变黑了，手脚都长满了老茧。现在君王回国奖赏了三次都没有提及我呀，是君王有意不提我，还是我有什么大错误呢？请您替我跟君王谈谈！”于是，咎犯就跟文公说了这件事，文公说：“唉，我哪里是忘了这个人了呢？凡是聪明贤达、德行完备、能用正道让我快乐用仁义来劝说我，使我的行为变得高洁，使我的名声昭明，使我成为完善的人，我给这种人上等奖赏。能用礼节防范我，用仁义规劝我，帮助保护我，使我不做坏事，多次引导我登门向贤人请教的人，我给予一等的赏赐。至于勇猛刚强，患难在前他们跑在前，患难在后他们就断后，使我避免遭受灾难的人！我给予二次一等的赏赐。况且，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为某一个人去死，不如保存这个人，跟从某一个人去逃亡，不如保存这个人的国家。上、中、下三种奖赏以后，我就要奖赏劳苦的人了。在劳苦的人中间，这个人要算第一，我哪里敢忘记他呢？”

周内史叔兴听（君王）说到这种情况后说：“文公将来要称霸呀！从前圣明的君王都是先重视德行如何，然后才谈出力多少，文公可称为圣王了！《诗经》曰：‘遵守礼法不许逾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晋文公入国，至于河，令弃筮豆茵席，颜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后。咎犯闻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将反国，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国乎？”对曰：“筮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弃之；颜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执劳苦者也，而皆后之。臣闻国君蔽士，无所取忠臣；大夫蔽游，无所取忠友；今至于国，臣在所蔽之中矣，不胜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祸福利害，不与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乃沈璧而盟。

介子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为己力，不亦诬乎！”文公即位，赏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与若俱隐，至死不复见。”

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徧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文公出见书，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之召之，则亡，遂求其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表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

### 【译文】

晋文公回国、走到河边，叫人抛弃盛祭品的器具和坐的垫席，让皮肤黝黑的、手脚长满老茧的走在后面，咎犯听到了，半夜里哭起来，文公说：“我逃亡十九年，现在就要回国，

你不高兴反而哭起来，什么缘故？难道不希望我回国吗？”咎犯回答说：“盛祭品的器具和坐的垫席，是馆舍里日常用的，而您却抛弃它；皮肤黝黑的，手脚有老茧的，是跟从您辛勤劳作的人，而您把他们摆在后面。我听说君王抛弃士人，就找不到忠臣，大夫抛弃交游的人，就找不到忠实的朋友；现在您就要回国了，我也在将被抛弃的人中了，心里非常悲伤，所以才哭。”文公说：“假如祸福利害不和您共有，就听从河神的惩罚。”说着就把白璧沉到水中郑重盟誓。

介子推说：“献公九个儿子，只有君王活着，老天不灭绝晋国，一定会有国君，主持晋国祭祀的，不是君王是谁呢？有二三个人以为是自己的力量，不也是不符合事实吗？”文公即位以后，没有赏赐介子推，介子推母亲说：“你也应该让国君知道这件事。”介子推说：“言语，是修饰一个人的，人要是隐居了，还要修饰什么呢？”他的母亲说：“如果是这样，我和你一起去隐居”，一直到死都没能再见到他们。”

过去跟随介子推的人同情他，于是写了几句话挂门口说：“有一条勇敢的龙，顷刻之间失去了他的住所，五条蛇跟随他，游遍了天下。龙饿了没有东西吃，有一条蛇割下股上的肉给龙吃。龙回到自己的深渊里，平安地生活在那里。四条蛇都走进洞里，也都有地方居住。还有一条蛇没洞穴，就在野外号叫。”文公出门看见那几句话，说：“唉！这是介子推呀！我正在担心国家大事，没有考虑到他的功劳。”于是派人去叫他，他已经跑了，于是寻找他可能去的地方，听说他已经跑到绵上山里去了，于是，文公表明绵上山封给介子推，作为介子推的祭田，因而，绵上山又叫做介山。

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侨去虞而从焉。文公反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舟之侨独不与焉。

文公酌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进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耆（通鳍）干，独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请待旦日之期。子欲禄耳？请今命廩人。”舟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草兴起，莫之能御。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历阶而去。

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

### 【译文】

晋文公逃亡，走遍天下，舟之侨离开虞国一直跟随他。文公回国后，选择可以当官的给他们封官，可以给俸禄的人给他们俸禄，只有舟之侨没有份。

一天，文公宴请各位大夫，酒意正浓的时候，文公说：“你们几个为什么不为我即兴赋诗呢？”舟之侨上前说：“君子作赋，小人只有陈辞，辞的内容说：‘有一条勇敢的龙，顷刻间没了住所。一条蛇跟随他，游遍天下，龙回到自己的深渊里，舒适地住在那里，而那条蛇鳍都快干了，仍孤独地得不到住所。’”文公吃惊地注视着，说：“你要做官吗？请等到明天早朝，你要俸禄吗？请我现在就命令管仓库的人赏给你。舟之侨说：“请求赏赐才得到奖赏，廉洁的人不会接受，话说尽了才给予名位，有仁德的人不愿做。现在苍天乌云翻滚，下

起倾盆大雨，禾苗野草都生长起来，没有谁能阻挡他们。现在因为一个人敢讲话就施恩一个人，好像仅仅为一地土地下雨一样，这块土地也不会生长出什么东西的。”说完就顺着台阶走去。

后来，文公寻找他最终没有找到，一辈子常吟诵《甫田》这首诗。

邴吉有阴德于孝宣皇帝微时，孝宣皇帝即位，众莫知，吉亦不言。吉从大将军长史转迁至御史大夫，宣帝闻之，将封之。会吉病甚，将使人加绅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之，有阴德者必飨其乐，及其子孙。今此非获其乐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后病果愈，封为博阳侯，终飨其乐。

### 【译文】

在孝宣皇帝还没有贵显时，邴吉曾暗中帮助过他。后来，孝宣皇帝即了皇位，大家都不知道，邴吉也没有说。当邴吉从大将军长史调任御史大夫时，皇帝知道了，将要封他。正巧邴吉病得很厉害，皇帝准备派人带着做官的大带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去给他封官。太子太傅夏侯胜说：“这个病不会死，我听说，暗中帮助别人的人一定享受到安乐，还会绵延到他的子孙。现在安吉还没有享受到安乐，就病得很厉害，不是致死的病。”后来安吉的病果然好了，被封做博阳侯，终于享受到安乐。

魏文侯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操以进。”主书者举两筐以进，令将军视之，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去，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举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 【译文】

魏文侯进攻中山，乐羊做将军，已经攻下了中山，乐羊回去报告文侯，有居功自喜的神色。文侯命令主管文书的说：“把大臣和宾客们上奏的文书拿来。”主书拿了两筐子进来，让乐羊看，都是责难进攻中山中发生的事情。乐羊转身急走几步向着北面再拜说：“攻下中山，不是我的力量，完全是君王的力量。”

平原君既归赵，楚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患之。

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谓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乎？”平原君曰：“赵亡即胜虏，何为不忧？”

李谈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谓至困。而君之后宫百数，妇妾荷骑馭，厨余粱肉。士军兵尽，或剡木为矛戟，而君之器物，钟磬自恣，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而全，君何患无有？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间，分功而作之，家所有尽散以飧士，方其危苦时，易为惠耳。”

于是平原君如其计，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从李谈赴秦军，秦军为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军遂罢。李

谈死，封其父为李侯。

### 【译文】

平原君已经回到赵国，楚国派春申君带兵救赵国，魏国信陵君也矫诏强夺晋鄙的军队去救赵国，两处的救兵还没有到，此时秦国加紧围攻邯郸，邯郸危急快要守不住了，平原君非常担心。

邯郸传舍吏的儿子李谈对平原君说：“您不忧患赵国的灭亡吗？”平原君说：“赵一亡国就是我当俘虏，怎么不忧惧呢？”

李谈说：“邯郸的百姓，拿骨头当柴烧，交换着子女当饭吃，可以说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了。但是，你的后宫有几百名妇女都穿着丝绸的衣服，厨房里还有多余的食物，士兵的武器都用完了，有的就削木头做为矛戟，而您却拿着钟磬这些器物自我玩乐。如果秦国灭了赵国，您哪里有这种享受？如果保住了赵国，您还怕缺少什么？您如果真能把您夫人以下的人，编进军队里去，分工合作，把家里的东西全部分发给士人们享用，当他们正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容易感激您恩惠。”

于是平原君按他说的做了，三千名勇敢的士人都愿为他出生入死，跟随李谈去迎击秦国军队，秦国的军队向后退却了三十里，也正好遇到楚国和魏国的救兵来了，秦国的军队就停止了攻击。李谈死后，他的父亲被封为李侯。

秦缪公尝出而亡其骏马，自往求之，见人已杀其马，方共食其肉，缪公谓曰：“是吾骏马也。”诸人皆惧而起。缪公曰：“吾闻食骏马肉不饮酒者杀人。”即以次饮之酒。杀马者

皆惭而去。

居三年，晋攻秦缪公围之，往时食马肉者相谓曰：“可以出死报食马得酒之恩矣。”遂溃围，缪公卒得以解难胜晋，获惠公以归。此德出而福反也。

### 【译文】

秦穆公曾经在山巡的时候丢失了他的骏马，亲自去寻找马，看见别人已经将他的马杀死了，正在一块分吃马肉，穆公对他们说：“这是我的一匹骏马。”吃马肉的人都害怕得站起来。穆公说：“我听说吃骏马肉不喝酒的人会死的。”穆公弄来酒，让他们依次喝了酒，那些杀马、吃马肉的人都惭愧地离去了。

过了三年，晋国进攻秦国，包围了秦穆公，过去那些吃马肉的互相转告说：“我们应该用出生入死来报答吃马肉又喝酒的恩惠了。”于是冲破了包围，穆公终于能够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并且战胜了晋国，虏获晋惠公凯旋而归。这是先用恩德待人而后自己受到福报。

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有援绝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取火来上，视绝纓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纓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纓而上火，卒尽欢而罢。

居二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

卒能胜之。庄王怪而问曰：“寡人德薄，又未尝异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王隐忍不暴而诛也。臣终不敢以荫蔽之德，而不显报王也。常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通溅）敌，久矣。臣乃夜绝纒者也。”遂斥晋军，楚得以强，此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也。

### 【译文】

楚庄王赏赐众臣饮酒，喝到黄昏的时候，大家酒兴正浓，灯烛突然熄灭了，于是有个人拉扯美人的衣服，美人就扯断这个人的帽带子，并且告诉楚王说：“现在灯火熄了的时候，有人拉扯我的衣服，我已扯断了他帽子上的带子，赶快把灯烛点起来，察看帽子没有带子的人。楚庄王说：“赏赐大家喝酒，把大家喝醉了失去礼仪，何必要显示你的节操侮辱士人呢？”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晚上和我一起饮酒，不把帽子上的带子拉断的人表示不快乐。”臣下一百多人都扯断自己帽子上的带子才点燃灯烛，结果大家都喝得高兴才散去。

过了二年，晋国和楚国打仗，有一个臣下经常在行阵的前面，五次交锋，他五次获得敌人的首级，打退了敌人，取得了最后胜利，楚庄公惊异地问他说：“我德行浅薄，又没有特殊对待过你，你为什么这样（毫不迟疑）地出生入死？”回答说：“我应当处死，以前我喝醉失礼，君王隐忍着不使我暴露把我杀掉，我始终不敢因为接受暗中赐予的恩德，不图报效君王，我经常想能够在战场上肝脑涂地，用颈血飞溅到敌人身上，已经很久了。我就是那天晚上被拉断帽带子的人。”于是打败了晋国的军队，楚国得以强大，这就是有阴德的人

一定有阳报。

赵宣孟将上之绛，见翳桑下有卧饿人不能动，宣孟止车，为之下飧，自含而哺之。饿人再咽而后能视。宣孟问：“尔何为饥苦此”对曰：“臣居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与之壶飧（同餐）脯二胸，再拜顿首受之，不敢食。问其故，对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将以贡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与汝。”乃复为之箠食，以脯二束与钱百，去之绛。

居三年，晋灵公欲杀宣孟，置伏士于房中，召宣孟而饮之酒。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命房中士疾追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见宣孟之面，曰：“固是君耶！请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为谁？”反走，且对曰：“何以名为？臣是夫翳桑下之卧人也。”还斗而死，宣孟以得活。

此所谓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尽其力。夫德一人犹活其身，而况置惠于万人乎？故曰德无细，怨无小。岂可无树德而除怨，务利于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祸来，刑于内者应于外，不可不惧也。此书之所谓“德无小”者也。《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人君胡可不务爱士乎？

### 【译文】

赵宣孟将到绛那个地方去，看见枯桑下有一个饥饿的人躺着，宣孟停下车子，下了车给他吃的，亲自含着食物喂他，饥饿的人吃了两口后才睁开眼睛。宣孟问他说：“你为什么饿

到如此地步？”回答说：“我住在绛，回家后粮食吃完既不好意思讨饭，又不想自杀，所以饿到这般地步。”宣孟给他食物，还给他两块干肉，他行礼后收下，没吃。问他不吃的缘故，他说：“刚吃的食物味道好，我有一老母，我想把您赐的食物给我的老母亲。”宣孟说：“你先把这些吃掉，我另外再给你。”于是又替他盛了一筐食物，另外又给了他两束干肉和一百个钱后，向绛走去。

过了三年，晋灵公要杀宣孟，预先在房里埋伏武士，把宣孟召来一同饮酒。宣孟发现了，饮酒中途逃了出来，灵公命令埋伏在房内的武士赶快追杀他。有一个人跑得很快，先追到宣孟，看见了宣孟的面孔，说：“果真是您，让我替您返回拼死。”宣孟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返身就走，并且回答说：“要问什么名字？我是那个枯桑下饿倒的人。”返还和后来的武士格斗死去，宣孟因此能够活了下来，这就是所说的德惠。

所以把恩惠施给君子，君子就能得到幸福，把恩惠给小人，小人能为你尽力。把恩惠给一个人还能使一个人活下去，何况把恩德给上万人呢？所以说恩德不分大小，怨仇也不分大小，怎么可以不多积德从而除去怨仇，一定把好处给别人呢？给别人好处的人会得到幸福，和别人结怨的人会招来灾祸，内心形成什么会反映到表面，不可以不谨慎小心，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德没有大小”的说法。《诗经》上说：“雄赳赳的武士，公侯的卫士。”“有那么多的贤士，女王的天下才那么太平。”一国的国君怎么可以不重视爱护士人呢？

孝景时，吴、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

盎为吴相时，从史与盎侍儿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从史惧，亡归，盎自追，遂以侍儿贿之，复为从史。

及盎使吴，见围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司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不信，曰：“公何为者也？”司马曰：“臣故为君从史，盗侍儿者也。”盎乃敬谢曰：“公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亲，君何患！”乃以刀诀帐，从醉卒道出，分背去，盎遂归报。

### 【译文】

孝景帝的时候，吴国和楚国叛变，袁盎以太常的身份出使吴国。吴王打算用他做将军，袁盎不答应，吴王想杀他，于是派一名都尉带领五百人来包围监视着袁盎。

袁盎原来做吴国宰相的时候，从史和袁盎的侍女私下往来，袁盎知道此事，没有泄露出来，对待从史还和从前一样。有人告诉从史，从史害怕，逃了回去，袁盎亲自追了去，把侍女送给他，还让他继续做从史。

等到袁盎出使吴国被包围的时候，过去的那个从史恰巧做监守袁的校司马，夜里拉袁盎起身，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吴王打算在明天早上杀你。”袁盎不相信，说：“你是什么人？”司马说：“我过去是您的从史，又和您的侍女私下往来的那个人。”于是袁盎恭敬地感谢说：“你有亲人，我不能连累你。”司马说：“你走后，我也将逃跑，避免我的亲人受牵连，你怕

什么呢！”于是就用刀割破帐篷，领着袁盎从吃醉酒的士卒的那条道上逃走，二人分别离开，袁盎终于回去报告了朝廷。

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让者怒，以其精气，能使襄主动心，乃漆身变形，吞炭更声。襄主动心，豫让伪为死人，处于梁下，驷马惊不进，襄主动心，使视梁下，得豫让，襄主重其义，不杀也。

又盗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缮宫，襄主动心，则曰：“必豫让也。”襄主执而问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杀中行君，子不能死，还反事之；今吾杀智伯，乃漆身为疠，吞炭为哑，欲杀寡人，何与先行异也？”豫让曰：“中行君众人畜臣，臣亦众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为之用。”襄子曰：“非义也，子壮士也。”乃自置车库中，水浆毋入口者三日，以礼豫让。让自知，遂自杀也。

### 【译文】

智伯与赵襄子在晋阳作战，智伯被打死了。智伯的臣下有个叫豫让的很生气，因为他的精神气度能够使赵襄子心惊肉跳，于是豫让漆身改变形状，吞炭改变声音。赵襄子准备外出，豫让假装成死人，躲在桥下，捉车的马受惊不敢前进，赵襄子产生了疑心，派人察看桥下，提到豫让，赵襄子看重他的义气，没有杀他。

豫让又因抵偿盗窃之罪，穿上囚犯穿的衣裳，修补宫廷，赵襄子心惊肉跳，就说：“那个人一定是豫让。”赵襄子派人把他捉来，问他说：“你起初侍奉中行君，智伯杀中行君，你

没有为中行君去死，还反过来侍奉智伯，现在我杀智伯，你就漆身装癞子，吞炭做哑巴，千方百计想要杀我，为什么和以前的行为不同呢？”豫让说：“中行君把我当作一般人养活我，我用一般人的态度侍奉他；智伯拿朝士的礼节待我，我也用朝士的样子为他尽忠。”赵襄子说：“我赦免你也足够了，你仍要杀我这是不仁义的，不过你可以算是一位壮士。”于是襄子把自己关进车库，三天滴水不进，来礼待豫让。豫让知道他的用意，就自杀了。

晋逐栾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从者死。其臣曰：“辛俞从之。”吏得而将杀之，君曰：“命汝无得从，敢从何也？”辛俞对曰：“臣闻三世仕于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为其赐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栾氏，受其赐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晋君释之。

### 【译文】

晋君要放逐栾盈的家族，命令栾盈的家臣，有哪个敢跟从栾盈的就处死。栾盈的家臣说：“辛俞跟从他。”官吏找到了辛俞将要杀他，晋君问：“我命令你们不要跟从栾盈，你竟敢跟从，为什么？”辛俞回答说：“我听说，三代都做人家的家臣，应该把主人当国君看待；两代都做人家的家臣，应该把主人真正当成主人看待；侍奉国君就要做到临难不怕死，侍奉主人只要做到勤快，因为平时受的赏赐太多了。现在我家三代都做栾盈的家臣，接受他的赏赐实在太多，我怎敢怕死忘记三代追随他得到的恩惠呢？”晋君就放了他。

留侯张良之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官事韩。

韩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财求刺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遂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购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后卒随汉报秦。

### 【译文】

留侯张良的祖父开地做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宰相，父亲平做釐王、悼惠王的宰相，悼惠王二十三年张良的父亲平去世。二十年后秦国灭亡了韩国，那时张良年岁小，还没有在韩国做官。

韩国灭亡后，张良带着家僮三百人，弟弟死了也没大办葬礼，用尽家财寻找刺客，谋刺秦王，为韩国报仇。这是因为祖父、父亲两代人做过韩国五世国君的宰相，所以就到淮阳学习礼仪制度，在东面求见过当时的贤士沧海君，得到一个大力士，做了一个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秦始皇到东方巡视，张良和刺客在河南的博浪沙暗中埋伏，伺机袭击秦始皇，误中了副车。秦始皇大怒，在全国各地搜索，紧急悬赏捉拿张良。张良更名改姓，深深隐藏起来，后来终于追随汉高祖灭了秦国，为韩国报了急。

鲍叔死，管仲举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从者曰：“非君

父子也，此亦有说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鲍子尝与我有说王者，而三不见听，鲍子不我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鲍子尝与我临财分货，吾自取多者三，鲍子不以我为贪，知我之不足于财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士为知己者死，而况为之哀乎？”

### 【译文】

鲍叔死了，管仲扯起衣襟痛哭，泪如雨下。跟从他的人说：“他不是您父亲，也不是您的儿子，您哭得这么伤心，这也有什么说法吗？”管仲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事情。我曾经和鲍子在南阳做生意，我多次在街上被人欺辱，鲍子不认为我懦弱，他明白我的大志终将发挥出来。鲍子曾多次在君王面前举荐我，都没有被采纳。鲍子不认为我不贤能，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圣明的君王。鲍子曾经和我分财货，我几次多拿，鲍子不认为是贪财，他知道我由于财力不够用。生我养我者是父母，然而了解我的却是鲍子呀！士臣应为了解自己的去死，何况为他表示哀痛呢？”

晋赵盾举韩厥，晋君以为中军尉。赵盾死，子朔嗣为卿，至景公三年，赵朔为晋钊。朔取成公姊为夫人。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

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龟要（同腰）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曰：“此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

至子赵朔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晋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赵穿弑灵公，盾虽不知，犹为首贼。臣杀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后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

厥告赵朔趋亡，赵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且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后生男，乳，朔客程婴持亡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曰：“大业之后不遂者为崇。”景公疾问韩厥，韩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有绝祀。今及吾君，独灭之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云：“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对。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令，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军。将军遂返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故人安可以无恩？夫有恩于此，攻复于彼。非程婴则赵

孤不全，非韩厥则赵后不复，韩厥可谓不忘恩矣。

### 【译文】

晋国赵盾举荐韩厥，晋君就用他做中军尉。赵盾死后，儿子赵朔继承父职为卿，到了景公三年，赵朔担任晋国将军。赵朔娶成公的姐姐做夫人。大夫屠岸贾想要谋杀赵氏。

当初，赵盾在世的时候，梦见叔叔带拿着龟腰哭得很伤心，一会儿又破涕为笑，而且鼓掌高歌。赵盾卜了一卦，卦象是先灭绝门户而后来又好转。赵史拿着卦说：“这卦很坏，灾祸不是降临到你身上，就是降临到你的儿子身上，然而这也是你的过错。”

到了赵盾的儿子赵朔的时候，国运更加衰败。屠岸贾这个人开始被灵公宠爱，到了景公的时候，屠岸贾做了司寇，打算在国内制造祸乱，于是借几整治谋刺灵公的贼人，此事牵涉到赵盾。屠岸贾将此事告诉所有的将领说：“赵穿杀了灵公，赵盾虽不知道此事，但认为他定是祸首。大臣杀国君，子孙又在朝廷任官，如何惩治有罪之人？还是杀了他的子孙吧！”韩厥说：“灵公遇害，赵盾在外面，先君认为无罪，所以没有杀他；现在你打算杀他的后代，这是否定先君的旨意而后随意杀人，随意杀人的人叫乱臣。重大的事情不告诉君王，是心目中没有君王。”屠岸贾不听。

韩厥叫赵朔赶快逃走，赵朔不肯，说：“只要您一定能保全赵家的后代，我赵朔死而无憾。”韩厥答应了，假装生病不外出。屠岸贾没有请示君王擅自调用兵力在下宫围攻赵氏，杀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这些后代杀光。赵朔的妻子

是成公的姊姊，已经怀孕，跑到君王的宫院里躲起来，后来生了一个男孩，还在吃奶，赵朔的家臣带着这个小孩逃到山中藏起来。

过了十五年，晋景公生病。卜卦、卦上说：“建立了大功大业后不遂心的鬼神在作祟。”景公急忙向韩厥询问，韩厥知道赵氏有孤儿，就说“建立了大功大业以后，在晋国断绝祖宗香火的，难道只是赵氏吗？自中衍都是嬴姓，中衍人的面孔鸟的嘴巴，帮助殷朝太戊及周天子。都有好的德行；他的下代到了周幽王，厉王暴虐无道的时候，叔带离开周朝到了晋国，侍奉先君文侯，一直到成公，世世代代都有功绩，从来不曾断绝祖宗香火。现在到了君王手里，单单灭了赵氏家族，国人都感到悲痛哀伤，所以反映到龟卦上，希望君王多多考虑。”景公问：“赵氏还有后代子孙吗？”韩厥说了全部实情。于是景公与韩厥谋划立赵氏孤儿，把赵氏孤儿找来先藏在宫中，请将入宫询问探视景公的病情，景公利用韩厥的军队胁迫诸将领去见赵氏取儿，孤儿名字叫做武。诸将领没有办法，就说：“以前下宫的灾难，都是屠岸贾干的，他假托君王的命令强令群臣，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敢作乱。如果你不生病，众位大臣本来就想请君王立赵氏后代；现在君王有命令，正是大臣们所希望的。”于是，召来赵武，程婴遍拜诸位将军。于是众将军和程婴、赵武一同围攻屠岸贾，消灭了他的宗族，还给赵武的田邑和过去的一样。

所以，一个人怎么可以不施恩德呢？这里对人有恩德，那里就会得到报答。没有程婴，赵氏孤儿的性命就不能保全，没有韩厥，赵氏的后代就不会复兴。韩厥可以称得上是不忘恩

人的人了。

北郭骚踵门见晏子曰：“窃悦先生之义，愿乞所以养母者。”晏子使人分仓粟府金而遗之，辞金而受粟。

有间，晏子见疑于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悦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者。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更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遂告公庭，求复者曰：“晏子，天下之贤者也，今去齐国，齐国必侵矣，方必见国之侵也，不若先死，请绝颈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杀也。

公闻之，大骇，乘驷而自追晏子，及之国郊，请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闻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叹曰：“婴不肖，罪过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 【译文】

北郭骚上门去拜见晏子说：“我内心一直钦佩先生的高义，希望您能给我一些奉养母亲的东西。”晏子派人把仓库里的粮食和库金分些给他。北郭骚辞谢了金子，将粮食收下。

过了不久，晏子被景公猜疑，外出逃亡。北郭骚召见他的朋友，对他们说：我钦佩晏子的高义，我曾经向他乞求奉养母亲的东西。我听说：“供养过我父母的人，我应该用自身去抵偿他的灾难。”现在晏子被景公猜疑，我将用我的生命去为他辩白。”于是就跑到景公宫廷，请求通报的人说：“晏子是天下的贤人，现在他离开齐国，齐国必定会受到外来侵害，与其将来必定看到国受到侵害，不如自己先死，请允许我砍

断脖颈来为晏子辩白。”说完，后退几步自杀。

景公听到此事，非常吃惊，乘着快马拉的车子亲自追赶晏子，追到国都的远郊才追上晏子，请晏子返回。晏子没有办法，只好返回到国都。听到北郭骚用死来为自己辩白，叹息道“晏婴不贤能，罪有应得，贤士却用牺牲生命来为我辩白，多么令人伤心啊！”

吴赤市使于智氏，假道于卫。宁文子具纒纒三百制，将以送之。

大夫豹曰：“吴虽大国也，不壤交，假之道，则亦敬矣，又何礼焉？”宁文子不听，遂致之。吴赤市至于智氏，既得事，将归吴，知伯命造舟为梁，吴赤市曰：“吾闻之，天子济于水，造舟为梁，诸侯维舟，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职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视之，则用兵在后矣，将以袋卫。吴赤市曰：“卫假吾道而厚赠我，我见难而不告，是与为谋也。”称疾而留，使人告卫，卫人警戒。智伯闻之，乃止。

### 【译文】

吴赤市出使到智氏，向卫国借路。宁文子准备了三百匹麻织的布，打算送给吴赤市。大夫豹说：“吴国虽然是个大国，却不是和我国接壤相交的国家，借路给他们，也算是客气的了，又何必送礼呢？”宁文子没有听他的话，就把准备好的麻布送给了吴赤市。

吴赤市到了智氏那里，办好了事，将要回到吴国。智伯就叫人造条船当作桥梁让他过河，吴赤市说：“我听说，天子

过河，造船作为桥梁；诸侯过河，把船连接起来浮行；大夫过河，用两条船并起来浮行。用两条船并起来浮行，和我的职位相符，你那样做客气过分了，一定有缘故。”于是派人去探看，看到有军队在后面，他们将要袭击卫国。吴赤市说：“卫国借路给我并且送我很多麻布，现在我看到卫国将有灾难，又不告诉他们，等于和别人同谋。”于是，借口身体有病留下来，暗地里派人告诉卫国，卫国加强了防备。智伯听到了，就停止了袭击卫国的军事行动。

楚魏会于晋阳，将以伐齐。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谋欲伐齐，愿先生与寡人共忧之。”淳于髡大笑而不应，五复问之，又复大笑而不应，三问而不应，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国为戏乎？”淳于髡对曰：“臣不敢以王国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盂饭与一鲋鱼，其祝曰：‘下田洿邪，得谷百车，蟹罍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赐之千金，革车百乘，立为上卿。

### 【译文】

楚国和魏国在晋阳聚会，将要一同攻打齐国，齐王忧虑这件事，派人把淳于髡召来，说：“楚、魏两国谋划攻打齐国，希望先生和我共同来思考操心这件事。”淳于髡大哭并不回答，齐王又问他，淳于髡还是大哭不回答，问了三次都没有回答，齐王脸上变了颜色说：“先生把我的国家当做儿戏吗？”淳于髡回答说：“我不敢把您的国家当做儿戏，我是哭我那附近祭田的人，他用一盒子饭和一条鱼，祷告说：“低凹的下等

田地，收获一百车谷子，地势高的田地适宜多收粟米。”我哭他用的祭品太少，但是希望得到的东西太多了。”齐王说：“好。”就赏赐他黄金千两革车一百辆，封他为上卿。

阳虎得罪于卫，北见简子曰：“自今以来，不复树人矣。”

简子曰：“何哉？”

阳虎对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树者过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过半矣；边境之士，臣所立者亦过半矣。今夫堂上之人，亲却臣于君；朝廷之吏，亲危臣于法；边境之士，亲劫臣于兵。”

简子曰：“唯贤者为能报恩，不肖者不能。夫树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实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树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来，择人而树之，毋已树而择之。”

### 【译文】

阳虎得罪了卫国，到了北边去对简子说：“从现在起，我不再培养人才了。”

简子问：“为什么？”

阳虎回答说：“朝中的大臣，有一半是我培养出来的，朝廷里的官员，我培养的也超过了一半；驻守边疆的战士，也有多一半是我培养的。可是，现在的朝中大臣，亲自在君王面前说我的坏话，朝廷里的官员，亲自用法律伤害我；驻守边疆的战士，亲自用军队胁迫我。”

简子说：“只有贤能的人才懂得报恩，不贤能的是不能做

到的。栽种桃李的人，夏天得到荫凉休息，秋天可得到果实吃。栽种蒺藜的人，夏天得不到荫凉休息，秋天也只能得到它的刺啊。现在你所栽种的都是蒺藜，不是桃李。从现在起，你先要选择好人再培养，不要培养后再选择。”

东闾子尝富贵而后乞，人问之曰：“公何为如是？”曰：“吾自知，吾尝相六七年，未尝荐一人也；吾尝富三千万者再，未尝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难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恶，数之理也，人而得之在于外假之也。”

### 【译文】

东闾子曾经富贵过，而后穷了沦为乞丐。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回答说：“我自己明白，我曾经做过六、七年的宰相。都没有推荐过一个人；我曾经两次拥有过几千万的财富，却没有使一人富足。这应‘归罪于我不了解士人运数变化的规律。’孔子说：“事物是难以预测的，大小多少都各有怨恶，这是命运的规律，人想要得到富贵，必须利用依赖于外部条件。”

魏文侯与田子方语，有两童子衣青白衣，而侍于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宠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于战，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贼心为足矣，今滋甚！君之宠此子也，又且以谁之父杀之乎？”文侯愀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以后，兵革不用。

**【译文】**

魏文侯和田子方聊天，有两个身着青色衣白色衣的小孩，在文侯的前面侍奉着，田子方说：“这是君王宠爱的儿子吗？”魏文侯说：“不是的，他们的父亲在战场上阵亡了，这是他们的遗孤，我收养了他们。”田子方说：“我认为您残害仁已经够了，现在更加厉！君王宠爱这些孩子，今后又将有谁的父亲死于战场呢？”文侯忧伤地说：“我接受你的指教。”从此以后，就不再用打仗了。

吴起为魏将，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子自吮其脓，其母泣之，旁人曰：“将军于而子如是，尚何为泣？”对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杀之于泾水之战，战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战而死，是以哭之矣。”

**【译文】**

吴起做魏国的将军，进攻中山，军中有一兵士生了痈疽，吴起亲自吮吸的脓水，看后那个士兵的母亲哭泣起来，旁边的人说：“将军对你的儿子这样好，你为什么还哭呢？”她回答说：“吴将军曾经这样吮吸过这个孩子父亲的创伤，他的父亲参加泾水的战斗，战争没多久就牺牲了。现在又吮吸这个孩子的烂脓，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孩子又要死在哪场战争中呢，所以我才痛哭呀。”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歆之父争田，不胜。及即位，乃

掘而刖之，而使馯为仆。夺庸织之妻，而使织为参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馯以鞭扶织，织怒，馯曰：“人夺汝妻，而不敢怒。一扶女（通汝），庸何伤？”织曰：“与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谋杀公，纳之竹中。

### 【译文】

齐懿公做台子的时候，和邴馯的父亲一起打猎，二人争夺猎获物，齐没能取胜。等到他做了国君，就挖出邴馯父亲的尸体，砍去他的脚，叫邴馯当仆人。（懿公还）强取了庸织的妻子，却叫庸织当参乘。懿公在申池游玩，邴馯和庸织两个人在池子里洗澡，邴馯用鞭子打庸织，庸织发怒，邴馯说：“人家夺走你的妻子，你不敢生气，我打你一下，有什么妨碍？”庸织说：“这与砍断他父亲的脚而不敢怨恨的人比起来怎么样呢？”于是二人就策划杀了乘公，把尸首放在竹林里。

楚人献鼈于郑灵公。公子家见公子宋之食指动，谓公子家曰：“他日我如是，必尝异味。”及食大夫鼈，召公子宋而不与。公子宋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之。公子宋与公子家谋先，遂弑灵公。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

### 【译文】

楚人献鼈给郑灵公，公子家看见公子宋的食指在动，公子宋就对公子家说：“以往我这样一定会尝到非常美味的食

物。”等到召集大夫们来吃鼈的时候，把公子宋叫来却没有给鼈吃。公子宋发怒，就伸出食指在鼎里蘸蘸，尝了一口走出来。郑灵公发怒想要杀他。公子宋和公子家二人谋划在灵公未下手之前先杀了灵公。子夏说：“《春秋》这部书记载着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比较多，这不是一时造成的，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 说苑卷第七

### 政 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贵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立荣耳止而明防禁，崇礼义之。节以示之，贱货利之弊（通币）以变之，修近理内，政榷机之礼，壹妃匹之际，则下莫不慕义理之荣，而恶（wù）贪乱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 【译文】

政治有三种等级：王者的政治在于用德来感化人，霸者的政治在于用威去降伏人，强国的政治在于用武力去胁迫人。这三种政治各有各的施行办法，但是用德来感化人是最好的办法。如果用德感化他不能使他改变，然后用威去降伏他，用威去降伏他仍不能改变，再用武力去胁迫他，用武力胁迫他还不能改变，最后用刑罚去惩治他。至于用刑罚惩治，不是王者提倡的方法。所以圣明的帝王总是先用德来教化人民，不得已然后才用刑罚，订立荣辱标准。并且将预防和禁止等明文告文，注重礼义的大节来教育人民，轻视货利的财帛来

改变人民，整理内部事务，整顿内部的礼节，统一后妃的界限，这样就没有人不羡慕礼义的光荣，厌恶贪乱的可耻，如何做到这一步，只有用德教化人民才能是这个样子。

季孔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好？”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

### 【译文】

季孙问孔子说：“如果用杀死坏人来亲近好人，怎么样呢？”孔子说：“你治理国家哪里用得着一定要杀人！你想搞好，百姓也就自然会好。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然倒伏。”就是说明要用德教化百姓罢了。

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至于诛。夫诛赏者，所以别贤不肖而列有功与无功也，故诛赏不可以缪，诛赏缪则善恶乱矣。夫有功而不赏，则善不劝；有过而不许，则恶不惧；善不劝，恶不惧，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尝闻也。书曰：“毕力赏罚。”此之谓也。

**【译文】**

治理国家有两个重要方面，就是刑罚和仁德，王者崇尚仁德很少用刑罚，霸者是刑罚和仁德同时进行，强国要先用刑罚然后讲仁德。刑罚和仁德都是为了教化百姓而产生的。仁德是用来培养善行任用贤人，刑罚是用来惩办坏人禁绝后来的。施行仁德最好的办法就是奖赏，施行刑罚最重的就是处死。处死和奖赏是用来区别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有功劳的人和没有功劳的人，所以惩罚和奖赏要严格，惩罚和奖赏错了，好人和坏人就分不清了。有功劳的人不奖赏，好人得不到勉励；有罪过的人不惩罚，坏人就不害怕；好人得不到勉励，坏人就不害怕，如果能够用善行来教化天下的，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尚书》中说：“努力做好赏罚使赏罚完全得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水浊则鱼困，令苛则民乱，城峭则必崩，岸竦则必阤。故夫治国譬若张琴，大弦急则上弦绝矣。故曰：急警衔者，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削，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诗云：“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谓也。

**【译文】**

水浑浊那么鱼生存就困难；政令太苛刻那么百姓就要选反；城墙太陡峭，一定容易倒塌，河岸太耸立，一定容易崩

溃。所以治理国家就好象琴弦一样，大弦太紧小弦就容易断。所以说：急忙赶路的人，不是走千里路的御手。听得到的声，不过一百里；听不到的声音，可以传遍天下。所以俸禄超过功劳的应该减少它，各声超过实际的应该削弱名声，实际和名分应该相符，祸福就不会无故来到。《诗经》上说“你如何使他安后，一定要给他创造条件，他呆得这么长远，一定是有原因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公叔文子为楚令尹，三年，民无敢入朝。公叔子见曰：“严矣。”文子曰：“朝廷之严也，宁云妨国家之治哉？”公叔子曰：“严则下暗下暗则上聋，聋暗不能相通，何国之治也？盖闻之也，顺时针缕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实仓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尝有所不受也。”

### 【译文】

公叔文子做楚国的令尹，做了三年，百姓没有一个敢到朝宫里来的。公叔看见了这种情况说：“太严了。”文子说：“朝廷森严一点，怎么能说是妨碍国家的治理呢？”公叔子说：“太严了，下面的百姓就不敢讲话，下面不敢讲话上面就什么也听不到变成了聋子，下面的哑巴和上面的聋子不能通话，还谈什么治理好国家呀？我曾经听说过，顺着针缕织下去，就可以织成帷幕，一升一升的米积累起来就可以堆满粮仓，汇合细小的流水，就能成为江海，圣明的君王接受意见不一定都做不到，但从前没有不接受意见的。

卫灵公谓孔子曰：“有语寡人：‘为国家者，谨之于庙堂之上，而国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爱人者则人爱之，恶（wù）人者则人恶（wù）之。知得之自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自己者也。”

### 【译文】

卫灵公问孔子说：“有人告诉我，治理国家的人只要在朝廷上谨言慎行，就能把国家治理好。”真的可以吗？”孔子说：“可以的，爱护别人的人，别人也爱护他；厌恶别人的人，别人也厌恶他，知道怎样对待自己的人，也知道怎样对待别人。所谓不出家门，就能知道天下大理，这就是知道反省自己的结果。”

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而毋畏？”

### 【译文】

子贡问孔子关于治量百姓的方法，孔子说“小心谨慎畏惧的样子，就好象用腐朽了的绳索驾驭着狂奔的马。”子贡问：“为什么那样畏惧呢？”孔子说：“四通八达的国家到处都是人，用道义来引导他们，他们就能成为尊纪守法的百姓，不用道义引导他们，他们就会成为我的仇人。治理百姓怎能不谨慎畏惧呢？”

齐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举事于国，昭然如日月，无愚夫愚妇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圣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对曰：“夫短绠不可以以汲深井，知鲜不可以与圣人之言，慧士可与辨物，智士可与辨无方（即无常，指万事万物），圣人可与辨神明。夫圣人之所以为，非人众人之所及也。民知十自己，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己，则疵其过；千己，则谁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杀也，可麾而致也，众不可户说也，可举而示也。”

### 【译文】

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打算在国内办事，正大光明得如同日月一般，无论是愚夫愚妇都说好，你认为可以吗？”管仲说：“可以，但不是圣人的意思。”桓公说：“为什么？”管仲回答说：“水桶上的绳子短就不能在深水里取水，知识浅薄的人不能和圣人谈话，聪明的可以圣人辨别具体事物，智谋的人可以用他辨别一切事物，圣人之间可以辨别神明。圣人做的事不是一般人不可以做到的。老百姓的知识超过自己十倍，你就还和他急论说：“你不如我呀；超过自己百倍，就会指出过失；超过自己千倍，就谁也不信了。所以百姓不能称赞也不能捧在手上，可以集中管理；不能残暴地去杀，可以指挥使用；众人没有必要一户一户地说明，可以集中起告示。”

卫灵公问于史鱄曰：“政孰为务？”对曰：“大理为务。听狱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断者不可属也，故曰大理为务。”少焉，子路见公，公以史鱄言告之，子路曰：“司马为务。两国

有难，两军相当，司马执枹以行之，一斗不当，死者数成，以杀人为非也，此其为杀人亦众矣，故曰，司马为务。”少焉，子贡入见，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贡曰：“不识哉！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狱之所听；兵革之不陈，奚鼓之所鸣。’故曰教为务也。”

### 【译文】

卫灵公问史鱄说：“治理国家哪一项优先努力做好？”回答说：“司法工作先要努力做好。如果断案不正确，被处死的人不可复生，受到刑罚残废了的人不可复原，所以说司法工作要努力做好。”过了一会儿，子路来见卫灵公，灵公把史鱄说的话告诉子路，子路说：“军事工作先要努力做好。两国发生战争，两军摆开阵势，司马击鼓号令全军，一次战斗失利，会有几万人的伤亡，认为杀人不对，象这样杀的人也太多了，所以说军事工作先要努力做好。”过了一会儿，子贡来见卫灵公，卫灵公把两人说的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他们的观点都不对！以前夏禹和有扈氏打仗，打了好几仗，有扈氏都不投降，于是夏禹停止战争，修养文治，施行教化，只用了一年时间，有扈氏主动请求投降。所以说：“消除百姓当中的纷争，还用什么官司做判决呢；兵车武器都不用了，还要击鼓做什么？”所以说教化工作先要努力做好。”

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何为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

对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视公之仪状，非愚人也，何为以公名之？”对曰：“臣请陈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诚愚矣！夫何为而与之？”

桓公遂归，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过也。使尧在上，咎繇为理，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公知狱论不正，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记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贤佐也，犹有以智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 【译文】

齐桓公外出打猎，因为追赶野鹿走进一座山谷，遇见一位老人就问他说：“这叫什么山谷？”老人回答说：“这里叫愚公谷。”桓公说：“为什么叫愚公谷？”回答说：“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桓公说：“现在看你的样子，并不像愚蠢的人，为什么要用你的名字来命名呢？”回答说：“请让我说明原因，我过去养过母牛，生了条小牛，小牛长大了，卖掉了小牛买了匹小马，有一少年说：“牛不能生马。”就把小马牵走了。邻居们知道此事，都认为我愚蠢，所以把这个山谷叫愚公谷。”桓公说：“你也实在太愚蠢了，你为什么要把小马驹给他呢？”

桓公回来，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把这件理告诉管仲，管仲整理一下衣裳行礼说：“这是我的过失，假使让尧做国君，咎繇负责司法工作，怎么会有人敢把别人的小马驹牵走呢？即

使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这个老人也一定不会让他牵走，老人知道我们国家狱讼不公正，所以才让他牵走了。我们要认真地反省修明政治。孔子说：“弟子们记住，齐桓公是统霸天下的君王，管仲是贤明的辅佐大臣，他们还把聪明的人当做愚蠢的人呢，何况不如桓公、管仲的人呢！”

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曰：“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子父讼之不善者久矣，是则上过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教为本，今杀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诛子，是虐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狱讼不治，不可刑也，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躬行不从，而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逾；面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迟故也。今是仁义之陵迟久矣，能谓民弗逾乎？《诗》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导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力而产试，刑错而不用也。”于是讼者闻之，乃请无讼。

### 【译文】

鲁国有父子二人打官司，康子说：“杀掉他们！”孔子说：“不可以杀。百姓不晓得父子间打官司的害处已经很久了，这是上面的过失。如果上面的人领导得好，这样的人就没有了。”康子说：“治理百姓用孝作为根本，现在要杀一个人来警告所有不孝顺的人，不可以吗？”孔子说：“平时没有教育百姓孝顺却杀不孝顺的人，这简直就是残酷杀害无罪的人。三军打了败仗，不可能都杀头，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不可能都用

刑罚。最好的教化，是自己先做出榜样，那么百姓就会效仿去做，自己做到了，而百姓没有跟首去做，然后才可以用刑罚，那样百姓就知道自己错了。八尺高的墙，百姓不能越过，八十丈的高的山，小孩子可以跑上去游玩，因为山是一个斜坡逐渐高逐渐平的缘故。如今仁义的衰微已经很长时间了，能说可以使百姓不犯法吗？《诗经》上说：“使百姓不产生迷惑。”从前的君子教化百姓使他们不产生迷惑，所以不用威力，不用刑罚。”打官司的人听到了，都不去打官司了。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 【译文】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治理政事在于使百姓即富足又长寿。”哀公说：“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回答说：“减少税收，百姓就会富有；不生事扰民，百姓就少犯罪；少犯罪就能长寿。”哀公说：“如果象这样子，那么我就贫穷了。”孔子说：“《诗经》上说：“道德高尚并且爱接近人的领导，是百姓的父母。”从来没听说过儿子富有了父母贫穷的事。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

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详。是日也，发其仓府，以振鰥寡孤独。

### 【译文】

文王问吕望说：“怎样治理天下？”答说：“行王道的国家百姓富足，称霸天下的国家有军功的人富足，勉强存在的国家大夫富足，无道的国家国库富足，这就叫做上面君王的财富多得溢出来，下面百姓穷得象竹篮里的水漏得干干净净。”文王说：“好”。吕望又说：“好事做晚了不吉祥。”于是当天，文王就打开他的仓库，拿粮食去救济那些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的人。

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疲民力，则若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受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什么？”太公回答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爱护百姓。”又问：“怎样爱护百姓？”回答说：“政事对他们要有利不要有害，帮助他们成功不要让

他们失败，让他们生存不要杀害他们，要多多给予他们而不要掠夺他们的，使他们快乐而不要使他们烦恼，让他们高兴，不要让他们发怒，这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安扶百姓的道理，归根到底就是爱护百姓。百姓失去要做的事，就是伤害了他们；农民失去农时，就是你妨碍了他们的农事，有罪的人加重了惩罚，就是杀害了他们；增加赋税，就是掠夺他们；多服劳役，疲乏民力，就是劳苦他们；劳苦他们又扰乱他们，就会使他们发怒。所以，会治理国家的人，对待广大百姓，好象父母爱护儿子，哥哥爱护弟弟，听到他饿了、冷了，就感到哀怜，见到他劳苦就替他伤心。”

武王问于太公曰：“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学举过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慝，下不阴害，不幸<sub>（通新）</sub>宫室以费财，不多观游台池以疲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此贤君之治国也。”武王曰：“善哉。”

###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贤明的君王怎样治理国家？”回答说：“贤明的君王治理国家，他的政治平和，他的官吏不苛刻，他的税收也少，他自己日常生活也节约，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妨害国法，不赏赐无功之人，不刑罚无罪之人，不因为个人高兴就赏赐人，不因为发怒就杀人，对人民有害的人是有罪

的，推荐贤能、检举过错的人有赏。后宫不荒淫，被宠幸的女人讲话也不偏听偏信，上面的人不暴凶恶，下面的人不勾心斗角，不新建宫室浪费钱财，不多设供游乐的台池来使百姓劳苦，不雕刻花纹图案来娱乐耳目，公家无腐烂生虫的库藏，国内没有流浪的百姓，这就是贤明的君王治理国家的情况。”武王说：“好得很。”

武王问于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而乱，乱则更为法，是其法令数更也。”

###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治理国家常常改变法令，为什么呢？”太公说：“治理国家常常改变法令的人，不遵守过去的法令，把他喜欢的就作为法令，所以法令一出来，社会就会混乱，乱了又换新的法令，因此他们的法令就常常改变。”

成王问政于尹逸曰：“吾何德之行，百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库安至？”对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畜也，不善则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纣而臣汤、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归神农乐，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无惧也？”

**【译文】**

成王向尹逸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说：“我要具备怎样的德行，百姓才会亲近我？”回答说：“要在农闲时关心他们，敬重他们，顺从他们的意愿，对他们要诚实，并且爱护他们，发布的命令要执行，不要说话不算数。”成王说：“怎样才能达到那一目标。”回答说：“小心谨慎地好象临近深渊，好像行走在薄冰上。”成王说：“好怕啊？”尹逸说：“天地中间，四海之内，君王善待百姓，人民就是君王的臣民，不友好待民，人民就是君王的仇敌。夏、殷的臣民把桀、纣当仇敌，却臣服商汤、周武王；夙沙的人民攻击他们的国君，却归顺神农氏。这些都是您知道的历史事实，又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

仲尼见梁君，梁君问仲尼曰：“吾欲长有国，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为之奈何？”仲尼对曰：“千乘之君，万乘之主，问于丘者多矣，未尝有如主君问兵之术也。然而尽可得也。丘闻之。两君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之得；毋杀不辜，毋释罪人，则民不惑；益士禄赏，则竭其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尚贤使能，则官府治。”梁君曰：“岂有不然哉！”

**【译文】**

仲尼见到梁君，梁君问道：“我想永远保往我的国家，我想永远保往我的都城，我想使人民安居乐业，我想使士人

为我尽心竭力，我想使日月运行合乎时令，我想使圣人投奔我这来，我想使官府治理得好，应该怎么做呢？”

仲尼回答说：“各类大小诸侯询问我的人太多了，从来没有象君王这样问我的，但是这些都可以得到，我听说，两国君王互相友好，就能永远保有国家；君给臣恩惠，臣对君尽忠，就能永远保都城；不要杀害无罪的人，不要放走有罪的人，那么人民就会安定不乱；对有功的士人赏赐俸禄，他们就能为你尽力；尊敬上天，敬重鬼神，日、月运行就能适时；刑罚运用恰当，圣人就会自来；尊敬贤人，使用能人，那么国家就会得到治理。”

梁君说：“哪有不是这样的呢！”

子贡曰：“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来远。’鲁哀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谕臣。’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节用。’三君问政于夫子，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哀公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惑其君，外鄣距诸侯宾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齐景公奢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之乐不解，一亘旦而赐从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于节用。此三者政也，《诗》不云乎？‘乱离斯瘼，爰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相乱蔑资，曾莫惠我师。’上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 【译文】

子贡说：“叶公向夫子请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夫子说：“治理国家在于使附近的人亲近你，使远方的归顺你。”鲁哀公向夫子请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夫子说：“治理国家在地选择大臣。”齐景公向夫子请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夫子说：“治理国家在于节省支出。”三个国君向夫子都是问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夫子您的回答却各不相同，既然这样，那么治理国家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吗？”

孔子说：“荆这个地方土地辽阔，城市狭小，人民缺乏凝聚力，所以说治理国家在于使附近的人亲近，使远方的人归顺。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内结成党羽来迷惑君王，对外拒绝诸侯宾客，遮蔽君王耳目，所以说治理国家在于选择大臣。齐景公花巨资建筑楼台亭榭，在苑圃里放纵行猎，感官方面的享受也一直不停首。顷刻之间就把三个百乘之家赏赐给人，所以说治理国家在于节省开支。这三种都是治理国家的方法，《诗经》上不是说了吗？‘乱离给人民带来痛苦，什么地方才是他们归宿。’这是哀伤离散造成祸乱。‘不是他们要做到尽责，只是造成了君王的过失。’这是哀伤奸臣蒙蔽君王造成祸乱。‘社会混乱、国库空虚，没有东西抚恤百姓。’这是哀伤铺张浪费不节省开支造成祸乱。仔细省察以上三种情况的需要，治理国家的方法怎能相同呢？”

公仪休相鲁，鲁君死，左右请闭门。公仪休曰：“止，池渊吾不税，蒙山吾不赋，苛令吾不布，吾已闭心矣，何闭于

门哉！”

### 【译文】

公仪休做鲁国的宰相，鲁国的国君死了，左右请示把门关起来，公仪休说：“不要关，池渊我不收税，蒙山我不征赋，苛刻的法令我不颁布，我的心已经关闭了，还要关什么门啊！”

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内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车马之不饰，子女之不洁，寡人之丑恶也。国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丑恶也。”子产相郑，终简公之身，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也。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善断事，子太叔善决而文，公孙挥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变而立至，又善为辞令，裨谌善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有事，乃载裨谌与之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断之，使公孙挥为之辞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也。

### 【译文】

子产做郑国的宰相，简公对子产说：“官内的事务不麻烦您处理，宫外的朝政我不干涉。衣服不漂亮，车马整治得不好，子女的品德不高尚，是我的羞耻。国家得不到治理，封疆大臣不守正道，是您的羞耻。”子产做郑国的宰相，一直做到简公死，国内社会安定，国外诸侯平安无事。

子产治理国家，选择贤能，使用他们。冯简子善于决定

大事，子太叔姜秀，又有文采，公孙挥知道四方诸侯的情况，能够辨别大夫的族姓，官职爵位，又善于辞令，裨湛善于出谋划策，在野外谋划就正确，在城里策划就不行，郑国有重要国事的时候，子产就和裨湛一同坐车到野外去，让他策划是否可行，把结果告诉冯简子让他决定，派公孙挥写出文章，各项都好了，然后交给子太叔去执行，用以应付宾客，所以很少把事情做不好。

董安于治晋阳，部正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 【译文】

董安于治理晋阳，向一位腐腿老人请教怎样治理政事，腐腿老人说：“要做到忠、信、敢。”董安于说：“什么是忠？”回答说：“忠于君王。”又问：“什么是信？”回答说：“发布命令要取信于民。”又问：“什么是敢？”回答说：“敢于清除坏人。”董安于说：“好啊！，这三样足以治理晋阳了。”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于邺，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义。”豹曰：“敢问全功成名布义，为之奈何？”

文侯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性，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豪贤者，因而亲之；其辩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因而察之；不

可以特闻从事。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 【译文】

魏文侯派西门豹去治理郡县，叮嘱他说：“一定要成功、成名、施行仁义。”

西门豹说：“请问怎样才能成功、成名、施行仁义？”

文侯说：“你去吧，没有哪一个城市没有贤豪辩博的人，也没有哪一个城市没有喜欢宣扬别人的缺点，隐蔽别人优点的人。你去邺县一定要访问贤豪的人，要依靠他们，亲近他们；对于那些辩博的人，要依靠他们，学习他们；对于那些喜欢说别人坏话，隐蔽别人优点的人，要接近他们，多多观察他们，切不可单凭道听途说，来治理政事。耳朵听不如亲眼看，眼睛看不如亲自实践，亲自实践不如亲自用手细加辨别。一个人开始做官，就好像走进黑暗的房子一样，时间久了才感到明亮，感到明亮了才能治理，治理了才能成功、成名、施行仁义。”

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亦治单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

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贱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佚。”

人曰：“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枝，全耳目，平心气，而

百官治，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性事情，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 【译文】

宓子贱治理单父，一天到晚只管弹琴，从不走下大堂，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巫马期也治理过单父，早出晚归，日夜不休息，亲自操劳政务，单父也治理得很好。

巫马期向宓子贱请问他治理单父如此轻松的缘故，宓子贱说：“我算是注重怎样用人，而你算得上是注重怎样亲自操劳。亲自操劳，当然辛苦，善于用人，当然轻松。”

人们都说：“宓子贱是个君子，四肢轻松，耳聪目明，平心静气，百事得到治理，顺其自然罢了。巫马期就不是这样，劳心劳力，什么事情都亲自做，虽然单父也治理得很好，还没有到达最好的境界。”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而众说（通悦），语丘所以为之者！”曰：“不齐父其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

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

曰：“不齐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通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学矣。中节也，中民附矣，犹未足也。”

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皆教不齐所以治之术。”

孔子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老尧、舜清微其身，以听观天下，务求贤人。夫举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所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

### 【译文】

孔子对宓子贱说：“你治理单父大家都很高兴，告诉我，你治理单父的方法！”回答说：“我把他们的父亲看作自己的父亲，反他们的儿子看作自己的儿子，同情孤寡，哀怜伤死。”

孔子说：“好，这是小的事情，百姓会归附你，但这还不够。”

宓子贱又说：“我把他们当作父亲看待的有三个人，当作兄长看待的有五个人；当作朋友看待的有十一个人。”

孔子说：“当作父亲看待的三个人，可以用孝道教化百姓了；当作兄长看待的五个人，可以用友爱教化百姓了；当作朋友看待的十一人，可以用学问教导老百姓了。这是中等好行为，宜乎人民归顺你，但是还不够。”

宓子贱又说：“这个地方比我贤能的有五个人，我尊敬他们，他们都教我治理单父的方法。”

孔子说：“想要得到最大的好行为就在这方面了，从前，尧帝和舜帝，卑微谦恭来观察了解天下，努力访求贤能的人。能推举贤能的人，是百福的根本，神明的主体。可惜啊！不齐治理的是小小的单父，如果不齐治的是天下，大概就是尧舜治理天下的延续了。”

宓子贱为单父宰，辞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许也，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譬如高山深渊仰之不可极，度之不可测也。”子贱曰：“善，敢不承命乎！”

### 【译文】

宓子贱做单父的宰相，向孔子辞行，孔子说：“（治理政事）不要轻易的拒绝，也不要轻易地应允，轻易地应允就会失去立场，轻易拒绝就会闭塞耳目。你要做到好像高山深渊，使人抬头看不到顶，测量量不到底。”子贱说：“老师您说得对，我怎敢不接受您的指教！”

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昼，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昼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子贱曰：“钓道奈何？”阳昼曰：“夫投纶错饵，迎而吸之者，阳桥也，其为鱼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宓子贱曰：“善。”

于是未至单父，冠善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夫阳昼之所阳桥者至矣。”于是至单父，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单父。

### 【译文】

宓子贱做单父的宰相，先拜访阳昼，说：“您也有什么高见馈赠我吗？”阳昼说：“我小的时候家境贫贱，不懂得治理的方法，只有两个钓鱼的方法告诉你。”子贱说：“钓鱼的方法怎么样？”阳昼说：“假如刚放下装饵的鱼钩，就有迎着鱼钩

吃食的鱼，这是阳桥，这种鱼肉薄，味道不美；若隐若现，想吃饵又不吃的是鲂鱼，这种鱼，肉厚味醇。”宓子贱说：“说得好。”

宓子贱还没有到达单父，大路上就挤满了达官贵人来迎接他。子贱催促赶车人说：“快一点赶车，快一点赶车，阳昼所说的阳桥来了。”到了单父，就请地方上的父老贤达来共同治理单父。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征过孔蔑，问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袭，学焉得习，以是学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禄少，鬻鬻不足及亲戚，亲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

孔子不悦，而复往见子贱，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贱曰：“自五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学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禄虽少，鬻鬻得及亲戚，是以亲戚益亲也，所得者二也；公事虽急，夜勒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亲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也，斯焉取斯！”

### 【译文】

孔子哥哥的儿子有个叫孔蔑的，和宓子贱同时做官。孔子经过孔蔑那时问孔蔑说：“自从你做官以后，得到些什么？失掉些什么？”孔蔑说：“自从我做官以来，没有得到什么？却

失掉三样东西：公事繁重，没有时间学习，所以学问上有不明白的地方，这是我失掉的第一样；俸禄少、吃粥都不够，不能照顾家人，家人和我更加疏远了，这是失掉的第二样；公事紧急，没有时间哀吊死者，看望病人，所以朋友更加疏远了，这是失掉的第三样。”

孔子听了不高兴，又去见子贱，说：“自从你做官以后，得到些什么？失掉些什么？”子贱说“自从我做官以来，没有失掉什么，却有三大收获；当初读的书，现在在实践中应用了，所以我的学问天天在提高，这是我的第一大收获；俸禄虽少，但能让亲戚都有一口粥喝，所以亲戚走得更近，这是第二大收获；公事虽然紧急，不忘哀吊死者，看望病，所以朋友之间更加亲近，这是第三个大收获。”孔子对子贱说：“你这个人是一位君子啊！你这个人是一位君子啊！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你这个人是从哪里学到这些好品德的啊！”

晏了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曰：“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之。

于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后之治东阿也，属托行，货赂至，并会赋敛，仓库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鱼，入于权家，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

再拜便辞。景公乃下席而谢之曰：“子强复治东阿，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无复与焉。”

### 【译文】

晏子治理东阿，经过三年，景公召他回来数说他的错误，说：“原来我认为你有能力，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治理得乱糟糟的，你回去好好反省，我要加重惩罚你。”晏子回答说：“我请求您允许我改变方法再来治理东阿，如果三年还治理不好，就请处死我吧。”景公同意了晏子的请求。

第二年晏子就将赋税收入的册子拿来呈报景公，景公非常高兴地迎接他，并向他祝贺说“现在你把东阿治理得很好！”晏子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没有人情拜托，也不讲贿赂，鱼池里的鱼，都用来让百姓分享，在这个时候，老百姓没有一个挨饿的，但是君王反而责备我；现在我治理东阿，人情拜托通行，贿赂到处可见，赋税加重，库资减少，用来侍候君王的左右，鱼池里的鱼，都被有钱有势的人占有了，在这个时候，挨饿的百姓超过半数，君王反而欢迎我，祝贺我。我不能再治理东阿，请求君王保全我的骸骨让我回去，让贤能的人来治理东阿吧。”行礼辞行。于是景公下位谢罪说：“请你尽力继续治理东阿，东阿是你的东阿，我不再干涉了。”

子路治蒲，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也；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亲上。”

**【译文】**

子路治理蒲的时候，去见孔子，说：“我愿意接受先生的教诲。”孔子道：“蒲地多壮士，又难治理，然而我告诉你，只要谦恭客气，就可以使勇者畏惧，只有宽大正直，就可以容纳众人，只要谦恭廉洁，就可以亲近尊长。”

子贡为信阳令，辞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顺之，因天之时，无夺无伐，无暴无盗。”

子贡曰：“赐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盗者邪？”

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贤，是谓夺也；以贤伐不肖，是谓伐也；缓其令，急其诛，是谓暴也；取人善以自为自己，是谓盗也；君子之盗。岂必当财币乎。吾闻之曰，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临官莫如平，临则菲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谓蔽贤也；扬人之恶者，是谓小人也；不内相教，而外相谤者，是谓不足亲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无所伤也；言人之恶者，无所得而有所伤也。故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己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

**【译文】**

子贡做信阳的县令，上任前向孔子辞行。孔子说：“要努力去做，要顺应民意，要根据天时不要强夺，不要攻伐，不要施暴，不要抢劫。”

子贡说：“我年轻时就侍奉君子，君子本来就有抢劫的行

为吗？”

孔子说：“不贤能的人攻伐贤能的人，这就叫做夺，贤能的人攻伐不贤能的人这就叫做伐；命令松弛，诛杀紧急，这就叫做暴；取人长处，补己之短，这就叫做盗；君子的抢夺，难道一定是金钱吗？我听说过，懂得做官的人，奉行法令，做对人民有益的事；不懂做官的人，违反法令，侵犯人民的利益，这都怨恨产生的根源。做官要公平，在金钱面前要廉洁公平，别人是攻不破的。隐藏别人的长处，这就叫做蔽贤；宣扬别人的缺点，这就叫做小人；在内部不相互规劝，在外面却互相诽谤，这就叫做不足亲。说别人的长处，对别人有鼓励作用，对自己没有损伤，说别人的缺点，对别人没有好处，对自己却有害处。所以君子要谨慎言语，不要先己后人，要选择自己应该说的说，让口耳一致。”

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通耘）言治天下如运诸手掌，何以？”

杨朱曰：“臣有之。君不见夫牧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牵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汗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译文】**

杨朱拜见梁王。说起治理天下的好像运转手掌那样容易。梁王说：“先生你有一妻一妾还管不好，三亩田地还不能把草除尽，说起治理天下，却好像治理天下那么容易，怎么会呢？”

杨朱说：“我这样说是是有理由的，您没有看见过牧羊吗？一百只羊的羊群，派一个小孩子拿着羊鞭子跟着，让羊群上东就上东，让上西就上西。您如果使尧舜牵一只羊，让尧舜拿着鞭子跟着，就会开始出乱子。我听说，能够吞舟的大鱼，不会在深渊里游，天鹅高高地飞翔，不会停息在池塘边，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志向远大。黄钟大吕，不能伴奏复杂的舞，为什么？因为它的音节疏阔。将要办大事的人，不过问小事，将要成就大功的人，不在小处上苛求，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晋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译文】**

景差做郑国宰相。郑国有个冬天涉水的人，从水里走出时，小腿受了寒，景差经过那里，下了车请涉水的人上了车，还拿衣服给他盖上。晋国的叔向听说了这件事后说：“景差做一国的宰相，难道不是太固陋了吗？我听说好官在一个地方，

三月份就沟渠修好了，十月份就把桥梁架好了，六畜尚且不要涉水湿脚，何况是人呢。”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

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

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瑟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 【译文】

魏文侯问李克说：“怎样治理国家？”

回答说：“我听说治国的方法，首先食物要给出力的人，禄位要给有功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赏赐要分明，惩罚要适度。”文侯说：“我赏罚都很恰当，但是老百姓还是不归附我，什么缘故呢？”

回答说：“国内是否有放纵游乐之人呢？我听说过，剥夺那些人的俸禄，把它分给四方的贤士。他们的父亲因为有功而得俸禄，他们儿子无功却享受，出门乘车马，身着华丽的皮衣服，以此为荣，回到家里就是吹拉弹唱，过着快乐的生活，扰乱了乡里的教化，象这样，就要剥夺他们的俸禄，招揽来自四方的贤士，这就叫做剥夺放纵游乐的人们。”

齐桓公问于管种曰：“国何患？”

管仲对曰：“患夫社鼠。”

桓公曰：“何谓也？”

管仲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复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术之士，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猛狗，则道术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国之所患也。”

### 【译文】

齐桓公问管仲说：“国家最可怕的是什么？”

管仲回答说：“最可怕的是那些社鼠。”

桓公说：“什么意思？”

管仲回答说：“土地庙是用很多树木扎起来外面涂上烂泥，老鼠因此寄生在里面，如果用烟火去薰它，又恐怕把树木烧掉，如果用水灌，又恐怕把抹在外面的泥巴冲坏，这样就无法把老鼠杀掉，就是因为土地庙的关系。国家也有社鼠，君王的左右就有，对内遮蔽君王的耳目，使君王分不清善恶，对外向百姓卖弄自己的权势，不杀他们就会作乱，杀他们君王又庇护他们，这也是国家的社鼠。有个卖酒的人，酒器洗

得很干净，挂的酒幌子也很长很长，但是酒都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他向里人询问缘故，里人说：‘你的狗太凶猛，人家拿着酒器来买你的酒，狗迎上就咬人，此是这酒放酸也没有人买的缘故。’国家也有凶猛的狗，那些当权的就是的；有才能的，要告诉君王关于治国的道理，当权的人就走上去破坏，这也就是国家凶猛的狗。左右的像社鼠，当权的人象凶猛的狗，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不能被君王任用，这是治理国家最可怕的事。”

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

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无由入矣。”

### 【译文】

齐侯问晏子说：“治理国家最担忧的是什么？”

回答说：“最担忧的是不分善恶。”齐侯问：“怎样去明察呢？”回答说：“谨慎地选择左右大臣，左右大臣都是好人，那么文武百官就能做好各项工作，善恶就分清了。”孔子听到了说：“这话确实，好人被举荐了，坏人就不会被任用了；坏人被推荐了，好人就不能被任用了。”

复犒之君朝齐，桓公问治民焉，复犒之群不对，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与民共甘苦饥寒乎！夫以我为圣人也，

故不用言而喻。”因礼之千金。

### 【译文】

复犒的国君到齐国去朝见齐桓公，桓公问他治理国家的情况，复犒的国君不回答，只是摸着嘴，捏着衣衿，按住心口。桓公说：“这是表示和人民同甘共苦啊！他把我当作圣人，所以不用多说就明白了。”因此桓公送给他价值千金的礼物。

晋文公时，翟人有献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叹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为罪也。”大夫栾枝曰：“地广而不平，财聚而不散，独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说之。”栾枝曰：“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于是列（同裂）地以分民，散财以赈贫。

### 【译文】

晋文公的时候，有个翟人献来狐和花豹的皮，文公叹息地说：“封狐和文豹有什么罪！他们是因为皮好才遭难的。”大夫栾枝说：“土地广大却不均等，聚集财富却不分给百姓，难道不会遭受封狐和文豹的灾难吗？”文公说：“说得好！说下去。”栾枝说：“土地广大不均等，别人将要来均等；聚集财富不分人，别人将要来争夺。”晋文公于是分土地给人民，散发财富来救济穷人。

晋文侯问政于舅犯，舅犯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

失地而民知忿贫，古之所谓致师而战者，其此之谓也。”

### 【译文】

晋文侯向舅犯询问治理国家的办法，舅犯回答说：“分熟食不如分生食，分生食不如分土地。把土地划分给人民，增加他们的爵位俸禄，所以，君王拥有土地，人民就会富有；君王失去土，人民就会贫穷；古时所说的征集士兵去作战的事，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晋侯问于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蚀之。寡人学悞焉，《诗》所谓‘彼日而蚀，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择人，三曰从时。”

### 【译文】

晋侯问士文伯说：“三月初一有日蚀，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诗经》上所说的“那天有日蚀，有什么不吉利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种说法是指国家治理得不好。国家治理得不好，就会从日月的灾异现象，遭到上天的谴责，所以治理国家不可不谨慎。治理国家做到三点就行了，一是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去做，二是要选择贤能的人，三是要顺从时势。”

延陵季子游于晋，入其境，曰：“嘻！暴哉国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国乎！”立其朝，曰：“嘻！乱哉国乎！”

从者曰：“夫子之入晋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

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亩荒秽而不休，杂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国之暴也。吾入春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其朝，君能视而不下问，其臣善伐而不上谏，吾是以知其国之乱也。”

### 【译文】

延陵季子到晋国去，一走进晋国的国境，就说：“唉，一个暴虐的国家啊！”一走进晋国的都城，又说：“一个民力耗尽的国家啊！”人站在晋国的朝廷上，又说：“唉！一个混乱的国家啊！”跟从他的人问：“你到晋国时间还不长，为什么毫不迟疑地说出这样的话？”

延陵季子说：“是的，我走进他们的国境，看到田地荒芜，杂草长得很高，因此知道他们国家对人民暴虐。我走进他们的都城，看到新建的房子质量差，旧房质量好，新砌的墙又差又矮，旧有的墙又高又大，我所以知道民力已耗尽了。我站在他们的朝廷上，看到国君？只听却不问，那些大臣们都自吹自擂却不劝谏君王，我所以知道他们的国家是混乱的。”

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

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

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

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

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

### 【译文】

齐国不如鲁国的原因是因为太公不如伯禽贤能。伯禽和太公一同接受周天子的封地，各人都到自己的封地去了。

过了三年，太公到周天子面前汇报工作，周公问道：“你为什么治理得这么快？”回答说：“尊重贤人，先疏远的，后亲近的，先从义做起，然后再行仁德，这是霸者的遗迹。”周公说：“太公的思泽可以延续到第五节。”

隔了五年，伯禽到周天子面前汇报工作，周公问道：“你为什么治理得这样艰难？”回答说：“亲近自己的亲属，先内后外，先施行仁德，然后再讲义，这是王者的遗迹。”周公说：“鲁国的思泽可以延续到第十代。

所以，鲁国有王者的遗迹，就是仁厚。齐国有霸者的遗迹，就是武政。齐国不如鲁国的原因是因为太公不如伯禽贤能。

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

晏子见，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

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求买马肉也。公胡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旋月，而国莫之服也。

### 【译文】

景公喜欢妇女作男人的打扮，全国人都照着去做，景公派官吏去禁止，命令说：“妇女如果有作男人打扮的，就去撕破她的衣服，扯断她的带子。”撕破了衣服，扯断了带子，还是禁止不了。

晏子拜见景公，景公说：“我派官吏去禁止妇女作男人打扮，撕破他们的衣服，扯断他们的带子，还是禁止不了，为什么呢？”

回答说：“君王使宫内的人这样打扮，却在外边禁止，这就好像挂着牛头在门口，偏要求卖马肉一样，君王为什么不先叫宫内人不这样打扮，那么外边的人就不敢这样了！”景公说：“好的。”于是下令内宫里的人不作男人打扮，不到一个月，全国的妇女就没有人作男人打扮了。

齐人甚好鞞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鞞击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顺，居处不敬乎？”下车弃而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 【译文】

齐国人很喜欢用车鞞互相撞击来取乐，想禁也禁不住。晏

子很担心，就造了新车配上良马，出门和别人的车子相撞，然后说：“车毂互相撞击是不吉利的。这大概是我没有小心谨慎地祭祀，或者是日常起居不够庄重的缘故吧？”于是下车，丢掉车子走了。这以后，齐国人就不再用车毂撞击取乐了。所以说：下令禁止一件事，自己却不先做到，老百姓也不会罢休，所以要感化老百姓的心，没有什么比得上以身作则教育更好的了。

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孔子可谓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

### 【译文】

鲁国的法律规定，鲁人有向诸侯赎回臣妾的，可以到国家的府库去取赎金。子贡向诸侯赎人，却退还了应得的赎金。孔子听到了，说：“赐错了。圣人做事，可以转移风气，改变习俗，教育可以施给人民，不仅仅是适用于自己。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贫穷的人多，把人赎回又接受人家的钱，就叫做不廉洁。不接受钱，那么以后就没有人再赎人了。从现在起，鲁国人不再赎人了。”孔子可以说通于教化。所以老子说：“能观察到小的方面，就是明。”

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宰予曰：“吾闻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动。’今吾子之见司寇也少数矣！”孔子曰：“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于是。”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可以不先自为刑罚乎！”自是以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弟子曰：“违山十里，螻蛄之声，犹尚存耳。政事无如膺之矣。”

### 【译文】

孔子见季康子，康子不高兴，孔子又去见他，宰予说：“我听先生说过‘王公不聘请，我不出来。’现在先生担任司寇时间不长，已来拜候几次了。”孔子说：“鲁国人互相欺压，用武器互相撕杀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官吏却不过问，请我去治理，什么事比这事还重要。”鲁人听到了说：“圣人将要治理国家，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先远离刑罚呢！”从这以后，国内再没有好争斗的人了。孔子对弟子说：“离开山头十里，螻蛄的声音还在耳边，国家政事不如接受下来吧。”

古之鲁俗，涂里之间，罗门之罗，妆门之渔，独得于礼，是以孔子善之。夫涂里之间，富家为贫者出；罗门之罗，有亲者取多，无亲者取少；妆门之渔，有亲者取巨，无亲者取小。

### 【译文】

古时候鲁国的风俗，涂里的守门，罗门的打猎，妆门的捕鱼，只有这三者合乎礼，所以孔子称赞它。涂里的雇人守

门，有钱的代没钱的出钱；罗门的猎物，家里有父母的就多拿一些，没有父母的少拿一些；妆门的鱼，家里有父母的拿大的，没有父母的拿小的。

《春秋》曰：“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所谓四民者，士农工商也。”

**【译文】**

《春秋》上说：“四民均等，王道就会兴起，百姓就会安宁。所说的四民就是士民、农民、工民和商民。”

婚姻之道废，则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兴矣。

**【译文】**

婚姻制度破坏了，男女间应遵守的礼节就违背了，淫荡的风气就兴起了。

## 说苑卷第八

### 尊 贤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易》曰：“自上天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将怀远而致近也。

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

释父兄与子孙，非疏之也，任庖人、钓屠与仇雠、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数矣。是故吕尚聘，而天下知商将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齐、秦必霸也；岂特船乘哉！

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国破家亦有人，桀用干莘，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虽舜禹犹亦受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译文】**

一个国家的君王要想平治天下，并且留名清史的，一定是尊重贤人，尊重士人的。《易经》中说：“身居要职的人尊重他的下属的，他的事业就能发展宏大。”又说：“尊贵的人尊重微贱的人，就能保得民心。”一个英明的君王在天下施行思德，又尊重下面的人，这将会安抚远方的人引来亲近他的人。

朝廷上如果没有贤能的大臣，就好象鸿鹄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有飞翔千里的愿望，但终不能达到自己所要到达的地方。所以越过江海的人要依靠船只，到达远方的人要依靠车子，想要称霸业的人要依靠贤士。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等都是称霸成王的车和船。

丢开自己的父兄和子孙，不是有意疏远他们；任用厨师，渔夫和敌对之人，捉来的俘虏也不是刻意迎合他们，因为他们能帮助国家建功立业，不得不任用他们。好象木匠盖房子一样，看房子的尺寸就知道用多少木料，看工程大小就知道用多少人。所以吕尚受到聘用，天下人就知道商朝将要灭亡，周朝即将兴起；管夷吾，百里奚被任用，天下的人就知道齐国和秦国一定要称霸；他们哪里仅限于车和船呢！

称王称霸的固然有，亡国破家的也有。夏桀任用干莘，商纣任用恶来，宋国任用唐鞅，齐国任用苏秦，秦国任用赵高，天下人就知道他们将要亡国了。不是立功的人想要立功，好比在夏至这天希望夜长，对着天射鱼，想要把鱼射中一样，即使是舜禹也会感到困难，何况一般平庸的君王呢！

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通征），皆叛下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桓公于是用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宁戚，三存亡国，一继绝世，救中国，攘戎狄，卒胁荆蛮，以尊周室，霸诸侯。晋文公用咎犯、先轸、阳处父，强中国，败强楚，合诸侯朝天子，以显周室。楚庄王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陈从郑，败强晋，无敌于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据有雍州，攘败西戎。吴用延州，来季子，并冀州，扬威于鸡父。

郑僖公富有千乘之国，贵为诸侯，治义不顺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贤也；至简公用子产、裨谌、世叔、行人子羽，贼臣除，正臣进，去强楚，合中国，国家安宁，二十余年，无强楚之患。故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远乎！贤者之厌难折冲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负羁之谏，败死于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乱之端，在乎审已而任贤也。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视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国家昏乱而良臣见。鲁国大乱，季友之贤见，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鲁国安宁，外内无忧，行政二十一年。季子卒之后，邾击其南，齐伐其北，鲁不胜其患，将乞师于楚以取全耳。故《传》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买不可使戍卫，公子遂不听君命而擅之晋，内侵于臣下，外困于兵乱，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贤，而后乃渐变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损也。夫得贤失贤，其损益之验如此，而人主

忽于所用，甚可疾痛也。

夫智不足以见贤，无可奈何矣。若智见之，而强不能决，犹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乱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殇公不知孔父之贤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趋而救之？趋而救之者，是知其贤也。以鲁庄公不知季子之贤乎？安知疾将死，召季子而授之国政？授之国政者，是知其贤也。此二君知能见贤，而皆不能用，故宋殇公以弑死，鲁庄公以贼嗣。使宋殇蚤任孔父，鲁庄素用季子，乃将靖邻国，而况自存乎！

### 【译文】

春秋时候，天子的权力微弱，诸侯互相征伐，都背叛周不朝见天子，人多的欺侮人少的，势力强大的劫持势力弱小的，南夷和北狄互相争杀，中国濒临灭亡的边缘，于是齐桓公居用了管仲、鲍叔、隰明、宾胥无，宁戚等人，三次保存了快要灭亡的国家，一下使行将断绝的朝代延续了下来，拯救了中国，赶走了戎狄，最后制服了荆蛮，使用朝得到世人的敬重，自己称霸诸侯。晋文公任用咎犯，先轸，阳处父等人，壮大了中国，击败了强大的楚国，联合诸侯朝见周天子，使周王朝显赫一时。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等人，征讨陈国，降伏郑国，击败了强大的晋国，天下无敌手了。秦穆公任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和由余等人，占据雍州，打败西戎。吴国任用延州，来季子等人，并吞了冀州，在鸡父战役中大显了神威。

郑僖公的国家非常富有拥有千辆兵车，诸侯也很富贵，但做事不顺应民心，结果被臣下所杀，就是没有任用贤人的缘

故；到了简公的时候，任用了子产，裨谿、世叔、子羽等人，乱国的臣子被清除，正直的君子被任用，打败了强大的楚国，统一了中国，国家安宁，二十多年，楚国没有敢侵犯。所以，虞国有个宫之奇，晋献公因为他而睡不着觉；曹国有个子玉得臣，晋文公因为他坐不安稳。疏远并压制贤能的人就很难抵御敌人！宋襄公没采用公子目夷的话，受到楚国极大的侮辱；楚国国君不听僖负羁的忠告，被戎打败战死了。所以要共同考虑五始的要领和治乱的关键，在于审察自己和任用贤人。国家能任用贤能的就吉利，任用不贤能的人就危险。考察过去的历史，再看看自己做的事情，一定要这样合如符契，这是做国君的不能不谨慎的事情。每当国家混乱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忠良的臣子。鲁国大乱，看出了季友的贤能，僖公做了国君就任用季子，鲁国得已安宁，内外无忧患，统治国家二十一年。季子死后，邾国进攻它的南方，齐国进攻他的北方，鲁国承受不了这种祸患，准备向楚国求援来保全自己。所以《公羊传》中说：“祸患必将从这里开始。”公子买水能派去保卫卫国，公子逐不听君王的命令擅自跑到晋国，内部被臣下欺凌，外部被兵乱围困，这是势力弱小带来的祸患。僖公的本性，不是前二十一年能保持贤能，以后逐渐变得不贤能的，而是因为季子活着给他带来的好处，死后带来的损失。得到贤能和失去贤能，他的好处和坏就这样灵验。一个国家的国君往往忽略任用贤能，很是值得痛心的事。

至于说智力所限不能够辨别贤能，这也无可奈何。如果智力能够辨别贤能，但又不强下决心任用贤能，大了可亡国丧身，小了也可造成国家动乱，这些都是很悲哀的事情。认

为宋殇公他不知道孔父的贤能吗？怎么知道孔父死自己也一定会死的，赶快去挽救他呢？赶快去挽救他，证明他知道孔父的贤能。鲁庄公不知道季子贤能吗？怎么知道病得要死的时候，把季子叫来将国家大事交给他？把国家大事交给他，证明庄公是知道季子是贤能。这两位国君的智力都能够识别贤能，但是都不能使用贤能，所以宋殇公被人杀死，鲁庄公取用贼子即位。假使宋殇公早用孔父，鲁庄公经常使用季子，就可以安定领国，何况是保存自己呢！

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汤立以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百里奚乞食于路，传卖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宁戚故将车人也。叩辕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之以国，司马喜髡脚于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肋拉齿于魏，而后为应侯。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荆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故《诗》曰：‘绵绵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絃絃。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圣主，几行乞丐，枯死于中野，譬犹縣縣之葛矣。”

### 【译文】

邹子游说梁王说：“伊尹本来是有莘氏陪嫁的男臣，商汤把他封为三公，天下经他治理得到太平。管仲曾在成阴当过小偷，是个天下最普通的人，齐桓公得到他后，将他尊奉为仲父。百里奚曾经在路边讨饭、贩卖五羊皮，后来秦穆公发

现了他让他来治理国家。宁戚本来是个赶车的车夫，在大路上一边敲击车上的辕木，一边唱歌，齐桓公发现了他任用他为国相。司马喜在宋国遭受断足的刑罚，结果做了中山的国相。范雎在魏国被人家打断肋骨和牙齿，后来封为应侯。太公望本来是个老女人的弃夫，朝歌城里的屠夫，棘荆迎接宾客的舍人，他七十岁做周朝的国相，九十岁被封做齐国的国君。所以《诗经》上说：‘连绵不断的葛呀；生长在旷野里，技术精良的工人得到他，就把它织成夏布和麻布。技术精良的工人如没有发现它，只能枯死在旷野里了。’以上说的七个人，如果不是遇到圣明的君王，他们可能还在讨饭，甚至于就象连绵不断的葛枯死在旷野里一样。”

眉睫之微，接而形乎色。声音之风，感而动乎心。宁戚击牛角而商歌，桓公闻而举之；鲍龙跪石而登，孔子为之下车；尧舜相是，不违桑阴；文王举太公，不以日久。故贤圣之接也，不待久而亲；能者之相见，不待试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与之临财分货，乃知其廉也，非必与之犯难涉危，乃知其勇也，举事决断，是以知其勇也；取与有让，是以知其廉也。故见虎之尾，而知其大于狸也；见象之牙，而知其大于牛也；一节见，则百节知矣。由此观之，以所见可以占未发，覩小节固足以知大体矣。

### 【译文】

从一个人的眉眼神态之中，可以看出他的容颜；从一个人的声调，可以了解他的心思。宁戚敲击着牛角唱歌，桓公

听见后就选拔任用他；鲍龙跪在石头上吟诵，孔子也为他下车；尧了解舜，桑阴都没有移动；文王举用太公，相接触也没超过一天。所以，贤人和圣人相触，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很亲近、能人相见，不用测试就能充分了解对方。所以，士人相接触，不一定要和他同分财利，就知道他的廉洁；不一定要和他做有危险的事情，就知道他勇敢。所以，看见老虎的尾巴，就知道它比狸要大；看见大象的牙齿，就知道它比牛大；看见一节，就知道百节了。从这些看来，我们用所见到的可以推测到没有见到的，看到一个人的小节，就可以知道大概情况了。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禽于越；文公以晋国霸，而厉公以见弑于匠丽之宫；威王以齐强于天下，而湣王以弑死于庙梁；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故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于沙丘，任李兑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竖刁、易牙，而身死不葬，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国独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襄王得国。由此观之，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

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

民从，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夏民从；越王不隳旧家，而吴人服；以其所为之顺于民心也。

故声同，则处异而相应；德合，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则天下之豪，相率而趋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贼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为相，七十言而说乃听，遂使桓公除报仇之心，而委之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叔也。纣杀王子比干，箕子被发而佯狂，陈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自是之后，殷兼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赵至，苏子、屈景以周、楚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棲闵王于莒。燕校地计众，非与齐钧也，然所以能信意至于此者，由得士也。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明镜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晋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昌，则未有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举微子之后，而封比干之墓。夫圣人之于死，尚如其厚也，况当世而生存者乎？则其弗失可识矣！

### 【译文】

禹凭借夏朝在天下称霸、桀却因为夏朝灭亡。汤凭借殷朝在天下霸，纣却因为殷灭亡了。阖庐凭借吴国战胜强大的楚国，天下没有他的对手，夫差却因为吴国被越王勾践俘虏了。文公凭借晋国称霸，厉公却晋国被人杀死在宫廷里。威王凭借齐国在天下称霸，湣王却因为齐国被杀死在宗庙的梁

木上。穆公凭借秦国名声大地位尊，秦二世却被赵高杀死在望夷。他们同样都是国家的君王，但是他们的功效事迹不一样，就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同啊。所以，成王虽然在襁褓中各国诸侯都来朝见，因为周公主持政事。赵武灵王五十多岁饿死在沙丘，是任用李兑的缘故。齐桓公得到管仲，九次集合诸侯匡正天下；失去管仲，任用竖刁、易牙，死了没人埋葬，被天下人耻笑。在他一个人身上，光荣和耻辱都有，全在于所任用的人。所以，魏国有了公子无忌，失去的土地又收回来；越国任用了蔺相如，秦国的兵马不敢侵犯，鄢陵君任用唐雎，国家能生存；楚国有申包胥，昭王能够复位；齐国有田单，襄王能够复国。从这些看来，国家没有贤能的人，能够成功立名，安定危险局势，延续断绝的朝代，从来不曾有过。

所以，国家不在于大，在于赢得人心；辅佐的人不在于多，在于得到贤人俊士，得民心的君王，人民自然依附，有了贤能的辅佐，士人自然归附。文王请求除去炮烙的刑罚，殷民就跟从他；商汤撤去三面张网，夏朝的人民就跟从他；越王不破坏祖坟，吴国的人民就归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顺应了民心。

所以，声音相同，它所在的地方不同，仍然能够互相呼应；道德标准一致，就是没有见过面，仍然相互爱慕；贤能的人在朝廷上，那么天下的能人会成帮搭伙来投奔他。怎么会知道是这样的呢？回答说：“管仲，齐桓的仇人，鲍叔认为管仲比自己贤能，据荐他做宰相，说了七十次才被采纳，才使桓公打消了报仇的念头，把国家大事交给他。桓公拱着手

没做什么事，但是各国诸侯都来朝见他，就是鲍叔的功劳。管仲之所以能够北上到齐桓公这里来，没有为自己的安全担心，是因为和鲍叔同声相应。商纣王杀死王子比干，箕子披发假装叛狂；陈灵公杀死泄冶，邓元离开陈国。从这以后，殷朝被国朝兼并了。陈国被楚国灭了，就是因为失去了箕子和邓元。燕昭王尊重郭隗，邹衍，乐毅就从齐、赵国来了，苏子，屈景就从周王朝和楚国来了，于是发兵攻打齐国，把齐闵王幽禁在莒城。燕国的土地和人口，不能与齐国相比，然而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达到如此地步的原因，就是由于得到七人的帮助。所以没有长久安定的国家，没有长久治理的人民，只有得到贤能的人才得以国家安定，人民昌盛，失去贤能的人国家就危亡，从古时候到现在，没有不是这样的。

明亮的镜子可以照出一个人的形象，过去的事情可以帮助了解现在，只知道厌恶古人危亡的原因，却不努力继承前人安定昌盛的功业，那就如果自己退着走却想要追上前面的人一样。姜太公晓得这个道理，所以推荐微子的后代，修整比干的坟墓。圣人对于死人还这样对待，何况现在还活着的人呢？那么恐怕不应失去古代圣王尊贤的思想就可以知道了。

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虽小，而其志大；处虽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纆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

**【译文】**

齐景公问孔子说：“秦穆公他的国家小，又很偏僻，竟能称霸天下，为什么呢？”回答说：“他的国家虽小，但是他的志向大；地方虽然偏僻，但是他的施政适中。他的行为果敢，他的计谋协调，他的命令不随便，亲自举用被囚禁的百里奚，和他谈了三天的国家大事并交给他。用这样的方法取信于天下，即使称王都可以，称霸算什么太小了。”

或曰：将谓桓公仁义乎？杀兄而立，非仁义也。将谓桓公恭俭乎？与妇人同舆驰于邑中，非恭俭也。将谓桓公清洁乎？闺门之内，无可嫁者，非清洁也。此三者亡国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其所任异也。由此观之，则任佐急矣。

**【译文】**

有人说：“一定说齐桓公仁义吗？杀掉他哥哥公子纠自立为王，这就不是仁义。一定说齐桓公恭敬节俭吗？他和妇女同乘一辆车子在城中奔跑，这就不是恭敬节俭。一定说齐桓公纯洁吗？闺门里面，没有处女，这也不能算是纯洁。这三样都是国君亡国失位的行为，然而桓公三样都有，因为得到管仲，隰朋这些人，所以九次集合诸侯匡正天下，一同朝奉周王室，自己也做了五霸的领袖，因为他得到贤能的辅佐。失

去管仲、隰朋，任用竖刁、易牙自己死了没人埋葬，尸体里的虫子爬到屋外，在他一个人身上，光荣和耻辱都有，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他任用的人不同罢了。从这点看来，任用贤能的辅佐最重要的事。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与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 【译文】

周公旦尊重的贫贱士人有七十人，天下的士人都闻风而来。和晏子同衣同食的有百把人，天下的士人也闻风而来。孔子重视培养德行，删订《诗经》、《尚书》，天下的士人也慕名而来。

伯牙子鼓琴，其友钟子期听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复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

非独鼓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

### 【译文】

俞伯牙弹琴，他的朋友钟子期听他弹琴。当伯牙弹琴意在高山时，钟子期说：“琴弹得多好呀！巍峨雄伟好像高山一

样。”停了一会儿，伯牙弹琴意在流水，钟子期又说：“琴弹得多好呀！浩浩荡荡像流水似的。”钟子期死了，伯牙将琴摔坏，扯断了弦，一辈子再也不弹琴了，认为世界上没有值得为他弹琴的人了。

不仅弹琴是这样，任用贤人的人也是这样。即使有贤能的人，但没有人去接近他，贤能的人又从何处去尽职尽责呢！千里马不是自己一下子能跑千里，要等待伯乐去发现去培养然后才能跑千里。

周威公问于宁子曰：“取士有道乎？”对曰：“有。穷者达之，亡者存之，废者起之，四方之士则四面而至矣。穷者不达，亡者不存，废者不起，四方之士则四面而畔矣。失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间。夫士存则君尊，士亡则君卑。”

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

对曰：“君不闻夫楚乎？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负客，王将杀之，出亡之晋，晋人用之，是为城濮之战；又有士曰苗贲皇，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鄢陵之战；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两棠之战；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杀其父兄，出亡走吴，阖间用之，于是兴师而袭郢。故楚之大得罪于梁、郑、宋、卫之君，犹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于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国，由是观之，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无贵乎？”

## 【译文】

周威公问宁子说：“选用士人有方法吗？”回答说：“有的。穷困的使他显达起来，危亡的人使他活下去，废弃的人再录用他，这样，四方的人士就会从四面八方跑来。如果穷困的人没能使他显达，危亡的人不让他活着，废弃的人不再录用他，那么，四方的士人就从四面八方背你而去。城墙虽然坚固，不能自守；兵器虽然锋利，不能自保；得到贤能的士人而又失去他们，一定是自己有缺点。有了贤能的士人，那么君王就会被尊重，失去贤能的士人，那么君王就会卑下。”

周威王说：“士人竟重要到如此地步！”

回答说：“君王没有听说楚国吧？”楚国有士人叫楚傒胥，丘负客，楚王想要杀他们，他们逃到晋国去了，晋国任用了他们，由此而发生了城濮之战。又有士人叫做苗贲皇，楚王也要杀他，他也逃到了晋国。晋国任用了他，这就发生了鄢陵之战。又有士人叫上解于，楚王又要杀他，他也逃到了晋国，晋国任用了他，这就发生了两棠之战。又有士人叫伍子胥，楚王杀死了他的父亲和哥哥，他逃到吴国去了，阖庐任用了他，于是就发兵去攻打楚国的都城郢。过去楚国得罪了周国的梁、郑、宋卫等国国君，这还没有陡然发展到这个地步；有四件事是君王得罪了他的士人，其中三件事的结果是战士们战死疆场却无人埋葬，尸骨暴露在旷野荒郊，一件事的结果是亡了国。从这里看出，有了贤士国家就存在，没有贤士国家就会灭亡；伍子胥一怒灭亡了楚国，申包胥一怒保存了楚国，士人怎么可以说不宝贵呢？”

哀公问于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对曰：“毋取拙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锐者。”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拙者大给利，不可尽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为法也；口锐者多诞而寡信，后恐不验也。夫弓矢和调，而后求其中焉；马恚愿顺，然后求其良林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犹豺狼与，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无以逃其情矣。”

哀公曰：“善。”

### 【译文】

哀公问孔子说：“怎样的人才可以选用？”孔子说：“不要选用喜欢用势力胁迫别人的人，不要选用好胜心极强的人，不要选用灵嘴利齿夸夸其谈的人。”

哀公说：“喜欢胁迫别人的人，能得到重多好处，但是他用不完；好胜心极强的人总想超过别人，这样的人不可以效法；灵牙利齿夸夸其谈的自吹自擂，不讲信用，他说的恐怕以后也不会应验。弓箭要先调整好弦，然后才能命中。马首先要驯服它。使它忠厚温顺，然后才能要求他负重远行；人一定要忠信厚道、然后再要他有学问，有能力。现在有人不忠信厚道，但是有学问，有能力、象这样的人，就好像豺狼一样，不可以去接近他。所以，首先要选择确实信守仁义的

人，然后再去接近他。在他们当中发现有学问；有能力的人，然后再去任用他们。所以说：“一定要亲近信守仁义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至于选用人才的方法，首先先听他讲的话，然后再观察他的行为。言语是抒发人心中情感的，能够说到人就一定能够做到。所以先观察他的言语，然后再揣度他的行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语来揣度一个人的行为，即使有想做坏事的人，也没法掩饰他的表情。”

哀公说：“好极了。”

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执贽所师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必贪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矣。

### 【译文】

周公代做天子之事已有七个年头了，他带着礼物当着老师的面去求见十二个平民士人，他优先会见的是穷巷茅尾里的普通人有四十九个人，时时向他进献好意见的有上百人，受教化的士人有上千人。在馆驿里等待朝见的有上万人。在这个时候，如果周公傲慢吝啬，那么天下的贤能士人来的就会少了。即使有来的，也一定是贪图名利而不干事的人。拿着俸禄不做事的臣子，是不会效忠君王的。

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

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见乎？”鄙人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论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豢。’言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且矣。《诗》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

### 【译文】

齐桓公会见他的士人，宫廷中专门设置了火炬来照明。可是过了一年，也没见一个士人来。于是东野有个乡下人用九九算法来求见齐桓公，桓公说：“凭九九算法怎么有资格来见我？”乡下人回答说：“我不是仅凭九九算法来见你，我听说君王设庭燎来接待士人，已经一年了还是没有士人来。士人不来的原因，是因为君王是天下贤明的国君，天下的士人，都认为自己不如君王，所以不敢来。至于说九九算法确实是一种微薄肤浅的算法技能，但君王还重视它，何况那些超过九九算法技能的呢？太山不推让细小的土石，江海不拒绝细小的流水，所以才能成其高成其大。《诗经》上说：‘古人曾经说过，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这就是说要多方听取意见。”

桓公说：“很好。”于是就敬重他。经过一个月，四方的人士就手拉着手一块来了。《诗经》中说：“从庙堂上到庭阶外，从祭品羊到祭品牛。”这是说要从内到外，从小到大呀！

齐景公伐宋，至于岐堤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叹曰：“昔我先君桓公，长毂八百乘，以霸诸侯。今我长毂三千乘，而不敢久处于此者，岂其无管仲欤？”弦章对曰：“臣闻之，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则车下之臣尽管仲也。”

### 【译文】

齐景公讨伐朱国，走到岐堤上面，站在高处向四方观望，叹息道：“从前我的先父桓公，只有兵车八百辆就称霸诸侯。现在我有兵车三千辆，还不敢长期呆在这儿，难道会是没有管仲的缘故吗？”弦章回答说：“我听说、水面宽广，鱼儿就长得大；君王圣明，臣子就尽忠。从前，因为有桓公，所有才有管仲。现在，桓公在这里，那么车下的大臣全是管仲了。”

赵简子游于西河而乐之，叹曰：“安得贤士而与处焉？”

舟人古乘跪而对曰：“夫珠玉无足，去此数千里，而所以能来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来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

赵简子曰：“吾门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谓不好士乎？”

舟人古乘对曰：“鸿鹄高飞远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无尺寸之数，去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卑；益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高。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亦有六翮之用乎？将尽毛毳也？”

【译文】

赵简子快活地在西河中游玩，忽然叹息道：“怎样才能得到贤能的人和我相处呢？”

船夫古乘听后跪下回答说：“宝珠和美玉没有脚，它的产地离这儿有几千里，它能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喜欢它，现在贤能的士人虽有脚却不敢来，这是因为君王不喜欢他们吧！”

赵简子说：“我门下食客上千人左右，早上不够吃的时候，晚上就在集市上征税；晚上的饭不够吃，早上就到集市上征税。我怎么能算不喜欢士人呢？”

船夫古乘回答说：“鸿鹄飞得高，飞得远，它所依靠的是翅膀上的六根大羽毛。背上的毛腹部的绒毛，没有多少，就是拔去一大把，也不会飞翔中影响他的高度，增加一大把，飞起来也不会因此而飞得更高；不知道您门下上千左右的食客，是能起作用的六根大羽毛呢？还是那些无关紧要的背上的毛和腹上的毛呢？”

齐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论寡人何好？”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

宣王曰：“古者所好，何与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宣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悦之矣。”

淳于髡曰：“古者有骅骝骐驎，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

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嫱、西施，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将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无以应。

### 【译文】

齐宣王坐着，淳于髡在旁边陪着，宣王说：“先生说说我喜欢什么？”

淳于髡说：“古人所喜欢的有四样，但君王仅仅喜欢其中的三样。”

宣王说：“古人喜欢的和我喜欢的有何不一样？”淳于髡说：“古人喜欢马，君王也喜欢马；古人喜欢美味，君王也喜欢美味，古人喜欢美女，君王也喜欢美女；古人喜欢士人，君王却唯独不喜欢士人。”宣王说：“国内没有贤能的士人，如果有贤人我也会特别喜欢的。”

淳于髡说：“古时候的骅骝骐驎那些千里马，现在没有了，但君王还在众马中挑选好马，说明君王喜欢马；古时候有豹象的胎，现在没有了，但君王仍在各种美味中挑选好的，说明君王喜欢美味；古时候有毛嫱，西施等美女，现在没有了，但君王还在众女中挑选美女，说明君王喜欢美女，如果君王一定要等待尧、舜、禹、汤时代的士人才喜欢，那么尧、舜、禹、汤的士人也不会喜欢君王了。”宣王默默无语没话可答了。

卫君问于田让曰：“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赏赐尽御府缗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让对曰：“君之赏赐，不可以功及

也；君之诛罚，不可以理避也。犹举杖而呼狗，张弓而祝鸡矣，虽有香饵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译文】**

卫君问田让说：“我尽管把上千里的土地封给别人，把皇府里的丝织品多多赏赐给别人，但士人还是不来，为什么呢？”田让回答说：“君王的赏赐，不是凭功而得；君王的诛罚，不是找理由能避免的，这好象拿着棍子呼唤狗，张开弓唤鸡，即使有香饵来引诱，但还是不能前来，是因为定有祸害的缘故。”

宗卫相齐，遇逐，罢归舍，召门尉田饶等二十有七人而问焉，曰：“士大夫谁能与我赴诸侯者乎？”田饶等皆伏而不对。

宗卫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难用也？”饶对曰：“非士大夫之难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卫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饶对曰：“厨，中有臭肉，则门下无死士。今夫三斗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纨素绮绣，靡丽堂楯，从风而弊，而士曾不得以缘衣；果园梨栗，后宫妇人摭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尝。且夫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轻之财，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岂不难乎哉？”

于是宗卫面有惭色，逡巡避席而谢曰：“此卫之过也。”

**【译文】**

宗卫做齐国的宰相，遭到免职，回到家中，召集门尉田饶等二十七人，问他们说：“哪位士大夫能和我一起到各诸侯

国去？”田饶等都站立在那儿不敢回答。

宗卫说：“为什么士大夫得到容易使用却难呢？”四饶回答说：“不是士大夫难使用，而是您不能使用他们。”宗卫问：“为什么我不能使用士大夫？”田饶回答说：“如果厨房里有臭肉，那么门下就没有肯为你牺牲的人。现在三斗粮食，不够养活一个士人，你饲养的鹅鸭却有剩余的粮食；你用各种丝织品装饰厅堂前栏杆，被风雨都浸蚀坏了，士人却不能得到一件衣服！果园里的梨子栗子，后宫里的女人们摘下来瓦相投掷，士人却没有尝过一次。况且，钱财是你轻视的，牺牲却是士人所重视的，你不能用所轻视的金钱，来想要士人为您牺牲，怎能不困难呢？”

在这时，宗卫脸上现出渐愧的样子，慢慢地离开座位向大家表示歉意，说：“这是我的过失。”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

对曰：“卫灵公。”

公曰：“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姊妹无别。”对曰：“臣观于朝庭，未观于堂陛之间也。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国，其信足以守之，而灵公爱之；又有士曰王林，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之；又有士曰庆足，国有大事，则进而治之，无不济也，而灵公说之；史鳅去卫，灵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鳅之入也而后入；臣是以知其贤也。”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当今，哪位国君最贤能？”

回答说：“卫灵公”。

哀公说：“我听说，他们闺门里边，姑姊妹都没有区别。”

回答说：“我看见的是朝廷上的政事，没有看到后宫堂阶里的情况。灵公的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才智足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他的信义也能守住这样的国家，灵公很喜欢他。又有个士人叫王林，专为国家举荐贤能之士任国君选用，举荐之人多数被任用，万一推荐没有被任用的，退回来后和他共享他的那份俸禄，灵公尊敬他。又有个士人叫庆足，只要国家有重大事情，他就出来治理，没有不成功的，灵公喜欢他。史鳅离开卫国，灵公官邸里三个月没有音乐声音，等到史鳅回来了，然后乐器才能进入官邸，我凭这些知道他贤能。”

介之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之。还，曰：“郎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译文】**

介子推十五岁的时候就做了荆相，仲尼听到了派人去看看。派的人回来了，说：“廊下有二十五位俊士，堂上有二十五位老人。”仲尼说“集中二十五个人的智慧，这个智慧超过汤武；合并二十五个人的力量，这个力量超过彭祖。用这样

子来治理天下，这当然能免于祸乱了。”

孔子闲居。喟然而叹曰：“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有定矣！”

子路曰：“愿闻其为人也何若？”

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

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则可；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则可；夫有道又谁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闻之，以众攻寡，而无不消也；以贵下贱，无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岂无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 【译文】

孔子闲居在家，叹息说：“如果铜鞮伯华不死的话，天下差不多安定下来了。”

子路说：“我想听听这个人人为人怎么样？”

孔子说：“他年纪小的时候，聪明又用功；壮年的时候，勇猛不屈；老年的时候，道德高尚又能礼贤下士。”

子路说：“他小时候、聪明好学、是可以的；壮年时，勇敢不屈也是可以的；至于晚年道德高尚礼贤下士他又要尊重谁呢？”

孔子说：“你不知道。我听说用多数人攻打少数人，没有不被消灭的；地位高的人尊重地位低的人，没有什么得不到

的。从前，周公治理天下大政，被他尊重的士人有七个，难道没有原因吗？那是想要得到人才的缘故。道德高尚的人又能尊重天下的士人，真是君子啊！”

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从，太子击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为我请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说，因谓子方曰：“不识贫穷者骄人乎？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吾未见以国待亡者也；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吾未见以家待亡者也；贫穷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穷乎？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

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语，文侯叹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闻贤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乐羊，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知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进于此者，吾未见以智骄我者也，若得以智骄我者，岂不及古之人乎！”

### 【译文】

魏文侯从中山跑到安邑，田子方跟在后边，太子击遇到他，下车急忙走向前去，子方仍然坐在车上，告诉太子说：“替我请君王在朝歌等我。”太子不高兴，就对子方说：“不知道是贫穷的人骄傲？还是富贵的人骄傲？”子方说：“当然是贫穷的人骄傲，富贵的人怎敢对人骄傲。一国的国君对人骄傲，就要亡国，我没见过让国家等待灭亡的人；大夫对人骄

傲就要亡家，我也没看见过让家等待灭亡的人；贫穷的人如果不得意，穿好鞋子就走，到什么地方还愁贫穷得不到吗？贫穷的人能骄傲，富贵的人怎敢对人骄傲！”

太子走到文侯面前，告诉田子方说的一番话，文侯叹息道：“没有我儿子的过失，我怎能听得到贤人的话！我尊敬子方的品行，得到他做朋友；自从我和田子方做朋友以后，君臣更加亲近，百姓更加归顺我，我因此知道了与贤士做朋友的好处。我要攻打中山，我因乐羊武勇尊敬乐羊，过了三年，乐羊就把中山打下来献给我，我因此知道了与武士做朋友的好处。我不敢有一点对人骄傲的原因，是我还没有看见一个用智慧来向我展示骄傲的人；如果看见用智慧向我展示骄傲的人，这哪里比得上古人呢！”

晋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随会不扶。

文侯曰：“会，夫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对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谓重死？”对曰：“身死，妻子为戮焉。”随会曰：“君奚独问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问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随会对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为谋，辨士不为言，仁士不为行，勇士不为死。”

文侯授绥下车，辞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愿诸大夫勿罪也。”

### 【译文】

晋文侯每到一个地方，每经一个地道，大夫们都要上前

去扶他，只有随会不扶他。

文侯说：“随会，做别人的臣子却轻慢君王，这个罪应该怎么处治？”回答说：“这个罪应是死了又死。”文侯说：“什么叫死了又死？”回答说：“自身被处死，妻子和儿子也要遭受诛戮。”随会又说“君王为什么仅仅询问臣子轻慢君王的罪过，不询问君王轻慢臣子的罪过呢？”文侯说：“君王轻慢臣下，那个罪怎么样呢？”随会回答说：“君王轻慢臣下，有知谋的士人就不为他出谋划策有口才的士人就不为他说话，有仁德的士人不帮他办事，勇敢的士人就不会为他死。”

于是文侯抓住车上的绳子争忙下车，向大夫们谢罪说：“我的腰髀有病，希望诸位大夫不要怪罪。”

齐将军田贲出将，张生郊送曰：“昔者尧让许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齐辞诸侯之位而不为，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辞三公之位而傭，为人灌园，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过去君弟，变姓名，免为庶人，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辞之而实羞之。今将军方吞一国之权，提鼓拥旗，被坚执锐，旋回十万之师，擅斧钺之诛，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骄士。”田贲曰：“今日诸君皆为贲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独教之以圣人之大道谨闻命矣。”

## 【译文】

齐将军田骈外出领兵，张生送他到郊外，说：“从前，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感到脏了他的耳朵，洗洗耳朵不接受，将军知道这件事吗？”回答说：“噯，是的，知道这件事。”又问：“伯夷叔齐辞去诸侯的爵位不做，将军知道这件事吗？”回答说：“噯，是的，知道。”又问：“於陵仲子辞去三公的职务，当佣人帮人家挑水灌园，将军知道吗？”回答说：“噯！是的，知道。”又问：“智过离开君弟的高位，更名改姓，自免爵位成为平常百姓，将军知道吗？”回答说：“噯，是的，知道。”又问：“孙叔敖三次离开相位不懊悔，将军知道吗？”回答说：“噯，是的、知道。”张生说：“这五位大夫表面上拒绝名位，实际上却是感到羞耻。现在将军正掌握一国命运，拿着鼓，撑着旗，身穿坚固的铠甲，手执锐利的武器，指挥十万人马，操有生杀大权，千万不要用贤士感到羞耻的事来向士人骄傲。”田骈说：“今天大家都为田骈饯行，并且具备了酒肉，只有先生用圣人的大道理教导我，我恭敬地接受指教了。”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黄，踞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通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毋乃难乎？”

### 【译文】

魏文侯见段干木，站累了还不敢休息；等到会见翟黄，蹲在厅堂里就和他说话，翟黄不高兴。文侯说：“段干木清他做官他不肯，给他俸禄他不要；现在你要想做官给你相位，要俸禄给你上卿的俸禄，既接受了我的赏赐，又要求我对你有礼貌，不是太难为我了么？”

孔子之郈，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谓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也，士不中间而见，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路洁兮，有美一人，清阳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是不赠，终身不见也。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 【译文】

孔子到郈国去，在路上遇到程子，大家把车盖倾斜着亲切地交谈，谈了一整天，过了一会儿，孔子回过头对子路说：“拿一束帛来送给程先生。”子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孔子又回过头来对子路说：“拿一束帛来送给程先生。”子路不在意地回答说：“我听说过，士人没有介绍人就相见，女孩子不经过媒人就出嫁，君子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孔子说：“仲由，《诗经》上不是说过吗？‘旷野里有蔓草，落下围围的露珠，有一位美人，长得眉清目秀，不期而会的相遇，正合我的心愿’”

啊。’现在程子是天下的贤士，对于这位贤人如不赠送礼物，可能终身见不到他了。大事情不能超过限定，小事情有些出入是可以的。”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 【译文】

齐桓公派管仲治理国家，管仲回答说：“地位最低贱的人不能管理地位高的人。”桓公任他做上卿，但国家仍然治理不好。桓公说：“这是什么缘故呢？”管仲回答说：“穷人不能命令富人。”桓公就把齐国一年的市租都赐给他。国家仍然没有治好。桓公说：“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关系疏远的人不能制约关系亲近的人。”齐桓公就把管仲尊为仲父，齐国因此太平，于是称霸天下。孔子说：“即使象管仲这样的贤能，如果不能取得以上三种权力，也不能使他的国君向南再称霸。”

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对曰：“此极非其贵者耳，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

人参之，害霸。”桓公曰：“善。”

### 【译文】

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爵（古代的一种酒器）中的酒变酸，祭器里的肉腐败，这样做能不妨害我的霸业吗？”管仲回答说：“这的确不是高尚的行为，然而对于霸业也没有什么妨害。”桓公说“怎样才能妨害霸业？”管仲回答说：“不知道贤能的人，会妨害霸业；知道了又不任用他们，会妨害霸业；任用了又不能给予相当的职务，会妨害霸业，给了相当职务又不信任他们，会妨害霸业；信任了又让小人参与其中，会妨害霸业。”桓公说：“说得好。”

鲁人攻邾曾子辞于邾群曰：“请出，寇罢而后复来。请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邾群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

鲁人果攻邾而数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邾君复修曾子舍而后迎之。

### 【译文】

邾君辞行说：“我现在要离开这里，等敌人走了再回来。请暂且不要让猪狗进入我的住宅。”邾君说：“我对待先生没有人不知道。现在鲁人要来攻打我。先生却要离开我。我为什么还要守住先生的房子？”

鲁人果真攻伐邾并列举邾君十条罪状，其中九条就是曾子平日和邾君所争议的。鲁国的军撤回去了，邾君又修理好

曾子的房子然后去迎接他。

宋司城子罕之贵子韦也，入与共食，出与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韦不从；子罕来，复召子韦而贵之。

左右曰：“君之善子韦也，君亡不从，来又复贵之，君独不愧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韦，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复也，尚是子韦之贵德余教也，吾故贵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树以从我者，奚益于吾亡哉？”

### 【译文】

宋司城子罕很尊重子韦，回来与子韦吃同样的饭菜，外出与子韦穿同样的衣裳。司城子罕逃亡的时候，子韦没有跟着走，子罕回来了，又召见子韦，并且仍然尊重他。

左右的人说：“你对待子韦这样好，但你逃亡的时候他没有跟着去，回来又仍然尊重他，你难道不愧对其它的忠臣吗？”子罕说：“只因为我没能重用子韦，所以才会逃亡；现在我能够回来，还不是承蒙子韦的道德余教，所以我很尊重他。况且我逃亡时，我的臣下掩盖车迹拔除标识来跟随我，难道对我逃亡有什么好处呢？”

杨因见赵简主，曰：“臣居乡三逐，事君五去，闻君好士，故走来见。”简主闻之，绝食而叹，跽而行。左右进谏曰：“居乡三逐，是不容众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见过八矣。”简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丑妇之仇也；盛德君子，乱世所疏也；正直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见之，

因授以为相，而国大治。由是观之，远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 【译文】

杨因求见赵简主，说：“我在乡下被人驱逐过三次，侍奉国君又有五次离开国君，听说君主您喜欢士人，所以前来求见。”简主听了，饭也不吃了，叹息不已，直着身子走着行走。左右的人上前劝谏说：“在乡下被人驱逐过三次，这是说明大家不欢迎他；五次离开侍奉的国君，这是说明他对国君不忠心。现在君王的士人中，没有见过三次被逐五次离开君主的人。”简主说：“你们不知道啊。美女是丑妇的仇敌；品德高尚的君子是乱世疏远的人；正直的行为是坏人所憎恶的。”于是出去见杨因，并授予他相位，国家得到治理，从这点看来，不管是远方的人还是近处的人，不可以不明察啊。

应侯与贾午子坐，闻其鼓琴之声。应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贾午子曰：“夫张急调下，故使人悲耳。张急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哉。”

### 【译文】

应侯和贾午子坐在一起，听着他弹琴的声音，应侯问：“今天的琴声，为什么这样悲伤？”贾午子说：“因为弦绷得太紧，但是调子却低，所以听起来使人感到悲伤。弦能绷得紧说明是良材，调子低表示官职小。具备了良材，却当个小官

怎能不悲伤呢？”应侯说：“说得好啊。”

十三年，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闻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为寡人用之。”于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大笑不应。三问，三笑不应。王赧然作色不悦曰：“先生以寡人语为戏乎？”对曰：“臣非敢以大王语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一奩饭，一壶酒，三鲋鱼，祝曰：‘蟹堞者宜禾，洿邪者百车，传之后世，洋洋有余。’臣笑其赐鬼薄而请之厚也。”

于是王乃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齐。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 【译文】

十三年，诸侯发兵攻打齐国。齐王听到了。非常害怕，召集臣下大夫们，对他们说：“希望大家发挥才智替我出出商招。”正当这时，博士淳于髡却仰面对天大笑不作回答。齐王又问他，还是光笑不答。前后问了三次，大笑三次都没有回答。齐王变了脸先气地说：“先生把我的话当作儿戏吗？”回答说：“我不敢把大王的活当儿戏，我是笑我的邻居祭田，仅仅拿了一盒饭，一壶酒，三条鲫鱼，却祈祷说：“高地种上稻子，低洼的地方收获上百年，传给后代，富富有余。”我是笑他们送给鬼神的太少，但是求鬼神的太多。”

于是，齐王就任用淳于髡为上卿，赏赐他千金和一百辆兵车，让他参与平治诸侯的事情。诸侯听到了，立刻停止进

兵，休息士卒，于是他们再不敢攻打齐国了。这不是淳于髡的力量吗？

田忌去齐奔楚，楚王郊迎至舍，问曰：“楚万乘之国也，齐亦万乘之国也，常欲相并，为之奈何？”

对曰：“易知耳。齐使申孺将，则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将之，至禽将军首而反耳；齐使田居将，则楚发二十万人，使上将军将之，分别而相去也；齐使眄子将，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至，擒将军首级。于是齐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将，则楚悉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而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如是则王仅得存耳。”

于是齐使申孺将，楚悉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田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益王车属九乘，仅得免耳。

至舍，王北面正领齐袂，问曰：“何先生知之早也？”

田忌曰：“申孺为人，侮贤者而轻不肖者，贤不肖俱不用，是以亡也；田居为人，尊贤者而贱不肖者，贤者负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别而相去也；眄子之为人也，尊贤者而爱不肖者，贤不肖俱负任，是以王仅得存耳。”

### 【译文】

田忌离开齐国跑到楚国去，楚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亲自把田忌送到住的地方，问他道：“楚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齐国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两国常想兼并对方，打起仗来应如何为好？”

回答说：“这是很容易知道的事情。如果齐国派申孺做将

领，那么楚国就出兵五万去抵抗，由上将军率领军队，直到擒获对方将领的首级回来；如果齐国派田居率领军队，那么楚国要派二十万人，还要使上将军率领军队，打到最后，不分胜负、分别撤兵；如果齐国派眱子做将领，楚国就要发动全国人马，大王您要亲自率领军队，我田忌也跟随着去，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象这样子，仅仅能够免于被齐国兼并。”

当时，齐国正好派申儒为将领侵楚，楚国发兵五万人，派上将军率领军队迎战，结果擒获了对方将领的首级返回。齐国因此而怒，就再派眱子率领军队，楚国发动了全国的力量，楚王新自带兵，田忌跟随着，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加上楚王属车九乘，楚国才仅仅能免于被齐国兼并。

回到田忌住处，楚王整整衣领理理袖口，问田忌说：“为什么先生能预先知道呢？”

田忌说：“申儒为人，既欺侮贤能的人，又轻视不贤能的人，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都不为他用，所以才会灭亡；田居为人，尊敬贤能的人，看不起不贤能的人，贤能的人为他所用，不贤能的人就离开了，所以打起仗来就不胜负，分别撤兵，眱子为人，尊重贤能的人，爱护不贤能的人，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都肯为他效力，所以大王（只要全力以赴的和他打）楚国才仅能保存下来。”

魏文侯觞大夫于曲阳，饮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蹇重举酒进曰：“臣请浮君。”文侯曰：“何以？”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

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饮之，嚼而不让，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也。”

### 【译文】

魏文侯在曲阳请各位大夫饮酒，饮得正在兴头时，文侯叹息说：“我独独没有象豫让那样的人做臣子！”蹇重举起酒杯敬酒，说：“我要罚君王一杯。”文侯说：“为什么？”回答说：“我听说，贤能的父母不知他的儿子是孝子，太平盛世的君王不了解忠臣。那豫让的国君，又怎么样呢？”文侯说：“说得好。”把罚的酒喝了，酒喝干了没有回礼，说：“没有管仲，鲍叔那样的大臣，所以才有豫让的功劳。”

赵简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黻曰：“安用之？”

简子曰：“良臣，人所愿也，又何问焉。”

曰：“臣以为无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谏过而荐可，章善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朝夕诵善败而纳之，听则进，否则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难，出在于外，又不能入。亡而弃之，何良之为？若不弃，君安得之？夫良，将营其君，使复其位，死而后止，何曰以来？若未能，乃非良也。”简子曰：“善。”

### 【译文】

赵简子说：“我想要得到范中行氏的良臣。”史黻说：“要他们干什么用？”

简子说：“良臣，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又何必多问呢？”

史黻说：“我认为范中行氏没有良臣。侍奉君王的人，要规劝君王的过错，推广君王的善行，表彰好的，扬弃坏的，举荐贤能的人，经常把国家兴亡成败的大道理讲给君王让他采纳。君王如采纳就继续效力，不采纳就离开。现在范中行氏的良臣，不能匡正帮助他们的君王，以至于使他遭难，在外逃亡，又不能回去。再说跟随君王出方但又抛弃君王，这算什么忠良？如果不抛弃，君王您又怎么能得到他们？一位良臣，将会谋划管救他的君王，使他能够复位，一直奋斗到死为止，君王怎么能够得到？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良臣。”简子说：“是这样的。”

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

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

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

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去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己而讎之。贤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 【译文】

子路问孔子说：“怎样治理国家？”

孔子说：“在于尊重贤能的人，轻视不贤能的人。”

子路说：“范中行氏尊重贤人轻视不贤能的人，他的灭亡是什么原因呢？”

回答说：“范中行氏尊重贤能的人但不能任用他们，轻视不贤能的人但又不离不开他们；贤能的人知道他不用自己埋

怨他，不贤能的人知道他看不起自己仇恨他。贤能的人埋怨地，不贤能的人仇恨他。埋怨和仇恨都摆在他面前，中行氏虽然想不遭灭亡办得到吗？”

晋、荆战于郟，晋师败绩。荀林父将归请死，景公将许之，士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晋胜于荆，文公犹有忧色，曰：‘子玉犹存，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荆杀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晋也。林父之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今杀之，是重荆胜也。”景公曰：“善。”乃使复将。

### 【译文】

晋国和楚国在郟这个地方打仗，晋国的军队被打败了。荀林父回国后请求处死，景公应允，士贞伯说：“不可以，城濮战役，晋国把楚国打败，文公还有忧虑的神色，说：‘子正还活着，我的忧虑就不会消失。被围困的野兽尚且还要拼斗，何况是一个国家的相国呢？’等到楚国杀了子玉，文公就高兴地说：‘没有人再能危害我晋国了。’现在也许是老天警告晋国。再说林父侍奉君王，在朝廷上就想对君王尽忠，离开朝廷就想补救自己的过失，他是国家保卫者，现在把他杀掉，是扩大楚国的胜利战果。”景公说：“好。”就让荀林父继续掌握兵权。

## 说苑卷第九

### 正 谏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三谏而不用则去，不去则亡身。亡身者，仁人所不为也。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戇谏，五曰讽谏。”

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下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曹鞞三谏曹君不听而去，《春秋》序义虽俱贤，而曹鞞合礼。

#### 【译文】

《易经·蹇卦》说：“人臣不分避危险，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人臣费尽口舌去劝谏他的君王，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他是想要匡正君王的过错，纠正君王的失误。君王有了过失是君王危亡的预兆；看见君王的过失不去劝谏，是不重视君

王的危亡。不重视君王危亡的忠臣是不会忍心那样去做的。劝谏三次而不被采纳就要离开。不离开就会有灭顶之灾。轻易的去送命是仁人不愿意做的事。所以劝谏的方法有五种：一是正谏、二是降谏，三是忠谏、四是戇谏，五是讽谏。

孔子说：“我大体赞成讽谏吧！”君王如果有过失如果不劝谏，就要危害君王，坚持劝谏就会危害自己，与其对君王有危害，不如危害自身。如对自身有危害而意见又始终不被采纳，那么劝谏也就失去作用了。聪明的人会忖度君王的心思，权衡时势、调和缓急，处理又恰到好处，对上不会危害君王，对下也不致于危害自己。所以，对于国家来说，国家不受危害；对自身来说，自己不会遭到危险。从前陈灵公不听泄冶的劝谏，杀掉了泄沉，曹羁三次劝谏曹君，曹君不采纳他也离去了，《春秋》的序里的意义都称好，但曹羁的方法更加符合孔了。

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而六月不归，彼佻（同倘）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斫之。颜烛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通纳）矣。

### 【译文】

齐景公在海上游玩，非常快乐，六个月都不回朝廷，命

令左右的人说：“哪个敢先说回去，一定处死他，绝不赦免。”颜烛上前劝道：“君王乐意治理海上，不乐意治理国家，已经玩了六个月还不回去，假如突然发现一个治理国家的君王，您还能在这海上享乐吗？”景公拿起戟就要去斫他。颜烛又走上前，整理一下衣服坚持着，说：“君王您为什么不斫呢？从前夏桀杀死了关龙逢，商纣杀死了王子比干。君王的贤能，不是这两个国君可以比的，我的才干也比不上关龙逢和王子比干。君王您为什么不斫？如果能够把我也加入到关龙逢、王子比干的行列中去不是也可以吗？”景公听了他说的这番话很高兴，于是就回去了，走到半路就听到国中有人计划不让他回去了。

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

庄王立钟鼓之间，左伏杨姬，右拥越姬，左褙衽，右朝服，曰：“吾鼓钟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刀，刎钟鼓之悬，明日授苏从为相。

### 【译文】

楚庄王被立国君之后，三年都没有上朝，竟在国中下令说：“我讨厌做为臣子的人规劝他的君王。现在我有了国家，

立了社稷，如果有人劝谏我，一定处死他，绝不赦免。”苏从说：“做君王的上层官员，吃着君王的优厚俸禄，如果贪生怕死而不敢规劝君王，那就不是忠臣。”于是前去劝谏。

庄王站在钟鼓的中间，左肩伏着杨姬，右手拥抱着越女，左边是被子和席子，右边是朝服，说：“我欣赏音乐还没空，哪里有时间去听取别人的劝谏！”苏从说：“我听说注重道义的人就富有，喜欢作乐的多数都沉迷；注重道义的粮仓富足，喜欢作乐的人的灾难多。荆国离灭亡没有多久了，我冒着死的危险斗胆地把这些告诉君王。”庄王说：“好。”左手抓住苏从的手，右手抽出刀来，割断悬挂钟鼓的绳子，第二天就任命苏从做宰相了。

晋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不治城郭，曰：“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曰：“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门大夫入言曰：“晋人咎犯也，欲以乐见。”平公曰：“内<sub>(通纳)</sub>之。”止坐殿上，则出钟磬竽瑟。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平公召隐士十二人。咎犯曰：“隐臣窃愿昧死御。”平公曰：“诺。”咎犯申<sub>(通伸)</sub>其左臂而诎<sub>(通屈)</sub>五指，平公问于隐官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sub>(通伸)</sub>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画，不峻城阙；二也，柱梁衣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馀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也咎犯参治国。

## 【译文】

晋平公喜欢音乐，赋税多如牛毛，城池也不修理，并且说：“有谁胆敢来劝谏，处死刑。”国人忧虑不安。有一个叫咎犯的，对看门的大夫说：“我听说君王喜欢音乐，所以用音乐来求见。”门卫进门禀报说：“晋国有个叫咎犯的人，想用音乐来求见君王。”平公说：“让他进来。”咎犯进来坐到殿堂上，拿出钟鼓竽瑟。坐了一会儿，平公说：“请你奏乐。”咎犯回答说：“我不会奏乐，我喜好隐语。”平公召来十二个隐士。咎犯说：“我情愿冒死来侍奉您。”平公说：“好的。”咎犯伸出他的左臂弯曲五个手指头，平公问那些隐官说：“你们占卜占卜是什么意思！”隐官们都说“不知道！”平公说：“回去吧。”咎犯伸出一个指头说“这是第一，把精力都放在游山玩水上，都不去修理城郭。第二君王宫殿里的梁和柱子上都装饰上华丽的锦绣，士兵们却连粗布衣衫都没得穿。第三君王面前的侏儒都有剩余的酒，士人们却快饿死了。第四，老百姓忍饥挨饿，但君王的马却有粮食吃。第五，君王的近臣不敢劝谏，远方臣子的意见也不能上达。”平公说：“说得好。”于是撤去钟鼓，竽瑟，于是就同咎犯一同来治理国家了。

孟尝君将西入秦，宾客谏之百通则不听也，曰：“以人事谏我，我尽知之；若以鬼道谏我，我则杀之。”谒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闻。”曰：“请客入。”

客曰：“臣之来也，过于淄水上，见一土耦人，方与木梗人语，木梗谓土耦人曰：‘子先土也，埏子以为耦人，遇天大

雨，水潦并至，子必沮坏。’应曰：’我沮乃返吾真耳。今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便，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于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国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于是孟尝君逡巡而退，而无以应，卒不敢西向秦。

### 【译文】

孟尝君将要到西方的秦国去，宾客们规劝了上百次他都不听，说：“如果用常人的事情规劝我，这些我都知道，如果用荒诞的事情来劝谏我，我就杀他。”通报的人进来说：“有一个客人想用荒诞的事情说给您听。”孟尝君说：“请客人进来。”

客人进来后说：“我来的时候经过淄水，看见一个泥土做的人正和一个木头刻的人说话，木头人对土人说：“你先前是泥土，用水揉和以后才成为偶人，如果遇上老天下雨，雨水四处涌来，你一定会被泡坏。”土偶人回答说：“我被泡坏了，就还原成我本来的面目。现在你是东园的桃树，把你刻成木梗人，遇上天下大雨，各处的雨水汇集在一起，一定会把你浮起来，飘忽不定的不知飘流到什么地方才会停下来。”现在秦国处在四围都有天然险阻的情况下，又有虎狼一样的狠心，您去哪儿，或许您也会遭到灾祸而无法回复本来面目了。”于是孟尝君迟疑不决地向后退，无话可说了，结果没敢到西边的秦国去。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在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

者三旦。

吴王曰：“子来，何若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

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 【译文】

吴王想攻打楚国，告诉他左右的人说：“有敢来劝谏的人、处死。”舍人中有个叫少孺子的人，想去说明但又不敢，于是就怀藏弹丸手拿着弹弓，在后花园游逛，露水浸湿了他的衣服。一连三天早上都这样。

吴王说：“喂，你过来，你何必把衣服弄得这样湿呢。”少孺子回答说：“后园中有棵树，树上有个蝉，蝉爬在高枝上叫着饮着露水，却不知螳螂在它的后边。螳螂正低下身子想去捕蝉，却不知黄雀正在旁边等着他。黄雀伸长颈项想去啄螳螂，却不知道有人拿着弹弓弹丸在它的下面瞄准它。前三个，都是努力想得到它面前的利益的，却没有顾及到它们的祸害的存在。”

吴王说：“说得好。”于是停止出兵。

楚庄王伐阳夏，师久而不罢，群臣欲谏而莫敢。

庄王猎于云梦，椒举进谏曰：“王所以多得兽者马也，而王国亡，王之马岂可得哉？”庄王曰：“善！”不谷知拙强国之

可以长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饮诸大夫酒，以椒举为上客，罢阳夏之师。

### 【译文】

楚庄王讨伐阳夏，军队在外面作战很久也没有收兵，群臣都想劝谏但谁也不敢。

楚庄王在云梦打猎，椒举前去规劝，说：“您猎获的野兽多，是因为您乘坐的马好，如果君王的国家灭亡了，您哪里还能够得到良马呢？”庄王说：“说得好！我只知道打败强国可以做诸侯的霸长，还知道得到土地就可的富有，但忘记了百姓他们所起的作用呀。”第二天请众位大夫喝酒，把椒举让为上客，撤回了进攻阳夏的军队。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嫪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慎诛，因作乱，战咸阳宫，蓐败，始皇乃取毐四支（通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萇阳宫，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通纵）蒺藜其脊肉干四支（通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齐客茅焦乃往上谒曰：“齐客茅焦愿上谏皇帝。”皇帝使使者出问：“客得无以太后事谏也？”茅焦曰：“然。”使者还白曰：“果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邪？’”使者问茅焦，茅焦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

数耳。

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来犯吾禁，趣炊镬汤煮之！是安得积阙下乎？趣召之入。

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过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则死矣！君独不能忍吾须臾乎？”使者极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皇帝曰：“何谓也？”茅焦对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愿闻之！”茅焦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毒阳宫，有不孝之行；从（通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乃解衣伏质。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愿受事。”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为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蒞阳宫，归于咸阳。

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 【译文】

秦始皇的母亲不俭点，私通郎官嫪毐，并且封他为长信侯，替她生了两个儿子。嫪毐专门擅长钻营国家大事，渐渐

地变得骄横奢侈。有一次，嫪毐和侍中左右的贵臣一起嬉戏喝酒，喝醉了酒，聊天争执起来发生冲突，嫪毐睁大眼睛怒气冲冲地说：“我是皇帝的假父，你们这些穷小子敢和我比！”与他发生冲突的人去告诉秦始皇，秦始皇非常生气。嫪毐害怕被诛杀，就乘机作乱，攻打咸阳市。结果嫪毐失败了，秦始皇就派人把嫪毐的四肢绑在车子上，四车分尸。秦始皇抓到他的两个弟弟把他们装在袋子里将他们打死，把皇太后也贬谪到萑阳宫，还下令说：“哪个敢为太后的事规劝我，我就杀死谁，还要用蒺藜抽打他们的脊背躯干四肢，把尸体堆积到城阙下面。”于是，因为规劝他而被处死的竟有二十七人了。

齐客叫茅焦的去晋谒秦始皇，说：“齐客茅焦愿意劝谏皇帝。”皇帝派使者出来对茅焦说：“你是不是因为太后的事劝谏皇帝？”茅焦说：“是的。”使者进去禀报秦始皇说：“果真是为太后之事来劝谏。”皇帝说：去告诉他听：“你难道没有看见城阙下堆积的死人吗？”使者用这话问茅焦，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个星宿，现在死了已有二十七人了，我所以要来，是想凑满这个数。我不是一个怕死的人。请进去禀报皇帝，我茅焦的同乡都带着他们的衣服准备逃跑了。”使者进去告诉秦始皇，秦始皇大怒说：“这个人有意来违犯我的禁令，赶快烧锅把他煮死！哪里能让他的尸体堆到城阙下？赶快召他进来。”

秦始皇按住宝剑坐在上面，气得嘴吐白沫。使者喊茅焦进来，茅焦不肯快跑，只是脚挨脚地向前慢走。使者催促他快点走，茅焦说：“我到了里面就死了！你难道不能让我多活一会儿吗？”使者非常可怜他。茅焦走到皇帝面前，行过礼之

后，站起来说：“我听说，活着人不忌讳死，有国的人不忌讳亡国。忌讳死的人未必就能活着，忌讳亡国的人未必能保住。生死存亡，是一个圣明的国君所急于想要知道的，不晓得陛下要不要知道它？”秦始皇说：“什么意思？”茅焦回答说：“陛下有狂妄悖逆的行为，陛下自己不知道吗？”秦始皇说：“是哪些？我愿意听！”茅焦回答说：“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把两个弟弟装在袋里打死，有不慈的名声；贬谪母亲到萑阳宫，有不孝的行为；用蒺藜把劝谏的人打死，有桀纣的暴政。现在天下的人听到，都人心涣散不再心向秦国，我是秦国亡国，担心陛下遭遇危难。我要说的话已经讲完了，请求把我处死吧。”于是解开衣服伏在杀人用的刑具上。秦始皇走了下来，用左手拉起他，右手示意左右说：“赦免！请先生穿上衣服，现在我愿意接受你的意见。于是茅焦为仲父，爵位上卿。皇帝立即驾上大批车马，把左边的位子空出来，亲自到萑阳宫迎请皇太后回咸阳。

皇太后非常高兴，大办酒席招待茅焦，到了喝酒的时候，皇太后说：“使歪曲变成正直，使失败变为成功，使秦国能够安定，使我母子又能够相见，都是茅君的力量啊。”

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

有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子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则不与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见庄王。

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己闻之，土负水者平，水负绳者正，君受谏者圣。君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衅咎，血成于通涂（通途），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用贤人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通返）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不危加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

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

### 【译文】

楚庄王建筑楼台，从上千里的地方运来石头，从上百里的地方运来土，民伏要带上三个月的口粮。大臣中前来劝谏的七十二人，都被处死了。

有个叫诸御己的人，在离楚国百里的地方种田，对和他一起耕田的人说：“我将要去见楚王。”一同耕田的人说：“凭你的身份去吗？我听说、游说国君的，都是些没事干的闲人，况且去了都被处死了。现在你不过是一个穷老百姓！”诸御己

说：“如果和你一同耕田，那就比力气，至于劝说国君，就不是和你比力气而是比智慧了。”丢下耕田的事去见庄王。

庄王对他说：“诸御己过来！你要劝我吗？”诸御己说：“君王以义而行，依法办事，并且我听说过，土经过水流过后，才变平坦；未经过墨绳校正后，才得笔直；君王接受臣民规劝就更加圣明；君王建筑楼台、运石上千里、运土上百里，老百姓遭受灾难，鲜血流在大路上，然而却没有人敢规劝君王，我又怎敢规劝呢？但是愚蠢的我听说过，从前，虞国不用宫之奇被晋国并吞；陈国不用子家羁被楚国并吞，曹国不用僖负羁被宋国吞并，莱国不用子猛被齐国吞并；吴国不用伍子胥被越国并吞；秦国不听蹇叙的话秦国就打了败仗；夏桀杀关龙逢，成汤得到天下；商纣杀王子比干，武王得到天下；宣王杀杜伯，周室从此卑微。这三位天子，六位诸侯都是因不能尊重贤人，不听辩士的话，所以身死国亡。”说完就赶快走出去，楚王赶紧追他，说：“诸御己回来！我将听你的规劝！原些来劝说我的人，他们说的不能打动我的心，同时把危害加在我身上，所以前来劝我的人都被处死了；现在你的话打动了我的心，又不把危害加在我身上，所以我愿意听从你的劝谏。”

第二天，楚王下令说：“有哪个能够前来劝谏的，我将和他结为兄弟。”于是停止建筑楼台，解散民伏。楚人作了一首歌谣，说：“砍柴割草啊，没有诸御己，到现在楚人就没有后代了。割草砍柴啊，没有诸御己，楚国就一直没人敢进谏了。”

齐桓公谓鲍叔曰：“寡人欲铸大钟，昭寡人之名焉。寡人

之行，岂避尧舜哉！”

鲍叔曰：“敢问君之行？”

桓公曰：“昔者，吾围谭三年，得而不自与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划（同铲）令支，而反者，武也；吾为葵邱之会，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国，寡人不受者，义也。然则文武仁义，寡人尽有之矣，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

鲍叔曰：“君直言，臣直对。昔者，公子纠在上位而不让，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鲁境，非义也；坛场之上，拙于一剑，非武也；倒娣不离怀衽，非文也。凡为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无天祸，必有人害。天处甚高，其听甚下，除君过言，天且闻之。”

桓公曰：“寡人有过，子幸记之，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几有大罪，以辱社稷。”

### 【译文】

齐桓公对鲍叔说：“我想要铸造一口大钟，显扬我的名声。我的行为，难道比尧舜差吗？”

鲍叔说：“请问君王的是怎样的？”

桓公说：“以前，我围攻谭用了三年时间，攻下以后，并没有为自己所有，这是仁的表现；我向北讨伐孤竹，铲除令支后就返回来了，这是我武的表现；我发起葵邱会盟，来结束天下的战争，这是文表现；诸侯抱着美玉来朝拜的有九个国家，我没有接受他们的礼物，这是义的表现。既然这些文、武、仁、义我都具备了，我的行为，难道比尧舜差吗？”

鲍叔说：‘君王您说得坦率，我也坦率地告诉您。以前，公子纠身居上位却不谦恭，这是不仁；违背太公的话侵犯鲁国，这是不义；在盟誓时，被一剑屈服，这是不武；侄娣不离怀抱，这是不文。大凡处处做坏事，又没有自知之明，如没有上天的灾祸，也一定会有人为的灾难。天虽然很高，他能听到的地方却很少纠正君王过失的这些话，上天一定听得到。’

桓公说：“我有过失，幸亏你记得，这是国家的命运，如果你不提醒我，我差点犯大错误，玷辱了国家。”

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綦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人君游者，尽以亡其国。愿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台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为绝我游乎？”怒而击之。于是令尹子西驾安车四马，径于殿下，曰：“今日荆台之游，不可观也。”王登车而拊其背曰：“荆台之游，与子共乐之矣。”步马十里，引辔而止，曰：“臣不敢下车，愿得有道，大王肯听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为人臣而谏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若司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谏臣也。愿大王杀臣之躯，罚臣之家，而禄司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听，公子独能禁我游耳。后世游之，无有极时，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后世易耳，愿大王山陵崩阨，为陵于荆台，未尝有持钟鼓管弦之乐而游于父祖之墓上者也。”于是王还车，卒不游荆台，令罢先置。

孔子从鲁闻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谏之于十里之前，而权之于百世之后者也。”

### 【译文】

楚昭王想要到荆台去游玩，司马子綦上前进谏说：“游荆台左面有洞庭湖，右面是洪泽湖，南面可以看到猎叫，向下可以看见方淮，这种快乐使人忘记了老和死。到那里去游玩的国君都因此亡了国。希望大王不要到那里去游玩。”昭王说：‘荆台是我的土地，到那个地方玩一下，你如何不让我去玩呢？’一气之下就打了司马子綦。正在这时，令尹子西驾着一部四匹马拉的车子，一直驱车到昭王的宫殿门前，说：“今天君王要到荆台去，我们不能不去看看。”昭王登上车拍之子西的脊背说：“到荆台去游玩，我们一同快乐快乐。”车子走了十里，令尹子西拉住马辔停下来，子西说：“我不敢下车，想谈谈大的道理，君王肯听吗？”昭王说：“你不妨说来。”令尹子西说：“我听说，做人臣的如忠于他们君王的，高官厚禄的赏赐对于他都不多；做人臣谄谀他的君王的，就是杀死他都算便宜他。象司马子綦这样的人，就是一位忠于君王的大臣，应厚赏司马之綦。”昭王说：“我听你的话不去玩了，但你仅能说服我不去玩了，后代人去游玩，没有穷尽的时候，又怎么办呢？”令尹子西说：“想要禁止后代人去游玩很容易，希望大王百年之后，在荆台建筑陵园，总不会拿着钟鼓官弦等乐器到祖坟上去游玩吧。”于是昭王掉转车头，终于决定不去荆台游玩，并且命令撤去先前准备的一切。

孔子从鲁国听到这件事，说：“令尹子西真好啊！在十里

路的前面劝谏君王，却考虑到百世以后的得失。”

荆文王得知黄之狗，籥籥（同矰）之，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及；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保申谏曰：“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籥籥之矰，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答。匍伏！将笞王！”王曰：“不谷免于襁褓，托于诸侯矣，愿请变更而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命也。臣宁得罪于王，无负于先王。”王曰：“敬诺。”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细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闻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保申趋出，欲自流，乃请罪于王。王曰：“此不谷之过，保将何罪？”王乃变行从保申，杀如黄之狗，折籥籥（同籥）之矰，逐丹之姬，务治乎荆，兼国三十。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保申敢极言之功也。

萧何、王陵闻之，曰：“圣主能奉先世之业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谅天下誉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为法。”

### 【译文】

楚文王得到猎狗如黄，和籥籥做的弓箭，到云梦去打猎，三个月没有回去，得到了美女，享乐无度，一年没有上朝听政。保申劝谏说：“先王选我做保吉，现在君王带着如黄和弓箭，到云梦打猎，三个月没有回朝。得到美女，过分的享乐，一年不上朝。君王的过错应该鞭笞。趴下来！我要鞭笞君王！”楚文王说：“我已不是小孩子了，身为诸侯，请你改变方法，

不要鞭笞我。”保申说：“我奉行先王的命令，不敢废弃；如果您不接受鞭笞，是废弃先王的命令。我宁可得罪您，不能对不起先王。”楚文王说：“好吧，听你的。”于是楚文王趴在席上，保申捆好了五十根细箭，跪着放到楚文王的脊背上，象这样做了两次，对楚文王说：“起来吧！”楚文王说：“有鞭笞的名义是一样的。”便取了细箭。保申说：“我听说，君子感到可耻，小人感到疼痛。虽然感到可耻，但是还不改变，疼痛又有什么用呢？”保申赶紧跑出来，自己打算投河自尽于流水之中，并向楚文王请罪。楚文王说：“这是我的过失，你有什么罪？”楚文王于是改变行为，听以保申，杀掉如黄，赶走美女，努力把楚国治理好，兼并了三十个国家。使楚国土地扩大到如此地步，是保申敢于直言劝谏的功。

萧河、王陵听到这件事后，说：“圣明的国君能继承祖先的事业成就功名的，大概只有楚文王吧！所以天下人称赞，到现在圣明的国君和忠臣孝子还引以为榜样。”

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叔向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对曰：“君为驰底之台，上可以发千兵，下可以陈钟鼓，诸侯闻君者，亦曰：‘奚以敬台？奚以敬民？’所敬各异也。”于是平公乃罢台。

### 【译文】

晋平公派叔向到吴国拜访，吴人把船擦得干干净净来迎

接他。左边五百人、右边五百人，有的穿着绣衣豹皮，有的穿着锦衣狐皮，叔向回来与君王晋平公描述一番，平公说：“吴国快要亡国了！是船重要，还是人重要？”叔向回答说：“君王建筑驰底的楼台，上面可以指挥士兵，下面可以陈设钟鼓，诸侯听了您这样做，也说：“‘是楼台重要，还是人民重要？（您和吴人相比）不过是敬重的对象不同罢了。’于是平公就停止了筑台。

赵简子举兵而攻齐，令军中有敢谏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卢，望见简子大笑，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乃有宿笑。”简子曰：“有以解之则可，无以解之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还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于是罢师而归。

### 【译文】

赵简子发兵攻打齐国、下命令说军中谁敢劝谏，一定要处死。有一个叫公卢的身穿铠甲的将士，看着简子大笑，简子说：“你为什么笑？”回答说：“我平素就喜欢笑。”简子说：“你说明原因我就放过你，没有理由就处死你。”回答说：“在采桑时节，我邻居夫妇二人都到桑田去采桑，男的看到桑田中有位妇女，刘上前去追她，没有追到，加来了，他们妻子很生气就走了。我是笑这个人太放肆了。”简子说：“现在我如果因为攻打别人的国家，失去自己的国家，这是我的放肆。”于是停止进攻，撤回军队。

景公为台，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曰：“君不胜欲，为台，今复欲为钟，是重剑于民，民必哀矣。夫剑民之哀，而以为乐，不祥。”景公乃止。

### 【译文】

齐景公筑台，台筑成后，又想铸造钟，晏子规劝说：“您不打算考虑考虑吗，筑了台，今天又打算铸钟，这就必然会加重人民的赋税。人民一定会感到痛苦，向人民收税，使人民感到痛苦，来换得自己的快乐，是不吉利的。”景公于是停止了铸钟。

景公有马，其圉人杀之，公怒，援戈将自击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死，臣请为君数之，令知其罪而杀之。”公曰：“诺。”晏子举戈而临之曰：“汝为吾君养马而杀之，而罪当死。汝使吾君以马之故杀圉人，而罪又当死；汝使吾君以马故杀人，闻于四邻诸侯，汝罪又当死。”公曰：“夫子释之！夫之释之！勿伤吾仁也。”

### 【译文】

景公有一匹马，他非常喜欢。他的养马人把马杀了，景公大怒，拿起戈要亲自打死那个养马人。晏子说：“这样他还不知道犯的什么罪而被处死，请允许我替君王向他指出他的罪过，让他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然后再去杀他。”景公说：“好的。”晏子拿起戈高高地举着对着那个养马人说：“你替君王养马而又把马杀掉，你罪该万死；你使君王因为一匹马的

缘故，把养马人杀掉，你的这个罪又该死；你使君王由于一匹马却把人杀死，被四方的诸侯知道了，你的罪又该死。”景公说：“你放了他吧！”你放了他吧！不要伤害了我的仁德。

景公好弋，使烛雉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烛雉有罪，请数之以其罪，乃杀之。”景公曰：“可。”于是乃召烛雉数之景公前，曰：“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数烛雉罪已毕，请杀之。景公曰：“止。”勿杀而谢之。

### 【译文】

齐景公喜欢用绳系在箭上射鸟，派烛雉负责养鸟，但鸟死了，景公生气得要杀死他，晏子说：“烛雉有罪，请先让我历数他的罪过，然后杀他。”景公说：“可以。”于是晏子把烛雉叫来，在景公面前指责他的罪过说：“你替我们君王养鸟，反而把鸟给弄死了，这是罪过之一；使我们君王由于鸟的缘故要杀人。这是罪过之二；使诸侯们听到了我们君王重视而轻视士人，这是第三条罪过。”晏子数落完烛雉的罪过，请景公杀他。景公说：“停止吧！”景公不杀烛雉还向他表示了歉意。

景公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闾。别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问曰：“君何故不朝？”对曰：“昔者，君正昼被发，乘六马，

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

晏子入见，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发，乘六马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赐，得率百姓以守宗庙。今见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吾犹可以齐于诸侯乎？”晏子对曰：“君无恶焉。臣闻之，下无直辞，上有隐君；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辞，是君之福也，故臣来庆。请赏之，以明君之好善；礼之，以明君之受谏。”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刖跪倍资无正，时朝无事。

### 【译文】

齐景公在白天里披头散布，乘着六匹马拉的车子，带着妇人出了宫门，一个受刖刑的守门人跪在地上打他的马，反对他说：“你不是我的国君。”景公感到惭愧就不上朝了。晏子看见裔敖问道：“君王为什么不上朝？”回答说：“以前，君王在白天披头散发，乘着六匹马拉的车子，带着妇出宫门，一个受刖刑的守门人跪在地上打了景公的马，反对他说：“你不是我的国君。”景公感到惭愧就回来了，没有出去，所以也不上朝了。”

晏子入见景公，景公说：“以前我有罪，披着头发，乘着六匹马拉的车子，带着妇人出宫门，一个受刖刑的守门人跪在地上打我的马，反对说：“你不是我的国君。因为你们这些大夫帮助我带领百姓才能够守住祖先的宗庙。现在被受刖刑

的守门人的侮辱，并侮辱到我的国家，我还能够领导诸侯吗？”晏子回答说：“君王不必惭愧。我听说，下面没有敢说直话的臣子，上面就有隐讳的君王；老百姓大多有话不说，就是君王有骄奢的行为。古时候，圣明的君王在上面，下面就有直率的话；君王喜欢好事，老百姓就没有不敢说的话，现在君王有缺乏检点的行为，但受刖刑的守门人能对君王说直话，这是君王的福分，所以我来祝贺。请君王奖赏他，用来说明君王的喜欢好事；尊重他，用来说明君王接受劝谏。”景公笑笑说：“这样可以吗？”晏子说：“可以。”于是下令增加受刖刑的守门人一倍的财产，并不得征税。当时朝中平安无事。

景公饮酒，移于晏子家，前驱报间，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

前驱报间，曰：“君至。”司马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

前驱报间，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击竽，行歌而至。公曰：“乐哉！今夕吾饮酒也。微彼二走，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君子曰：“贤圣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

### 【译文】

景公要到晏子家去喝酒，前面报事的人到晏子家门口说：“君王来了。”晏子穿着礼服站在门前说：“诸侯是不是有了什么变故啦？国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啦？君王为什么不适时宜的在夜间来我家呢？”景公说：“美味的酒，好听的音乐，愿意和你同享受。晏子回答说：“替你铺卧席，摆酒食的应有尽有，我不敢参加。”景公说：“再移到司马穰苴的家去。”

前面报事的人又到司马穰苴家门前报信说：“君王来了。”司马穰苴穿着盔甲，拿着戟，站在门口说：“诸侯是不是发生战事啦？是不是出现叛臣了？君王为什么不合时宜在夜晚来到我家？”景公说：“美味的酒，好听的音乐，愿意和你共同享受。”回答说：“替您铺卧席，摆酒食的人应有尽有，我不敢参加。”景公说：“再移到梁丘据家里去。”

前面报事的人又到梁丘据家门口报告说：“君王来了。”梁丘据左手拿着瑟，右手提着竽，边走边唱出来迎接。景公说：“今天晚上我喝得太快乐了！没有晏子、司马穰苴那两个人，我的国怎能治好？没有梁丘据这个人，我又怎么会得到快乐？”

君王说：“圣明的君王，都有益友，没有苟且享乐的大臣，齐景公不能做到这点。所以这两种人都用，才不致使国家灭亡。”

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败吴于姑苏，伤阖庐指。军却，阖庐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勾践杀而父乎？夫差对曰：“不敢。”是

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三年，伐越，败越于夫湫。越王勾践乃以兵五千人，棲于会稽山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

其后五年，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居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不可。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腹心之疾，齐犹疥癣耳，而王不先越，乃务伐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遂与邹、鲁之君会以归，益疏子胥之言。

其后四年，吴将复北伐齐，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辞伪诈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盘庚》曰：‘古人有颠越不恭，剿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愿王释齐而先越，不然，将悔之无及也已。”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谓其子曰：“吾谏王，王不我用，吾今见吴之灭矣，女与吴俱亡，无为也。”乃属其子于齐鲍氏，而归报吴王。

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其怨望猜贼，为祸也深。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计谋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悞强谏，沮毁用事，徼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齐也，乃

属其子于鲍氏。夫人臣内不得意，外交诸侯，自以先王谋臣，今不用，常怏怏，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谗臣宰嚭为乱，王顾反诛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时，诸子弟争立，我以死急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吴国与我，我顾不敢当，然若之何听谗言杀长者。”乃告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著之吴东门，以观越寇之灭吴也。”乃自刺杀。

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乃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后十余年，越袭吴，吴王还与战，不胜，使大夫行成于越，不许，吴王将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死者无知则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 【译文】

吴王用伍子胥，孙武的计谋，攻破了西边强大的楚国，北边威镇齐国和晋国，向南讨伐越国。越王勾践出兵迎战，在姑苏打败了吴国，伤了吴王阖庐的手脂。吴军只好退兵，阖庐对太子夫差说：“你能忘记勾践杀你父亲的事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这天晚上阖庐死了。夫差立为吴王，用伯嚭做太宰，进行军事训练。三年以后，吴王又发兵攻打越国，在夫湫把越国打败。越王勾践率兵五千人，驻扎在会稽山上，派大夫文种带了很多金银珠宝送给吴国太宰伯嚭来讲和，愿意以臣妾的身份伺候吴国，吴王将要跟文种议和，伍子胥劝谏说：“越王为人能吃苦，现在君王不消灭他，以后一

定会后悔。”吴王不听他的话，采纳太宰伯嚭的意见，和越国议和了。

从这之后五年，吴王听说齐景公死了，大臣们互相争宠，刚立的君王懦弱，于是就发兵向北攻打齐国。伍子胥劝谏说：“不可以。勾践吃不讲究美味，慰问死者家属，探望生病的人，而且能够用人，这个人不死，必是吴国的祸患。现在的越国好像是心腹中的大病，齐国如同皮肤上的疥癣一样，可是君王不去先消灭越国，只是一心攻打齐国，不是错了吗？”吴王不听他的话，攻打齐国，在支陵把齐国军队打得大败，于是和邹国，鲁国的国君会面后回国，更加不重视伍子胥的话了。

四年以后，吴国又要向北讨伐齐国，越王勾践采纳了子贡的计策，就率领他的军队去帮助吴国，用贵重的宝物送给太宰伯嚭。太子伯嚭既然多次接受越国的贿赂，就更加偏爱和相信越国，不分日夜在吴王面前为越国说话，吴王采用太宰伯嚭的计划。伍子胥劝谏说：“越国是吴国的心腹大患，现在相信那些没有根据的话，去贪图齐国，打下了齐国，就好比得到一块石田，一点用处也没有。《尚书·盘庚》说：‘古人有违法不恭的人，就要把他们消灭干净；不留他们的后代，不让他们的种族在这个国都里延续下去。’这是商朝所以兴起的原因。希望君王放下齐国，先去攻打越国，否则的话，将来懊悔就来不及了。嚭吴王就是不听，派子胥到齐国去。子胥对他的儿子说：“我劝谏君王，君王不听我的话，我现在就看出吴国灭亡了，你和吴国一同灭亡没有意思。”于是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自己回国报效吴王。

太宰伯嚭已经和子胥结下怨恨，因此进谗言说：“子胥为

人，刚强暴虐，待人刻薄，怨恨猜疑，如果作起乱来危害极大。前些日子，君王想攻打齐国，子胥认为不可，结果，君王攻打齐国建立了大功，子胥的计谋没有被采纳，他由此怨恨。现在君王又去讨伐齐国，子胥专横刚愎，强行劝谏，诋毁当权的人，希望吴国打败仗，用来证明自己的计谋是对的。现在大王决定亲征，集中全国的军队去攻伐齐国，伍子蛋却因为劝谏没有被采纳，假装生病不出。君王不能不防备，这是很容易发生祸乱的。并且我已派人暗中监视他，他出使齐国，就把他的儿子托付给了鲍氏。一个大臣在国内不得意，在国外常和诸侯往来，自认为是先王的谋臣，现在不被重用，心中常常感到不愉快，希望君王早早考虑这件事。”吴王说：“没有你的话，我也对他有怀疑。”于是派使者送属镂剑给子胥，说：“你用这把剑自杀吧！”子胥说：“唉、谗臣宰嚭作乱，君王反而要杀我。（君王啊）我帮助你的父业立了霸业，又被你称为太子，你的那些兄弟们争位时，在先王面前誓死力争，（不是我）你几乎不能立为太子。现在你立为太子，打算把吴国的土地分些给我，我却不敢接受，然而现在你为什么听信谗言杀害长者。”于是交待舍人说在我的坟墓上一定栽种梓树，让他长成材；同时把我的眼眼挖下来挂在吴国城的车门上，我要看那越国人来消灭越国。”于是自杀。

吴王听到这番话，大发脾气，就把伍子蛋的尸体装进马皮做的袋子里，丢进江中。吴国人同情伍子胥，就在江边建了一座祠堂，各叫胥山。十多年后，越国袭击吴国，（当时吴王正在北方和诸侯会盟）还师应战，派大夫到越国去求和，越国不答应，吴王要死的时候说：“我因为不听伍子胥的话才落

得如此下场！如果死了没有灵魂也就罢了，如果有灵魂的话，我有什么脸去见伍子胥呢！”说完就用棉被盖着脸自杀身亡了。

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简公曰：“田常与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虽叛而危之，不可，愿君支一人。”公曰：“非细人之所敢议也。”居无几何，田常果攻宰予以庭，贼简公于朝，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 【译文】

齐简公有位臣子叫诸御鞅，劝谏简公说：“田常和宰子，这两个人仇恨很深，我担心他们互相攻击，互相攻击会引起叛乱，危害国君，这是不可以的。希望国君在两个人中去掉一个。”简公说：“这不是小人们议论的吗。”过了没多久，田常果然在庭院中攻击宰子，在朝廷上加害简公。简公叹息说：“我不听诸御鞅的话，因此遭到这样的祸患。所以忠臣的话，不可以不认真考虑的。”

鲁襄公朝荆，至淮，闻荆康王卒，公欲还，叔仲昭伯曰：“君之来也，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为还？”

大夫皆欲还，子服景伯曰：“子之来也，为国家之利也。故不惮勤劳，不远道涂，而听于荆也，畏其威也。夫义人者，固将庆其喜而吊其忧，况畏而聘焉者乎？闻畏而往，闻丧而还，其谁曰非侮也。牟姓是嗣，王太子又长矣，执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说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后人，其仇滋大，以战小国，其谁能止之。若从君而致患，不若违君以避难。且君子计而后行，二三子其计乎？有御楚之术，有守国之备，则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 【译文】

鲁襄公去朝拜荆康王，走到淮水，听说荆康王去世了，襄公想回去，叙仲昭伯说：“君王来朝拜，是畏惧荆的威力。现在荆康王已经去世了，但是荆的威势并没有消弱，为什么要回去呢？”

大夫都想回去，子服景伯说：“你们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所以不辞劳苦，不怕路远，从而听命于荆，是畏惧荆的威力。一个讲义气的人，应该庆祝人家的喜事，吊唁人家的丧事，况且是即害怕而又要敬畏的荆呢？畏惧人家的威力就去，听到人家有了丧事就不去，谁也不会说这不是轻视人家。半姓是嗣王，太子又大了，执政的没有换人，为了侍奉君王处理政务，调查是谁侮辱了他们国家的人，用来恐固嗣君，告诫后人，这种仇怨太大了，因为这些事来和小国交战，有哪个能够阻止呢？如果按照君王的意思，中途折回使鲁国将来受害，不如违背君意躲过灾难。而且君子是先计划好了然后才做，你们几位都计划好了吗？有抵御楚国的方法，有防卫国家的准备还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不如去好。”于是继续前进。

孝景皇帝时，吴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闻之，为书谏王，其辞曰：“君王之外臣乘，窃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

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地，方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诛以直谏，故事无废业，而功流于万世也。臣诚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诚愿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之言。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且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而重惊之，系方绝而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诚能用臣乘言，一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如重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弊无穷之乐，保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无益也，不如就阴而止，影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于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从来哉！

泰山之溜穿石，引绳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钻，绳非木之锯也，而渐靡使之然。夫铄铄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于蘖，可引而绝，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砮

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长，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行恶为非，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诚愿大王孰（通熟）计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

吴王不听，卒死丹徒。

### 【译文】

孝景皇帝的时候，吴王濞反叛朝廷。梁孝王的中郎枚乘听到了，就写了一封信劝谏吴王濞，这封信说：“君王的外臣乘，私下听说道德礼节完备的人就会功名显赫，失去道德礼节的人就会身败名裂。舜没有一点土地，但拥用天下；禹没有十户人家，但统帅诸侯；商汤和周武王的土地，不超过百里，上不断绝日、月、星的光明，下不伤害百姓的心，他们有王术啊。所以父子的情感是发自天性，忠臣不逃避诛戮来观劝君王，所以没有废弃的事业，功勋流传到后代。我实实在在地希望用真诚的心报效愚忠，只恐怕大王不能用我，我实实在在希望大王对我的话稍微表示一些同情的意思。”

用一根细线系上上千万斤的东西，上端挂到最高处，下端垂到不知底的深渊，哪怕是最笨的人，也知道害怕它快要断了。马正受了惊，不再惊吓它；系东西的线快要断了，再加重它的压力。在最高的那一头断了，不可能再接上；下端的线断了坠入深湫，难道再把它拿出来。拿出拿不出，这中间只相差一点点啊。如果能采用我枚乘的话，一下子就能把它拿出来。如果一定照你的意思去做，危险得好像把蛋一个个擦起来，比上天还难，如果改变你的做法，就像一如反掌

那么容易，象大山那样安稳。现在想获得最高的寿限，享尽无穷的乐趣，保住万乘国家的威势，那么不用费翻转手掌之力，就可以住得象太山那样安稳。现在你打算乘上擦蛋的危险，走上天的难路，这是我感到困惑不解的。

有的人天性怕害自己的影子并且憎恶它，于是倒退着走，这样没有好处，不如到遮阴的地方停下来，影子就没有了，行迹也看不见了。想要别人听不见，不如不说。想要别人不知道，不如不做。想要热水冷却，叫一个人去烧火，一百个人去扇冷它，不能解决问题，不如断绝柴草，熄灭火种，不把锅底的柴火熄掉，却想把锅里的热水扇冷，就好像是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养由基是楚国一位会射箭的人，离开杨树叶一百步，百发百中。杨树叶那么小，百发百中，可以说是会射箭了；所限定的虽是百步之内，和我相比，我还不知道拿弓用箭。福的产生有一定的基础，但祸的发生也有一定的根源，创造福的基础，断绝祸的根源，祸还能从哪里来呢！

“泰山上的滴水，可以将石头滴穿。绳子不停地拉来拉去，拉的时间长了，可以把木头拉断。水不是钻石头石钻，绳不是锯木头的锯。而是渐渐地磨换使它们成为这个样子的。不管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儿的去称它，到了一石的时候，一定会少了很多；一寸一寸地去量它，到了一丈的时候，一定超过很多。用石去称重要，用丈去量长短，差错总会少些。一棵要十个人两臂合抱的大树，是从小芽开始，当它没有生长成形的时候，可以把它弄断，可以把它拔起。磨刀石经常去磨它，看不出它的磨损，到时候它也就磨完了，栽种一棵树苗，虽然看不出他的增长，到时候就长大了；一个人的品德修养，

虽然看不到他的好处，终归有用得着的时候；行恶做坏事，丧失道义，违背真理，虽然看不到它的坏处，但终归有灭亡的一天。我真诚地希望大王认真考虑，身体力行、这是历代帝王不变的法则。”

吴王濞不听他的话，结果死在丹徒。

吴王欲从民饮酒，伍子胥谏曰：“不可，昔日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诉天帝，天帝曰：‘当是安时，若安置而形？’白龙对曰：‘我下清冷之渊，化为鱼。’天帝曰：‘鱼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龙，天帝贵畜也；豫且，宋国贱臣也。白龙不化，豫且不射。”今君弃万乘之位，而从布衣之士饮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 【译文】

吴王想和老百姓一块喝酒，伍子胥规劝说“不可以，从前白龙游到清冷的深渊里，变化成鱼，渔夫豫且射中它的眼睛，白龙上天告诉天帝，天帝说：“在那个时候，你是什么形状？”白龙回答说：“我游到清冷的深渊里变化成鱼。”天帝说：“鱼本来就是人们要射的东西，如果是这样，豫且有什么罪？”那白龙是天帝畜养的真贵的东西，豫且是宋国的卑贱渔夫，白龙不变化成鱼豫且就不会谢它。现在君王抛弃尊贵的地位，一跟从平民一块喝酒，我恐怕君王会遇到豫且那样的祸患。”吴王就停止了这件事。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不行。故武王谔谔而昌，纣默默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无亡国、破家、悖父、乱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妇、绝交败友。”

### 【译文】

孔子说：“好的药虽然苦得难以进口，但对病有好处；患直的话听起来不顺耳，但对做事有帮助。所以周武王有直言劝谏的臣子，国家昌盛；商纣王身边是些不敢说话的臣子，国家就灭亡了。君王没有直言争辩的大臣，父亲没有直言不讳的儿子，哥哥没有直言不讳的弟弟，丈夫没有直言不讳的妻子，士人没有直言不讳的朋友，他们的失败马上就会来到。所以说：“君王有失误的地方，臣子要去劝谏他；父亲有失误的地方，儿子要去提醒他，哥哥有错误的时候，弟弟要去告诉他；丈夫有错误的地方，妻子要去劝说他；士人有错误的地方，朋友要去纠正他；这样就不会有亡国的君王，破落的家庭，谬误的父亲，叛逆的儿子，放任的哥哥，遗弃的弟弟，狂妄的丈夫，淫荡的妻子，断绝交好伤害感情的朋友。”

晏子复于景公曰：“朝居严乎？”公曰：“朝居严则曷害于治国家哉？”晏子对曰：“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谓之暗，上无闻则谓之聋，聋暗则非害治国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满仓廩；合疏缕之纬，以成帟

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距（同拒）而不入者哉？”

**【译文】**

晏子又问景公说：“听朝的时候很威严吗？”景公说：“听朝的时候威严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坏处吗？”晏子回答说：“听朝时太威严，在下的臣子就不敢说话；在下的臣子不敢说话，那么在上的君王就会有很多事情听不到。在下的人不说话叫做哑巴，那在上的人听不到事情叫做聋子。聋哑治理国家不是害又不是什么呢？聚积一粒粒粮食能够堆满仓库，集中一根根纬线能够织成帷幕。高大的太山不是一块石头堆起来的，而是从低处逐渐积累高的。至于治理天下的人，不能光采用一个人的建议，接受别人的意见可以不用，哪有拒绝人家不接受意见的呢？”

## 说苑卷第十

### 敬 慎

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见夫（通现）隐，莫显乎微，胡君子能慎其独也。”谚曰：“诚无垢，（通垢），思无辱。”夫不诚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

#### 【译文】

生死、存亡、祸患、幸福，它的主要因素在于身、圣贤之人能经常告诫自己，十分谨慎办事从不疏忽大意。《中庸》上说：“藏得再隐蔽，也没有不被发现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东西，也没有不露破绽的；所以君子在一个独处的时候，非常谨慎小心。”谚语说：“自我警戒就没有耻辱，认真思考也没有耻辱。”不自我警戒不认真思考的能保全自己保住国家的也实在难呀。《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好像走进深渊，好像踩在薄冰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将辞去，周公诫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

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尝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

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人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是以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屋成则加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其戒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

### 【译文】

从前，周成王封周公，周公辞让不受封，于是就封周的儿子伯禽到鲁国去。伯禽将要离开辞行的时候，周公告诫他说：“去吧，你可不要依仗鲁国而对士人骄横呀！我是父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现在成王的叔父，又正在辅佐天子，在天子说来我的地位不低了，然而我曾洗一次头三次握着头发、吃一顿饭曾三次吐出来，我这样作还恐怕怠慢天下的贤士。我听说：“品质高尚保持谦恭的人，能够获得荣耀；土地广大富庶保持节俭的人，能够获得平安；地位尊贵保持谦卑的人，能够更加显贵；人口众多，兵力强大保持几分敬畏的人，能够打胜仗；聪明能干保持几分愚笨的人，能够得到更多好处；学

问渊博的人，保持几分知识浅薄的样子，能够增加更多知识。这六个保持是谦虚美德的表现。

一个人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如果不谦虚，就会失去天下，自身遭到灭亡，夏桀、商纣就是例子。能不谨慎吗？所以《易经》上说：“有一个大道理，从大的方面说，能够守住天下，次一等能够守住国家，最小能守住自身，这就是说的谦虚啊。天理对于太满的东西总是要毁损一点，对于谦让的总是要增益一点，地道从高处流向低处，鬼神降灾祸给太满的、降幸福给谦让的，人们通常厌恶骄傲自满的喜欢谦虚的。所以衣服做成了而少衣襟，宫殿建成了而缺方角，房子建成还要涂饰，表示没有完成的意思，天道就是这样。《易经》上说：‘能够谦虚，万事亨通，君子将能够有成就，大吉。’《诗经》上说：‘成汤廉卑不忽，圣明恭谨的美德日益升起。’要用这警戒自己，你千万不要凭着鲁国向士人骄傲啊”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

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

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

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

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

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 【译文】

孔子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就长长叹息，子夏离座位问孔子说：“老师为什么要叹息？”

孔子说：“自己谦虚的人受益，自己骄傲的人会有缺失，我因此而叹息。”

子夏说：“既然这样，那么求学也不能使人进步吗？”

孔子说：“不是这样，上天的道理，成功了的不会长久，求学的人虚心求取知识，所以叫做得。如果不知道在极满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么天下的好话就听不到了。从前，尧登上了天子的地位，并且保持着诚实恭敬、虚心静气对待下面的人，所以百年以后还很兴盛，到今天功德更加显著。昆吾自己说自己好，认为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会衰败，所以当时就亏败了，到今天名声更加坏。这不就是损和益的特征吗？所以说：“谦虚就是恭谨地尽自己的力量做好本职工作。”由于光明的变动，所以才能广大；如果真正广大了，那就要开始亏损。我警戒这件事，所以说：“如果自满，天下的好话就听不到了。太阳过了中午就偏西了，月亮圆了就开始损缺，天地的盈和虚，跟随时间在消长。所以，圣人不敢处于最兴盛的地位，登上车子如果迂到三个人就下车致敬，遇到两个人就靠着车前横木行礼，这是调和它的盈亏，所以才能长久。”

子夏说：“好极了！”我将终身记住它。”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

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

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而欹，中则正。有之乎？”

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wū）有满而不覆者哉！”

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

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

子路曰：“损之有道乎？”

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

《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 【译文】

孔子在周庙里参观，周庙有一件倾斜不易放平的容器。

孔子问守庙的人说：“这是什么器具？”回答说：“大概是君王放在座位右边的一种器具。”孔子说：“我听说，放在座位右边的器具，装满了就要翻倒，空着的时候就歪斜着，装得适当就立得端端正正。有这种事情吗？”

回答说：“是的。”孔子叫子路去拿水来试试看，果真装满了就翻倒下来，装得正好就端立，空了就歪斜。孔子叹息道：“唉！哪有装满了不翻倒的呢！”

子路说：“请问保持常满有办法吗？”

孔子说：“保持常满的办法，就是减损一些。”

子路说：“减损一点也有办法吗？”

孔子说：“高的能够低一点，满的能够空一点，富有的能够亏空一点，尊贵的能够卑贱一点，聪明的能够愚笨一点，勇敢的能够怯弱一点，有辩才的能够说话笨拙一点，学问渊博的能够肤浅一点，明察的人能够糊涂一点。这就是说减损一点不让它太满。能够执行这些方法的，只有品德最好的人才能做到。”

《易经》上说：“满了的自己不损抑一点反而增加的，所以后来必定要受到损失；能够自己损抑一点的并且持之以恒的，终究会得到好处。”

常枞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枞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枞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

常枞曰：“嘻！是已。”常枞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

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其敬老耶？”

常枞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

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

常枞曰：“子知之乎？”

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

常枞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

## 【译文】

常拟生病了，老子前去探望说：“老师病得很厉害，您有没有什么要教诲学生的？”

常拟说：“你即使不问，我也要告诉你。”常拟接着说：“经过自己的家乡要下车，你知道吗？”

老子说：“经过自己的家乡要下车，不就是说不要忘记旧吗？”常拟说：“唉！是的。”

常拟说：“经过乔木要赶忙迎上去，你知道吗？”

老子说：“经过乔木要赶忙迎上去，就是要尊重老人吗？”常拟说：“唉！是的。”

常拟张开他的嘴巴让老子看，说：“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还在。”

常拟又问：“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没有了。”

常拟道：“你知道原因吗？”

老子说：“舌头还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它柔软的缘故？牙齿没有了，难道不是因它太刚强的缘故吗？”

常拟说：“唉！是的，天下的事理都在这里，我已没有其它的话再告诉你了！”

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复，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

坚于刚也。”

平子曰：“善哉！然则子之行何从？”

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刚为。”

平子曰：“柔无乃脆乎？”

叔向曰：“柔者纽而不折，廉而不缺，何为脆也！天之道微者胜。是以两军相加，而柔者克之；两仇争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亏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夫怀谦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则安往而不得其志乎？”

平子曰：“善！”

### 【译文】

韩平子问叔向说：“刚强的和柔弱的，哪一个坚固？”回答说：“我已八十岁了，牙齿一再的脱落，舌头却还存在。老子曾经说过：“天下最柔弱的，能够进入到天下最坚固的地步。”又说：“人活着的时候是柔弱的，人死了就变得硬挺挺的；万物草木活着的是柔脆的，死了就变得枯槁。从这些方面来看，柔弱是活着的一类，刚强是死亡的一类。”活着的哪里损坏一点一定能够复原，死了的损坏一点就更加坏了，我所以知道柔弱比刚强来的坚固。”

平子说：“说得真好呀！既然这样，那么你的为人是属哪一种？”

叔向说：“我也是柔弱的，要什么刚强。”

平子说：“柔弱不就是脆弱一点吗？”

叔向说：“柔弱的东西是几股绞起来的不会折断，边角也

不会缺损，怎能算是脆弱！天意的安排是微弱的终归胜利。所以两军交战，柔弱的一方胜利；两仇互相争利，柔弱的一方获利。《易经》上说：“天道对于太圆满的总要毁损一点，对于谦让的总要增益一点，地道从高处流向低处，鬼神降灾害给大圆满的，把幸福给谦让的。人们通常厌恶骄傲自满的，喜欢谦虚的，一个人只要抱着谦虚不自满的态度，天地鬼神们都会帮助他，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还愁不得志吗？”

平子说：“说得好！”

桓公曰：“金刚则折，草刚则裂，人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友绝”夫刚则不和，不和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由不刚也。

### 【译文】

桓公说：“金属太坚硬就容易折断，皮革太坚硬就容易裂开，国君太刚强，国家就容易灭亡，人臣太刚强，朋友之间的交往就容易断绝。”因为刚强就不和睦，不和睦就不能利用。所以四匹马不一致，它们跑的就不会太远；父子之间不和睦，他们这一世就会破败；兄弟不和睦，不能长久相处，夫妻不和睦，家庭就要破裂。《易经》上说：“两个人都朝一处想，他们的力量就可以割断金属。”这是因为不刚强的缘故。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

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夫上知天则不失时，下知地则不失财，日夜慎之则无灾害。

### 【译文】

老子说：“得到他的好处，一定要想到他的害处；喜欢它的成功，也一定要想到它的失败。一个人做好事。上天会降福给他；一个人做坏事，上天就降祸给他。”所以说：“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要警惕啊，要谨慎啊，君子专一不二，怎样预备呢？上要知天理就不失时机，下要知地就不失财利，日夜都小心谨慎，就不会有灾祸了。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华抱足曾子曰：“吾无颜氏之才，何以告汝。虽无能，君子务益。夫华多实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飞鸟以山为卑，而层巢其巅；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饵也。君子苟能无以利害身，则辱安从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 【译文】

曾子病得很厉害，他的儿曾元抱着他的头，曾华抱着他的脚。曾子说：“我没有颜渊的才学，没有什么遗言告诫你们。即使没有能力，但君子讲究实效。花儿多，果实少，这是天

意安排的，话说得多，事做得少，这是一般人的常规。飞鸟认为山还矮，把它的窝做到山顶上；鳖认为渊还浅，却在泥土中穿洞；然而人们所以能够得到它，全凭引诱它的食物啊。君子如果能够不因为利益损伤自己，那么耻辱将从哪里来呢！”想做官的人，官位一到手就懈怠；病在稍微好转的时候容易加重；祸患产生于懒惰；有了妻子对父母的孝顺也差了；懂得这四点，要谨慎终结和刚刚开始要一样。《诗经》中道：“当初没有不好的，结果却很少能有好的。”

单快曰：“国有五寒，而冰冻不与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厉，三曰谋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国家败，五曰不能治内而务外。此五者一见，虽祠无福。除祸必得，致福则贷（通忒）。”

### 【译文】

单快说：“国家有五寒，但冰冻不在之内。一是不专心治理政事，二是女人的祸害，三是泄露国家的重要机密，四是不尊敬卿士因而国家败亡，五是不能治理内部反而及利搞外事。这五样只要有一样出现，即使祭神也不会降下福神来，除祸一定会得祸，求福就定会出差错。”

孔子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通雀）生乌于城之隅。二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此逆天之时，诡福反为祸也。”

至殷王武丁之时，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二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骇，侧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三年之后，远方之君重译而朝者六国。此迎天之时，得祸反为福也。

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诸侯也；恶梦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胜善政，恶梦不胜善行也。至治之极，祸反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译文】

孔子说：“存亡祸福，都在于自身的所作所为罢了，（国君如贤明）即使有天灾地祸，也不会伤害他。从前，殷王帝辛的时候，麻雀在城墙的角落里生出一只乌鸦，二人占卦说：“大凡小动物生出大动物，国家一定吉祥，国王的名声也定会加倍的好，帝辛沾沾自喜于麻雀带来的福份，再也不去治理国家了，横暴没有限止，外国的侵犯也就来了，殷国于是被灭亡了，这是违背天意，得到福兆反而成了祸患。

“在殷王武丁的时候，先王的仁政没有了，刑法也废弛了，朝廷里长出桑穀，七天就长成了一人合抱那样粗大，二人占卦说：“桑谷是野生植物，朝廷里长出野生植物，估计是要亡国了？”武丁害怕得很，小心谨慎地修养自己的品德，施行先王的仁政，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了的后代，举用隐居的贤人，阐明尊敬老人的办法。三年以后，远方的国君因语言不通要经过多至翻译来朝见的有六个国家，这是顺应天时，得到祸兆反而成了福祥。

“所以，异常的灾象是上天用来警诫天子和诸侯的；恶梦是用来警戒士大夫的。所以妖孽不能战胜仁政，恶梦不能战胜善行，政治真正走上轨道的时候，祸反而变成了福，所以《尚书·太甲篇》中说：“上天造成的灾害，还可以避开；自己造成的祸害，就不可逃脱了。”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国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亲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国爵不用足以亡，亲佞近谗足以亡，举百事不时足以亡，使民不节足以亡，型罚不中足以亡，内失众心足以亡，外 大国足以亡。”

### 【译文】

石讎说：“春秋时代有许多很快将要亡国的国家，做国君的不可不引以为戒啊！后宫中妃妾太多足以亡国，公族之间不能相互友好足以亡国，大臣得不到信任足以亡国。国家的爵位不能授给贤能之士足以亡国，君王亲近奸佞和进谗言的人足以亡国，做事不合时宜足以亡国，使用民力没有节制足以亡国，使用刑罚不恰当足以亡国，对内失去民心足以亡国，对外轻慢大国足以亡国。

夫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齐顷公是也。

齐顷公，桓公之子孙也，地广民众，兵强国富，又得霸者之余尊，骄蹇怠傲，未尝肯出会同诸侯，乃兴师伐鲁，反败卫师于新筑，轻小 大之行甚。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

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大败齐师，获齐顷公，斫逢丑父。于是懼然大恐。赖逢丑父之欺，奔逃得归。吊死问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外金石丝竹之声，远妇女之色，出会与盟，卑下诸侯。国家内得行义，声问震乎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为来，尊宠不武而得之。可谓其讫（通屈）免变化以致之。故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同效）也。

### 【译文】

福祥产生于不知不觉之中，祸患却产生在春风得意的时候，齐顷公就是一个例子。

齐顷公是齐桓公的子孙，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兵力强盛，国家富足，又得到了齐桓公称霸天下留下的尊贵地位，所以他骄傲怠慢，不肯出面会见其它诸侯，就发兵讨伐鲁国，返回时又在新筑打败卫国的军队，这是他轻视小国，傲慢大国的行为。没有多长时间，晋国和鲁国前来拜访，因为使者被戏弄，两国大怒，回去就寻找伙伴，得到卫国和曹国的支持，四国互相帮助，约定在鞍这个地方和齐国交战，结果打败了齐国的军队，俘虏了齐顷公，斫伤了逢丑父。齐顷公这时才惊恐害怕起来。幸亏依靠逢丑父巧妙地骗过晋军，才得以逃回本国。从这以后，齐顷公吊唁死者，慰问病人，七年没有喝酒，没有吃肉，不听音乐，远离女色，出席朝会，参加结盟，礼待诸侯。国家内部实行仁义，诸侯们都敬畏的声望，丧失的土地，不必要求收复，人家自然就送来了。尊宠不依靠武力，自然也就获得了。可以说是能受委屈后发生了变化才

产生出这样的结果。所以福祥产生于隐隐约约之中，祸患却产生在春风得意的时候，这是得和失的经验啊。

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晋文公是其效也。

晋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飡（通享）国。飡国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诸侯背畔（通叛），天子失道，出居于郑。文公于是悯中国之微。任咎犯，先轸、阳处父、畜爱百姓，厉养戎士。四年，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执曹伯，还败强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听，天下旷然平定，周室尊显。故曰：“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

文公于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汤、武之心作而忘其众，一年三用师，且弗休息，遂进而围许，兵亟弊，不能服，罢诸侯而归。自此而怠政事，为狄泉之盟不亲至，信衰谊缺，如罗不补，威武诘（通屈）折不信，则诸侯不朝，郑遂叛，夷、狄内侵，卫迁于商丘。故曰：“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 【译文】

一个国君的最大成功，就是在于任用贤能，蓄养道义，政治就会逐渐清明，衰败灭亡的原因，这就在于得意以后就懈怠下来，渐渐地走向衰败灭亡，晋文公就是那样的一个例子。

晋文公外出逃亡时，坚持修养自己的道德品质，所以才能返国成为国君。当他做了国君以后，上面没有圣明的天子，

下面没有贤能的方伯，强大的楚国主持会盟，诸侯背叛朝廷，天子失去应有的地位。跑到郑国去居住。文公感到了国家的衰败，于是任用咎犯、先轸、阳处父等人，爱护百姓，训练士兵，经过四年的努力，国内安定了，于是就发兵讨伐卫国，活捉曹伯，又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声威震惊天下。晋文公同时又彰明王法，率领诸侯们朝见周天子，没有敢不听的，天下空前的安定，周王室得到尊敬和显贵。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最大成功在于任用贤能、蓄养道义，政治就会逐渐清明。”

于是文公成就了霸业，愿望达到了，心满意足了，有商汤、周武王的雄心，却忘记了人民的辛苦，一年当中，三次出兵打仗，没有得到休息，又去围攻许国，兵士疲惫极了，无心恋战，于是解散了各诸侯的军队回到国内。从此以后，懈怠国家大事，诸侯在狄泉会盟他也不亲自参加，信用衰退，道义丧失，好像罗网没有织补一样，威武受到挫折，不再被诸侯所折服，诸侯也不来朝见了，郑国背叛了，夷、狄乘虚而入，卫国迁到商丘。所以说：“衰败灭亡的原因，在于得意以后懈怠下来，渐渐地走向衰败灭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击趋而入见，宾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独不起，文侯有不说（通悦）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称曰：“为子起欤？无如礼何。”

不为子起欤？无如罪何。请为子诵——楚恭王之为太子也，将出之云梦，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趋避家人之门中；太子下车，从之家人之门中，曰：‘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吾闻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

为其若是！’工尹曰：‘向君望见子之面，今而后记子之心。审如此，汝将何之？’”

文侯曰：“善！”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诵三遍而请习之。

### 【译文】

田子陪着魏文侯坐着，太子击快步前来拜见，客人和大臣们都站起身来，只有田子方没有起身，魏文侯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太子也不高兴。

田子方说：“我为你站起来吧，不知是否符合礼仪？不为你站起来吧，又不知犯的是什么罪？让我为你说说楚恭王做太子的事吧：楚恭王做太子时，要到云梦去，路上遇到大夫工尹、工尹就急忙躲进一户人家去，太子下车也跟着来到那户人家门口说：“你这位大夫为什么要这样？”我听说：“尊敬他的父亲，不包括尊敬他的儿子，如果包括尊敬他的儿子，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你这位大夫为什么要这样？”工尹说：“以前我只看到了你的外表，从今以后我看到了你的内心。果真是这样，你准备到哪儿去？”

文侯（听后）说：“好。”太子击也上前叙述楚恭王的话，说了三遍还努力照着去做。

子赣之承或，在涂，见道侧巾弊布拥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赣问焉，曰：“此至承几何？”默然不对。子赣曰：“人问乎己而不应，何也？”屏其拥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睹而不识者，智乎？轻侮者，义乎？子赣下车曰：“赐不仁，过闻三言，可复闻乎？”曰：“是足于子矣，吾不告子。”

于是子赣参偶则式五偶则下。

### 【译文】

子赣到承国去，在路上，看见路边有一个人头上戴顶破头巾，身上穿件破衣服，拥裹着破布被，他的名字叫丹绰。子赣向他问路，说：“从这里到承国还有多远？”此人沉默没有回答。子赣说：“人家问你你不回答，为什么？”这个人掀开身上的破被说：“远望别人并有褻渎别人的意思，算是仁厚吗？看见别人又不认识他，算是聪明吗？轻蔑、欺侮人家，算是仁义吗？”子赣下车说：“我不够仁义，刚才听了你的三句话，还可以再听一些吗？”回答说：“这些对于你，已经足够了，我不再告诉你。”于是子赣遇到三个人就在车上行礼，遇到五个人就下车行礼。

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出见之，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尽来贺，子独后来吊，岂有说乎？”

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利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

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 【译文】

孙叔敖做楚国的令尹，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有一位老人，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白帽子，最后来表示悲伤，孙叔敖整理衣帽出去见他，对老人说：“楚王不知晓我不贤能，让我管理官吏百姓，大家都来恭贺，只有你最后来向我吊唁，难道有什么说辞吗？”

老人说：“有说辞。自身显贵向别人显示骄傲的人，人民就会离开他；地位很高而独揽大权的人，君王就会厌恶他；俸禄已经丰厚却不知足的人，祸患就会跟随他。”孙叔敖再次行礼后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还希望听听其他的教诲。”

老人说：“地位很高但意气更加卑下，官职越大但要更加小心，俸禄优厚，但要谨慎，不敢妄取人家的财物，你谨慎地守住这三条，就完全能够治理好楚国了。”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秦敦强？”对曰：“不如秦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对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王曰：“不如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

申旗伏瑟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六晋之时，智氏最强，灭范中行氏，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满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也，乃今知

之！汾水可以灌娄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虽强，不过智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时，愿王之必勿易也！”于是秦王恐。

### 【译文】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对他的左右说：“现在韩、魏和秦国相比谁强大？”回答说：“韩、魏不如秦国强。”秦昭王说：“现在的如耳、魏齐和孟尝、芒卯谁最贤能？”回答说：“如耳、魏齐不如孟尝、芒卯贤能。”昭王说：“凭孟尝、芒卯的贤能，率领强大的韩国和魏国来攻打秦国都对我没有办法，现在凭无能的如耳、魏齐，率领势力已经弱小的韩国和魏国来攻打秦国。大概对我没有办法就更明显了！”左右的人都说：“是的！”

申旗伏在瑟上回答说：“君王把天下的事预料错了！在晋国六卿当政的时候，其中智氏最强大，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又率领韩、魏的军队在晋阳围攻赵襄子，挖开河堤用晋水淹没晋阳城，还差三板就满了，智氏驾车从水里巡行，魏宣子给他驾车，韩康子做他的骖乘。”智伯说：“我当初不知道水也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现在知道了！汾水可以淹没娄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魏宣子用肘碰碰韩康子，韩康子踩踩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接触传达信息后，就瓜分了智氏、智氏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现在秦国虽然强大，没有超过智氏；韩、魏虽然弱小，尚且比以前在晋阳城下做附庸时要好。这正是他用肘和脚的时候，希望君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于是秦王感到恐惧了。

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

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

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 【译文】

魏公子牟要到东方去，穰侯替他送行，说：“先生将要离开我到山东去，临别就没有一句教诲我的话吗？”

魏公子牟说：“不是你提起，我差一点忘记告诉你。你知道官位没有和权势相约，权势会自动来到吗？权势没有和富裕相约，富裕会自动来到吗？富裕没有和显贵相约，显贵会自动来到吗？显贵没有和骄傲相约，骄傲会自动来到吗？骄傲没有和罪恶相约，罪恶会自动来到吗？罪恶没有和死亡相约，死亡也会自动来到吗？”

穰侯说：“好的！我恭敬地接受您高明的指教。”

高尚尊贵，无以骄人；聪明圣智，无以穷人；资给疾速，无以先人；刚毅勇猛，无以胜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智必质，然后辩之，虽能必让，然后为之。故士虽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让；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

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谓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者也。

### 【译文】

品德高尚地位尊贵的人，不要对人骄傲；聪明机智的人，不要使人难堪；天资敏捷的人，不要在人那占先；刚强勇敢的人，不要总想胜过别人。不知道就要去求问，不会的就要去学。即使聪明，也一定要质朴，然后去辩明事理；即使很能干，也一定要谦让，然后努力去做。因此一个士人虽然聪明机智，自己要保持愚笨；功劳誉满天下，自己也要保持谦让；勇力不可一世，自己也要保持惧怯；富有天下，自己也要保持廉洁。这就是所说的地位高了也不会发生危险，满了也不会漫溢出来。

齐桓公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后至，桓公举觞以饮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后至，饮而弃酒，于礼可乎？”管仲对曰：“管闻‘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计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 【译文】

齐桓公为大臣们准备了酒，约定中午喝酒。管仲最后到的，桓公举起酒杯喝干了酒，管仲喝了一半就放下酒杯。桓公说：“约好了时间，你却最后才来，酒喝了一半又放下不喝，在礼节上说得过去吗？”管仲回答说：“我听说：‘酒喝进肚去舌头就伸出来了’，舌头出来话就会有说错的地方，话说错了，自身会遭到舍弃。我考虑与其舍弃自身，不如舍弃酒。”桓公

笑着说：“仲父请就坐。”

楚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谷阳持酒而进之。子反曰：“退！酒也。”谷阳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醉而寝。

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于是恭王驾往。入幄，闻酒臭，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至醉如此，是亡吾国而不恤吾众也。吾无以复战矣！”于是乃诛子反以为戮，还师。

夫谷阳之进酒也，非以妒子反，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小利，大利之残也。”

### 【译文】

楚恭王和晋厉公在鄢陵打仗的时候，司马子反口渴想要喝水，仆人谷阳拿酒送上。子反说：“拿下去，这是酒呀。”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又说：“拿下去！这是酒。”谷阳又说：“这不是酒。”子反就接过来喝下去。喝醉并睡着了。

楚恭王想与晋人再战，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说心里有病不去。于是恭王亲自来看也，走进帐篷，闻到酒味，说：“今天的战斗，我亲自出战，所依靠的就是司马；司马醉成这个样子，是要使我的国家灭亡，而不体恤我的百姓啊，我凭什么再去打仗啊！”于是就杀了子反作为警戒，撤回军队。

谷阳进酒，并非妒嫉子反，是忠于爱护他，却反而害了他，所以说：“小忠是大忠的妨害，小利是大利的祸害。”

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忘大众，《春秋》有其戒，晋先轸是也。

先轸欲要（通邀）功获名，则以秦不假道之故，请要（通邀）秦师。襄公曰：“不可！夫秦伯与吾先君有结。先君一日薨，而兴师击之，是孤之负吾先君。败邻国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轸曰：“先君薨而不吊赠，是无哀吾丧也；兴师径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枢毕尚薄屋，无哀吾丧也兴师。”卜曰：“大国师将至，请击之。”则听先轸兴兵，要（通邀）之殽，击之，匹马只轮无脱者。大结怨构祸于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烂国家，十有余年，卒丧其师众，祸及大夫，忧虑后世。故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

### 【译文】

好战的大臣，不能不省察。以小耻辱为羞却构成大怨仇，贪图小利而忘记大众，《春秋》上有这方面的教训，晋国先轸就是例子。

先轸想要邀功取名，就利用秦国没有事先借路就穿过晋国去偷袭别的国家，请求半路拦截秦军。晋襄公说：“不可以！秦伯和我先君曾有结交，先君一过世就出兵去打人家，是我辜负了我们先君，破坏了邻国间的交情，有损孝子的品行。”先轸说：“先君过世，秦国没有来吊唁送祭礼，是对我们的丧事没有悲哀的表示；出兵经过我国邻土，没有事先向我们借路，是看不起我的国君；况且先君文公的灵枢还停在屋子里，秦国竟然对我们的丧事没有一点悲哀的表示就兴兵打仗。”于是问卜，卜卦上说：“大国的军队将要来了，请准备拦击他们。”

襄公就听任先轸出兵，晋军在殽山拦击秦军，结果秦军一人一马也没有逃脱。晋国和秦国结下了大的怨仇，从此战争不断，短兵相接，血流遍地，尸骨暴露在郊外，破坏了国家的元气，十多年后，晋国到底还是丧失了他的军队的民众，祸患殃及到大夫，忧虑牵连到后代。所以，好战的大臣不能不省察。

鲁哀公问孔子曰：“予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乎？”孔子对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闻与？”

对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毁坏辟法，裂绝世祀，荒淫于乐，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师触龙者，谄谀不正。汤诛桀，左师触龙者身死，四支（通肢）不同坛而居：此忘其身者也。”

哀公愀然变色，曰：“善！”

###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忘性大的人，搬家忘记了把妻子带来，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这不是忘性最大的人，忘性最大的人忘记了自己。”哀公说：“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孔子回答说：“从前，夏桀贵为天子，拥有天下的财富，但是他不遵循夏禹的治国大道，破坏国法，灭绝世祀，终日荒淫于娱乐，沉溺酒色。他的大臣左师触龙，专门阿谀逢迎，不匡正国君。结果，商汤杀了夏桀，左师触龙也被杀了，四肢都被分解了：这就是忘记了他自己。”

哀公忧伤地改变了脸色，说：“说的对。”

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无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通燃）；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𦃟𦃟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徙；内藏我知（通智），不与人论技；我虽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

### 【译文】

孔子到周的国都去，到周天子的太庙参观。祖庙右边的台阶前面，有一个金属铸的人像，嘴被牢牢封闭着，背上有一篇铭文，写道：“这是古代说话谨慎的人，警戒啊！警戒啊！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多坏事；不要多事，多事多祸患。安于享乐的人一定要警惕，不要做下后悔的事情。不要说这有什

么妨碍，那个祸患将要增长；不要说这有什么害处，那个祸患将要扩大，不要说这有什么伤害，那个祸患将要像烈火一样燃烧；不要说没有人听见，天妖正在窥伺着人。如果荧荧小火扑灭，形成了炎炎烈火就没有办法了；如果涓涓细流不堵塞，就会形成浩瀚的江河；如果绵绵的丝线不扯断，将会织成罗网；如果荒杂小树不伐去，就会长成大树，非要斧子才能伐柯。如果说话不谨慎，就是一切祸患的根源；认为这没什么妨碍，就是敞开了灾祸的大门。

强横的人不得好死，好胜的人一定会遭逢对手，盗贼怨恨主人，人民厌恶权贵。君子知道天下之大不能完全遮盖，所以退后一点、低下一点，让人家羡慕，面对敌对一方退让一步，反而没有人与他抗争。人家都趋向那边去，我只守在这里；众人都感迷惑，我独不去，内心暗藏智慧，不和别人盘道论技；我虽然处于尊高地位，没有人来害我。江河能够汇集百条山谷的流水，因为它低下，上天之道是不分亲疏的，它经常帮助好人。警戒啊！警戒啊！”

孔子回头对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这些话虽然鄙俗，但合乎事理。《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就象面临深渊一样。就象走在薄冰上一样’。一个人立身处世能够这样，难道还会因为说话遭遇灾祸吗？”

鲁哀侯弃国而走齐。齐侯曰：“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蚤（通早）？”鲁哀侯曰：“臣始为太子之时，人多谏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爱臣，臣爱而不近也。是则内无闻而外无辅也。是犹秋蓬恶于根本而美于枝叶，秋风一起，根且拔矣。”

**【译文】**

鲁哀侯抛弃国家逃到齐国。齐侯说：“你为什么年纪这么轻，丢弃国家又这么早呢？”

鲁哀侯说：“我当初做太子的时候，人们都规劝我，我只是听听却不实行；人们都喜爱我，我也喜爱他们却不亲近他们。所以里边听不到谏言，外面也没有辅佐，这好象秋天的蓬草一样，枝叶虽美但根儿坏了，秋风一吹，根就拔起了。”

孔子行游，中路闻哭者声，其音甚悲。孔子曰：“驱之，驱之！前有异人章。”少进，见之，丘吾子也。拥镰带索而哭。

孔子辟车而下问曰：“夫子非有丧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对曰：“吾有三失。”孔子曰：“愿闻三失。”

丘吾子曰：“吾少好学问，周遍天下，还后，吾亲亡，一失也；事君奢骄，谏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后绝，是三失也。树欲静乎风不定，子欲养乎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得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则自刎而死。

孔子曰：“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也。”于是弟子归养亲者十三人。

**【译文】**

孔子出游，在半路上听到有人哭的声音，哭声很悲伤。孔子说：“快点驱车！快点驱车！前面有不寻常人的声音。”走不多远，见到了哭的人，一看是丘吾子。他正拿着镰刀，带着绳索在那儿哭。

孔子走下车，问他说：“先生莫不是有丧事，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丘吾子说：“我有三个过失。”孔子说：“希望听听你的三个过失。”

丘吾子说：“我年轻时喜欢学习，周游于天下，回来以后，我的亲人去世，这是第一个过失；事奉的君王奢侈骄纵，劝谏没有成功，这是第二个过失；厚道地交结朋友，但以后又绝交了，这是第三个过失。树想要静止下来，但是风不停地吹；儿子想要奉养双亲，但双亲因为年老不待而去了。过去了就不再回来是年华，又不可能再见面的是死去的双亲。请从此处辞别！”说完自杀身亡。

孔子说：“弟子们记住，这完全能够作为教训啊。”于是弟子回去奉养父母双亲的有十三人。

孔子论《诗》，至于《正月》之六章，愀然曰：“不逢时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废道；违上离俗则危身；世不与善，已独由之，则曰非妖孽也。是以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故贤者不遇时，常恐不终焉。《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谓地盖厚？不敢不。’此之谓也。”

### 【译文】

孔子评论《诗经》评论到《正月》的第六章，肃然起敬地说：“生不逢时的君子，难道不是太危险了吗？顺从国君，随着世俗。就放弃了原则，违背国君，脱离世俗，就会危及自身；世俗的人不向善，只有自己一人向善，就有人说他不是妖人就是余孽。因此，夏桀杀害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叔比

干。所以，贤能的人遇不上好的时运，常常担心自己不能善终。《诗经》上说：‘说天有多高？不敢不弯腰。说地有多厚？不敢不小步轻轻地走。’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尽得，大爵<sub>（通雀）</sub>独不得，何也？”罗者对曰：“黄口从大爵<sub>（通雀）</sub>者，不得；大爵<sub>（通雀）</sub>从黄口者，可得。”

孔子顾谓弟子曰：“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

### 【译文】

孔子看见一个拿着网捕雀的人，他所捕的都是小鸟。孔子说：“黄口小雀都捕到了，大雀独独捕不到，这是什么原因？”捕雀儿的人说：“小雀儿跟从大雀儿的捕不到；大雀跟从小雀儿的捕得到。”

孔子回过头来对弟子们说：“君子要谨慎地选择所跟从的人，如果跟从的不是正派的人，就会有被网罗的危险。”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亏，谗谀乱正心，众口使意回。忧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污辱难湔洒，败事不可复追，不深念远虑，后悔当几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谗谀者，穷辱之舍也；取虐于人者，趋祸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务忠信，节嗜欲，无取虐于人，则称为君子，名声常存。”

**【译文】**

修养身心，端正行为，不能不谨慎。嗜好欲望能使人行为亏损。谗言谄媚能使人心术不正，众口一辞能使人意志转变。忧患产生于疏忽，祸乱起源于细微之处，污辱的名声很难洗清。败坏了的事情不能补救，不想得深一些，不考虑得远一些，后悔的事情该不知有多少。侥幸的是破坏性理的斧头；嗜好欲望是追逐祸患的野马；欺骗谄媚是极端耻辱的馆舍；对人暴虐是走向祸乱的道路。因此说：“除去侥幸，讲究忠信，节制嗜欲，不要对人暴虐，这样的人就可以称做君子，好名声永远长存。”

怨生于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早豫，存亡在于得人，慎终如始，乃能长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谓要道也。

**【译文】**

怨恨产生于不报恩，祸患产生于多享福；安全和危险取决于自己是否处理得当；要想不受困，在于早做准备；国家的生存和灭亡，在于是否得到人才；始终如一才能长久。能够做到这五点，就可以保全自身了。“自己不愿意做的，不要强加于别人”，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颜回将西游，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

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

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疏，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

### 【译文】

颜回将要到西边去游学，请教孔子说：“用什么来立身处世？”

孔子说：“恭、敬、忠、信，可以立身处世。对别人谦恭，就能避免祸患；对别人尊敬，别人就会喜爱你；对别人忠诚，别人就会赞成你；对别人守信用，别人就会依赖你。人们所喜爱的人、所赞成的人、所依赖的人，一定会避免祸患，这样的人可以治理国家，何况是立身处世呢！因此，不亲近关系密切的人去亲近关系疏远的人，不也是太远了吗？不注重内心修养只注意外表美，不也相反吗？不事先考虑事情成败，遇到危险才想办法，不也太晚了吗？”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诚为以信，三曰富而贵毋敢以骄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宽以静。思此五者，则无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时，凶命不至而祸不来。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贵人者，非贵人也，自贵也。昔者：吾尝见天雨金、石与血；吾尝见四月、十日并出，有与天滑；吾尝见高山之崩，深谷之壅，大都王宫之破、大国之灭；吾尝见高山之为裂，深渊之沙竭，贵人之车裂；吾尝见稠林之无木，平原为（同溪）谷，君子为御仆，吾尝见江河为乾为坑，

正冬采榆桑，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万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无戒而不慎五本哉！

### 【译文】

大凡一个人要管好自己，必须在五个根本方面要谨慎：一是柔和仁慈，二是诚实守信，三是富贵了不敢向人骄傲，四是恭敬别人，五是宽厚沉静。经常想到这五个方面，就不会有凶险发生。任用贤能，矜持庄重，顺应天时，凶的命运不会来，祸患也不会来。恭敬别人，并不是恭敬别人，而是恭敬自己；尊重别人，并不是尊重别人，而是尊重自己；从前，我曾看见老天降下金子、石头和血；我曾见到四个月亮、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又与天穹一起滑落，我曾经看见高山崩塌下来，深谷被堵塞住，大都王宫被破坏了，大国被消灭；我曾经看见高山裂开，深渊干涸，尊贵人遭到车裂的酷刑；我曾经看见稠密的森林没了树木，平原变为溪谷，君子变成车夫；我曾经看见江河水干了变成坑，寒冷的冬天采摘榆树和桑树的叶子，炎热的夏天下雪下霜，千乘之国的君王，万乘大国的君王死了没人安葬。所以君子庄重谨慎造成自己的名声，小人庄重谨慎来免除自己的刑罚。怎能在五个根本方面不警惕不谨慎呢！

鲁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阴，夏日行阳，市次不敢不行，参行必随，坐必危，一食之间，三起不羞；见衣裘褐之上，则为之礼。

鲁君问曰：“机子年甚长矣，不可释恭乎？”机汜对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学恭，以除其刑。对君子之坐，岂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士，岂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谓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鸿鹄飞冲天，岂不高哉，缴尚得而加之；虎豹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誉人者少，恶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质之加于汜者，何释恭为！”

### 【译文】

鲁国有一位恭谨的士人，名字叫做机汜，年纪快七十岁了，却更加恭谨小心。冬天走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夏天走在太阳照晒的地方，经过集市不敢停留，众人行动一定跟随，坐的时候一定正襟危坐，吃一顿饭的时间，数次站起，看见穿着富贵、粗陋衣服的士人，都要向他们行礼。

鲁君问他说：“机子年纪大了，难道不可减少一些恭谨吗？”机汜回答说：“君子喜欢恭谨，用来造成他的好名声；小人学习恭谨，用来免受刑罚。国君赐的座位，哪有不安稳的，尚且还要防跌，一人独自享受食物，哪有不美滋滋的，尚且还要防噎。现在象我这样的已经称得上是幸运的人了，本来不一定就幸运。鸿鹄一飞冲天，难道不是飞得很高吗？但是用系着丝绳的箭来射还是可以把它射下来；虎豹是凶猛的野兽，但是人还是可以吃它的肉，睡它的皮。称誉别人的人少，诽谤别人的人多，我快七十岁了，常常担心刑罚加到我的身上，怎么敢舍弃恭谨呢！”

成回学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问其故何也？回

对曰：“臣闻之，行者比鸟，上畏鹰罟，下畏网罗。夫人为善者少，为谗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祸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节之亏。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 【译文】

成回跟子路求学三年，态度非常恭敬。子路问他是什么原因这样做。成回回答说：“我听说，行人好比鸟儿，上面害怕凶猛的鹰罟，下面害怕捕鸟的网罗。人做好事的少，给人进谗言的多，如果活于世上，如何知道祸罪不加到自己身上？我快七十岁了，常常担心自己的行为节操有亏损之处。因此，我保持恭敬等待天命。”子路行大礼说：“你真是一位君子啊！”

## 说苑卷第十一

### 善 说

孙卿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分别以明之，欢欣愤满（通懣）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也’。”《诗》云：“无易由言，无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曾闻也。”此之谓善说。

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夫辞者，人之所以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愆；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译文】**

孙卿说：“说话的方法是：要严肃慎重地确立观点，真诚恳地处理事情，坚定信心，持之以恒，举例子打比方说明，分门别类明晰解说，或欢快，或愤激，要充满感情地表达，让听的人觉得宝贵、珍奇、可贵、神妙。如果这样，所说的话一般就不会不成功了。这就叫做珍重自己应该珍重的。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珍重自己应该珍重的’。”《诗经》上说：“不要随便讲话，不讲苟且的话。”鬼谷子说：“做人不善良而把他纠正过来，困难啊。说了不能实行，说的话没人听从，是申说得明白；已经说清楚了而不去做，那就是把握得不够牢固；已经把握得很牢固而没有去做，那就是所说的话没有切中听话人心中所好。申说得明白，把握得牢固，又切中听话人所好，这种话神妙而可珍贵，清楚而分明，能深入听话人的内心，如果这样而所说的话仍不能实行，世上还没听到过。”这就叫善说。

子贡说：“一个人说出的话，关系到自身得失与国家安危。”《诗经》上说：“君王娓娓而谈，百姓心中安定。”言辞是人们用来相互沟通的工具。主父偃说：“一个人不善言辞，还有什么用呢？”从前，子产话说得很漂亮，赵武向他表示敬重；王孙满申明大义，楚庄王深感愧疚；苏秦推行合纵的主张，六国得以安宁；蒯通申述他的理由，自身得以保全。言辞是用来尊崇君王、提高自身地位、安定国家、保全性命的。所以，不能不修饰言辞，不能不擅长讲话。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自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与王地，则王奈何？故不若与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

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

### 【译文】

赵国派人对魏王说：“为我杀死范痤，我愿意送上七十里土地。”魏王说：“好！”就派官吏捉拿范痤，包围了他的住处但还没有杀他。范痤爬上屋顶，骑着屋脊对来说：“与其杀死我去进行交易，不如用活着的我去进行交易。如果我死了，赵国不给魏王土地，那么魏王怎么办？所以不如先与赵国解决了割让土地的事情，然后再来杀我。”魏王说：“好吧！”

范痤于是写信给信陵君说：“我是过去被魏国免除了相位的人，赵国用割让土地为代价要杀死我，而魏王听从了，如果强大的秦国也仿照赵国的做法杀害您，您该怎么办呢？”信陵君就去说服魏王，放走了范痤。

吴人入荆，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曰：“欲与荆者左，欲与吴者右。”逢滑当公而进曰：“吴未有福，荆未有祸。”公曰：“国胜君出，非祸而奚？”对曰：“小国有是犹复，而况大国乎？楚虽无德，亦不斩艾（通刈）其民。吴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荆也。祸之适吴，何日之有！”陈侯从之。

**【译文】**

吴国进攻楚国，召见陈国的怀公。怀公召集国人计议说：“想和楚国在一起的站左边，想和吴国在一起的站右边。”大夫逢滑向怀公进言：“吴国未必有福泽，楚国未必有祸殃。”怀公说：“楚国被人战胜，国君出逃，不是灾祸是什么？”逢滑回答说：“小国发生这种事情，尚且可以恢复，何况大国呢？楚国虽然缺少仁德，但没有残杀百姓。吴国日日有士兵伤亡，尸骨暴露在荒野，没见到他有什么仁德。上天也许是在训戒楚国，灾祸将降临吴国，时间不会很久了！”陈侯听从了逢滑的话。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门而右；不善吾者，入门而左。”有中门而立者。桓公问焉。对曰：“管子之知（通智），可与谋天下；其强，可与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内政委焉，外事断焉，驱民而归之，是亦可夺也。”桓公曰：“善！”乃谓管仲：“政则卒归于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子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

**【译文】**

桓公要确定管仲为仲父，对大夫他们说：“同意我做法的，进大门站右侧；不同意我做法的，进大门站左侧。”有个人站在大门中间。桓公问他这样做的缘故。那人回答说：“管子的智慧，可以谋划天下；他的坚强，可以夺取天下。君王是要完全依赖他的诚信吗？将内政交给他，对外事务也由他决断，

驱使百姓归附他，这样他就能夺取天下了。”桓公说：“说得对！”于是告诉管仲：“政事就全部交给你了。如果政事有处理不到的地方，就只有匡正你了。”管子因此修筑了称做三归的高台，用来勉励自己忧思百姓。

齐宣王出猎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曰：“父老苦矣！”谓左右：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闾邱先生独不拜。

王曰：“父老以为少耶？”谓左右：“复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闾邱先生又不拜。

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来观，父老幸而劳之，故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独不拜，寡人自以为少，故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独不拜，寡人得无有过乎？”

闾邱先生对曰：“惟闻大王来游，所以为劳大王；望得寿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贵于大王。”

王曰：“夫杀生有时，非寡人所得与也，无以寿先生；仓廩虽实，以备灾害，无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闾邱先生对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愿大王选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得以寿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时，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今大王幸赐臣田不租，然则仓廩将虚也；赐臣无徭役，然则官府无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

齐王曰：“善！愿请先生为相。”

## 【译文】

齐宣王在社山狩猎，社山的十三位父老一起来慰劳宣王。宣王说：“父老们辛苦了！”对手下人说：“赏给父老们田地，不用交租税。”父老们全都拜谢，只有闾邱先生不肯拜谢。

宣王说：“父老们认为赏赐得少吗？”又对手下人说：“再赏赐父老们，今后可不服劳役。”父老们全都拜谢，又只有闾邱先生不拜谢。

宣王说：“拜谢了的人可以走了，没有拜谢的人到前面来。”宣王说：“我今天来到这里，父老们前来慰劳我，所以我赏给父老们田地，不用交纳租税。父老们全都拜谢，只有先生不谢，我自认为赏得少了，所以又赏赐父老们可不用服劳役。父老们都拜谢，又只有先生不拜谢，难道是我有什么过错吗？”

闾邱先生回答说：“听说君王来游乐，人们之所以要慰劳君王，是希望从君王这里获得长寿，希望从君王这里获得富足，希望从君王这里获得显贵。”

宣王说：“人的死与生有定数，并不是我能给予的，没有办法让先生长寿；仓库虽然丰实，是为了防备灾害，没有办法让先生富足；高官不缺少，小官又卑贱，没有办法让先生显贵。”闾邱先生回答说：“这都不是做臣子的敢于奢望的。希望君王能挑选良善富贵人家中有修养好品行的子弟充任官吏，公平地执行法律，如能这样，臣下就可以稍稍长寿了；春夏秋冬，按时节做好各项事情，不要烦劳打扰百姓，如能这样，臣下就可以稍稍富足了；希望君王下令，让年轻的尊敬

年长的，年长的尊敬年老的，如能这样，臣下就稍稍显贵了。现在有幸得到君王赏赐田地，不用交纳租税，可是国库就会空虚；赏赐臣下可不服劳役，但是官府就没有人可以派遣差使。这本来就不是做臣民所希望的。”

宣王说：“说得对！愿意聘任先生做我的辅相。”

孝武皇帝时，汾阴得宝鼎而献之于甘泉宫。群臣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邱寿王独曰：“非周鼎。”

上闻之，召而问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周鼎，而寿王独以为非，何也？寿王说则生，无说则死。”

对曰：“臣寿王安敢无说。臣闻夫周德始产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太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洞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并至，征祥毕见。昔始皇帝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宝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虞邱寿王黄金十斤。

### 【译文】

汉代孝武皇帝时，汾阴有人得到一个宝鼎，把它献到了甘泉宫。众大臣都向皇帝祝贺说：“陛下得到了周鼎。”惟独侍中虞邱寿王说：“这不是周鼎。”

皇上听说了，召见寿王问他：“我得到了周鼎，大臣们都认为是周鼎，惟独你认为不是，为什么？你若说出道理就让

你活，说不出就让你死。”

寿王回答说：“臣下怎敢不说明道理呢？我听说周朝的仁德，是从后稷开始产生的，在公刘时发展，在太王时扩大，在文武、武王时完成，在周公时发扬光大。周朝的德泽向上到天，向下到地，无处不在。上天回报，宝鼎是因为周朝而出现，所以命名叫周鼎。现在汉朝从高祖开始承继周德，美德昭彰，佳行显扬，遍布恩泽，广施德惠，四面八方，上上下下，和睦同处，到陛下时更加兴盛，上天的祥瑞一起来到，吉祥的征兆，全部显现。从前秦始皇亲自在彭城祈求宝鼎而没能得到，上天张扬有德的君主，宝鼎自己就出现了，这是上天所特别赐给汉朝的，是汉鼎，不是周鼎。”皇上说：“说得好！”众大臣齐呼万岁。这天，皇上赏赐虞邱寿王十斤黄金。

晋献公之时，东郭民有祖朝者，上书献公曰：“草茅臣东郭民祖朝，愿请闻国家之计。”

献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

祖朝对曰：“大王独不闻古之将曰桓司马者，朝朝其君，举而晏。御呼车，骖亦呼车。御肘其骖曰：‘子何越云为乎？何为籍呼车？’骖谓其御曰：‘当呼者呼，乃吾事也；子当御正子之轡衔耳。子今不正轡衔，使马卒然惊，妄轹道中行人。必逢大敌，下车免剑，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宁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祸亦及吾身，与有深忧，吾安得无呼车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设使肉食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胆

涂地于中原之野与？其祸亦及臣之身，臣与有其忧深，臣安得无与国家之计乎？”

献公召而见之，三日，与语，无复忧者。乃立以为师。

### 【译文】

晋献公的时候，东郭有个百姓叫祖朝，写信给献公说：“草介小臣东郭小民祖朝，希望能听一听国家大计。”

献公派使臣出来告诉他说：“在上为官的人已经考虑了，在下的普通百姓何必还要参与呢。”

祖朝回答说：“君王难道没有听说过古代名将叫桓司马的人吗，早晨朝见他的君王，动身晚了，驾车人招呼备车，驂乘也招呼备车。驾车人用肘部杵了一下那位驂乘说：“你为什么越权做事呢？为什么也跟着呼叫备车呢？”驂乘对驾车人说：“该招呼就要招呼，这是我的事情。你应当拉好你勒马的缰绳。你现在不拉好勒马的缰绳，假使马突然受惊，会乱奔辄伤路上行人。在战场上遭遇强敌，下车抽剑，抛肝胆浴血奋战，本就是我的事，你难道能扔掉你的马缰绳，下来帮助我吗？现在动身迟了引起的麻烦也牵连到我了，我一样深深担忧，我怎能不招呼车子呢！”现在君王说：‘在上为官的人已经考虑了，在下小民何必还要参与呢？’假如在上为官的人一旦在朝廷上决策失误，象我们这些小小百姓怎能避免在中原荒野抛洒肝胆的命运呢？这种灾祸也牵连到我的身上，臣同样有深深的忧虑，我怎能不参与国家大计呢？”

献公召见了祖朝，与他交谈多日，不再有什么忧虑。于是请他做老师。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

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若何？’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 【译文】

有客人对梁王说：“惠子在谈论事理时善于打比方，君王让他不打比方，他就不会说了。”梁王说：“行。”

第二天见面，梁王对惠子说：“希望先生说事时就直接说，不要打比方。”惠子说：“现在有人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是‘弹’，说‘弹’的样子象什么？回答说‘弹’的样子就象‘弹’，那么说明白了吗？”梁王说：“没说明白。”惠子说：“这时，变个方法回答说：‘弹的样子象弓，用竹子做弦’，这样能知道了吗？”梁王说：“可以知道了。”惠子说：“说话这事，本来就是用自己所知道的比喻别人所不知道的，而使别人能知道。现在君王说不用比喻，那想说明白是不可能的。”梁王说：“说得对。”

孟尝君寄客于齐王，三年而不见用，故客反谓孟尝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见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过也？”

孟尝君曰：“寡人闻之：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嫁女

因媒而成，不因媒而亲。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

客曰：“不然！臣闻周氏之誉，韩氏之卢，天下疾狗也。见兔而指属，则无失兔矣；望见而放狗也，则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属之者罪也。”

孟尝君曰：“不然！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子阰。君子诚能刑（通型）于内，则物应于外矣。夫土壤且可为忠，况有食谷之君乎？”

客曰：“不然！臣见鸛鷀巢于苇苕，著之以发，建之，女工不能为也，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孤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燠也，何则？所托者然也。”于是孟尝君复属之齐王，齐王使为相。

### 【译文】

孟尝君推荐客人给齐王，三年不被任用。因此客人回来对孟尝君说：“你向齐王推荐我，已经三年了而不被任用，不知道是我的罪过，还是您的过错？”

孟尝君说：“我听说，丝线依靠针穿进去，但不能依靠针把它扯紧；嫁出女儿，靠着媒人才能成功，但不能靠着媒人让夫妻亲蜜。先生的才能一定差，怎么还来埋怨我呢？”

客人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周代的誉，韩氏的卢，都是天底下跑得快的狗。见到兔子指示清楚，就不会放掉兔子；如果远远看见了兔子放开狗，那么几世也捉不到兔子。不是狗没有本领，而是指示的人的过错。”

孟尝君说：“不对！过去华丹、杞梁战死了，他们的妻子

为他们悲哀，向着高城哀哭，城角因此崩塌，城墙也因为她们的哭泣溃塌。君子确实能在内心做出典范，那么事物就能在外面有回应，土壤尚且可以为人们产粮效力，何况吃粮食的人呢？”

客人说：“不是这样，我看见鹪鹩在芦苇上筑巢，用毛发编织，建造的精妙连女工都做不到，可以说是完善坚固了。大风刮来，芦苇折断，鸟蛋跌破，小鸟死去，为什么呢？那是它们依靠的地方使它们这样的。再说狐狸是人们要攻击的；老鼠是人们要熏赶的。我没见过谷神庙里的狐狸被攻击，土地庙里的老鼠被熏赶，为什么呢？它们所依靠的地方使它们这样啊。”于是孟尝君又指教他去齐王那里，齐王任用他为辅相。

陈子说梁王，梁王说而疑之曰：“子何为去陈侯之国，而教小国之孤于此乎？”

陈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时。昔傅说衣褐带剑，而筑于柶傅之城，武丁夕梦旦得之，时王也；宁武饭牛康衢，击车辐而歌《硕鼠》，桓公得之，时霸也；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为秦人虏，穆公得之，时强也。论若三子之行，未得为孔子骏徒也。今孔子经营天下，南有陈、蔡之厄，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尝离也。孔子之时不行，而景公之时怠也。以孔子之圣不能以时行说之怠，亦独能如之何乎？”

### 【译文】

陈子游说梁王，梁王高兴但又有些怀疑说：“你为什么离开齐侯这样的大国，而来指教我这个小国的国君呢？”

陈子说：“人之间交好要有方法，人的佳遇要有机会。从前，傅说穿着粗麻衣系着草绳，在柅傅为人家建筑谋生，商王武丁夜晚梦见了，天明找到他，他得到时机帮助武丁成就王业；宁武在大道旁帮人养牛，敲打着车的轮辐唱着《硕鼠》，桓公得到了他，他得到机会帮桓公成就霸业；百里奚用五张羊皮的价格卖掉自己，做了秦国的奴隶，秦穆公得到了他，他得到机会，使秦国成为强国。要论他们三人的德行，还不能成为孔子的好学生。现在孔子到处奔走游说，南行陈、蔡两地受困厄；北上投奔齐景公，屡屡遭受冷遇，不曾得到信任。孔子的时机不好，而景公那时对孔子的游说也倦怠了。凭着孔子的圣明还不能抓住时机说服齐景王改变怠慢的态度，单单我又能怎么样呢？”

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齐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

林既逡循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发，范蠡、大夫种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结，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当犬吠，衣羊裘者当羊鸣，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无为变乎？”

景公曰：“子真为勇悍矣！今未尝见子之奇辩也，一邻之斗也？千乘之胜也？”

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谓者何也。夫登高临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渊，刺蛟龙，抱鼉鼉而出者，此渔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罴而出者，此

猎夫之勇悍也；不难断头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之廷，作色端辩以犯主君之怒，前虽有乘轩之赏，未为之动也；后虽有斧质之威，未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为勇悍也。”

### 【译文】

林既穿着熟制过的兽皮衣去朝见齐景公。齐景公问：“这是君子的服装，还是小人的服装？”

林既欲行又止，正颜正色地说：“仅仅看穿着怎么能够判断评判一个人的德行呢？从前，楚国人身佩长剑，头戴高帽子，而出了个令尹子西；齐国人穿着短衣服，戴着遂僕那种帽子，而出了管仲、隰明；越国人身上刺画花纹剪短发，而出了范蠡、文种；西戎人，左边开衣襟，梳着椎样的发结，也出了由余这样的人才。若象君王所说，穿狗皮衣的就应学狗叫，穿羊皮衣的就应学羊叫，那么君王穿着狐皮大衣上朝，照这种说法是不是也该有所变化呢？”

景公说：“你真算是勇敢强悍的人了！现在还没见过你这样雄奇善辩的人哪。你这种勇敢强悍是属于邻里相争一类呢，还是能够取得千乘大国胜利的那种呢？”

林既说：“不知道君王所说的是什么。登上高峻地方，面临危险，而眼不眨，腿不抖，这是工匠的勇敢强悍；潜进深渊，刺杀蛟龙，抱着鼃鼃，从水中出来，这是渔夫的勇敢强悍；闯入深山，刺杀虎豹，抱着熊罴走出来，这是猎人的勇敢强悍；砍头剖腹，在荒野上暴露骨骸，抛洒鲜血，而毫无畏惧，这是武夫的勇敢强悍。现在我站在大廷之上，正颜正

色，直言辩说，而触犯君王发怒，前面即使有车马的奖赏，不为所动；后面即使有杀头腰斩的威胁，不为此恐惧；这就是我所称得上勇敢强悍的人了”。

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觴政，曰：“饮不嚼（通酬）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嚼，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曰：“以公乘不仁为上客。”

### 【译文】

魏文侯和大夫们饮酒，让公乘不仁监督罚酒，并且约定：“喝酒不干杯，罚酒一大杯。”文侯饮酒时没有干杯，公乘不仁举起酒杯要罚酒，文侯看见了却不答理他。侍从说：“不仁退下，君王已经醉了。”公乘不仁说：“《周书》上说：‘前面的车子翻倒了，后面的车子要以此为鉴戒。’是说其中的危险性。当臣子的不能随意改变自己的言行，做君王的也不能。现在君王已下了命令，下令而不执行，可以吗？”魏文侯说：“对！”举起酒杯饮尽，饮过酒后，说：“把公乘不仁用做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立于流水之上。大夫拥钟锤，县令执桴号令，呼谁能渡王者。

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庄辛迁

延盥手而称曰：“君独不闻乎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极蒹葭，张翠盖，而揜犀尾，班（通班）丽桂冠，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舂草滥予昌桡泽予昌州州馑州焉乎秦胥胥纒予乎昭澶秦逾渗悞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揜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珪，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独何以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

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

### 【译文】

襄成君最初受封的那天，穿着翠丽的衣服，佩带着镶嵌着玉石的宝剑，脚上是白色细绢制成的双底着木的鞋子，站在河岸上。大夫们拿着钟锤，县令握着鼓锤发令，呼叫有谁能把君王摆渡过河。

这时候，楚大夫庄辛经过这里，看到当时情形很高兴，于是找个托辞去拜见，拜过后起身说：“臣下想握握君王的手，能行吗？”襄成君很生气，面带怒色不说话。庄辛退后，洗过手，说：“君王难道没听说过鄂君子皙在新波之中荡舟的事吗？他坐上刻着鸟形，涂着青色的船，船旁插着遮挡风雨的帐幔，

张开用翠鸟羽毛装点的伞盖，挥动着犀牛尾，衣着富丽，色彩斑斓。当钟鼓的声响停止时，一个撑船的越国人，抱着船桨唱起歌，歌词是：‘滥兮抃草滥予昌桠泽予昌州州馑州焉乎秦胥胥纒予乎昭澶秦逾渗悝随河湖’，鄂君子皙说：‘我不懂越歌，请你们试着用楚语为我解说。’于是找来了越语翻译，就用楚语解释歌词：‘今晚是什么样的夜晚，我能操桨驾舟在河中荡漾，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能与王子同在一船，蒙受恩赏，品尝美味，身披美丽衣裳，虽有人耻笑但并不在意，我的心几近冥顽但没有绝望，因为我能深知王子。高山有林木，林木有旁枝，我心中喜爱你呀，怕你不知道。’于是鄂君子皙提着长长的衣袖走上前去拥抱他，又举起绣被为他披盖。鄂君子皙是楚王的同母兄弟，官做到了令尹，有执珪的爵位，一个撑船的普通越人还可以和他尽情同享欢乐，现在君王怎么能超过了鄂君子皙？臣下怎么连一个撑船人都不如？希望握握君王的手，居然都不可以，为什么呢？”

襄成君于是就伸手向前说：“我年少时，也曾因美貌而受到长者的称赞，但还没有遇到羞辱，象今日这样突然。从今以后，我愿用青少年的礼节，恭敬认真地接受先生的教诲。”

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门子周曰：“臣何独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适遭暴乱无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处势隐绝，不及四邻，诎（通屈）折（通摈）厌，袭于穷巷，无所告愬（同诉）；不若交欢相爱，无怨而生离，远赴绝国，无复相见之时；不若少

失二亲，兄弟别离，家室不足，忧戚盈匈（同胸），当是之时也，固不可以闻飞鸟疾风之声，穷穷焉固无乐已。凡若是者，臣一为之，徽胶援琴而长太息，则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则广厦邃房，下罗帷，来清风，倡优侏儒处前迭进而谄谀；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通娱）耳；水游则连方舟，载羽旗，鼓吹乎不测之渊；野游则驰骋弋猎乎平原广囿，格猛兽；入则撞钟击鼓乎深宫之中；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与生，虽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

孟尝君曰：“否，否！文固以为不然。”雍门子周曰：“然臣之所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声敌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之约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则横。从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王秦帝必报仇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报仇于弱薛，譬之犹摩萧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万岁之后，庙堂必不血食矣。高台既已坏，曲池既已涸，坟墓既已平，而青廷矣，婴儿竖子樵采薪芻者，踉躅其足而歌其上，众人见之，无不愀焉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尝君尊贵，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尝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殒。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切终而成曲。孟尝君涕浪汗增欷，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

### 【译文】

雍门子周拿着瑟去见孟尝君。孟尝君说：“先生弹琴，也能让我悲伤吗？”

雍门子周说：“我怎么能让你悲伤呢？臣下所能使他们悲伤的人：有的开始显贵一时，而后卑贱潦倒；有的开始富有殷实，而后一贫如洗；要不就是身体魁伟，才能出众，但正遇到凶暴昏乱无道的君主，随意强加毫无道理的罪名；要不就是居住的地方偏远隐蔽，没有四邻交往，委屈受辱，遭到排斥，困居在穷街陋巷，无处倾诉；要不就是亲密欢爱，没有怨恨，而活生生分离，奔赴辽远的地方，再没有相见的机会；要不就是从小失去双亲，兄弟离别，家中拮据，忧伤悲哀充溢胸中。在这个时候，本来就不能听到飞鸟和狂风的声音，穷困悲戚已经没有一点快乐了。凡象这种境况，臣下一旦弹起琴来，调弦抚琴，抒感慨，长叹息，他们就会涕泪纵横，打湿衣襟。现在象你这样拥有千乘车马的人，居住在大厦深宫之中，垂放丝绸帷帐，清风徐徐，戏子侏儒在您面前交替献媚，阿谀逢迎；闲时就搏奕象棋，欣赏郑国美女跳舞，听楚国激扬的风谣，色彩迷离，缭乱双眼，流俗歌声，欢悦双耳；水上游览时，就船只并连，遍插翠羽装饰的旗帜，在深不可测的水流上吹吹打打取乐；野外游猎，就要在平坦的原野上和广阔的园林里放纵奔驰狩猎，格杀猛兽；回来后就撞钟击鼓，鸣响在深宫中。在这种时候，您看天地还不如一个手指头，忘却了生和死，即便有善于弹琴的人，也实在不能让您悲伤啊！”

孟尝君说：“不对，不对！我认为决不是这样。”

雍门子周说：“然而臣下为您悲伤的有一件事：名声和帝王可以匹敌，而使秦国受困窘的是您；联合五国兵马向南攻打楚国的又是您。天下从未太平无事，不是合纵就是连横。合

纵成功楚国即可称王；连横成功秦国就可称帝。或楚国称王，或秦国称帝，都一定来您的薛地报仇。凭着秦、楚的强大向弱小的薛地报仇，就如用刚利的斧子去砍朝菌，一定不会留下什么了。天下有见识的人士，没有不为您心寒鼻酸的，千年万载过后，您的庙堂必定无人祭祀。高大的楼台已经被毁坏，曲曲弯弯的池子也被挖掉，坟墓已经坍塌，夷为平地，青草丛生，婴儿、小孩子、拾草打柴的人，都在上面徘徊践踏和歌唱，众人见到此种景象，没有不凄惨忧戚为您悲哀，说：‘以孟尝君这样的尊贵，怎能让他象这样呢？’”于是孟尝君伤悲起来，泪水流到睫毛上还没落下来。雍门子周拿过琴来弹奏，慢慢拨动宫徵之声，又轻轻弹起羽角之声，最后弹成一曲。孟尝君涕泪横流，汗流不止，不停唏嘘，走下座位靠近说：“先生弹琴，让田文我立刻就象个国破家亡的人啊。”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问上客将何之？”蘧伯玉为之轼车。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耶？”蘧伯玉曰：“谨受命！”

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语，从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说。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而吴善用之；鬻盆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贼盗，盆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之。今者臣之来，逢公子皙濮水之

上，辞言‘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以三言者，固可得而托身邪？’又不知公子皙将何治也！”

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诗》曰：“谁能亨鱼，溉之釜鬯；孰将西归，怀之好音。”此之谓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 【译文】

蘧伯玉出使到楚国，在濮水岸边碰到了楚共王的儿子令尹子皙。子皙手里拿着草迎候说：“请问贵客要到哪里？”蘧伯玉靠着车前的横木向对方致意、公子皙说：“我听说上等才能的人可以拜托女子，中等才能的人可以拜托言辞，下等才能的人可以拜托财产。这三种中可以拜托您哪一种呢？”蘧伯玉说：“我恭敬认真地听您的吩咐！”

蘧伯玉见过楚王，使者的事办理完毕，坐下闲谈，很随便的就谈到了有才能的人。楚王说：“哪国有才能的人最多？”蘧伯玉说：“楚国最多。”楚王十分高兴。蘧伯玉说：“楚国有才能的人最多，但楚国不能重用他们。”楚王惊讶地问：“这话什么意思？”蘧伯玉说：“伍子胥生在楚国，逃到了吴国，吴国接受了他并且拜为宰相，后来领兵攻打楚国，毁掉了平王的坟墓，伍子胥生在楚国，而吴国善于使用他；鬻盆黄生在楚国，跑到了晋国，治理七十二个县，路上没人拾取别人丢失的物品，百姓不随便获取财物，城门不关闭，国中没有贼人盗寇，盆黄生在楚国，而晋国善于使用他。现在臣下来的时候，在濮水遇到了公子皙，他辞别的时候说：‘上等才能的人可以托付女子，中等能力的人可以托付言辞，下等能力的

人可以抚付财产，所说的这三种人，一定可以托付自身吗？又不知道公子皙将去治理什么地方！”

于是楚王派出使者乘一辆四匹马拉的车子，派出副使乘两辆车子，直奔濮水岸追赶公子皙。子皙回来后又受到楚王的重用，是蘧伯玉的作用啊。所以《诗经》上说：“谁善于烹鱼，我为他洗刷锅铲；谁要向西归家，我将好言好语去抚慰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事物之间相得益彰，这道理本来就微妙得很啊！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栾逞。逞有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义；君子在忧，不救不祥。”乃往见范桓子而说之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刑不滥。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君子。与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无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于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滥刑也。”桓子乃使吏出叔向。

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烦辱，犹不能免；今祁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免焉，学岂可已哉！

### 【译文】

叔向的弟弟羊舌虎与栾逞一向交好。栾逞在晋国犯了罪，晋国处死了他，叔向被连累做了奴隶。不久以后，祁奚说：“我听说小人有了地位，不与他争夺权利是不可能的；君子身处忧患，不去救助是不吉利的。”于是就去拜访范宣子，劝他说：“听说善于理政治国的人，奖赏不会过分，刑罚不会淫滥。

奖赏过分，恐怕会错赏恶人，刑罚滥用恐怕会误伤君子。一旦赏罚过分了，宁可因过份错赏了恶人，也不能因过份而误伤君子。因此尧时代的刑罚，把鲧处死在羽山，而重用他的儿子禹。周代的刑罚，处死管叔、蔡叔，而启用周公当宰相。他们都是不滥施刑罚。”范宣子听罢就命令官吏释放了叔向。

救助患难的人，做起来多很危险艰苦，而且要不麻烦欺辱，还常常不能免除别人的危险，现在祁奚谈论先王们的仁德，使向叔免除危难，学习求知怎么能够停止呢！

张禄掌门，见孟尝君曰：“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尝君曰：“衣新而不旧，则是修也；仓庾盈而不虚，则是富也。为之奈何？其说可得闻乎？”张禄曰：“愿君贵则举贤，富则振贫，若是则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矣。”孟尝君以其言为然，说其意，辩其辞，明日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进之张先生。先生辞而不受。

后先生复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为之有说，汝亦知之乎？’文窃说教，故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进之先生，以补门内之不贍者，先生曷为辞而不受乎？”张禄曰：“君将掘君之偶钱、发君之庾粟以补士，则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乎？”孟尝君曰：“然则为之奈何？”张禄曰：“夫秦者，四塞国也，游宦者不得入焉；愿君为吾为丈尺之书，寄我与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虽人求间谋，固不遇臣矣。”孟尝君曰：“敬闻命矣。”因为之书，寄之秦王。

往而大遇。谓秦王曰：“自禄之来入大王之境，田畴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东有相所谓孟尝君者，其人贤人，天下无急则已，有急则能收天下英义雄俊之士，与之合交连友者，疑独此耳。然则大王胡不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遗孟尝君。孟尝君辍食察之而寤曰：“此张生之所谓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者也。”

### 【译文】

张禄看管大门，见到孟尝君说：“穿衣服总是新的不会破旧，仓库总是充盈不空乏，想做到这样是有办法的，您知道吗？”孟尝君说：“衣服总是新的不会破旧，就要修饰；仓库总是充盈不空乏，就要富足。怎么做到这样呢？我能听听你的想法吗？”张禄说：“希望您尊贵了就要举荐贤人，富足了就要接济穷人，如果这样做，就能让衣服总是新的不破旧，仓库总是充盈不空乏。”孟尝君认为他的话很对，乐于接受他的意见，辩明他的话。第二天，派人拿着百斤黄金和织成五彩的绵帛百匹，送给张禄，张禄辞谢，不肯收纳。

后来张禄又见到孟尝君，孟尝君说：“上次有幸得到先生指教说：‘衣服总是新的不会破旧，仓库总是充盈不会空乏，想做到这样是有办法的，您知道吗？’我很高兴你指教我，所以派人拿着百斤黄金和百匹有文彩的织布送给先生，以弥补家中进项不足，先生为什么不肯接受呢？”张禄说：“您要散尽您的钱财，发放你谷仓中的粮食来补给我们，那么衣服会破烂，鞋子会磨穿，而且生计困难，还谈什么穿衣常新不旧，

仓库常满不空呢？”孟尝君说：“可是应该怎么办呢？”张祿说：“秦国是个四面阻塞的国家，游说求官的人不能进入，希望您为我写封信，把我推荐给秦王。我去了被任用，那必定是您的帮助；去了未被任用，即使处心积虑去谋求也无用，那我本来就是命运不济的人。”孟尝君说：“那就照你说的办。”于是为他写了封信送给秦王。

张祿去了秦国而受到重用。他告诉秦王说：“自从我来到了大王的国家，田地开辟得更广阔了，官吏百姓管理得更好了，可是大王还有一样没有得到，大王知道吗？”秦王说：“不知道。”张祿说：“山东有个宰相人称孟尝君的人，他是个贤人，天下如没有急难也就罢了，一旦有了急难，他就能招收天下的英雄俊杰，肯和他相处交往结成朋友的，我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可是大王何不为我和他交好呢？”秦王说：“听你的。”于是派人奉送千金给孟尝君。孟尝君正在吃饭，停下来思忖，明白了，说：“这就是张祿所说的穿衣常新不旧，仓库常满不空的道理啊。”

庄周贫者，往贷粟于魏文侯。文侯曰：“待吾邑粟之来而献之。”周曰：“乃今者周之来见，道旁牛蹄中有鲋鱼焉，大息谓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须我为汝南见楚王，泱江、淮以溉汝’。鲋鱼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为我见楚王，泱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鱼之肆矣。’今周以贫故来贷粟，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赐臣’；即来，亦求臣傭肆矣。”文侯于是乃发粟百钟，送之庄周之室。

**【译文】**

庄周穷困的时候，去向魏文侯借粟米。文侯说：“等我封地的粟米缴上来后我就给你送去。”庄周说：“今天我来时见到，道路旁牛蹄坑中有条鲫鱼，它叹息着对我说：‘我还可以活。’我说：‘等我为你去到南方求见楚王，决开长江、淮河来浇灌你。’鲫鱼说：‘现在我的命只要一盆一瓮水就可救活；而你却为我去见楚王，决开长江、淮河来浇灌我，那你就得去卖干鱼的市场上找我了。’现在我因为穷困来借粟米，而您却说，等封地的粟米缴上来后再赏赐给我，等到粟米来了，那就要到佣工市场上去找我了。”魏文侯于是就取来几百担粟米，派人送到庄周的家中。

晋平公问叔向曰：“岁饥民疫，翟人攻我，我将若何？”对曰：“岁饥，来年而反矣；疾疫，将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对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顾宠于小官而君不知，此诚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中曰：“欲有谏者为隐，左右言及国吏，罪。”

**【译文】**

晋平公问叔向说：“收成不好，百姓流行传染病，北方狄人来攻打我们，我应该怎么办呢？”叔向回答说：“收成不好，第二年就会好起来；传染病也会结束；狄人不足成为忧患。”平公说：“忧患还有比这些更大的吗？”回答说：“大臣贪图利

禄而不极力劝谏君王，亲近的大臣惧怕惹罪而不敢说话，身边的宦官照顾宠爱小官而君王不知道，这实在是最大的忧患啊。”平公说：“对！”于是在国内发布命令说：“有想要进谏的人而隐瞒不报，左右宦官非议国家大臣，一律处罪。”

赵简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简子欲得之，陶君不与。承盆疽谓陶君曰：“简子将掘君之墓以与君之百姓市曰：‘逾邑梯城者，将舍之；不者，将掘其墓，朽者扬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惧，请效二人之尸以为和。

### 【译文】

赵简子攻打陶丘，有两个人抢先登城，死在城上。赵简子想要索回二人尸体，陶君不肯给。承盆疽告诉陶君说：“简子将要挖开您祖上的坟墓来和您的百姓做交易，说：‘爬梯子跨城墙逃出都邑来投降的人，就宽恕他；不这样做，就掘开他们的祖坟。已经腐烂的就扬洒它的骨灰，没有朽烂的就肢解尸体。’”陶君惧怕，就送回二人的尸体与简子求和。

子贡见太宰嚭。太宰嚭问曰：“孔子何如？”对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对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犹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人乎？”对曰：“夫人不可增也。赐其犹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为不知（通智）。”太宰嚭曰：“然则子有所酌也？”对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独不酌焉，不识谁之罪也。”

**【译文】**

子贡拜望太宰嚭，太宰嚭问道：“孔子这人怎么样？”回答说：“我还不能够了解他。”太宰说：“你不了解，怎么侍奉他呢？”回答说：“正因为不了解，所以要侍奉他。老师就象广阔的山林一样，百姓都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木材。”太宰嚭说：“你是否拔高了你的老师？”回答说：“老师是不能拔高的。我端木赐就象一堆泥土，用一堆泥土去加高大山，不会增加它的高度，而且是不明智的做法。”太宰嚭说：“那么你对老师的学问有什么斟酌选择吗？”回答说：“天下有个大酒樽，而你却单单不去饮用，不明白该怪谁啊。”

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悦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

**【译文】**

赵简子问子贡说：“孔子做人怎么样？”子贡回答说：“我不能够了解。”简子不高兴，说：“先生事奉孔子几十年了，完成了学业才离开他，我问你，你说我不能够了解，为什么？”子贡说：“我就象一个口渴的人到江海里饮水，只知道满足罢了。孔子就象江海，我端木赐怎么能够了解他呢？”简子说：“子贡说的这番话是对的。”

齐景公谓子贡曰：“子谁师？”曰：“臣师仲尼。”公曰：“仲尼贤乎？”对曰：“贤！”公曰：“其贤何若？”对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贤，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对曰：“今谓天高，无少长愚智皆高。高几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贤而不知其奚若。”

### 【译文】

齐景公对子贡说：“你的老师是谁？”回答说：“臣下的老师是仲尼。”景公问：“仲尼贤能吗？”回答说：“贤能！”景公说：“他的贤能象什么呢？”回答说：“不知道。”景公说：“你知道他贤能，可不知道他的贤能象什么，行吗？”回答说：“现在说天高，无论年少年长，愚笨聪明，都知道是高，可高多少呢？大家都说不知道。所以了解仲尼的贤能而不知这贤能象什么。”

赵襄子谓仲尼曰：“先生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而无所不通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对。

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安得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槌，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乃犹以槌撞乎？”

### 【译文】

赵襄子告诉仲尼说：“先生屈尊去拜见人主，已见过七十个君王了，但都不通达顺利，是世上没有贤明的君王，还是

先生的学说本来就行不通呢？”仲尼没有回答。

第二天，赵襄子见到子路，说：“曾向先生请教一些道理，先生不回答。如果知道了不回答，就是隐瞒，隐瞒道理那怎么能算是仁呢？如果确实不知道，怎么能做圣人呢？”子路说：“打造一个天下最响的大钟，而用木杖去敲打，怎么能发出声音来呢？您问我的老师，不就象用木杖敲打大钟吗？”

卫将军文子问子贡曰：“季文子三穷而三通，何也？”子贡曰：“其穷事贤，其通举穷，其富分贫，其贵礼贱。穷以事贤则不侮，通而举穷则忠于朋友，富而分贫则宗族亲之，贵而礼贱则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穷不事贤，其通不举穷，其富不分贫，其贵不礼贱；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 【译文】

卫将军文子问子贡说：“季文子三次困厄不顺，三次通达得意，为什么？”子贡说：“他困厄不顺的时候就事奉贤人；他通达得意的时候就提携困厄的人；他富有的时候就施舍贫穷的人；他尊贵的时候就礼待低贱的人。困厄时事奉贤人，就不受欺侮；通达时提携困厄的人，就是忠于朋友；富有的时候施舍贫穷的人，宗族里的人就亲近他；尊贵的时候礼待低贱的人，百姓就拥戴他。他得到了那本来就是天意，失去了那就是命运。”又问：“失去了而不能得到，为什么呢？”回答说：“他困厄时不事奉贤人，他通达时不提携困厄的人，他富有的时候不施舍贫穷的人，他尊贵的时候不礼待低贱的人。他

得到了，是命里注定，他失去了本来就是天意如此。”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

子曰：“大人也。”

子路曰：“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无能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愠色，是无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

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管子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愠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虜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 【译文】

子路问孔子说：“管仲是怎样的人？”

孔子说：“是了不起的人。”

子路说：“过去，管子游说襄公，襄公不高兴，这是不善辩说；想要拥立公子纠没有成功，这是没有能力；家在齐国被毁坏没有忧伤的表情，这是不慈爱；被关押而困在槛车中没有羞辱的表情，这是不知惭愧；事奉自己射杀的君王，这就是不忠贞；召忽殉难，管仲不死，这是没有仁义。老师凭

什么说他了不起呢？”

孔子说：“管仲游说襄公，襄公不高兴，并非管子不善辩说，而是襄公不知道高兴。想拥立公子纠没有成功，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时运不济；家在齐国被毁坏却没有忧伤的表情，并非不慈爱，而是知道命运；被关押困在槛车中却没有羞辱的表情，并非不知道羞愧，而是控制着自己；事奉曾射杀过的君王，并非不忠贞，而是知道灵活权变；召忽殉难，管子不死，并非没有仁义，召忽是做人臣的良才，不死就成为敌军的俘虏，死了就天下闻名，为什么不去死呢？管子是天子的辅佐、诸侯的辅相，死了免不了成为水沟里的僵尸，不死就能再为天下所用创立功业，为什么要死呢？由，你不知道这些啊。”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咎犯与赵衰孰贤？”对曰：“阳处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智不知其士众，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无勇也；言之而不听，不贤也。”

### 【译文】

晋平公问师旷说：“咎犯和赵襄哪个贤能呢？”师旷回答说：“阳处子愁做文公的臣子，靠咎犯引见三年未成，靠赵襄引见三天就办成了。有智慧而不了解众士人，不是真正的智慧，了解了而不为他们进言，是不忠诚，想说又不大胆去说，是不勇敢，向上进言未被采纳，是自己缺少贤能。”

赵简子问于成抟曰：“吾闻夫羊殖者贤大夫也，是行奚然？”对曰：“臣抟不知也。”简子曰：“吾闻之，子与友亲。子而不知，何也？”抟曰：“其为人也数变：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过；其二十也，仁以喜义；其三十也，为晋中军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为边城将，远者复亲；今臣不见五年矣，恐其变，是以不敢知。”简子曰：“果贤大夫也，每变益上矣。”

### 【译文】

赵简子问成抟说：“我听说羊殖是个有贤能的大夫，他的品行如何？”成抟回答说：“臣下对成抟不了解。”简子说：“我听说，你和他友好亲近，你却不了解他，为什么？”成抟说：“他为人屡屡变化：他十五岁时，廉洁不隐藏自己的错误；二十岁时，仁爱而爱讲情义；三十岁时，任晋国的中军尉，英勇且喜爱仁道；五十岁时，任边城的守将，疏远的人又来和他亲近。现在我不见他已有五年了，恐怕他又有变化，所以不敢说了。”简子说：“果然是位贤能的大夫，每次变化都更加上进。”

## 说苑卷第十二

### 奉 使

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转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谓平生常经也；专之可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帅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公子结擅生事，《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君无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传曰：“《诗》无通故，《易》无通吉，《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

#### 【译文】

春秋的言辞，意思相反的有四处：既说大夫不能专权做事，不能擅自生发事端；又说出国后，凡是可以稳定社会有利于国家的事，都可以专权处理。既说大夫奉君王命令出使，如何处理事务由大夫掌握；又说奉君王命令出使，听到国内有丧事要慢慢走而不能折返。这是为什么？应该说，这四句话各自限定在它的范围，不能互相混淆。不能擅自生发事端，

是指一般情况下的原则；允许专权，是指在解救危难免除祸患的事情上。如何处理事务由大夫掌握，是指在将帅领军作战时；慢慢前行不能折返，是指在出使的路上听到国君父母亡故的消息时。公子结擅自生事，《春秋》不责备他，认为他解救了庄公的危难。公子遂擅自生事，《春秋》责难他，认为僖公没遇到危险的事情。所以君王遇到危难而不自主去解救，是没有尽忠；君王没有危难而擅自生事，是没有恪守做臣子的本分。古书上说：“《诗经》没有通行的解释，《易经》没有通行的吉卦，《春秋》没有通行的义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赵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诫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尝悲若此也。”王曰：“宫商固方调矣。”使者曰：“调则何不书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湿，弦有缓急，宫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书。”使者曰：“臣闻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辞，遭吉则贺之，凶则吊之。今楚、赵相去千有余里，吉凶忧患不可豫知，犹柱之不可书也。”《诗》云：“莘莘征夫，每怀靡及。”

### 【译文】

赵王派使者到楚国。当为使者弹瑟送行时，赵王告诫使者说：“一定要按照我的话去做”使者说：“君王弹瑟，从未象这样悲壮动听。”赵王说：“宫商各音调定得正好的缘故吧。”使者说：“调定了怎么不在弦柱上划个记号呢？”赵王说：“天气有干燥和潮湿的变化，弦有紧和松的变化，宫商音位的变

动不能预知，所以不划记号。”使者说：“臣下听说圣明的君王派出使者，交待给他事情，不规定他的言辞，遇到吉利的事就向人祝贺，遇到凶丧的事情就凭吊慰问。现在楚、赵两国相距千里，吉凶忧患都不能预料，就象弦柱上不能划记号一样。《诗经》上说：‘那许多远行的使者，时时想着不辱使命。’”

楚庄王举兵伐宋，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过郑。郑新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之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扬乃许。于是楚乘扬以楼车，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

楚庄王大怒，将烹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虽死无二。”王曰：“汝之许我，已而倍（通背）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顾谓楚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庄王卒赦解扬而归之。晋爵之为上卿，故后世言“霍虎”。

### 【译文】

楚庄王发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景公想要派兵救助宋国，伯宗劝谏说：“上天正在开立楚国，不可攻打它。”于是访求壮士，求到一位霍地人叫解扬，字子虎，派他去传命宋国不要投降。路经郑国，郑国最近刚和楚国亲近交好，于

是捉住解扬，进献楚王。楚王重礼赏赐解扬，与他约定，让他反过来传达晋国的话，让宋国快快投降。反复要挟，解扬才答应。于是楚国让解扬乘上楼车，命令他向宋国呼喊，使宋国投降。而解扬最后还是违背了与楚国的约定，而向宋国传告晋君的旨意说：“晋国正在调动全部兵马来援救宋国，宋国虽然危急，但千万不要向楚国投降，晋国的军队现在就要到了！”

楚庄王大怒，要油烹解扬。解扬说：“君王能制发命令讲求道义，臣子能承接命令讲求信用。受我君王的命令出使，即便死了也没有贰心。”庄王说：“你已经答应了我，不过一会儿又违背了，你的信用在哪里？”解扬说：“我应许大王，是为了完成我的君王交给的使命，我死而无憾。”说罢回头对楚军说：“做人臣子的不要忘记为君王尽忠而死的人！”楚王的弟弟们都劝楚王赦免他，于是楚王最终赦免解扬让他回国。晋国赏赐他上卿的爵位，所以后代人叫他“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辞而不受，使唐且谢秦王。

秦王曰：“秦破韩灭魏，鄢陵君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吾岂畏其威哉？吾多其义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辞而不受，是轻寡人也。”唐且避席对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为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于先君而守之，虽复千里不能当，岂独五百里哉？”

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见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见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且曰：“大王亦尝见夫布衣韦带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韦带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头顿地耳。何难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韦带之士怒也！夫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月，奔星昼出；要离刺王子庆忌，苍隼击于台上；聂政刺韩王之季父，白虹贯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韦带之士怒矣，与臣将四。士含怒未发，措厉于天。士无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

秦王变色长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韩灭魏，鄢陵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 【译文】

秦王要用五百里土地换取鄢陵，鄢陵君推辞不同意，派出唐且向秦王表达歉意。

秦王说：“我秦国攻破韩国灭亡魏国，而鄢陵君仅凭五十里的土地生存，我难道是畏惧他的威力吗？我是赞许他的仁义罢了！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与他交换，鄢陵君推辞不肯接受，这是轻视我啊。”唐且走下座位说：“并非这样，我们鄢陵不根据利害决定取向。鄢陵君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土地，就要守卫它，即使再用一千里土地也不能交换，何况仅仅五百里呢？”

秦王气得变颜变色，怒气冲天说：“你也曾见过天子发怒的样子吗？”唐且说：“臣下没有见到过。”秦王说：“天子一旦发怒，百万人死亡陈尸，血流千里。”

唐且说：“大王也曾见过百姓士人的发怒吗？”秦王说：

“百姓士人的发怒不过是摘掉帽子光着脚，用头撞地罢了，有谁不知道啊！”唐且说：“这只是匹夫愚人发怒罢了，不是我说的百姓士人的发怒。专诸行刺王僚时，慧星直冲月亮，白天流星显现；要离行刺王子庆忌时，苍鹰在台上搏击；聂政行刺韩王的叔父，白虹横贯太阳。这三个人发怒都是百姓士人的发怒，再加上我就成四个人了。士人隐含愤怒还未发作时，天上就显露迹象。士人不怒则罢，一旦发作，卧尸两具，血流五步。”随之握住他的匕首，站起来直看着秦王说：“现在就将是这样。”

秦王脸色大变，长跪在席，说：“请先生坐下，我明白了，秦国击破韩国，灭亡魏国，而鄢陵仅靠五十里的地方得以保全，就是因为起用了先生的缘故啊！”

齐攻鲁，子贡见哀公，请求救于吴。公曰：“奚先君宝之用？”子贡曰：“使吴责吾宝而与我师，是不可恃也。”于是以杨干麻筋之弓六往。子贡谓吴王曰：“齐为无道，欲使周公之后不血食。且鲁赋五百，邾赋三百，不识以此益齐，吴之利与？非与？”

吴王惧，乃兴师救鲁。诸侯曰：“齐伐周公之后，而吴救之。”遂朝于吴。

### 【译文】

齐国进攻鲁国，子贡去见鲁哀公，请求向吴国求援。哀公说：“要有什么祖先的宝器吗？”子贡说：“假使吴国索取了我们的宝器再为我们发兵，这就靠不住了。”于是就带上六副

用杨干麻筋制成的弓箭前去。子贡对吴王说：“齐国做了失去道义的事，要让周公的后代不能再祭祀祖先了。而且鲁国要交五百赋税，附属国邾要交赋税三百，不知道用这些赋税帮助齐国，对吴国有利呢，还是不利呢？”

吴王害怕了，于是发兵救援鲁国。诸侯们说：“齐国攻打周公的后人，而吴国救助了他。”于是都来朝见吴国。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进称曰：“为人子，三年不闻父向，不可谓孝；为人父，三年不问子，不可谓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国乎？”太子曰：“愿之久矣，未得可使者。”仓唐曰：“臣愿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于是乃遣仓唐缢北犬，奉晨鳧，献于文侯。

仓唐至，上谒曰：“孽子击之使者，不敢当大夫之朝，请以燕闲，奉晨鳧敬献庖厨，缢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击爱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仓唐而见之，曰：“击无恙乎？”仓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文侯怵然为之变容，问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文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孰与是？”仓唐曰：“礼，拟人必于其伦。诸侯无偶，无所拟之。”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斥带，则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文侯自读《晨风》曰：“鸛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

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复读《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于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仓唐以鸡鸣时至。

太子迎拜受赐。发篋，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趣早驾，君侯召击也。”仓唐曰：“臣来时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赐击衣，不以为寒也。欲召击，无谁与谋，故敕子以鸡鸣时至。《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谒文侯。

大喜，乃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故曰：“欲知其子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赵仓唐一使，而文侯为慈父，而击为孝子。太子乃称《诗》曰：“凤凰于飞，咿咿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谓也。

### 【译文】

魏文侯将太子击封在中山，三年了，没有使者互相交往。舍人赵仓唐进言说：“身为儿子，三年不探问父亲的音讯，不能称为孝顺；身为父亲，三年不关心儿子，不能称为慈爱。您为什么不派人到大国出使呢？”太子说：“我的心愿很久了，可没能找到可以派遣的人。”仓唐说：“我愿意受命出使。请问魏王有什么嗜好？”太子说：“君王嗜好晨凫，喜爱北犬。”于是就派遣仓唐牵着北犬，捧着晨凫，进献给文侯。

仓唐到达后，向上报告说：“您那罪孽的儿子击的使者，

不敢与其他大夫一样入朝，请求在您空暇时，带上晨凫敬给您的厨师，牵上北犬敬送给您的近臣。”文侯高兴地说：“击敬爱我，知道我所喜欢吃的，知道我所喜欢玩的。”于是召仓唐进见，说：“击的身体好吧？”仓唐说：“好、好！”象这样问询好多次后仓唐才说道：“君王派出太子并封他为国君，您直呼他的名字，是不合礼法的。”文侯吃了一惊，连脸色都变了，问道：“你的君王身体好吧？”仓唐说：“臣下来时，他在朝廷上拜送书信。”文侯回头指着身边的人说：“你的君王身高和谁相同？”仓唐说：“按照礼节，比拟一个人必须在他一类的人中。诸侯不能和他相并列，找不到可以比拟的人。”文侯说：“他的身高与我相比怎么样？”仓唐说：“君王赏他外府的皮衣，能穿起来；赏给他的尺带，不需要更改原来的样子。”文侯说：“你的君王学习些什么呢？”仓唐说：“学习《诗经》。”文侯说：“他在《诗经》中喜欢哪些？”仓唐说：“喜欢《晨风》，《黍离》。”文侯不由自主读起了《晨风》：“那疾飞的晨风鸟啊，飞进了郁郁葱葱的北林，好久没有见到你啊，我心中的忧愁深深，怎么办，怎么办，他将我遗忘太久太久。”文侯说：“你的君王认为我忘记了他吗？”仓唐说：“不敢，时常思念而已。”文侯又读起了《黍离》：“那茂盛的黍子啊，那稷谷的小苗，我慢慢地奔波在征途上，心中惴惴不安。知道我的人说我心中忧虑，不知道我的人说我有什么追求。悠远的苍天，这是什么人啊！”文侯说：“你的君王抱怨吗？”仓唐说：“不敢，时常思念而已。”文侯于是派仓唐去送赏赐给太子的一套衣服，命令他在鸡叫时送到。

太子出来迎接，拜倒接受赏赐。打开衣箱，看看衣服，全

是颠倒的。太子说：“这是要我赶快动身，君侯要召见我呀。”仓唐说：“臣下来时并没有接到这个命令。”太子说：“君侯赏赐我衣服，并不是因为寒冷，是想召见我，没有可以商量的人，所以命令你鸡叫时到达。《诗经》上说：‘东方还没有亮，为赴朝会，急匆匆穿衣整装，正在翻来复去时，已有人从君王那里来催唤了。’”于是西行去谒见文侯。

文侯非常欢喜，就摆设酒宴款待，并称告说：“远离贤人，亲近所偏爱的人，不是为国家长远考虑。”于是派遣小儿子挚，封他在中山，让太子击归国。所以说：“想要了解儿子，看他交往的朋友，想了解君王，看他派出的使臣。”赵仓唐一朝出使，让文侯成为慈父，让击成为孝子。太子称许他，吟诵《诗经》中的诗句：“凤凰高飞，翱翔鸣叫，飞翔棲息，群聚在一起。温雅君王有众多贤才，为君王出使四方，天下归顺，爱戴天子。”说的就是舍人仓唐啊！

楚庄王欲伐晋，使豚尹观焉。反，曰：“不可犯也！其忧在上，其乐在下。且贤臣在焉，曰沈驹。”

明年，又使豚尹观焉，反，曰：“可矣！初之贤人死矣，谄谀多在君之庐者，其君好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上下离心，兴师伐之，其民必先反。”庄王从之，果如其言矣。

### 【译文】

楚庄王要攻打晋国，派豚尹去打探敌情。豚伊返回，说：“不能攻打！居上位的忧虑国事，居下位的安定快乐。而且有个贤良的大臣在那里，叫做沈驹。”

第二年，又派豚尸去打探，返回后说：“可以了！当初的贤人死了，阿谀谄媚的人多在君主的宫室中，他们的君王喜好享乐而不行礼法，居下位的人处境艰难，抱怨居上位的人，上下离心离德，如果发兵攻伐，他们的百姓一定首先造反。”庄公听从他的意见，事情果然象他分析的那样。

梁王赧其群臣而议其过。任座进谏曰：“主君国广以大，民坚而众，国中无贤人辩士，奈何？”

王曰：“寡人國小以狭，民弱臣少，寡人独治之，安所用贤人辩士乎？”

任座曰：“不然！昔者齐无故起兵攻鲁，鲁君患之，召其相曰：‘为之奈何？’相对曰：‘夫柳下惠少好学，长而益智，主君试召使于齐。’鲁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于齐，齐不听。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对曰：‘臣闻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于齐，纵不解于齐兵，终不愈益攻于鲁矣。’鲁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来，入门，祛衣不趋。鲁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谓饥而求稷，渴而穿井者，未尝能以欢喜见子。今国事急，百姓恐惧，愿藉大夫使齐。’柳下惠曰：‘诺！’乃东见齐侯。

齐侯曰：‘鲁君将惧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惧！’齐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鲁城芒若类夫亡国，百姓发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视若鲁君类吾国子，曰不惧，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惧者，以其先人出周，封于鲁；君之先君亦出周，封于齐。相与出周南门，剖羊而约曰：自后子孙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剖羊矣。臣子君固以剖羊不惧矣；不然，百姓非

不急也。”

齐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至解齐释鲁之难，奈何无贤士圣人乎？”

### 【译文】

梁王召集他的大臣们来评说自己的过失。任座进言说：“君主的国土辽阔，百姓坚忍众多，但国内没有贤能善辩的人士，怎么办？”

梁王说：“我的国家国土狭小，百姓软弱，臣子也少，我独自治理国家，还用什么贤能善辩的人士呢？”

任座说：“不是这样，从前齐国无缘无故攻打鲁国，鲁君为此忧虑，召来他的辅相问：“这事怎么办呢？”辅相回答说：“柳下惠从小就喜欢学习，长大后更加聪慧，请君王召他来出使齐国。”鲁君说：“我是千乘国家的君主，亲身出使到齐国，齐国拒不听从。而柳下惠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士人，派他出使又有什么用处呢？”辅相回答说：“臣下听说，乞求不到火种，就不再指望燃烧了。现在派柳下惠到齐国出使，纵然还不能解除齐兵的围困，但终究可让他们不再加紧攻打鲁国了。”鲁君才说：“是这样吗？”辅相立即派人召来柳下惠。柳下惠来到后，进了门，提着衣襟不向前走，鲁君离开座位站立着说：“我是那种饥饿了才去找黍稷，口渴了才去打井的人，未曾能够为了喜庆的事召见你，现在国事紧急，百姓惊恐不安，希望聘请你出使齐国。”柳下惠说：“好吧。”于是东去拜见齐王。

齐侯说：“鲁君害怕吗？”柳下惠说：“我的君王不害怕。”齐侯愤怒，气冲冲地说：“我看你们鲁城忙乱惊恐，就象即将

灭亡的国家，百姓拆毁房屋，砍伐树木，来抢修城墙。我看待你们的鲁君就如同我国的公卿子弟，说他不惧怕，为什么？”柳下惠说：“我的君王之所以不惧怕，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出自周朝王室，封在鲁地；君王您的祖先也出自周朝王室。他们相伴走出周的南门，杀死一只羊约定说：‘从此以后，后世子孙如果有敢于相互攻打的，就让他与这只被杀死的羊同罪。我的君王一直就因为杀羊定约的事而不惧怕；不这样，百姓能不危急吗？’”

齐侯于是撤去围兵，退后三百里。柳下惠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士人，但最终解除齐国的围困，解救了鲁国的危难，怎么能够没有贤士和圣人呢？

陆贾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

陆生至，尉佗椎结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惟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籍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子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旦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主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墓，夷种宗族，使一偏将将

十万众临越，越则杀王以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

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问：“我孰与皇帝贤？”陆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治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尝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之间，譬若汉一郡，何可乃比于汉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大悦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

赐陆生囊中装直（通值）千金，佗送亦千金。陆生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为太中大夫。

### 【译文】

陆贾追随汉高祖平定天下，被人称作有口才的善辩人士，平时在皇帝身边，也常常出使到各诸侯国。当高祖称帝时，天下刚刚平定，尉佗消灭了南越，就自立称王。高祖派陆贾前去赏赐尉佗印信，封他做南越王。

陆贾到后，尉佗头上盘着椎髻坐着召见陆贾。陆贾借机劝说尉佗：“您是中国人，亲戚兄弟的祖坟都在真定。现在您违弃天性，捐弃帽子衣带，是要以小小的南越来与天子抗衡，结成敌国，大祸就要降临到您的身上了！况且秦朝治政失当，诸侯豪杰一同起事，只有汉王率先进关，攻占咸阳。项籍违反约定，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们纷纷归属，可称是非常强

大了。但汉王自巴蜀勃兴，驱遣天下，威慑诸侯，最终诛杀项羽将他消灭。五年之内，天下就已平定，这不是人力所能，而是上天要创建汉朝。现在天子听说君王统治南越，不帮助天下人诛除暴虐叛逆，朝中文臣武将都要调集军队来诛讨君王您；天子怜悯百姓刚刚经历了劳顿辛苦，应该休养生息，所以派臣下授予君王印信，剖符定信，互通使节。君王理应到郊外向北面施礼称臣，现在却想凭着刚刚建立还未稳定的南越，在此倔强对抗。汉朝真的听到后，就会掘开并焚毁君王先人的坟墓墓地，诛灭宗族，派一员偏将率领十万军队来到南越，南越人就会谋杀君王投降汉朝，这就象来回翻动手掌一样容易。”这时尉佗急忙站起身来，向陆贾道歉说：“我居住在蛮夷中时间久了，非常失礼。”

尉佗在交谈中问陆贾：“我与萧河、曹参、韩信相比，谁更贤能？”陆贾说：“君王似乎更贤能。”又问：“我与皇帝相比，哪个贤能？”陆贾说：“皇帝从丰、沛兴起，征讨残暴的秦朝，消灭强大的西楚，为天下人谋福利除灾祸，继续五帝三王的功业，治理中国。中国有上亿人口，国土方圆万里，处在天下最富庶的地方，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各种物产非常丰足，政令统一，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局面。现在君王您人口不过数十万，都是粗蛮落后的人，土地崎岖不平，处在高山大海之间，就象汉朝的一个郡，怎么可以和汉王相比呢！”尉佗大笑说：“我又没有在中国起家，所以在这里称王，假如我居住在中国，怎么就不如汉王呢！”尉佗因此特别欣赏陆贾，挽留数月，和他一同欢饮畅谈。尉佗说：“南越中没有值得一起交谈的人，直到你来，让我每天听到不

曾听说过的事情。”

尉佗赐赏陆贾一个袋子，装满宝玉，价值千金，尉佗又另送千金。陆贾授任尉佗为南越王，让他向汉朝称臣，遵奉与汉朝的约定。陆贾回来上报情况，高祖非常高兴，任命他为太中大夫。

晋、楚之君相与为好，会于宛邱之上。宋使人往，晋、楚大夫曰：“趣（通趋）以见天子礼见于吾君，我为见子焉。”使者曰：“冠虽敝，宜加其上，履虽新，宜居其下。周室虽微，诸侯未之能易也。师升宋城，臣犹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诸大夫惧然，遂以诸侯之礼见之。

### 【译文】

晋国和楚国的国君相互交好，在宛邱举行盟会。宋国派使者来参加，晋国和楚国的大夫说：“要用拜见天子的礼节去拜见我们的国君，我们就引见你去。”使者说：“帽子虽然破旧，也应戴在头上，鞋子虽然是新的，但也应穿在下面，周王室虽然衰败了，诸侯们也不能改变它的地位。即使军队登上宋国的城头，臣下也不会更换臣下的服装。”说罢作揖行礼离去，晋楚两国的大夫们非常惊奇，于是用诸侯的礼节接待了他。

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乃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惭之。”出谓诸发曰：“大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诸

发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衮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见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意而安之，愿假冠以见；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梁王闻之，被衣出以见诸发，令逐韩子。《诗》云：“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谓也。

### 【译文】

越国派遣诸发拿上一枝梅花赠给梁王。梁王的一个臣子，名叫韩子，回头对身边的官员们说：“哪有只用一枝梅花来赠送列国国君的呢？我愿意为各位去羞辱他。”他出来对诸发说：“大王有命令，客人戴着帽子，就以礼相见，不戴帽子就不见。”诸发说：“那越国也是天子的封地；不象平原地带的冀州兖州，而处在僻远的海边，驱逐异族后居住在这里，但蛟龙又和我们争夺，因此我们剪短头发，文饰身体，花纹五彩斑斓，就象龙子一样，以此躲避水神。今天大国发令，戴帽子就以礼相见，不戴就不见。如果大国的使者，有机会过访我国，我国的君王也有命令说：‘来客必须剪短头发，文饰身体，然后才能进见。’对大国来说怎么样呢？如果你们觉得合适，我愿意借帽子戴上去见君王；觉得不合适，希望不要改变我国的习俗。”梁王听到这事，披上衣服出来接见诸发，下令赶走韩子。《诗经》上说：“仁德贤明的使者，亲近爱戴天子。”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晏子使吴，吴王谓行人曰：“吾闻晏婴盖北方之辩于辞、习于礼者也。”命侯者：“客见，则称天子请见。”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愀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以诸侯之礼。

### 【译文】

晏子出使到吴国，吴王对负责礼宾的官吏说：“我听说晏婴是北方善于言辞，熟习礼仪的人。”就吩咐接引宾客的侍者说：“客人来了，就说是天子要接见。”第二天，晏子有事求见，礼宾官说：“天子接见你。”晏子屡屡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臣下受我国君的命令，要出使到吴王所在的地方，我怎么迷迷糊糊进了天子的朝廷，请问吴王在哪里呀？”这以后吴王说：“夫差请见。”于是用诸侯的礼节接见了晏婴。

晏子使吴，吴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蛮夷之乡，希见教君子之行，请私而毋为罪。”晏子愀然避位。吴王曰：“吾闻齐君盖贼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对曰：“臣闻之：精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劳；大事不得，小事不为者，必贫；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门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岂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讥晏子也，犹僇而訾高榘者。”

### 【译文】

晏子出使到吴国，吴王说：“我寄居在荒僻鄙陋的蛮夷地

区，很少得到君子的教诲和影响，请指教不要怪罪。”晏子不安地离开座位。吴王说：“我听说齐国国君狡诈傲慢，粗野残暴，你怎么这么能容忍呢？”晏子徘徊几步回答说：“臣下听说：精细的事不懂得，粗笨的事做不了，一定劳苦；大事做不得，小事不愿做，必定贫穷；身居高位的人不能招揽人才，地位低微的人不能到别人门下效力，必定困顿。这就是我要做官的缘故。象臣下这样的人，哪能去议论君王呢！”晏子走出后，吴王笑着说：“今天我讥笑晏子，就象个裸体的人在诋毁尊贵的人。”

景公使晏子使于楚，楚王进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当去剖。”晏子对曰：“臣闻之，赐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桔不剖。今万乘无教，臣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 【译文】

齐景公派晏子出使到楚国，楚王让人送上橘子，并放上削刀，晏子不剖开连皮一起吃了。楚王说：“橘子应当剥去皮剖开吃。”晏子回答说：“臣下听说，在君王面前接受赏赐，瓜桃不能削皮，橘桔不能剖开。现在君王没有指教，臣下不敢剖切，只是不能这样做，臣下不是不知道吃橘子的方法。”

晏子将使荆，荆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子，贤人也，今方来，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对曰：‘齐人也。’王曰：‘何

坐?’曰：‘坐盗。’”

于是荆王与宴子立语，有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王曰：“齐人固盗乎？”晏子反顾之曰：“江南有橘，齐王使人取之而树之于江北，生不为橘乃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齐人居齐不盗，来之荆而盗，得无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伤子，而反自中也。”

### 【译文】

晏子将要出使到楚国，楚王听说后，对身边的官员说：“晏子是个贤能的人，今天正要来，我想屈辱他，有什么办法？”身边官员说：“当他来时，臣下捆绑一个人经过君王面前，君王问：‘什么人？’我们回答说：‘齐国人。’君王再问：‘为什么犯罪？’我们回答：‘因为偷盗。’”

于是，当楚王和晏子站在那里说话时，有个被捆绑的人经过楚王面前，楚王问：“是什么人？”回答说：“是齐国人。”楚王问：“为什么犯罪？”回答说：“因为偷盗。”楚王说：“齐国人原本就是盗贼吗？”晏子回头看看说：“江南有橘树，齐王派人取来种植在江北，结出来的不是橘子却是枳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江北的土地使它这样。现在齐国人住在齐国并不偷盗，来到了楚国就偷盗了，是不是楚国的土地使他这样了？”楚王说：“我想伤害你，却反倒伤害了自己。”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

门入。”侯者更道从大门入。

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 【译文】

晏子出使到楚国，晏子矮小，楚国人在大门旁开个小门，引晏子进去。晏子不肯进去，说：“出使到狗国的人，才走狗门。现在我出使到楚国，不应当从这个门进去。”接待的人只得改道从大门引进。

晏子见到楚王，楚王说：“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回答说：“齐国国都临淄户多人众，张开衣袖能结成帷幕，挥洒汗水如同在下雨，肩并肩，脚跟脚，怎么会没有人呢！”楚王说：“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派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派遣使者各有专属，那些贤能的人派遣到贤能的君主那里，无能的人派到无能的君主那里，我晏婴最无能，所以应该出使到楚国。”

秦楚鞅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戏之曰：“子来亦卜之乎？”对曰：“然！”“卜之谓何？”对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王方杀子以衅钟，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鞅兵，吾王使我先窥。我死而不还，则吾王知警戒整齐兵以备楚，是吾所谓吉也。且使死者而无知也，又何畔于钟？死者而有知也，吾岂错秦相楚哉？我将使楚之钟

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夫杀人之使，绝人之谋，非古之通议也，子大夫试孰计之。”使者以报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谓造命。

### 【译文】

秦楚两国交战，秦王派人出使到楚国，楚王派人戏耍使者说：“你来时也占卜过吗？”回答说：“占卜了。”“卜卦说的是什么？”回答说：“吉利。”楚国人说：“嗨！说的过头了，你们国家看来没有好的卜龟呀！我们君王正要杀死你，用你的血涂在钟上祭祷，怎么会有你的那个吉利呢？”使者说：“秦楚两国交战，我的君王派我先来打探情况。我若死了不能回去，那么我们君王就知道了要警惕戒备，整顿兵马，防备楚军，这就是我说的吉利。再说，假如死的人没有知觉，杀我衅钟有什么用？若死的人有知觉，我怎能背离秦国帮助楚国呢？我将会让楚国的钟鼓发不出声音，那样楚国就没有办法号令士兵，治理君王的军队。另外，杀人家的使者，断绝人家的谋划，不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做法，你们大夫好好地考虑考虑吧。”使者把情况上报给楚王，楚王赦免了来使。这就叫做掌握命运。

楚使使聘于齐，齐王飨之梧宫。

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汉之鱼吞舟，大国之树必巨，使何怪焉？”

使者曰：“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击齐左而虚其右，王歇绝颈而死于杜山，公孙差格死于龙门，饮马

乎淄澠，定获乎琅邪，王与太后奔于莒，逃于城阳之山：当此之时，则梧之大何如乎？”

王曰：“陈先生对之。”

陈子曰：“臣不如刀教。”

王曰：“刀先生应这。”

刀教曰：“使者问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为无道加诸申氏，杀子胥父与其兄，子胥被（通披）发乞食于吴，阖闾以为将相，三年，将吴兵，复仇乎楚，战胜乎柏举，级头百万，囊瓦奔郑，王保于随，引师入郢，军云行乎郢之都，子胥亲射宫门，掘平王冢，笞其坟，数以其罪，曰：‘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后止。当若此时，梧可以为其柩矣。”

### 【译文】

楚国派使者到齐国聘问，齐王在梧宫设宴款待。

使者说：“好大的梧桐树啊！”

齐王说：“长江、汉水的大鱼可以吞掉船只，大国的树木必定巨大，使者何必奇怪呢？”

使者说：“过去燕国攻打齐国，循着雒路，渡过济桥，焚毁雍门，进攻齐国的左路，虚让右路，王歇在杜山吊死，公孙差在龙门格杀战死，燕军在淄水、澠水上饮马，占据琅邪，齐王和太后直奔莒地，逃到城阳山上。在这个时候，梧桐树有多大呢？”

齐王说：“陈先生回答他。”

陈先生说：“臣下不如刀教。”

齐王说：“刀先生回答他。”

刀敦说：“使者问梧桐的树龄吗？从前，楚平王横行无道，加害伍子胥一家，杀了他的父亲和哥哥，伍子胥披头散发在吴国乞讨，吴王阖闾任用他为将相，三年后，率领吴国军队向吴国报仇，在柏举打败楚军，斩首百万，楚将囊瓦逃奔郑国，楚王逃到随国得以保全。伍子胥率军攻打郢城，军队如云，涌到楚都郢城，伍子胥亲自用箭射击宫门，掘开楚平王的坟墓，鞭打他的坟，历数他的罪状，说：‘我的先人没有罪，你却杀死了他们！’令士兵每人鞭打一百下，然后才罢手。在这个时候，梧桐树可以用作伍子胥的弓柄了。”

蔡使师强、王坚使于楚，楚王闻之曰：“人名多章者，独为师强、王坚乎？趣见之，无以次。”视其人状，疑其名，而丑其声，又恶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无人乎？国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国可伐也。端以此人试寡人乎？国可伐也。”故发二使见三谋伐者，蔡也。

### 【译文】

蔡国派师强，王坚出使到楚国，楚王听到后说：“他们的名字屡屡表白的，不就是军队强大，君王坚定吗？召见他们，不必拘于礼仪次序。”待看到两个人的样子，就疑惑他们的名字，而且觉得他们声音难听，又讨厌他们的外貌。楚王大怒说：“现在蔡国就没有象样的人了吗？这样的国家可以征伐它。如果有人可派却有意不派，这样的国家可以征伐它。真的要用这样的人来试探我吗！这样的国家可以征伐它。”因为派遣两名使者而被人家找到三种征伐的理由，这就是蔡国的失误。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简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谋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鱿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简子按兵而不动耳。

### 【译文】

赵简子将要袭击卫国，派出史黯前往打探情况，约定一个月时间。六个月后史黯才回来，赵简子问：“为什么去这么久？”史黯说：“图谋利益反而受害，是因为没有仔细考察。现在蘧伯玉任宰相，史鱿辅佐他，孔子做客卿，子贡在卫君前听从差遣，十分得力。《易经》上说：‘涣其群，元吉。’涣，是说贤能；群，是说人多；元，是指说吉祥来了。‘涣其群元吉’，就是说辅佐他的有很多贤能的人啊。”赵简子于是按兵不动了。

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侯，毋择行道失之，徒献空笼，见齐侯曰：“寡君使臣毋择献鹄，道饥渴，臣出而饮食之，而鹄飞冲天，遂不复反。念思非无钱以买鹄也，恶为其君使，轻易其币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剑刎头、腐肉暴骨于中野也，为吾君贵鹄而贱士也。念思非不敢走蔡之间也，恶绝两君之使。故不敢爱身逃死，来献空笼，唯主君斧钺之诛。”齐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兹言三，贤于鹄远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愿献子大夫以为汤沐邑。”毋择对曰：“恶为其君使，

而轻易其币，而利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 【译文】

魏文侯派名叫毋择的舍人给齐侯进献天鹅，毋择在路上丢失了天鹅，只得献上只空笼子，拜见齐侯时说：“我的国君派臣下毋择来进献天鹅，路上见天鹅又饿又渴，臣下就放出它吃喝，但天鹅高飞冲上天空，就再不回来了。我想一想并非没有钱再买只天鹅，但哪有做为他的国君的使者，随随便便更换国君的礼物的呢？想一想并非不能拔剑自杀，在荒野上让肉体腐烂，尸骨暴露，但是怕我的国君背上看重天鹅轻贱士人的坏名声。想一想并非不敢从陈蔡两国间逃走，而是怕因此而使两国交恶断绝往来，所以我不敢因爱惜自己生命而逃避死亡，所以来献上空笼子，听凭君王的惩罚。”齐侯听罢非常高兴，说：“我今日听到这许多话，远远胜过得到天鹅。我在都城郊外有块一百里的土地，愿意送给大夫你做为斋戒沐浴的处所。”毋择回答说：“哪能身为他的国君的使者，随便更换国君的礼物，贪求诸侯的土地呢？”于是离开后不再回来了。

## 说苑卷第十三

### 权 谋

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龟。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刍荛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传曰：“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此大谋之术也。

谋有两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若此人者，居乱世则不害于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则必得天下之权。彼知事者亦尚矣，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权谋之术？

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夫诈则乱，诚则平。是故尧之九臣诚而能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

夫知者举事也，满则虑谦，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

**【译文】**

圣明的君王做事情，必定先缜密地谋划思虑，然后用蓍草龟甲占卜预测吉凶。普通百姓都来关心谋划；割草打柴的人也都在竭尽心力，所以做各种事情都没有考虑不到和失误的地方。古书说：“大家的智慧，可以测知天意。广泛听取意见，独自决断，这只取决一个人。”这是进行重要谋划的方法。

谋划有两种：头等的谋划通晓天命，次等的通晓人事。通晓天命的人，能预先看到存亡祸福的本源，能事先知道盛衰兴亡的发端；能在事情未发生时加以防备，能在灾难尚未形成时躲避。象这种人，生活在乱世中不会妨害自己，生活在太平盛世就必定能获得统治天下的权力。那些通晓人事的人也很高明，遇到事情懂得得失成败的区别，进而推究事情的最终结果，所以不会有失败的事业和废弃的功业。孔子说：“可以一同探究道的人，未必能够一同权衡通变。”如果不是通晓天命和人事的人，谁能驾驭权衡谋划的方法呢？

权衡谋划有的正义，有的奸邪。君子的权衡谋划是正义的，小人的权衡谋划是奸邪的。正直的人，他的权衡谋划追求公益，所以对百姓竭尽心力和忠诚，那些奸邪的人，喜好追逐私利，所以对百姓奸诈。奸诈天下就要大乱，忠诚就会天下太平。所以，尧的九位大臣因为忠诚被朝廷重用，他的四位大臣由于奸诈在郊野被处死。忠诚的人，隆兴发达传到后代，奸诈的人，自己就毁灭了。通晓天命人事又善于权衡谋划的人，必定究察忠诚与奸诈的根源，以安身立命处世。这也是权衡谋划的办法啊。

聪明人做事，圆满时就要考虑谦让，顺利时就要考虑险阻，平安时就要考虑危险，曲折时就要考虑顺利。因为重视预先谋划，恐怕有没想到的地方，所以做什么事都不会失误。

杨子曰：“事之可以之贫，可以之富者，其伤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伤勇者也。”仆子曰：“杨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

### 【译文】

杨子说：“一件事情可以让人贫穷，也可以让人富足，这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一件事情可以使人生存，也可以使人死亡，这会影响到人们做事的勇气。”仆子说：“杨子智慧但不通晓天命，所以他聪明而多有疑虑。”古语说：“通晓天命的人不困惑，晏婴就是这样啊。”

赵简子曰：“晋有泽鸣，犍犍，鲁有孔丘，吾杀此三人，天下可图也。”于是乃召泽鸣、犍犍，任之以政而杀之。使人聘孔子于鲁，孔子至河，临水而观。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于此，命也夫！”子路趋进曰：“敢问奚谓也？”孔子曰：“夫泽鸣、犍犍，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之未得志也，与之同闻见；及其得志也，杀之而后从政。故丘闻之：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乾泽而渔，则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丘闻之，君子重伤其类者也。”

## 【译文】

赵简子说：“晋国有泽鸣、犇犇，鲁国有孔丘，我杀死这三个人，天下就可以谋求了。”于是就召来泽鸣、犇犇，把政事委派给他们，然后伺机杀死他们。又派人到鲁国聘任孔子，孔子走到黄河边，对着河水观看，说：“壮观啊，黄河水，浩荡澎湃！我不能在此渡河，这是命运啊。”子路走向前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泽鸣、犇犇是晋国有贤能的大夫，赵简子还未得志时，与他们一起和谐处事，等他得志后，就杀了他们，自己独自处理政事。所以我听说：残杀孕妇，焚毁禾苗，麒麟就不会来；抽干河水打鱼，蛟龙就不来畅游，倾翻鸟巢捣毁鸟卵，凤凰就不在这里飞翔。我听说，君子为了他的同类非常悲伤。”

孔子与齐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周庙燔。”齐景公出，问曰：“何庙也？”孔子曰：“是釐王庙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与人，必报有德。’祸亦如之。夫釐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宫室舆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庙，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绝乎？故殃其庙，以章其过也。”左右入报曰：“周釐王庙也。”景公大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岂不大乎？”

## 【译文】

孔子和齐景公同坐一起。身边的官吏报告说：“周朝的使臣来了，说周王室的宗庙被焚烧了。”齐景公起身问：“什么庙？”孔子说：“是釐王庙。”景公说：“你怎么知道？”孔子说：“《诗经》上说：‘圣明伟大的上苍啊，安排的命运没有差错。上天待人，对有德的人必报以福祥。对无德的人必报以祸灾。’周釐王变更了文王、武王的制度，以天地自比，宫殿车马奢靡无度，不能再振兴了。因而上天给他的宗庙降下祸殃，所以我知道是釐王庙遭焚。”景公说：“上天为什么不降祸给釐王本身呢？”孔子说：“上天是因为周文王的缘故啊。如果釐王自身遭祸，文王的祭祀恐怕就要断绝了吧？所以给庙宇降祸，以显明他的过错啊。”手下的官吏进来禀告说：“火烧的是周釐王的宗庙。”景公大为惊骇，起身连连拜谢说：“好啊！圣人的智慧难道不是了不起吗？”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以问管仲。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嘻！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

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候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雒鸩之色；勃然充满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

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虑小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君子曰：“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垂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谋，不能隐。圣人之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东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禄而礼之。”

### 【译文】

齐桓公与管仲策划攻打莒国，商定的事还没有发布就在国内传开了。桓公对此感到奇怪，就问管仲。管仲说：“国内一定有高明的人！”齐桓公慨叹地说：“唉！那天一批干活的人中，有个拿着柘木棒子向上看的人，我想大概是他？”于是下令再让那些人来干活，而且不能互相代替。

过了一会儿，东郭垂来了。管仲说：“一定是这人！”于是命令主持赞礼的侍从引领他进来，按等级站好。管仲说：“是你说的要攻打莒国吗？”东郭垂回答说：“是！”管仲说：“我没说要攻打莒国，你为何说要呢？”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揣测。我是自己猜想的。”管仲说：“我没说攻打莒国，你是怎样猜测的？”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面色：悠然欣喜，是聆听钟鼓乐声时的面色；忧伤肃静，是遇有丧事时的面色；威怒充溢，是要举兵征战的面色。那天，我远望您在台上，威怒充溢，这是要举兵征战的面色。您只叹息而不吟唱，所谈的是莒国；您举起胳膊指划，所指的是莒国。我私下认为小诸侯中没有臣服的，大概只有莒国吧？”

我因此说要攻打莒国。”

君子说：“大凡耳朵听事靠的是声音。现在没有听到声音，而只凭面容和手臂动作判断，这是东郭垂不用耳朵听而能了解事情的本事。齐桓公和管仲善于谋算，也不能瞒过东郭垂。高明的人能在无声中听到，在无形中看到，东郭垂就能够这样。所以桓公就赏赐俸禄并礼待他。”

晋太史屠余，见晋国之乱，见晋平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其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说。对曰：“臣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当。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多怨。曰：‘是何伤。’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兴。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

威公又见屠余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义也，所以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躄，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讴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

威公又见屠余而问曰：“孰次之？”屠余不对。威公固请。屠余曰：“君次之。”威公惧，求国之长者，得锺畴、田邑而礼之，又得史理、赵巽以为谏臣，去荷令三十九物。以告屠余。屠余曰：“其尚终君之身。臣闻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之极谏之士；国之亡也，天与之乱人与善谀者。”威公薨，

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 【译文】

晋国的太史屠余，看到晋国的混乱，看到晋平公骄纵且不讲仁德礼义，因此设法离开晋国回归周朝。周威公召见并且问他说：“天下的国家中，哪个先亡？”回答说：“晋国先亡！”周威公问他原因，屠余回答说：“我不敢直说，只是把上天的实异现象，日月星辰运行大多不正常的情况告诉晋平公。他却说：‘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他待人理事常常不讲仁义，百姓怨恨很多，晋平公却说：‘这有什么关系。’告诉他邻国不服从，贤良的人不出来帮助，晋平公却说：‘这有什么妨害。’这就是不知道国家为什么能生存，为什么会灭亡的道理，所以我说晋国先要灭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

周威公又召见屠余并询问他说：“哪个国家会在晋国后接着灭亡？”回答说：“接下来是中山国。”周威公问他缘故。回答说：“上天育生百姓，让他们都有区别，有区别，是为人的道理，所以人不同于禽兽麋鹿，君臣上下也要依此确立彼此关系。中山国的风俗，白天当作黑夜，黑夜又接续白天，男女相互偎依，享乐从不休止。他们淫荡昏乱，纵情欢乐，爱唱悲伤的歌曲。他们的君主并不觉得厌恶，这是亡国的风气啊。所以我说中山国接着就要灭亡了。”过了二年，中山国真的灭亡了。

周威公再召见屠余，询问说：“哪国会在中山国后接着灭亡？”屠余不回答。威公坚持追问。屠余说：“接下来就是君主您了。”威公恐惧，于是寻求国中有德望的人，访到锺畴、

田邑二人，待之以礼，又访到史理、赵巽二人，让他们做谏官，废除苛刻法令三十九件。威公把所做的事情告诉屠余。屠余说：“这样做还能终结你的一生。我听说国家要兴旺时，上天就给它送来贤能的人，送给它能极力劝谏的人；国家要灭亡时，上天派给它作乱的人，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周威公死后，九个月不得安葬，周朝就被分裂为两部分，所以说，有仁德懂规律的人说的话，不能不重视啊。

齐侯问于晏子曰：“当今之时，诸侯孰危？”对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对曰：“地侵于齐，货竭于晋，是以亡也。”

### 【译文】

齐侯问晏子说：“现在这个时候，诸侯国中哪个要灭亡？”回答说：“莒国大概要灭亡了！”齐侯说：“什么原因？”回答说：“国土被齐国侵占，财物被晋国掠尽，所以要灭亡了。”

智伯从韩、魏之兵以攻赵，围晋阳之城而溉之，城不没者三板。绉疵谓智伯曰“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对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没者三板，白灶生蛙，人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韩魏之君无喜志而有忧色，是非反何也！”

明日，智伯谓韩、魏之君：“疵言君之反也。”韩、魏之君曰：“必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将胜矣，夫二家虽愚，不弃美利而偕（同背）约为难不可成之事，其势可见也。是疵必为赵

说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赵也。今君听谗臣之言，而离二主之交，为君惜之。”智伯出，欲杀绌疵，绌疵逃。韩、魏之君果反。

### 【译文】

智伯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襄子，包围了晋阳城并引水灌城，城墙未被浸没的地方只剩六尺了。绌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必定要反叛。”智伯说：“你怎么知道呢？”回答说：“战胜赵氏，三家平分他的土地。现在晋阳城淹得只剩六尺高了，臼中、灶中积水有了青蛙，人饿得杀马吃肉，晋阳城投降指日可待，而韩、魏两家没有高兴的表情反而满脸忧愁，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呢？”

第二天，智伯对韩康子、魏桓子说：“绌疵说你们要反叛。”二人说：“约定战胜赵氏后三家平分他的土地。现在城池就要攻克，我们两人虽然愚钝，但也不会放弃这样大的利益，而违背约定去做困难并且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这个情势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绌疵为赵氏而向你游说，并让你疑心我们二人，放弃攻打赵氏。现在您听信进谗言的臣子的话，背离了与我们的交情，真为您惋惜。”智伯出来，要杀绌疵，绌疵已经逃走。韩、魏两家后来果然叛变了。

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后一年而亡。弟子问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将亡也？”孔子曰：“祭之为言索也。索也者，尽也，乃孝子所以自尽于

亲也。至祭而亡其牲，则余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将亡也。”

### 【译文】

鲁国的公索氏将要祭祀时，丢了用于祭祀的牲畜。孔子听到后，说：“公索氏不出三年，一定败亡。”后来过了一年就败亡了。学生问孔子说：“以前公索氏丢了祭祀的牲畜，老师说：‘不到三年必定败亡’，现在一年就败亡了。老师怎么知道他要败亡呢？”孔子说：“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索。索的意思就是尽，就是孝顺的儿子要向父母竭尽孝心的意思。到了祭祀时却丢了所要的牲畜，那其他被丢掉的东西就很多了，我凭此知道他将败亡。”

蔡侯、宋公、郑伯朝于晋。蔡侯谓叔向曰：“子亦奚以语我？”对曰：“蔡言地计众，不若宋、郑。其车马衣裘，侈于二国。诸侯其有图蔡者乎？”处期年，荆伐蔡而残之。

### 【译文】

蔡侯、宋公、郑伯到晋国去朝见。蔡侯对叔向说：“你还有什么话告诉我吗？”叔向答道：“蔡国论土地人口，都比不上宋、郑两国，但车马衣着，比二国奢侈。诸侯中有人大概要图谋蔡国吧？”过一年，楚国攻打蔡国消灭了它。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辞而去，又之齐，齐王之亦欲留之，又辞而去。

人问其辞。白圭曰：“二国将亡矣！所学者国有五尽：故

莫之必忠，则言尽矣；莫之必誉，则名尽矣；莫之必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与齐皆当此。”

若使中山之与齐也，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其患在不闻也，虽闻又不信也。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

### 【译文】

白圭到了中山国，中山王想留下他，他坚决辞谢离去。又到了齐国，齐王也想挽留他，他又辞谢离开了。

人们问他辞谢的缘故。白圭说：“这两国就要灭亡了！就我的学识所见，一个国家可能有五种东西会穷尽：就是国家不值得效忠，忠言就没有了；没有值得赞誉的地方，名声就没有了；没有值得爱重的人，亲情就没有了；行路的人没粮食，在家的人没食物，财富就没有了；不能任用贤良，又不能自己施展，功业就没有了。国家若出现五种东西都穷尽的情况，就必然灭亡难以幸免。中山国与齐国都是这样。”

如果中山国与齐国，听说国家会有这五种东西穷尽而决心改变它，那么一定不会灭亡。他们的忧患在于不听，即使听了也不相信。这样看来，一国君主最重要的就是善于听取忠告罢了。

下蔡威公闭门而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旁邻窥墙而问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对曰：“吾国且亡。”曰：“何以知也？”应之曰：“吾闻病之将死也，不可为良医；国之

将亡也，不可为计谋。吾数谏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国之将亡也。”于是窥墙者闻其言，则举宗而去之于楚。

居数年，楚王果举兵伐蔡。窥墙者为司马，将兵而往，束虜甚众，问曰：“得无有昆弟故人乎？”见威公缚在虜中，问曰：“若何以至于此？”应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闻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为主，我为役。吾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窥墙者乃言之于楚王，遂解其缚，与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也。”

### 【译文】

下蔡的威公关门痛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了接着流出了血。旁边邻居隔墙看到后，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得如此悲哀？”回答说：“我的国家就要灭亡了。”邻人问：“你怎么知道呢？”威公答道：“我听说病人要死了，请良医也没用了，国家要灭亡了，计谋也没用了。我屡次劝谏我的国君，国君不采纳，所以我知道国家就要灭亡了。”于是那位隔墙观望的邻人听到他的话，就带领全族人离开这里，迁到楚国。

过了几年，楚王果然发兵攻打蔡国，那个隔墙观望的人当了司马，领兵前往，捉到很多俘虏，问道：“俘虏中有没有我的兄弟和旧友呢？”看见了威公被捆缚在俘虏中，问他说：“你怎么落到这种境地？”回答说：“我怎么不会落到这种境地呢！我听人说：说的人是做的人的仆役；做的人是说的人的主人。你能做，我能说；你当主人，我做役从。我怎么能不落到这种境地呢！”那隔墙观望的人于是告诉了楚王，随之解

去捆绑的绳子，带他一同到楚国。所以说：“能说的不一定能做，能做的不一定能说。”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竖刁可使从政乎？”对曰：“不可！竖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将何有于君。”公曰：“然则易牙可乎？”对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将何有于君。君用之必为诸侯笑。”及桓公歿，竖刁、易牙乃作难，桓公死六十日，虫出于户而不收。

### 【译文】

管仲患重病，桓公前往问候，说：“仲父如果抛弃我辞别人世，竖刁可以让他主持政事吗？”回答说：“不能，竖刁自施刑罚以求得到君王的重用，他连自己的身体都忍心摧残，将来对君王还有什么不忍心做的呢？”桓公问：“那么易牙可以吗？”回答说：“易牙杀子解体供君王吃，他连自己的儿子都忍心残杀，将来对君王还有什么不忍心做的呢。君王任用他们必定被诸侯嘲笑。”待到桓公死去，竖刁、易牙就发难作乱，桓公死了六十天，蛆虫都爬到了门外，也无人收尸埋葬。

石乞侍坐于屈建，屈建曰：“白公其为乱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于室无营，所下士者三人，与己相若臣者五人，所与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为乱？”屈建曰：“此建之所谓乱也。以君子行则可，于国家行过礼则国家疑之。且苟不难下其臣，必不难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将为乱也。”处十月，白公果为乱。

**【译文】**

石乞侍守坐在屈建身边，屈建说：“白公恐怕要作乱吧？”石乞说：“这是什么话！白公节俭以至都不营建自己的住宅，他所礼待的贤士有三人，象他自己一样生活的臣子有五人，与他同衣同食的有上千人。白公的行为如此高洁，怎么会作乱呢？”屈建说：“这就是我所说的作乱啊。按君子的标准看，白公的行为是可以的，但对国家而言，行为越过礼节，国家就要疑虑他。而且，如果不难于对他的臣下卑屈，必定也不难凌驾于他的君王之上。我因此知道那人将要作乱。”十个月过后，白公果然作乱。

韩昭侯造作高门。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门。”曰：“何也？”曰：“不时！吾所谓不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高阳，明年大旱民饥，不以此时恤民之急也，而顾反益奢，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高门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门。

**【译文】**

韩昭侯造起了高大的宫门。屈宜咎说：“昭侯走不出这个门了。”有人问：“为什么？”回答说：“时候不对！我说的時候不对，是指不合时宜。人本来就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昭侯过去顺利时，不建高大的宫门。前年秦国攻占高阳城，次年发生大旱，百姓饥馑，昭侯这个时候不体恤百姓，救助急难，反倒更添奢侈，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高大的

宫门建好了，昭侯即死去，真的没能走出这个大门。

田子颜自大术至乎平陵城下，见人子问其父，见人父问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闻行于内然后施于外，子颜欲使其众甚矣。”后果以平陵反。

### 【译文】

田子颜从大术来到平陵城下，见到人家的儿子，就查问他的父亲；见到人家的父亲就追问他的儿子。田子方说：“他恐怕要凭借平陵造反吧？我听说，心中想做什么事就会显露在外面，子颜想要役使他的百姓，太急迫了。”后来，田子颜果然在平陵谋反。

晋人已胜智氏，归而缮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晋人已胜智氏矣。归而缮甲兵，其以我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吴乎？夫吴君恤民而同其劳。使其民重上之令而轻其死，以从上使。如虜之战，臣登山以望之，见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备之若何？”不听。明年，阖闾袭郢。

### 【译文】

晋国人战胜了智氏，回来后仍旧修铠甲造兵器。楚王恐惧，召来梁公弘说：“晋国人已战胜了智氏，回去后整修武备，是要攻打我们吗？”梁公说：“不必担忧！真正的威胁恐怕是吴国吧？吴国的君王抚恤百姓，一同劳作。使他的百姓看重君王的命令，不怕牺牲，听从君王的驱使，象奴隶一样去征

战。我登山观望他们，看到他们为百姓所信赖是确定无疑的。他们不会放弃进犯的企图，我们要防备吴国，您看如何？”楚王不听，第二年，吴王阖闾攻打楚都郢城。

楚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壑深，畜积多，其国宁也。”王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畜积多，畜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遂取陈。

### 【译文】

楚庄王要攻打陈国，派人去探察。使者回来说：“陈国不能攻打。”庄王说：“为什么？”回答说：“他们的城墙很高，护城河很深，积蓄充足，国家安宁。”庄王说：“陈国可以攻伐。陈国是个小国，积蓄充足，但积蓄充足赋税就重，赋税重百姓就怨恨君主。城墙高大，护城河深，百姓的力量就被消耗而疲惫了。”庄王发兵攻打陈国，夺取了陈国。

石益谓孙伯曰：“吴将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孙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为不知？”石益曰：“然则子何不以谏？”孙伯曰：“昔桀罪谏者；纣焚圣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妇，络而失其纪，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岂斯人知其过哉！”

## 【译文】

石益对孙伯说：“吴国就要灭亡了，你知道吗？”孙伯说：“你知道这事太晚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呢？”石益说：“可是你为什么劝不劝呢？”孙伯说：“从前，夏桀对进谏的人治罪；商纣王烧死圣人，剖出王子比干的心；袁氏的老婆，缣丝乱了头绪，袁氏的小妾告诉她，她却大怒，赶走了小妾。将要灭亡的人哪会知道他自己的过错呢！”

孝宣皇帝之时，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则不逊。’夫不逊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权，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书言：“霍氏奢靡。陛下即爱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于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果灭。

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为徐先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见灶直突，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曰：‘曲其突，远其积薪，不然，将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居无几何，家里失火，乡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杀牛置酒，燔发灼烂者在上行，余各用功次坐，而反不录言曲突者。向使主人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无裂地出爵之费，而国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独不得与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发灼烂之右”。书奏，上使人赐徐福帛十匹，拜为郎。

## 【译文】

汉孝宣皇帝的时候，霍光的生活奢华糜烂。茂陵的徐先生说：“霍氏必然要灭亡！地位在人之上而生活奢侈，是走上了败亡的道路。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不谦逊的人必定会欺侮圣上，欺侮圣上会走上叛逆的道路。地位尊贵在别人之上，别人一定会谋算他。现在霍氏执掌大权，天下的人，忌恨、谋算他的太多了。天下人谋算他，他还倒行逆施，再不败亡，还等什么？”于是上书说：“霍氏奢华糜烂，陛下即使偏爱他，也应及时约束，不使他走向败亡。”徐先生屡次向皇帝上书，每次都只答复知道了。以后霍氏果然败亡了。

董忠等人因为铲除霍氏立功受到封赏。有人为徐先生的事上书说：“我听说一位客人去拜访主人，见炉灶烟囱是直的，旁边堆积着柴草。客人对主人说：‘把烟囱变曲，把堆积的柴草挪远，不这样做，将会发生火灾。’主人默默没有回应。过了不久，他家中果然发生火灾，乡里的人同情他，都来救火，幸亏扑灭了。于是主人杀牛摆酒，那些被烧焦头发、烧烂皮肤的人坐在上位，其余的按功劳大小依次落座，但没有请那位劝他把烟囱变曲的人。假如当初主人听从客人的建议，就用不着破费杀牛摆酒，始终也不会发生火灾。现在茂陵的徐福数次上书说霍氏将会叛乱，应该防范制止。假如以前徐福说的话能实行，就不会有分封土地、赏赐爵位的浪费，而国家安宁太平直到今天。旧事已经过去了，只有徐福不能与那些人一同论功受赏。请陛下考察客人搬走柴草、弯曲烟囱的建议，而使建议的人排在烧掉头发、烧烂皮肤的人的位置之

上。”呈上奏书，皇帝派人赏赐徐福丝帛十匹，任命为郎官职务。

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以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

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此之谓也。

### 【译文】

齐桓公将要攻打山戎、孤竹，派人请求鲁国援助。鲁君召集群臣计议。群臣都说：“军队行程几千里，深入蛮夷的地方，必定回不来了。”于是鲁国答应援助却并不实行。齐国已打下了山戎、孤竹，想转移军队攻打鲁国。管仲说：“不可以！诸侯还未归顺，现在攻打边远国家，回军时又诛伐近处的邻国，邻国不亲附，这不是称霸天下的做法。君王缴获的山戎的宝器，是中原国家少见的，不能不进献给周公的庙堂啊！”桓公于是分出一些山戎的宝器，进献给周公的庙堂。

第二年，齐国发兵攻打莒国，鲁国下令，成年男子都被派遣，连五尺高的孩子也都来到，孔子说：“圣人把灾祸转化为幸福，以恩德报答仇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中行文子出亡至边，从者曰：“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后车者？”文子曰：“异日吾好音，此子遗吾琴；吾好佩，又遗吾玉。是不非吾过者也，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后车入门，文子问嗇夫之所在，执而杀之。仲尼闻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义以亡其国，然后得之，犹活其身。”道不可遗也若此。

### 【译文】

中行文子逃亡到了边境，随从的人说：“担任这里嗇夫官职的人，是你的手下，何不去那里休息一会儿，再等待后面的车辆？”文子说：“以前，我喜好音乐，这个人就送给我琴；我喜欢佩戴装饰物，他又送我玉佩。这是不指责我的过错的人，是求我容纳的人，我恐怕他会出卖我来求得晋君的接纳和任用。”于是就不进去。后面的车子进了门，文子问清嗇夫的处所，抓来把他杀死。仲尼听到此事，说：“中行文子违背道德失去正义，从他的国家里逃出来，但以后重获道义，还能保全自身。”道德不可遗弃就象这样呀。

卫灵公 被以与妇人游。子贡见公，公曰：“卫其亡乎？”对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故亡；成汤、文、武知任其过，故兴。卫奚其亡也！”

### 【译文】

卫灵公穿着短衣短裙和妇人游耍。子贡晋见灵公，灵公说：“卫国会灭亡吗？”子贡回答说：“从前夏桀、商纣王不能

承担他们的过错，所以灭亡了；成汤、周文王、周武王懂得承担自己的过错，所以兴盛。卫国若肯从中借鉴，怎么能灭亡呢！”

智伯请地于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为不予？”宣子曰：“彼无故而请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无故而请地者，无故而与之，是重欲无厌也。彼喜，必又请地于诸侯。诸侯不与，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与地。智伯喜，又请地与赵，赵不与，智伯怒，围晋阳。韩、魏合赵而反智氏，智氏遂灭。

### 【译文】

智伯向魏宣子索取土地，宣子不肯给。任增说：“为什么不给呢？”宣子说：“他无缘无故索要土地，我所以不给。”任增说：“他无缘无故索要土地，我们无缘无故地给他，这样会加强他的欲望而贪得无厌，他高兴‘就必定恼怒而攻打人家。’如果诸侯不给，他必定恼怒而攻打人家。”宣子说：“好！”就割地给智伯。智伯很高兴，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恼怒，包围了赵的晋阳。韩、魏两家与赵联合反攻智伯，智伯就灭亡了。

楚庄王与晋战，胜之。惧诸侯之畏己也，乃筑为五仞之台。台成而觴诸侯。诸侯请约，庄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诸侯请为觴，乃仰而曰：“将将之台，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于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

**【译文】**

楚庄公与晋国作战，战胜了晋国。他担心诸侯们畏惧自己，就修筑了四丈高的楼台。楼台建成后请诸侯们来饮酒。诸侯们请求签订盟约，庄王说：“我是道德浅薄的人啊。”诸侯向他敬酒，他就仰头饮尽，说：“高高的楼台啊，深深的谋略。我说的话老不恰当，请诸侯们责罚我。”于是远方的诸侯来朝见，邻近的诸侯来归附。

吴王夫差破越，又将伐陈。楚大夫皆惧，曰：“昔阖庐能用其众，故破我于拍举。今闻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处不重席，择不取费。在国，天有宵，亲戚乏困而供之；在军，食熟者半而后食，其所尝者，卒乘必与焉。是以民不罢（通疲）劳，死知不旷。今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嫫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夫差先自败已，焉能败我！”

**【译文】**

吴王夫差攻下越国，又要攻打陈国。楚国大夫都很恐惧，说：“过去阖庐善于指挥他的军队，所以在拍举打败了我们。现在听说夫差比他更善用兵。”子西说：“你们不相互团结才是最令人担心的。其实不必惧怕吴国。从前阖庐吃饭不要两样菜，住宿不在乎床席，择取所需从不浪费。在国内，发生天灾，亲自抚恤缺衣少食的百姓，接济他们；在军队中，饭

菜熟了，大半人都吃了然后他才吃，他所享用过的，也必定让士卒享用。所以百姓不会疲惫劳顿，也知道死后不会抛尸荒野。现在夫差呢，住处要有楼台亭阁池塘，睡觉要有侍奉的嫔妃；一天内的活动，想做什么就一定要满足，喜欢的玩物一定跟从，随身集聚珍奇异宝。夫差自己先腐化败坏了，怎么能打败我们呢！”

越破吴，请师于楚以伐晋。楚王与大夫皆惧，将许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请为长毂千乘，卒三万，与分吴地也。”庄王听之。遂取东国。

### 【译文】

越国攻破吴国，向楚国请求派军队共同攻打晋国。楚王与大夫们都很惧怕，将要应许越国。左史倚相说：“这是越国恐怕我们去攻打他，有意向我们显示他的军队并不疲惫。请派大型战车千辆，三万士卒，与越国一起分割吴国的土地。”楚庄王听从了，于是夺取了吴国东部的土地。

阳虎为难于鲁，走之齐，请师攻鲁。齐侯许之。鲍文子曰：“不可也！阳虎欲齐师破。齐师破，大臣必多死，于是欲奋其诈谋。夫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容其求焉。今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齐君乃执之，免而奔晋。

**【译文】**

阳虎在鲁国发难作乱，逃到了齐国，请求起兵攻打鲁国，齐侯应允了他。鲍文子说：“不可以呀！阳虎是要让齐国的军队溃败，齐国军队溃败，大臣一定死得很多，于是他就要施展狡诈的阴谋。阳虎曾受到季孙氏的宠爱，他还要杀死季孙，使鲁国不利，以容忍他肆意索求。现在君王比季孙氏富足，齐国又比鲁国强大，这正是阳虎想要颠覆的原因。鲁国已经除去了他们的疾患，而君王却收留了他，岂不是祸害吗？”齐君就抓捕了阳虎，后来阳虎逃脱到了晋国。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夏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

**【译文】**

商汤要讨伐夏桀。伊尹说：“请先停止向夏朝进贡，来观察夏桀的动向。”夏桀大怒，调集九夷的军队来攻击商汤。伊尹说：“现在还不能行动！夏桀还能调集九夷的军队，这是我们有罪啊。”商汤于是谢罪表示臣服，又恢复进贡。第二年，商汤又不进献贡物。夏桀发怒，调集九夷的军队，但九夷的军队不听调动。伊尹说：“可以了！”于是商汤发兵讨伐夏桀并且消灭了夏朝，把桀流放到南巢。

武王伐纣，晨举脂烛。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

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旆，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龟，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词，利以击众，是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其所独见者精也。

### 【译文】

周武王征伐商纣王，清晨点燃蜡烛动身。通过隧道后破坏了两壁；渡河后毁掉船只；经过山谷后拆除桥梁；走过山地，焚烧莱菜，以此向百姓表示义无反顾的意志。

行军到有戎地区的一条大隧道时，大风吹折了军旗的饰物。散宜生进谏说：“这是妖孽作怪吧？”武公说：“不是！是上天降下兵来。”风停后，接着又降大雨，大水遍流，行动不便。散宜生又进谏说：“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不是！是上天洒下兵来。”占卜时，烧龟甲的火熄灭了。散宜生又进谏说：“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此时不利于祝祷神灵，而利于激励军队士气，这是火熄灭所预兆的意思。”所以武王顺遂天地，逆犯三种妖兆，而在牧野擒拿商纣王。他的独到见解真精辟啊！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君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君其诈之而已矣。”

君问于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乾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

### 【译文】

晋文公与楚国在城濮作战，文公向咎犯讨求破敌方法。咎犯回答说：“降服讲信义的国君，不宜讲信用；降服惯战的国君，不宜用欺诈。君王现在对他用诈术好了。”文公又问雍季。雍季回答说：“焚毁树林打猎，猎获的野兽虽然多了，但明年就不再有了；掏尽池塘捕鱼，捕到的鱼虽然很多，但明年就不再有了。欺诈可以窃得一时的好处，但此后就不会再得到好的回报了。”随后文公与楚军交战，将楚军打得大败，待到颁赏时，先赏雍季后赏咎犯。侍从的人问：“城濮这一仗，用的是咎犯的计谋。”文公说：“雍季的话，是百代安定的谋略；咎犯的话，是获得一时利益的权宜办法。我已经这样做了。”

城濮之战，文公谓咎犯曰：“吾卜战而龟 ；我迎岁，彼背岁；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吾又梦与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无战，子以为何如？”咎犯对曰：“卜战龟 ，是荆人也；我迎岁，彼背岁，彼去我从之也；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以扫则彼利，以击则我利；君梦与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则君见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卫为主，齐、秦辅我，我合天道，独以人事，固将胜之

矣。”文公从之，荆人大败。

### 【译文】

城濮一战，晋文公告诉咎犯说：“我为战事占卜吉凶，用来烧灼龟甲的火熄灭了；我迎着岁星，楚王背着岁星；彗星出现，楚文握着它的柄头，我握着它的末端；我又梦到与楚王争斗，他在上方，我在下面。我想放弃这一战，你看如何？”咎犯回答说：“卜占战争吉凶，烧龟甲而火熄，是预兆楚人不利。我们迎着岁星，他们背着岁星，意味着他们先行我们跟随；彗星显现，他们握柄，我们握尾，若以洒扫论，他们会顺利，若以作战论，就是我们顺利了；君王梦见与楚王争斗，楚王在上方，君王在下面，那是君王仰望上苍，楚王伏地请罪。而且我们有宋国、卫国为主力军，有齐国、秦国辅助，我们顺合天意，仅凭人情事理，本来也会战胜楚国的。”晋文公听从了咎犯的话，楚国被打得大败。

越饥，勾践惧。四水进谏曰：“夫饥，越之福也，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君好名而不思后患。若我卑辞重币，以请余于吴，吴必与我。与我，则吾可取也。”越王从之。

吴将与之，子胥谏曰：“不可！夫吴、越接地邻境，道易通，仇讎敌战之国也。非吴有越，越必有吴矣。夫齐晋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吴，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阖庐之所以霸也。且夫饥，何也？亦犹渊也。败伐之事，谁国无有？君若不攻，而输之余，则利去而凶至，财匮而民怨，悔无及也。”

吴王曰：“吾闻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余。三年，吴亦饥，请余于越，越王不与而攻之，遂破吴。

### 【译文】

越国闹饥荒，勾践很害怕。四水上前建议说：“饥荒，是越国的福份，是吴国的灾祸啊。吴国非常富足，财物富裕，他们的君王喜欢名声而不考虑后患。如果我们用谦卑的言辞和很多钱币，向吴国请求购买粮食，吴国一定卖给我们。卖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攻取吴国了。”越王听从了这个建议。

吴王要卖粮给越国，伍子胥劝止说：“不能啊！吴与越是相互接壤的邻国，道路通畅，又是结有仇怨的敌对国家。不是吴国夺取越国，就一定是越国占有吴国。且齐国、晋国不能跨越三江五湖来消灭吴国，不如乘此时机攻打越国，这是我们先王阖庐能够称霸的原因啊。再说，饥荒是什么？就象深渊啊。遭灾、征战的事情，哪个国家能没有呢？君王如不进攻，反而向越国卖粮，那么有利时机就失去了，灾祸就来了。财物短缺，百姓怨恨，后悔就来不及了。”吴王说：“我听说仁义的军队不攻击归服的人，仁义的人要让饥饿的人有饭吃。现在越国归服，我们再去攻打，即使能得到十个越国，我也不做这种事。于是就卖给了越国粮食。三年以后，吴国也闹起了饥荒，请求越国卖给粮食，越国不卖粮，反而进攻吴国，吴国随之灭亡。

赵简子使成何、涉他与卫灵公盟于郟泽。灵公未喋血，成

何、涉他掬灵公之手而搏之。灵公怒，欲反赵。王孙商曰：“君欲反赵，不如与百姓同恶之。”公曰：“若何？”对曰：“请命臣令于国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质于赵。’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征之，五日而令毕。国人巷哭。君乃召国大夫而谋曰：“赵为无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门，闭东门。赵氏闻之，缚涉佗而斩之，以谢于卫。成何走燕。子贡曰：“王孙商可谓善谋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处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举而三物俱至，可谓善谋矣！”

### 【译文】

赵简子派成何、涉他和卫灵公在郟泽会盟。灵公还没歃血结盟，成何、涉他就推开灵公的手往下压。灵公恼怒，要背叛赵国。王孙商说：“君王要背叛赵国，不如让百姓一起憎恨赵国。”灵公说：“那怎么办呢？”回答说：“请授权我向全国下令说：‘有小姑姐妹的家庭，每家派一个人到赵国当人质。’百姓一定怨怒，君王就可乘机反叛了。”灵公说：“好吧！”于是下达命令，三天后就征招，五天内就下令结束。全国人满街痛哭。灵公于是召来国中的大夫们计议说：“赵国做不仁道的事，背叛它行吗？”大夫们都说：“可以！”于是下令开西门出入，关闭东门。赵简子听说后，将涉他捆绑起来杀掉，以此向卫灵公谢罪。成何逃到燕国。子贡说：“王孙商可称为善于谋划的人啊！憎恨那人就能害死他，有了祸患能妥善处理，想利用百姓就能让他们归附。一次举动就做成了三件事，可称是善于策划的人啊！”

楚成王赘属诸侯，使鲁君为仆。鲁君致大夫而谋曰：“我虽小，亦周之建国也。今成王以我为仆，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仪休曰：“不可！不听楚王，身死国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为民君也。”鲁君遂为仆。

### 【译文】

楚成王聚集他属下的诸侯，想让鲁国做他的仆从国。鲁君召大夫们计议说：“我国虽小，但也是周天子分封的国家呀。现在楚成王把我当成仆从，可以吗？”大夫们都说：“不行！”公仪休说：“不能这样说啊！若不听从楚王，就会自身难保，国家灭亡。做了属国，君王的臣子，还属君王所有，君王还是百姓们的君王。”鲁君于是同意作了楚国的仆从国。

齐景公以其子妻闾庐，送诸郑，泣曰：“余死不汝见矣！”高梦子曰：“齐负海而县山，纵不能全收天下，谁干我君？爱则勿行。”公曰：“余有齐国之固，不能以令诸侯，又不能听，是生乱也。寡人闻之，不能令则莫若从。且夫吴，若蜂虿然，不弃毒于人则不静，余恐弃毒于我也。”遂遣之。

### 【译文】

齐景公把他的女儿许给闾闾为妻，送女儿到了郊野，哭着说：“我从此到死也见不到你了！”高梦子说：“齐国背负大海，远有高山，虽然不能统治天下，但谁敢冒犯我们的君王呢？若爱怜女儿，不让她走就是了。”景公说：“我虽有齐国稳固的江山，却不能凭它号令诸侯，又不能听命于别人，这

是引发祸乱的原因。我听说，不能号令别人，就不如服从别人。何况吴国象蜂虫蝎子一样，不放毒给人就不会罢休，我恐怕吴国会来毒害我。”景公最终还是把女儿送走了。

齐欲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后戎伐齐，齐请师于郑，郑太子忽率师而救齐，大败戎师，齐又欲妻之，太子固辞。人问其故。对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救齐之急，受室以归，人其以我为师婚乎？”终辞之。

### 【译文】

齐王要把女儿嫁给郑国的太子忽为妻，太子忽推辞不受。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各人都有自己所对应的，齐是大国，不是我所对应的。《诗经》上说：‘自己去追求，才有更多幸福。’我就是这样做罢了。”后来山戎攻打齐国，齐国请郑国派兵，郑国太子忽率领军队救助齐国，把山戎的军队打得大败。齐王又要把女儿嫁给太子为妻，太子坚决辞谢。有人问他缘故，回答说：“对齐国无所帮助时，还不敢娶齐国公主为妻，现在受国君的命令来解救齐国的危难，如接受妻室回国，人们岂不会认为我率军队来是为了娶妻吗？”最后还是推辞了。

孔子问漆雕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为贤？”漆雕马人对曰：“臧氏家有龟焉，名曰蔡。文仲

立，三年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为三兆焉；马人见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贤不贤，马人不识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其言人之过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得无数卜乎？”

### 【译文】

孔子问漆雕马人说：“你事奉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位大夫，他们中的哪一位贤能呢？”漆雕马人回答说：“臧氏家中有只龟，名叫蔡。文仲主持政事，三年占卜一次；武仲主持政事，三年占卜两次；孺子容主持政事，三年占卜三次，我见到的就是这些。至于说三位大夫的贤能与否，我就知道了。”孔子说：“真是君子啊，漆雕氏家的这个人！他说别人的优点，看来隐约，实际却很明显；他说别人的缺点，看来微小，实际却很显眼。所以说，智慧不能虑及，聪明不能预见，难道不要多次占卜吗？”

安陵缠以颜色美壮，得幸于楚共王。江乙往见安陵缠曰：“子之先人，岂有矢石之功于王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身岂亦有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贵何以至于此乎？”曰：“仆不知所以。”江乙曰：“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今子之华，有时而落，子何以长幸无解于王乎？”安陵缠曰：“臣年少愚陋，愿委质于先生。”江乙曰：“独从为殉可耳。”安陵缠曰：“敬闻命矣！”江乙去。

居期年，逢安陵缠，谓曰：“前日所谕子者，通之于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复见安陵缠曰：“子岂谕王乎？”安陵缠曰：“臣未得王之间也。”江乙曰：“子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间乎？以吾之说未可耳。”不悦而去。

其年，共王猎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云，虎狼之噪若雷霆。有狂兕从南方来，正触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万岁之后，子将谁与斯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万岁之后，臣将从为殉，安知乐此者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谋，安陵缠知时。”

### 【译文】

安陵缠因为长得貌美体壮，受到楚共王的宠爱。江乙去见安陵缠，说：“你的先辈难道为共王立有战功吗！”回答说：“没有。”江乙说：“你自己难道立有战功吗？”回答说：“没有。”江乙说：“那为什么你显贵到如此程度呢？”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江乙说：“用钱财事奉别人的，钱财用尽，交情就疏淡了；用美色事奉别人的，容颜衰老了，宠爱就减退了。现在你的美貌，到时候就衰败了，你靠什么去被楚王长久宠幸而爱意不减呢？”安陵缠说：“我年轻，愚笨浅陋，愿意顺从先生的指教。”江乙说：“只要肯为楚王殉葬就行了。”安陵缠说：“敬从先生的教导。”江乙离去。

过了一年，江乙见到安陵缠，对他说：“以前我嘱咐你的

话，告诉共王了吗？”回答说：“未能够说。”过了一年，江乙又去见安陵缠，说：“你难道没告诉共王吗？”安陵缠说：“我没找到共王方便的时机去告诉他。”江乙说：“你出行时与共王同乘一辆车，回来和共王同坐在一起，过了三年，还说未找到共王方便的时机去告诉他吗？是觉得我的话不可行吧。”江乙不高兴地走了。

有一年，共王在江岸小洲上打猎，野火燃起象云霞一般，虎狼的吼叫象雷霆一样。有只疯狂的犀牛从南边冲来，正撞到共王车驾的左边马上，共王举起旗子，让善射的人射杀它，一箭射去，犀牛就死在车下。共王大喜，拍着手笑，回头对安陵缠说：“我万年以后，你将和谁共享这样的快乐呢？”安陵缠就迟疑地退后几步，痛哭落泪，沾湿衣襟，抱住共王说：“君王万岁以后，我将随君王殉葬，怎能知道享受这种快乐的是哪个呢？”于是共王就在车下封赏安陵缠三百户。所以说：“江乙善于谋算，安陵缠懂得把握时机。”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陈，晋救之，夹泝水为军。阳处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谓子上曰：“少却，吾涉而从子。”子上却，因令晋军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晋赂而去之。”商臣诉之成王，成王遂杀之。

### 【译文】

太子商臣怨恨令尹子上。楚国进攻陈国，晋国去救援，夹着泝水双方驻扎军队。晋国的阳处父知道商臣怨恨子上，就对子上说：“你的军队稍稍后撤，我渡河和你接战。”子上后

撤，阳父子就号令晋军，说：“楚军逃跑了。”又派人告诉商臣说：“子上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让军队退却。”商臣告诉了成王，成王于是杀死了子上。

智伯欲袭卫，故遗之乘马，先之一璧。卫君大悦，酌酒，诸大夫皆喜，南文子独不喜，有忧色。卫君曰：“大国礼寡人，寡人故酌诸大夫酒。诸大夫皆喜，而子独不喜，有忧色者，何也？”南文子曰：“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来，是以忧也。”于是卫君乃修津梁而拟边城。智伯闻卫兵在境上，乃还。

### 【译文】

智伯要突袭卫国，故意赠给卫国车马，先送去一块璧玉。卫君非常高兴，设下酒宴，众大夫们也都很高兴，唯独南文子不高兴，面带忧虑。卫君说：“大国给我送礼，我因此设下酒席宴请各位大夫。大夫们都很高兴，而唯独你不高兴，面带忧愁，为什么呢？”南文子说：“无端的送礼，没建功劳的赏赐，这是祸灾的先兆。我们没去送礼，他们却送礼过来，因此我很忧虑。”于是卫君就修葺渡口、桥梁，并演习守卫边境城池。智伯听说卫国军队已在边境，就撤回去了。

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颜，使奔卫。南文子曰：“太子颜之为其君子也，甚爱。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车过五乘，慎勿内也。”智伯闻之，乃止。

**【译文】**

智伯要突袭卫国，于是让他的太子颜伪装逃跑，叫他逃奔卫国。南子文说：“太子颜是智伯的儿子，非常受宠爱，没犯下大罪，逃了出来，这里必有原因。可是人家逃了出来，我们不接纳，这不吉利。”就派出官吏迎接太子颜，说：“车马超过五辆，谨慎起见，恕不接纳。”智伯听说后，就罢手了。

叔向之杀莒弘也，数见莒弘于周，因佯遗书曰：“莒弘谓叔向曰：‘子起晋国之兵以攻周，吾废刘氏而立单氏。’”刘氏请之君曰：“此莒弘也”乃杀之。

**【译文】**

叔向想杀莒弘，数次到周王朝拜望莒弘，借机给周王室假造了一封信说：“莒弘告诉叔向说：‘你发动晋国的军队来攻打周王室，我将废掉刘氏而拥立单氏。’”刘氏向周天子请求说：“这是莒弘的阴谋。”于是杀掉了莒弘。

楚公子午使于秦，秦囚之。其弟献三百金于叔向。叔向谓平公曰：“何不城壶邱？秦、楚患壶邱之城。若秦恐而归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难亦未构，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归公子午，使之晋。晋人辍城。楚献晋赋三百车。

**【译文】**

楚国的公子午出使到秦国，秦国囚禁了他。他的弟弟送给叔向三百金。叔向告诉晋平公说：“为何不在壶丘筑城呢？秦国和楚国就怕在壶丘筑城。如果秦国恐惧而放还公子午，以此阻止我们筑城，君王就可停止，危难也不会形成，楚国也必定对君王感恩戴德。”平公说：“好吧！”于是开始筑城。秦国害怕了，就送归公子午，让他到晋国去。晋国停止筑城，楚国进献给晋国三百辆战车。

赵简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为遗于卫。卫叔文子曰：“见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使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简子先以来，必有故。”于是斩林除围，聚敛蓄积，而后遣使者。简子曰：“吾举也，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辍围卫也。”

**【译文】**

赵简子派人驾着鲜亮的六辆战车，先送上一块美玉给卫国。卫国的叔文子对卫君说：“发现意料不到的事就想到会发生变故，这是小国与大国周旋的办法。现在我们没去送礼，而赵简子却先来赠礼，其中一定有原因。”于是砍伐树木，建起围栏屏障，聚集财货，积蓄财力，然后送走使者。赵简子说：“我的举动，是不能让人知道的。现在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就撤除对卫国的包围吧。”

郑桓公将欲袭郟，先问郟之辨智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郟之良臣而与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于门外而埋之，衅之以，若盟状。郟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良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郟。

### 【译文】

郑桓公将要突袭郟国，先打听郟国有哪些明辨事理、智慧勇敢的人，书写下他们的姓名，还选择郟国的忠良官吏与他们交往，把他们的官职爵位的名称书写下来，然后埋在门外修筑的高坛中，杀猪涂血，好象结盟的样子。郟君以为要发生内乱，把忠良臣子都杀光了。郑桓公乘机袭击，攻取了郟国。

郑桓公东会封于郑，暮舍于宋东之逆旅。逆旅之叟从外来，曰：“客将焉之？”曰：“会封于郑。”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寝安，殆非会封者也？”郑桓公闻之，援辔自驾，其仆接淅而载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与之争封，以郑桓公之贤，微逆旅之叟，几不会封也。

### 【译文】

郑桓公东行到郑地去朝拜天子，接受封地，晚上住在宋国东部的旅舍中。旅舍的老人从外面进来，问：“客人要到哪去呢？”回答说：“要到郑地朝拜天子，接受封地。”旅舍的老人说：“我听说，时机难得却容易丧失，现在客人睡得如此安心，大概不是去朝拜天子，接受封地的吧？”郑桓子听罢，就

亲自提着缰绳驾上马车，他的仆从端着淘洗过的米坐上车子，连走十天十夜才赶到。螯何跟他争夺封地，凭郑桓公的贤能，没有旅舍老人的忠劝，几乎不能朝拜天子得到封地了。

晋文公伐卫，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垣。”公子虑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对曰：“臣之妻归，臣送之，反见桑者而助之。顾臣之妻，则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惧，还师而归。至国，而貉人攻其地。

### 【译文】

晋文公攻打卫国，攻入外城，下令让士兵坐下吃饭，说：“今天一定攻下内城。”公子虑低头暗笑。文公问：“你笑什么呢？”回答说：“我的妻子回家，我送她上路，回来时见到采桑的女子就去帮她，回过来看我的妻子，也有人帮忙相送。”文公听了很恐慌，领兵返回，回到晋国，正有貉人进攻自己的领土。

## 说苑卷第十四

### 至 公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非帝尧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易》曰：“无首，吉。”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通型）之于彼。万姓之所载，后世之所则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讎，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故显名存于今，是之谓公。《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此之谓也。夫公生明，偏则暗，端悖生达，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诗》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 【译文】

尚书上说：“不营和结党，王者的道路正直浩荡。”这说的是至公。古代有实行大公的，就是帝尧。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可是，一旦得到舜，就把帝位传给了他，而不私自

传给自己的子孙。放弃天下就象丢弃破草鞋那样。对天下犹如此，何况比天下更细小的事物呢？如果不是帝尧，谁能这样做呢？所以孔子说：“真高大啊！再没有比天更大的了，只有尧能领会并遵从天道而行。”《易经》上说：“不逞强带头，真是吉祥。”这是说人君的大公。能够天下为公，他的德性真是伟大啊。自己如此做，使别人跟着效仿，这是所有百姓爱戴，后世之人所尊奉的。人臣的大公，则表现在处理公务时不考虑私利，在办公地方不谈发财之道，执行政府法令时不袒护自己的亲戚，为国家举荐贤能时不避免自己的仇敌。上忠于君，下仁于民，推行恕道，不结党营私、朋比为奸，那可以称得上是伊尹、吕望了。他们的声名所以能显赫后世，这就是公啊！《诗注》上说：“大道平整如磨刀石，笔直如箭，这是君子所遵行的，小人所能看到的。”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心思如果为公、就自然光明；心思如果偏邪，就会产生黑暗；同理，端正诚实就会产生旷达，虚伪狡诈就会产生闭塞，诚信就会产生灵验，浮夸就会产生迷惑。这六条，都是君子应该特别慎重的，也是划分禹桀不同的标准所在。《诗经》上说：“帝王狠毒暴戾，他的本性就很邪僻。”这是说的不公。

吴王寿梦有四子：长曰谒；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号曰延陵季子，最贤，三兄皆知之。于是王寿梦薨，谒以位让季子，季子终不肯当。谒乃为约曰：“季子贤，使国及季子，则吴可以兴。乃兄弟相继。”饮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国及季子。”谒死余祭立；余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时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

为吴王。季子使还，复事如故。谒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则国当归季子；以继嗣之法，则我适也，当代之君。僚何为也！”于是乃使专诸刺僚，杀之，以位让季子。季子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则吾与尔为共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汝，则是昆弟父子相杀无已时也。”卒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君子以其不杀为仁，以其不取国为义。夫不以国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无忿，可以庶几矣。

### 【译文】

吴王寿梦共有四个正房所生的儿子，长子叫谒，次子叫馀祭，三子叫夷昧，末子叫季札。季札号称“延陵季子”，是兄弟中最贤明的一个，他的三个兄长也都知道。吴王寿梦死后，长子谒要将王位让给季子，季子始终不肯接受。谒就立下约定说：“季子贤能，如果国家由季子来治理，吴国就能够强盛。”于是兄弟们就相继为吴王，吃饭前必定祈祷说：“赶快让我早日死去，把国家交给季子来治理。”谒死后，馀祭继为吴王；馀祭死后，夷昧继为吴王；夷昧死后，轮到季子继位。但季子当时出使在外。庶母所生的兄长僚说：“我也算是季子的兄长。”就自己立为吴王。季子出使归来，仍旧尊奉吴王僚没有异心。谒的儿子光说：“按我父亲的意思，现在国君应是季子。按嫡长子继承制来说，国君应是我。僚算什么？”于是派刺客专诸把僚刺杀了，要把王位让给季子。季子说：“你杀死国君，我如继位，就变成和你共同篡位了。你杀害我的兄长，我如果又杀你，就变成父子兄弟相残，仇杀将永无尽头了。”最后季子躲到了延陵，再也没有回到吴国来。君子

因为季子的不杀而认为他是仁人，因为季子不取王位而认为他的行为符合义。能不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人所有，放弃千乘的大国而不感到遗憾，放弃尊贵的地位而不感到忿怒，这种人差不多就是至公的圣人了。

诸侯之义死社稷，太王委国而去何也？夫圣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诸侯死国，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战百姓，故事黜育、戎氏以犬马珍币，而伐不止。问其所欲者，土地也。于是属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养人也。不以所以养而害其养也，吾将去之。”遂居岐山之下。伋人负幼扶老从之。如归父母，三迁而民五倍其初者，皆兴仁义，趣上之事。君子守国安民，非特斗兵，罢（通疲）杀士众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盖所以去国之义也，是谓至公耳。

### 【译文】

诸侯有为国死难的义务。但是太王（周文王之祖）却弃国离去，为什么呢？圣人为了使百姓不受强暴欺侮，所以让诸侯誓死捍卫他的国家和人民。太王对百姓极尽仁义之恩，不忍心使百姓战死，因此用犬马珍币来供奉北狄和西戎这些民族，但他们的侵略并未停止。问他们的欲望所在，原来是为了土地。所以太王就聚集了群臣和长老们，对他们说：“土地是用来养育人的，不能养育人反而害人的话，我将离开这土地。”于是迁居到岐山之下。伋地的人民都扶老携幼跟着他，好象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一样。这样迁移了三次，人民反而

超过了过去的五倍，这都是因为崇尚仁义而敬奉上苍。君子能治国安民，不只是整日穷兵黩武、祸害百姓就可以的。而是能够大公无私，为民服务，使民富足安全，这是太王离开原有土地的意图，这种行为可以叫做至公。

辛栎见鲁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贤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栎对曰：“周公择地而封曲阜，太公择地而封营丘。爵土等，其地不若营丘之美，人民不如营丘之众。不徒若是，营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惭，不能应也。辛栎趋而出，南宫边子入，穆公具以辛栎之言语南宫边子。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季孙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侠（通夹）于两社之间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使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则曰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安在择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栎之言，小人也，子无复道也！”

### 【译文】

辛栎拜见鲁穆公说：“周公不如太公贤能。”穆公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辛栎回答说：“周公选择土地，被封在曲阜；太公选择土地，被封在营丘。虽然爵位和土地是一样的，但曲阜的土地不如营丘肥沃，人民也没有营丘众多。不仅如此，营丘还有天然险固的地势。”穆公心感惭愧，不能对答。辛栎赶快告辞了。这时南宫边子进来，穆公把辛栎的话转告

给南宫边子，南宫边子说：“从前周成王要迁居成周之地，卜卦时对龟甲说：‘我一个人拥有天下，统治百姓，哪里敢不住在中原之地呢？如果我有罪过，四方来讨伐，也就很容易了。’周公迁往曲阜，卜卦时对龟甲说：‘把城池建造在山南吧！如果君主贤明，国家就昌盛，如果君主不贤明，国家就很快灭亡。’季孙行父训戒他的儿子说：‘我要把宫室建在两个国家之间。如果我的后代有不能尽忠主上的，就灭亡的更快。’周公既然说：‘如果君主贤明，国家就昌盛；如果君主不贤明，国家就很快灭亡。’那么他又哪里在乎选择什么土地而受封？或者表示要拥有险固的地势呢？辛栎的话是小人之言，不值得一说。”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簠。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愕然无以应之，而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 【译文】

秦始皇已经统一天下，于是召集群臣商议说：“古时候五帝都把帝位禅让给贤明的人，而三王却将五位世袭下去，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我将也这么做。”七十位博士无一言对。只有鲍白令之说：“如果以天下为公，让贤就是对的；如果把天下当做个人私有财产，世袭就是对的。所以五帝的让贤是以天下为公，三王的世袭是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私有财产。”秦始皇仰天叹息说：“我的道德是从五帝那里继承下来的，我要以天下为公，那么谁能来接替我呢？”鲍白令之回答说：“陛下实行的是桀纣的暴虐之道，想要仿效五帝的禅让，这不是陛下所能做到的。”秦始皇大怒说：“令之，你过来。你为什么说我实行的是桀纣之道？快讲出道理，否则将被处死。”鲍白令之说：“我请求解释一下，陛下建造的楼台高耸入云，宫殿的方圆超过五里，又做了千石重的钟，万石重的钟虡，宫女数百，歌妓上千。兴建骊山宫室，延至雍州，连绵不断。用来供自己享受的，就耗尽天下人民的财力物力，行为邪僻自私，不能推己及人，这正是专为自己打算的君主。哪里能和五帝的德性相比，而想以天下为公呢？”秦始皇听了，黯然不语，面带愧色。过了许久，他才说：“令之的话，让大家鄙夷我了。”于是不再就此事进行商议，没有禅让的意思了。

齐景公尝赏赐及后宫，文绣被台榭，菽粟食鳧雁。出而见殪，谓晏子曰：“此何为死？”晏子对曰：“此馁而死。”公曰：“嘻！寡人之无德也何甚矣。”晏子对曰：“君之德著而彰，

何为无德也。”景公曰：“何谓也？”对曰：“君之德及后宫与台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绣；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营内自乐，延及后宫之族；何为其无德也！顾臣愿有请于君：由君之意，自乐之心，推而与百姓同之，则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苟营内好私，使财货偏有所聚，菽粟币帛，腐于囹圄，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万国，则桀、纣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婴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则汤、武可为之，一殪何足恤哉！”

### 【译文】

齐景公曾经赏赐后宫嫔妃。楼台都披上五彩的锦绣，鸭鹅吃的是豆子和小米。齐景公外出，看见有饿死的人，问晏子说：“他们为什么而死？”晏子说：“这是因饥饿而死。”齐景公说：“呀，我是多么无德行的一个人啊。”晏子说：“您的恩德非常显著，怎么能说无德呢？”齐景公问：“此话怎讲？”晏子说：“您的恩德下及后宫和台榭，你喜欢的东西都披着五彩的锦绣，您养的鸭鹅吃的是豆子和小米，您在宫内自己享乐的时候，还不忘招待后宫嫔妃的亲族，怎么能说无德呢？但我有一个请求，希望您把自己享乐的心扩充到百姓身上与他们同乐，那么哪里会有饿死的人呢？您若不推广这种恩惠，只顾自己享乐，使天下财富都聚集在您一人这里，豆米钱币衣帛都腐烂在仓库里，恩惠不能加在百姓身上，公心不能普及全国，那正是桀纣所以会灭亡的原因啊！人民所以会背叛国君，无非由于国君偏心不公正而引起。您如能体察臣下的话，推广您的恩惠，普及天下，那么，汤武的事业都可以做到，而

况于一个饿死的人，又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

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公也。

### 【译文】

楚共王出去打猎，不慎遗失了他的弓。左右的人都要去寻找，共王说：“算了，楚人丢失的弓，由楚人捡到它，又何必找呢？”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可惜他的心胸还不够阔大。应该说：‘丢失弓的是人，捡到弓的也是人，又何必一定要是楚人捡到呢？’”孔子真是所谓大公无私的人啊！

万章问曰：“孔子于卫主雍雎，于齐主寺人脊环，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雎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之以礼，退之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与寺人脊环，是无命也。孔子不说（通悦）于鲁、卫，将适宋，遭桓司马，将要（通邀）而杀之，微服过宋，是孔子当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之，观近臣，以其所为之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与寺人脊环，何以为孔子乎！”

### 【译文】

万章问孟子说：“孔子在卫国时，住在疮医雍雎家里，他

以雍睢为主人。在齐国时孔子住在宦者脊环家里，又以脊环为主人，有这种事吗？”孟子说：“不，不对，这是好事者编造的。孔子在卫国时，是住在贤臣颜丑家里，以颜丑为主人。当时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姊妹，弥子瑕对子路说：‘孔子如果肯来住在我家以我为主人，在卫国要想获得高官是很容易的。’子路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富贵是上天注定的’。孔子进合乎礼，退合乎义，认为富贵是由上天注定。如果以雍睢和脊环为主人，那是不讲天命和道义。孔子在鲁国和卫国不能理志，内心抑郁，想要到宋国去。正遇上宋国司马桓魁预谋在路上拦截他加以杀害。孔子就换上平民的服装逃过宋国。那时是孔子困厄的时候，但他仍以陈国贤臣司马贞子为主人，做陈侯周的臣子。我听说，观察朝中左右近臣的贤愚，就看他家里寄居了什么样的客臣，观察外来做官的客臣的贤愚，就看他寄居在什么样的主人家里。孔子要是真的寄居在雍睢、脊环家里，那他哪里还算是孔子呢？”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浹，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而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 【译文】

孔子周游列国，游说七十国诸侯，居无定处。他的目的是希望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但他伟大的志向却无法推行。只得退居故乡整理鲁国的历史《春秋》，褒扬毫末般的善事，贬斥纤介般的恶事。人事得以融洽、五道得以完备，这种精诚平和神圣的举动，感动了上苍，以致出现了麟这样的瑞兽，这是上天也知道孔子啊！叹息说：“天光明极至，难道不会被遮蔽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日食？地安定极至，难道不会出现危险吗？那么为什么会有地震发生？”天地尚有震动和被蒙蔽的时候，所以圣贤游说于世而大道不被采用也就不奇怪了。也因此灾祸变异就一齐而至了。孔子曾经说过：“不要抱怨上天，不要怨恨别人，从最基本的事物学习起，逐渐领悟到高深的道理。了解我的难道只有上天吗？”

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污泥，伤纪纲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于百姓，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叹曰：“而有用我者，则吾其为东周乎？”

故孔子行说，非欲私身运德于一城，将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于群生者耳。

**【译文】**

孔子生于乱世，没有人能容纳重用他。所以，如果国君能够听从进言，恩惠能够加于百姓身上，就去做官。如果国君不能听从进言，恩惠无法下达于民，那就退居独善其身。孔子的胸怀象上天一样覆育万物，他以仁爱圣明的德性，怜悯时俗的污秽，哀伤纲纪伦理的败坏。就象负荷很重而又路途遥远的马车，周游列国，希望能够接受聘请，幸运的实现了自己爱民如子的理想，然而当世诸侯没用一个能任用他的。因此，他虽然积蓄了深厚的道德，却不能将它发扬光大，伟大的理想被束缚不能伸展，海内之众不能接受他的教化，众生不能沐浴他的恩惠，所以孔子叹气说：“如果有人能重用我，我将使周朝的盛德在东方实现。”

所以孔子到处游说，不是为了一己一城之利，而是希望将自己的德性伸展天下，把恩德加在所有百姓身上啊！

秦晋战，交战，秦使人谓晋将军曰：“三军之士皆未息，明日，请复战。” 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将遁矣。迫之河，必败之。” 赵盾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于险，无勇也。请待。” 秦人夜遁。

**【译文】**

秦晋两国发生战争，在交战期间，秦国派使者到晋国，对晋国将帅说：“双方军队至今没有得到休整，请暂时休兵，明日再继续战斗。” 晋国大夫臾骈说：“秦国使者目光闪烁，语

言散漫，这是对方惧怕我们的表现，恐怕秦兵将要逃跑了。如果能把他们逼到河边，必定能打败他们。”中军主将赵盾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收拾而抛弃他们，这是没有恩惠的。不等约定的日期来到就把秦兵赶入险地，这不算勇敢。还是等明日再说吧。”秦兵果然在夜晚逃走了。

子胥将之吴，辞其友申包胥曰：“后三年，楚不亡，吾不见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庙也；止子是无以为友。虽然，子亡之，我存之。”于是乎观楚一存一亡也。后三年，吴师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见秦伯曰：“吴无道，兵强人众，将征天下，始于楚。寡君出走，居云梦。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诺！固将图之。”申包胥不罢朝，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声。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兴师救楚。吴人闻之，引兵而还。昭王反（通返）复，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辞曰：“救亡，非为名也。功成受赐，是卖勇也。”辞不受。遂退隐，终身不见（通现）。《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 【译文】

伍子胥将要到吴国去，告别他的朋友申包胥说：“三年以后，如果楚国还不灭亡，我就不与你再见面了。”申包胥说：“你尽力吧，我无法帮助你。帮助你等于是讨伐自己的祖先。如果劝阻你，又不够朋友。尽管如此，你能灭亡楚国的话，我就要保存它。让我们看看楚国的一存一亡吧。”三年后，吴国军队攻打楚国，楚昭王离开国都逃走。申包胥没有受到任命

就往西去见秦国国君说：“吴国无道，仗着兵强人众，想要征服天下。如今先从楚国开始，我国国君已经避走到云梦去了，派我来向您告急求援。”秦哀公说：“行，我本来就要想办法的。”申包胥不离开秦国朝堂，站在秦国宫庭里哭了七天七夜，没有停歇。秦哀公说：“有如此的忠臣，还能不去解救吗？于是出兵救楚。吴兵听到消息，就退走了。楚昭王返回国都，想要给申包胥封官，申包胥推辞说：“拯救国家危亡，并非为了获取名誉，成功了接受封赏，等于拿自己的勇敢做买卖。”最终没有接受赏赐就隐居去了，终身没再露面。正象《诗经》上所说：“凡是人民受到了灾难，我都会尽力救援。”

楚令尹虞邱子，复于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不名仁智，无求显荣；才之所不著，不当其处。臣为令尹十年矣，国不加治，狱讼不息，处士不升，淫祸不讨，久践高位，妨群贤路，尸禄素餐，贪欲无厌，臣之罪当稽于理。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秀羸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能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忠？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邱子菜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少焉，虞邱子家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邱子喜，入见于王曰：“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骫，可谓公平。”庄王曰：“夫子之赐也已。”

## 【译文】

楚国令尹虞丘子向楚庄王说：“臣听说：奉公守法，可以获得荣誉；才疏德薄，不要妄想获得很高的地位；无仁无智，不要去追求显赫的荣耀；才力不及，就不要占据那个位置。臣做令尹今已十年了，国家没有治理安定；狱中讼案不曾停息；隐居的贤士没有受到提拔；作奸犯科的人没有受到惩罚；长期占据高位，妨碍贤能之士的上进之路；只是尸位素餐，贪婪纵欲不知满足，臣的罪状，当根据法律来考察论定。臣曾私下选拔过一位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居于穷乡僻壤的孙叔敖。他人瘦弱清秀，多才多艺，性格恬淡寡欲，君王如能将政务交给他掌管，国家一定可以得到治理，人民也会归附。”楚庄王说：“因为你的鼎力辅助，我才得以逐鹿中原，威震边荒，并在诸侯中间成为霸主，这不是你的功劳还是谁的功劳呢？”虞丘子说：“久据官位白领俸禄是贪婪的行为，不举贤进能是欺骗的行为，不愿将位置让出来是不廉的行为。不能做到这三者，就是不忠。做臣子的不忠，君王又何必以我为忠。臣恳请辞职。”楚庄王只好答应了。他赐给虞丘子三百户的食邑之地，尊虞丘子为国家的长老，然后任命孙叔敖为令尹。不久，虞丘子的家人犯法，孙叔敖就把那个犯法的家人抓来处死。虞丘子非常高兴，进见楚庄王说：“臣听说孙叔敖果然能治理国家，奉行国法而不营私，执行法律而不枉曲，真可说是公平。”楚庄子说：“这都是你的惠赐啊！”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侯曰：“其为人不党，治众不乱，临

死不恐。”晋侯以为中军尉。河曲之役，赵宣子之车干行，韩献子戮其仆。人皆曰：“韩献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仆，谁能待之？”役罢，赵宣子觞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贺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贺。”宣子曰：“我言韩厥于君。言之而不当，必受其刑。今吾车失次而戮之仆，可谓不党矣。是吾言当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晋国适享之，乃唐叔是赖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 【译文】

赵盾向晋侯推荐韩献子说：“这个人不会结党，治理民众不会纷乱，面临死亡不会恐惧。”晋侯就任命韩献子为中军的主将。在秦晋河曲之战中，赵盾的战车违犯了军队的行队，韩献子杀了赵盾的车夫以示惩戒。大家都说：“韩献子这次死定了。他的上司早上刚推荐提拔他，而他傍晚时就处死了上司的车夫，谁能忍耐得了。”战争结束后，赵盾请大夫们饮酒，敬过三次酒之后，赵盾说：“诸贺可以庆贺我了。”众人说：“不知道要庆贺什么呢？”赵盾说：“我把韩厥（韩献子）推荐给国君，如果推荐不当，势必会连累受罪。现在我的车子违犯军队行列，韩厥就处死了车夫，可说是正直无私了。这就证明我推荐的人是适当的。”众人听了再三稽首示敬说：“这下不仅晋国能享受到此福气，连晋的祖先唐叔也有所依赖了，我们哪敢不一再稽首表示敬意呢？”

晋文公问于咎犯曰：“谁可使为西河使者？”咎犯对曰：“虞子羔可也。”公曰：“子羔非汝之仇也。”对曰：“君问可为

守者，非问臣之仇也。”子羔见咎犯而谢之曰：“幸赦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咎犯曰：“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

### 【译文】

晋文公问咎犯说：“谁可以胜任西河太守？”咎犯回答说：“虞子羔能胜任。”晋文公说：“他不是你的仇敌吗？”咎犯回答说：“您问的是谁可以胜任西河太守，而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虞子羔见到咎犯道谢说：“蒙您宽恕我的过失，将我推荐给国君，使我能担任西河太守。”咎犯说：“推荐你是公事，怨恨你是私事，我不会因私废公，你可以走了，要不我会射杀你。”

楚文王伐邓，使王子革、王子灵共捃菜。二子出采，见老丈人载畚，乞焉，不与；搏而夺之。王闻之，令皆拘二子，将杀之。大夫辞曰：“取畚信有罪，然杀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杀之？”言卒，丈人造军而言曰：“邓为无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夺吾畚，无道甚于邓。呼天而号。君闻之，群臣恐。君见之，曰：‘讨有罪而横夺，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爱子弃法，非所以保国也；私二字，灭三行，非所以从政也。丈人舍之矣，谢之军门之外耳。’”

### 【译文】

楚文王讨伐邓的时候，命王子革和王子灵一起去拣菜。两位王子出去拣菜的时候，看见一位老人带着装菜的畚，就向

他讨要，老人不给，二王子就揍了老人并把畚抢走。楚文王听说了，下令把两个儿子抓起来，准备处死。大夫们劝阻说：“夺取畚确实是有罪，但罪不至死，君王怎么能杀他们呢？”话音未落，被抢去畚的老人来到军营说：“邓国因为无道，所以我们才讨伐他。现在国君的儿子抢了我的畚，这种无道更胜于邓国。”说罢就呼天抢地大喊起来，连楚文王都听到了，群臣都很害怕。楚文王召见老人说：“讨伐有罪而自己却强讨横夺，这将无法禁止暴行；依仗力量，欺凌老弱，这将无法教育儿童。爱惜自己的儿子而不顾国法，这将无法保卫自己的国家。私心袒护两个儿子而不顾以上三种行为的危害，这是不能处理政事的。老人家放心走吧。我一定把两个孩子推到军门外处死以向您谢罪。”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延理拘之，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延理而责之曰：“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命，而察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有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延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小，置理失其人，以违夫子之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

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 【译文】

楚国令尹子文的族人中，有人违犯了法纪，法官把他抓了起来。后来听说是令尹的亲戚就把他释放了。子文于是召见法官责备他说：“之所以设立法廷法官，就是准备用来处置那些触犯国家法律和政令的人。正直的人在执法时，温和但不枉曲，强硬但不武断。现在你置法律不顾释放了犯法的人，这是事理不明，内心不公啊。我哪里有营私护短的意思？为什么法官不能秉公执法呢？我在上层领导人民，人民有时发牢骚，我仍不敢使他们免于法律制约之外。现在我的族人犯法非常明显，假若法官因为要讨我的欢心而放了他，这是要让我的不公之心昭示天下了。掌握一国的政权，而以私心闻名，让我不合正道的活着，那还不如让我死去好了。”就将族人解送给法官，并说：“如果不依法惩治的话，我将死去。”法官害怕了，就处罚了他的族人。楚成王听说此事，鞋子都来不及穿，跑到子文家里说：“我因年幼无知，致使所用法官不当，违背了您的意思。”就把法官贬退了，更加尊重子文，把内政也交给他治理。楚国人听到了说：“如果都象子文那样公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就互相作歌说：“子文亲属，触犯国法；法官释放，子文不从。不使怨生，真正公平。”

楚庄王有茅门者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蹂齧者，斩其辮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马蹄蹂齧，廷理斩其辮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廷理。”王曰：

“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则主威失，下陵上则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遗子？”太子乃还走避舍，再拜请死。

### 【译文】

楚庄王设有宫门之法说：“群臣、大夫、诸位公子入朝时，如果马蹄踏到屋檐下流水之处，就要斩断他的车辕，处死他的车夫。”有一次太子入朝，马蹄踏到屋檐下流水之处，执法的人就依法斩断他的车辕，处死了他的车夫。太子大怒，入宫见楚庄王哭诉说：“请为了我杀掉那执法官。”楚庄王说：“法令的设置是为了尊敬祖先、尊敬国家，能守法尊敬国家的人，是国家的忠臣。怎么可以杀掉呢？而且犯法违令，不尊敬国家的，那是臣子离弃君王，以下欺上啊。臣子离弃君王那么君王就会失去威严，以下欺上那么在上的人就有危险，国家如果都保不住，我还如何能把它交给你呢？”太子于是走到旁边，放弃了原来的成见，并一再下拜，请求死罪。

楚庄王之时，太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庆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逾，少君在后而不豫，是国之宝臣也。”

### 【译文】

楚庄王时，太子的车子停放在宫门之内，少师庆把车子赶走。太子很生气，进见庄王说：“少师庆驱逐我的车子。”庄

王说：“算了。老国君在前面时他不会超越礼法，小国君在后面时他不敢犹豫，这是国家最为宝贵的臣子啊！”

吴王阖庐为伍子胥兴师，复仇与楚。子胥谏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其后因事而后复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谓不以公事趋私矣。

### 【译文】

吴王阖庐要兴兵伐楚为伍子胥报仇。伍子胥劝谏说：“诸侯不为普通人起兵，况且事君若事父，损害君王的道义而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这是臣不愿做的。”于是吴王停止了这种打算。后来因其他事故才为父报了仇，伍子胥可说是不假公济私的人了。

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敦敦然皆立，然后君子进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又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辩矣，然后君子曰：“几当从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岂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后知所以断狱哉？君子之敬让也。文辞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

### 【译文】

孔子在鲁国任司寇时，审案必定在众人面前公开审判。态度恳切地向大家解释案情，并说：“某人认为应这样处理，某人认为应那样处理。”又重复一遍说：“某人认为应这样处理，

某人认为应那样处理。”大家讨论后，孔子才宣布，应该听从某人的说法。以孔子的学问智慧，哪用得上等某个人发表意见后才裁决案件呢？这是君子谦让恭敬的表现。文章词采有可以和大家共同探讨的地方，君子是不会专行独断的。

子羔为卫政，刖人之足。卫之君臣乱，子羔走郭门，郭门闭，刖者守门，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罢。子羔将去，谓刖者曰：“君子不逾。”曰：“于彼有窦。”子羔曰：“吾不能亏损主之法令，而亲刖子之足。吾在难中，此乃子之报怨时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断足固我罪也，无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倾侧法令，先后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孔子闻之曰：“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谓欤？”

### 【译文】

子羔在卫国执政时，曾按法律砍断过一个人的脚。后来卫国内乱；子羔往城外躲避，但外城门已经关闭，由那断足人守门，他对子羔说：“那边有一个缺口可以过去。”子羔说：“君子不跳墙而逃。”他又说：“那边有一个洞可以钻出去。”子羔说：“君子不钻地道而逃。”又说：“这里有所房子。”子羔才躲进去。追来的人不见子羔就走了。子羔将要离开的时候，对断足人说：“我不能破坏国君的法令，所以亲自砍断了你的腿。现在我在危难中，这正是你报仇的好机会，为什么要帮

我逃走呢？”断足人说：“断足是我罪有应得，是无可奈何的事。您在审理我的时候，曾把法令多次研究，想使我免于刑罚，我是知道的。当确定我有罪，宣布我的刑罚时，您脸色忧愁，我也知道。您并非是专门偏袒我，而是天生仁义心肠，自然会有所表现。这是我帮助您逃脱的原因。”孔子听到这件事，说：“会做官的人树立恩德，不会做官的人招来仇怨，能够公正行事，说的大概是子羔吧。”

## 说苑卷第十五

### 指 武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 【译文】

《司马法》上说：“国家虽大，但如喜好战争的必定灭亡；天下虽已安定，但忽略了战争因素的必定危险。”《易经》上说：“君子修整武器，是为了防备意外的危险。”兵事不可当儿戏，当儿戏就会失去威力；兵事也不可荒废，荒废就会招致敌寇入侵。以前吴王夫差因好战而亡国，徐偃王因不谈武事而被消灭，所以贤明的君王治理国家，能使上位者不轻视军事，在下位的人不荒废军事。《易经》上说：“国家生存时不要忘记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才能不独自己的生命得到安全，国家也可长保无患。”

秦昭王中朝而叹曰：“夫楚剑利，倡优拙。夫剑利，则士

多慄悍，倡优拙，则思虑远也。吾恐楚之谋秦也。”此谓当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 【译文】

秦昭王在朝会中叹息说：“楚国武器精良但演戏的人技艺却很拙劣。武器精良那么将士就多骁勇善战，演戏的人技艺拙劣那么就多深思远虑，我恐怕楚国在打秦国的算盘。”这是说秦昭王能在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将来的灾祸，能在国家生存时不忘记灭亡的危险。因此他最后终于成了霸主。

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不得理！”文王遂兴师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

### 【译文】

王孙厉对楚文王说：“徐偃王喜爱实行仁义之道，汉水东边的三十二个诸侯国都对他心悦诚服。君王如果不去攻伐他，恐怕楚国迟早也会臣服于徐国的。”楚文王说：“如果徐偃王真的诚信有道，那就不可去讨伐了。”王孙厉说：“大国伐小国，强国伐弱国，就象大鱼吞小鱼，老虎吃小猪一样，那里会有不可伐的道理？”楚文王于是兴师伐徐，把徐国弄的残破不堪。徐偃王临终前说：“我依赖文德而不修明武备，爱行仁

义而不知机诈之心，以至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古代的贤君哪有不讲武备的呢？

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问屈宜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佚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吴起曰：“起之为人谋。”屈公曰：“成刑（通型）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

### 【译文】

吴起做管理兽苑的官员时，巡察各地来到了息县，问屈宜曰说：“君王不知道我不成器，任命我为苑守，不知先生可有什么指教？”屈宜曰没有回答。过了一年，楚王又任命吴起为令尹，他巡行到息县，问屈宜曰说：“以前请教先生，先生不肯指教，现在君王不知道我不成器，任命我为令尹。请先

生试看我的表现吧。”屈宜臼说：“你准备怎么做？”吴起说：“我将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损有余而补不足；修整武备，等待时机去争雄天下。”屈宜臼说：“我听说过去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轻易改变旧制和常规。如今您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改变旧制和常规啊。况且我听说用兵是很凶险的事情，争斗是违背道德的事情。现在你暗中打算做违背道德的事情，又喜欢用兵，实在是人民所厌恶的，可说是悖逆到了极点，也是太过分的行为，做了会不吉利的。而且，你指挥鲁国军队时，战胜了本来不应战胜的齐国；你指挥魏国军队时，战胜了本不应战胜的秦国。我听说：‘不是爱惹祸的人就不会造成灾祸’。我本就在奇怪，君王一再违背天道，至今为何未带来灾祸。哎，就等着看你的了。”吴起恐惧地说：“还能改变吗？”屈宜臼说：“不能了。”吴起说：“我是为别人做事的。”屈宜臼说：“已经定刑的人，不能改变了，你不如敦厚诚实的遵行，楚国没有比荐举贤良更重要的事了。”

《春秋》记国家存亡，以察来世，虽有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威猛之将，士卒不亲附，不可以战胜取功。晋侯获于韩，楚子玉得臣败于成濮，蔡不待敌而众溃。故语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车不作之马趋疾而致远，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远中微，故强弱成败之要，在乎附士卒、教习之而已。”

**【译文】**

《春秋》记载了国家兴亡的事，用来垂鉴后世。虽有广大的领土和众多的人民，精良的武器和精锐的士兵，勇猛善战的将帅，但如果士兵不心悦诚服的话，就不能够打胜仗，立战功。晋侯被韩侯擒获，楚将子正在城濮之战中被晋打败，蔡国士兵不战而溃。因此俗话说：“周文王也驱使不了不心悦诚服的民众；先轸也不能率领乌合之众作战；造父、王良也不能赶着破车劣马快速赶到远地；羿、逢蒙也不能用质量很差的弓箭射中很小的目标。”所以强弱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使士卒率依附，并经常训练他们罢了。

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华而后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乱世，继先王之体，而强楚称王。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统天下，不先广养京师以及诸夏，诸夏以及夷狄，内治未得，忿则不料力，权得失，兴兵而征强楚，师大败，搏辱不行，大为天下戮笑。幸逢齐桓公，以得安尊。故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

**【译文】**

国家内政还未治理好，不可以去匡正国外的事情；根本尚未打牢固，就先不要去管枝末的事。所以《春秋》是要先以京师为主，然后再顾及中国其他地方。先顾及中国各地，再顾及四方夷狄。到了周惠王时，在世道混乱的情况下继位，而

楚国恃强称王，诸侯背叛周王朝，周惠王想推行先王的政策一统天下。但他不先广泛积累京师的力量，以渐渐普及到中国各地诸侯，再由中国各诸侯普及到四方夷狄。内政还没理好，就一怒之下，不老虎力量的对比和后果得失，兴师讨伐强大的楚国，结果大败，蒙耻受辱，王令不行，很被天下诸侯耻笑。幸亏遇到齐桓公辅佐才重获安定和诸侯的遵从。所以内政还未治理好，不可以去匡正国外的事情；根本未打牢固，就不要去管枝末的事。

将师受命者：将率入，军吏毕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钺，东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国；即戎，忘其家；闻枹鼓之声，唯恐不胜，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义死，义死不如视死如归，此之谓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待也；万人必死，横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师也。

### 【译文】

将帅接受君王的任命时，将帅先进入朝廷，部众随后跟进。他们都面向北方跪拜着领受命令。天子面向南方，授予将帅象征感权的斧钺，然后向东行走；向西作揖，表示不干涉军政。所以将帅领受命令出征后，应该不以国君为顾虑；在军队中就不应再顾虑家庭。听到鼓声便惟恐不能打胜而奋不顾身，怀抱着必死的决心。必死不如乐意而死，乐意而死不

如甘心而死，甘心而死不如为正义而死，为正义而死不如视死如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个人怀抱必死的决心，十个人都无法抵抗；十个人怀抱必死的决心，一百个人都无法抵抗；一百个人怀抱必死的决心，一千个人都无法抵抗；一千个人怀抱必死的决心，一万个人都无法抵抗。一万个人怀抱必死的决心，就能征服天下，令行禁止，这就是王者的军队。

田单为齐上将军，兴师十万，将以攻翟。往见鲁仲连子。仲连子曰：“将军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将军曰：“单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复齐之国，何为攻翟不能下？”去，上车，不与言。决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齐婴儿谣之曰：“大冠如箕，长剑柱颐，攻翟不得下，垒于梧邱。”于是田将军恐骇，往见仲连子曰：“先生何以知单之攻翟不能下也？”仲连子曰：“夫将军在即墨之时，坐则织箒，立则杖钁，为士卒倡，曰：‘宗庙亡矣，魂魄丧矣，归何党矣！’故将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宝，黄金横带，驰聘乎淄、澠之间，是以乐生而恶死也。”田将军明日结发径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将者，士之心也；士者，将之枝（通肢）体也。心犹与则枝（通肢）体不用，田将军之谓乎？

### 【译文】

田单任齐国上将军时，率兵十万，准备攻打翟国。他去拜见鲁仲连。鲁仲连说：“你这次攻打翟国，一定打不下来。”

田单说：“我曾经凭借方圆仅五里的内城和方圆仅十里的外城、恢复了整个齐国，怎么会连翟国都攻不下来？”就上车走了，不再和鲁仲连说话。决意攻打翟国，但三个月都没攻打下来。齐国儿童都唱歌谣说：“戴着高高的官帽，挂着长长的佩剑，翟国攻不下，尸骨已如山。田单听了很害怕，就去见鲁仲连说：“先生您怎么知道我攻打翟国不能成功呢？”鲁仲连说：“当年将军防守即墨城，坐着时就织蓐，站着时就拿锹，和士兵们同甘共苦，并激励他们说：‘我们的宗庙就要灭亡了，祖先的魂魄就要丧失了，不知归宿在何方？’所以将领有决死之心，士卒无偷生之意。现在将军您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淄水的珍宝，头戴金银装饰的黄带，游乐于淄水滄水之间，所以喜欢生存，害怕死亡。”第二天，田单挽起头发，站在矢石交加的战场前，亲自击鼓，终于攻下了翟国。所以说将帅是士兵的灵魂，士兵是将帅的肢体，如果内心犹豫不决的话，肢体就不听使唤，这大概说的是田单吧。

晋智伯伐郑，齐田恒救之。有登盖，必身立焉；车徒有不进者，必令助之。垒合而后敢处，井灶成而后敢食。智伯曰：“吾闻田恒新得国而爱其民，内同其财，外同其勤劳，治军若此，其得众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 【译文】

晋国智伯率军讨伐郑国。齐国田恒领兵来救，如果登城攻打，田恒一定站在那里指挥；如果车马战士有不能前进的，田恒一定派人去救助。行军时，大营扎好他才驻扎，井灶挖

好他才敢吃饭。智伯说：“我听说田恒新掌国政而能爱护百姓，在国内能将财产分与士卒共同享用，出外打仗能和士卒共同辛劳，治军象他这样，是得到了众人爱护的人，不可抵挡。”于是收兵回去了。

《太公兵法》曰：“致慈爱之心，立威武之战，以卑其众；练其精锐，砥砺其节，以高其气；分为五选，异其旗章，勿使冒乱；坚其行阵，连其什伍，以禁淫非。”垒陈之次，车骑之处，勒兵之势，军之法令，赏罚之数，使士赴火蹈刃，陷阵取将，死不旋踵者，多异于今之将者也。

### 【译文】

《太公兵法》上说：“要用慈爱之心，威武不屈的战斗意志，来控制将士。训练他们的技战术，磨练他们的节操，用来提高士气。把军队分成五个行列，每个行队旗帜相异，使他们的秩序不致混乱。坚持队伍行阵，推行以什伍为单位的连坐法，防止各种异常事情的发生。”工事和阵地的安排，兵车马匹停留的场所，统领军队的态势，军队中的法令，赏罚的办法，能使士卒上刀山、下火海，冲锋陷阵，斩获敌将，争先赴死，这些和现在的将帅多所不同。

孝昭皇帝时，北军监御史为奸，穿北门垣以为贾区。胡建守北军尉，贫无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慰爱走卒甚厚。建欲诛监御史，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之，斩之则斩之。”于是当选士马日，护军诸校列坐

堂皇上，监御史亦坐，建从走卒趋至堂下拜谒，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斩之。”遂斩监御史。护军及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遂上奏以闻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北军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闻《黄帝理法》曰：‘垒壁已具，行不由路，谓之奸人，奸人者杀。’臣谨以斩之，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兴。后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 【译文】

汉朝孝昭帝时，北军监御史作奸犯科，把北门城墙弄坏，做为买卖之地。胡建当时任北军尉，贫穷得没有车马，经常步行，和士兵一同生活，因此照顾士卒很优厚。胡建想杀掉监御史，于是和士兵约定说：“我想为公除害，我说拿下，你们就把他拿下，我说杀了，你们就把他杀掉。”在挑选兵马的那天，军队里的各级军官都在讲武厅上坐着，监御史也在座。胡建带领士兵走到堂下拜见，因此走上堂去，士兵们都跟了上去。胡建跪地，指着监御史说：“拿下他。”士兵们就把监御史拖下堂去。胡建说：“杀了他。”士兵们于是杀掉了监御史。护军和各级军官都大吃一惊，不知所措。胡建早已写好奏章藏在怀中，于是上奏皇帝说：“臣听说军法是要树立威严以服众，诛杀恶人以防恶。现在北军监御史公然毁坏城墙以谋取私利，与士卒做买卖，不能树立刚强、威武、勇敢的精

神，来做士大夫的表率，尤其不合道理。臣听说《黄帝理法》上记载：‘城垣堡垒已经筑好，还不按着筑好的道路行走，这是奸邪之人。奸邪的人是该杀的。’臣所以杀了北军监御史。现在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向圣上报告。”孝昭帝批示说：“《司马法》上说：‘国家平常的法规不适用于军队，军队平常的法规不适用于国家。’胡建你又有什么可以惶惑的呢？”胡建因此而声名大震，后来做到渭城县令，死在任上现在渭城还有他的祠堂。

鲁石公剑，迫则能应，感则能动，物穆无穷，变无形像。复柔委从，如影与响，如蓆之守户，如轮之逐马，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阖不及鬻，呼不及吸，足举不及集，相离若蝉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犹然乎！此善当敌者也，未及夫折冲于未形之前者，揖让乎庙堂之上，而施惠乎百万之民。故居则无变动，战则不血刃，其汤、武之兵与！

### 【译文】

鲁石公的剑法，紧迫时马上会有感应，有了感应马上就有行动，变化无穷，深微难测，无迹可寻。那把剑随鲁石公所欲而动，如影随形，如响回声，如狗看门，如车轮跟着马蹄。如阖阖的鼓声来不及变为鞞之声，如呼气等不及吸气，如脚举起来不及收拢。相距薄如蝉翼，舞剑虽在肱背和眉毛之间这样小的空间里，却无法用更大的武器来制止它，也不能用更小的武器来比拟它的精微。”用兵之法，大概也如此吧。

这是最善于抵挡敌人的人才能做到的。但是还不如在未和敌人交战之前就平息对方，在庙堂上和对方化干戈为玉帛，消弭战祸于无形之中，施加恩惠给国内的百万众生。所以日常生活中无动乱发生，战争时也不必流血，这就是商汤、周武王的军队吧。

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焉。孔子喟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尔志，丘将听之。”子路曰：“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于天，旌旗翩翩，下蟠于地，由且举兵而击之，必也攘地千里，独由能耳；使夫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愤愤者乎！”

子贡曰：“赐也愿齐、楚合战于莽洋之野，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赐愿著缟衣白冠，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独赐能耳；若夫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僇者乎！”颜渊独不言，孔子曰：“回来，若独何不愿乎？”颜渊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与焉！”孔子曰：“若鄙心不与焉，第言之。”颜渊曰：“回闻鲍鱼兰芷不同筐而藏，尧舜桀纣不同国而治。二子之言，与回言异。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则由何愤愤而击，赐又何僇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举手问曰：“愿闻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愿者，颜氏之计，吾愿负衣冠而从颜氏子也。”

## 【译文】

孔子北游到鲁国北部，向东登上了农山。子路、子贡、颜渊跟随着他。孔子叹息着说：“登高俯视，使人心悲。你们几个，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吧。我来听听。”子路说：“我希望白色羽毛如明月，赤色羽毛如太阳，钟鼓声音上震云霄，旌旗在大地招展。我率领军队向敌人攻击，必定可以夺得上千里土地。这种事只有我子路能做到，他们两个可以做我的随从。”孔子说：“真是勇士啊！内心有所不平吧？”

子贡说：“我愿意齐楚大战于千里原野，两军旗鼓相当，旌旗招展，尘埃四起，短兵相接。我这时愿意白衣白冠，于白刃交加中劝说他们，解除两国的战祸。这种事只有我子贡能做到，他们二人可以做我的随从。”孔子说：“真是能言善辩啊。如此轻而易举就完成了任务。”只有颜渊默不作声。孔子说：“颜回，你过来，你为什么不愿说呢？”颜渊说：“文武之事，他们两位已说过了，我哪里还敢参加意见呢？”孔子说：“你是否鄙夷那些事，内心不赞成呢？只管说一说吧。”颜渊说：“我听说鲍鱼和兰芷不能同收在一个匣子内，尧舜和桀纣不能在同一个国家内治理人民，他们两位所说的和我不同。我愿意辅助明君圣主，使人民不用修城掘池，把剑戟等兵器销毁制成农具，让天下千年无战争的忧患，如果这样，子路何必愤愤不平的要出兵呢？子贡又何必去逞口舌之利呢？”孔子说：“多么完美的道德啊！是自得其意的人了。”子路举手发问说：“我们愿意听听老师的意见。”孔子说：“我所希望的，就是颜渊刚才所讲的志向。我愿意背着衣冠，跟随着颜渊。”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吾欲小则守，大则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礼，上下有亲，民之众皆君之畜也，君欲谁攻？若朝廷无礼，上下无亲，民众皆君之仇也，君将谁与守？”于是废泽梁之禁，弛关市之征，以为民惠也。

###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想国力弱小时就以防御为主，国力强盛时就以向外进攻为主，该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说：“如果朝廷能做到符合礼义，上下亲近一心，百姓都象国君的子女一样，那么您将进攻谁呢？如果朝廷所做不合礼义，上下相怨，百姓都象国君的仇敌，您又和谁来防守自己的国家呢？”于是鲁哀公就废除了湖泊鱼梁的禁令，放松了关卡和市场的征税，用来施恩惠于人民。

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

### 【译文】

周文王说：“我想对外用兵，哪个国家应该讨伐呢？密顺氏对我国有猜忌不从之心，可以去讨伐它。”管叔说：“不行。密顺的国君是天下的明君，讨伐它不合道义。”姜太公说：“我听说先王讨伐乖邪的国家，不讨伐顺从的国家；讨伐危险的国家，不讨伐和平的国家；讨伐行为过份的国家，不讨伐

行为谨恭的国家。”文王说：“说的好。”于是出兵讨伐密须氏，把它灭掉了。

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太公对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

乃召周公而问焉，曰：“天下之图事者，皆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以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对曰：“殷信天子，周信诸侯，则无胜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说乎？”周公对曰：“臣闻之：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制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

乃起众举师，与殷战于牧之野，大败殷人。上堂见玉，曰：“谁之玉也？”曰：“诸侯之玉。”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财矣。”入室见女，曰：“谁之女也？”曰：“诸侯之女也。”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色也。”于是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金钱，以与士民，黜其战车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纵马华山，放牛桃林，示不复用，天下闻者，咸谓武王行义于天下，岂不大哉！

### 【译文】

周武王准备讨伐商纣。召见姜太公，问他说：“我想在战斗之前就知道能够得胜，不用占卜就知道一定吉利，但我带

领的人不是自己的百姓，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姜太公回答说：“有办法。君王如果能赢得众人之心，再去讨伐无道之君，不用战斗就知道可以胜利了。以贤明讨伐不肖，不用占卜就知道必然吉利了。对方迫害百姓，我们造福百姓，虽然不是自己的人民，也可以统领他们。”周武王说：“对。”

武王又召见周公，问他说：“天下做事的人，都把殷纣当做天子，把周当做诸侯，诸侯攻打天子，用什么方法才能取胜呢？”周公回答说：“如果殷纣真的是天子，周真的是诸侯，那么就没有办法可以获胜了，怎么可以进攻呢？”武王生气地说：“你说的话有根据吗？”周公回答说：“我听说，攻打守礼的国粗叫贼，攻打正义的国家叫残，不能统治人民的叫匹夫。君王所进攻的是失去民心的匹夫，哪里是进攻天子呢？”武王说：“对。”

于是就兴师动众，与殷在牧野大战，殷人大败。周武王走进庙堂，看见了宝玉，问道：“这是谁的玉？”有人回答说：“是诸侯的玉。”武王就将玉归还给了诸侯。天下的人听到了这件事，说：“武王不贪财。”周武王进入宫室，看见了美女，问道：“这是谁的美女？”有人回答说：“是诸侯的美女。”武王就将美女归还给诸侯。天下的人听到了这件事，说：“武王不好色。”武王散发尽了巨桥的米粟和鹿台的珍宝财物，广施天下军民。并且废置了战车，表示不再乘用，刀枪入库，马放华山，牛放桃林，表示不再动武。天下的人听到了，都说武王施行仁义遍布天下，这岂不是很伟大的作为吗？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

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

### 【译文】

周文王想讨伐崇国，先发布公告说：“我听说崇侯虎，蔑侮父兄，不尊敬老人，断案不公，分配财物不平均，百姓竭尽全力，却得不到衣食。我将去讨伐他，只是为人民着想。所以我命令不准杀人，不准毁坏房屋，不准堵塞水井，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掠夺六畜，如果有不听从命令的就处死，不予赦免。”崇人听到了，于是请求投降。

楚庄王伐陈，吴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吴必夜至，甲列垒坏，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吴师至楚见成陈（通阵）而还。左史倚相曰：“追之。吴行六十里而无功，王罢（通疲）卒寝。”果击之，大败吴师。

### 【译文】

楚庄王讨伐陈国，吴国派兵救援。雨下了十天十夜才晴。左史倚相对楚庄王说：“吴兵必定来夜袭，我军装备以及堡垒都有所损坏，被他们看见了一定会轻视我们，不如列好阵势，打着鼓出去等待他们。”吴兵来到楚营，看见楚军严阵以待，就回去了。左史倚相说：“追击他们。”吴军走了很远的路但无功而返，吴王疲倦，士卒也欲休息。楚军追击，吴兵大败。

齐桓公之时，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濞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于门，桓公曰：“徒众何以为！”管仲对曰：“臣闻之：雨则有事。夫陵濞不能雨，臣请攻之。”公曰：“善。”遂兴师伐之。既至，大卒间外，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圣人乎？”乃还旗而去之。

### 【译文】

齐桓公的时候，有一次连续下了近百天的雨。桓公想讨伐濞陵，濞陵因为遇到久雨天气，城门未闭。管仲和隰朋带领士兵来到齐桓公宫门前。桓公说：“这些人想干什么？”管仲回答说：“臣听说下雨表示有事，濞陵不堪久雨，臣请君王出兵进攻。”桓公说：“好。”于是起兵讨伐濞陵。到了那之后，看见濞陵步卒埋伏在城外，甲士戒备于城内。桓公说：“难道有圣人吗？”于是班师回去了。

宋围曹，不拔，司马子鱼谓君曰：“文王伐崇，军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有所阙乎？胡不退修德，无阙而后动？”

### 【译文】

宋国的军队围攻曹国都城，很久都不能攻下。司马小鱼对宋国国君说：“周文王讨伐崇国时，崇军守城，过了三十天还不投降。文王就退兵修养生息，又去讨伐，崇国虽有堡垒可守，依然投降了。现在国君的道德就丝毫无缺憾吗？为什么不退兵修养道德，等到道德圆满无缺时再出兵呢？”

吴王阖庐与荆人战于柏举，大胜之，至于郢郊，五败荆人。阖庐之臣五人进谏曰：“夫深入远报，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将楔头，阖庐未之应，五人之头坠于马前。阖庐惧，召伍子胥而问焉，子胥曰：“五臣者惧也。夫五败之人者，其惧甚矣，王姑少进。”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成，方三千里，皆服于吴矣。

### 【译文】

吴王阖庐和楚军在柏举交战，吴军大胜，一直打到楚国都城郢的郊外，连败楚军五次。阖庐的臣下有五人进谏说：“这么迅速的深入敌国的腹地，时间长了对大王是不利的，不如收兵回去吧。”五人以死相谏，阖庐没有答应。五人自杀于阖庐马前，阖庐惊惧，召见伍子胥询问对策。伍子胥说：“五个大臣既然害怕，那被打败五次和楚军必定更害怕的很，大王再加把劲就成功了。”于是最终攻入郢都。南起长江，北至方城，方圆三千里都臣服于吴国。

田成子常与宰我争，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见旌节毋起。”郈夷子皮闻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

### 【译文】

田成子常和宰我两家发生争斗，宰我乘夜间埋伏了士兵，准备攻打田成子常。命令这些士兵说：“如果没有看见旗帜展动就不要行动。”郈麦子皮听说了，把消息告诉给田成子常。

田成子常就做了旗帜来引出宰我的士兵，并对他们加以攻击。最终消灭了宰我。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请兵于鲁，鲁不与，桓公怒，将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诸侯矣，今又攻鲁，无乃不可乎？鲁必事楚，是我一举两失两也。”桓公曰：“善。”乃辍攻鲁矣。

### 【译文】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向鲁国邀请出兵，鲁侯不答应，桓公很生气，准备攻打鲁国。管仲说：“不行，我们已经给北方诸侯做了榜样。现在又去攻打鲁国，这怎么可以呢？如果这样，鲁国一定去投靠楚国了，这样我们就一举两失了。”桓公说：“对”。于是打消了攻鲁的计划。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 【译文】

圣人治理天下，先以文治教化，然后才施用武力影响。凡是用武，其根源是为了讨伐不服从的人。如果用文治教化无效，然后才加以诛灭。那些冥顽不化的人无法感化，纯美的文德都不能教化的，只好用武力来解决了。

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

### 【译文】

从前尧诛杀四凶，用来惩治恶人；周公杀管叔蔡叔，用来平定内乱；子产杀邓析，用来威吓邪说；孔子杀少正卯，用来引导改变群众。奸佞的人不加以诛除，是祸乱的根由啊！《易经》上说：“不威吓小恶，就无法惩治大恶，这是小人的福气呢。”

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都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

### 【译文】

古时的圣贤君主五帝三王，推行仁义，天下风气因此改变。孔子也推行仁义而天下风气不改，为什么呢？以前贤君有印绶和冠冕，用来表示尊重贤人；有斧钺，用来诛杀恶人。所以那时赏赐非常隆重，刑罚也非常严厉，因而天下风气能够转变。孔子虽然以颜渊为贤，但没有可以赏赐的东西，看不起孺悲，却又不能惩处他，所以天下风气不随之而变。因此，道义如果没有权力扶持就无以树立，如果没有有利形势

就无以施行，道义受到尊重，然后才能实现。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辩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通僻）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为伪，则其智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烛沐，太公诛潘阝，和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四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谓其昼则攻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

### 【译文】

孔子做鲁国司寇，七天后在东观下诛杀了少正卯。学生们听到了，都跑来见孔子，来的人虽不说话，但心里所想是一致的。子贡最后才到，他跑进来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老师您刚掌刑法之政，为什么就先杀了他呢？”孔子说：“子贡啊，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君王应该杀的人有五种，这还不包括强盗和小偷。第一种是明白事理但居心险恶的人；第二种是言语浮夸而爱好诡辩的人；第三种是行为乖僻又顽固不化的人；第四种是心志愚劣但见闻广博的人；第五种是为

非作歹但表面爱施恩惠的人。这五种人都有善辩识广，聪明通达的名声，但却不是真实的。如果允许他们施行自己的虚伪之道，那么，他们的思想足以迷惑民众，他们的势力足以独立于世，这是奸人之中的英雄，不能不杀。这五种恶行居共一，都不免于被诛杀，现在少正卯兼有这五种，所以先把他诛杀了。过去商汤杀蠋沐，太公杀潘阝，管仲杀史附里，子产杀邓析，这四个人，圣贤没有不诛杀他们的。所以诛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白天为盗，晚上为偷，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使国家产生倾亡祸乱的人啊！我这样做，本来就是君子们所疑心，愚昧的人所困惑的。《诗经》上说：‘忧心忡忡，对那些小人感到愤怒。’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

齐人王满生见周公，周公出见之，曰：“先生远辱，何以教之？”王满生曰：“言内事者于内，言外事者于外。今言内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导入，王满生曰：“敬从。”布席周公不导坐，王满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导坐，王满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满生曰：“臣闻圣人不言而知，非圣人者，虽言不知。今欲言乎？无言乎？”周公俯念有顷不对，王满生藉笔牍书之曰：“社稷且危。”傅之于膺，周公仰视见书，曰：“唯唯，谨闻命矣。”明日诛管、蔡。

### 【译文】

齐人王满生去拜见周公，周公走到门外接见他说：“先生屈尊远来，不知有何指教？”王满生说：“讨论国内行政就在

里面谈，讨论国外大事就在外面谈。您现在是要谈内事呢还是谈外事？”周公把他引入室内。王满生说：“遵命。”座席铺好后，周公没有让座。王满生说：“如果要谈大事的话我要坐下来谈，谈小事就这样站在您身边谈就行了。现在您是要谈大事呢还是谈小事？”周公让座，王满生坐下来。周公说：“先生有什么指教？”王满生说：“我听说，后人不必听人说话就能预知，如果不是圣人，对他说了他也不会明白。现在您是要我说呢还是不要我说呢？”周公低头沉思了一会，没有回答。王满生拿起笔在纸上写道：“国家危在旦夕了。”周公抬头看见了这些字，说道：“对、对。”我知道了。”第二天就出兵诛灭了管叔和蔡叔。

## 说苑卷第十六

### 谈 丛

王者知所以临下而治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凡所以劫杀者，不知道术以御其臣下也。

#### 【译文】

当君王的知道怎样统治天下，管理百姓，那么君臣就会敬畏顺从了；知道怎样听取意见，处理政事，那么就不会被蒙蔽欺骗了；知道怎样使广大百姓安定富足，那么国家一定会太平了；知道怎样对长辈尽忠行孝，那么臣子们的美德就具备了。凡是只知用暴政酷刑来统治的君王，都是些不知道以推行仁政的方法来驾驭臣属百姓的人。

凡吏胜其职则事治，事治则利生；不胜其职则事乱，事乱则害成也。

#### 【译文】

凡是官吏胜任他的职责，政事就能办好，政事办的好，国

家百姓就能获得利益；官吏不能胜任他的职责，政事就混乱，政事混乱，就会酿成祸害。

百方之事，万变锋（通蜂）出，或欲持虚，或欲持实；或好浮游，或好诚必；或行安舒，或为飘疾。从此观之，天下不可一，圣王临天下而能一之。

### 【译文】

世间方方面面的事情，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有的人主张务虚，有的人主张务实；有的人喜欢轻浮游荡，有的人喜欢诚实守信；有的人行事不紧不慢，有的人行事果断迅疾。由此看来，天下的事情本不一致，圣明的君王统理天下，就能把它们统一起来。

意不并锐，事不两隆。盛于彼者必衰于此，长于左者必短于右，喜夜卧者不能蚤（通早）起也。

### 【译文】

一个意见不能对两方面都好，一件事不能两方面都很顺利。那方面兴盛了，这方面必然衰败；左面有长处的，右面必会有短处，喜欢晚睡的人就不能早起。

鸾（通銮）设于镳，和设于轼。马动而鸾（通銮）鸣，鸾（通銮）鸣而和应，行之节也。

**【译文】**

鸾铃拴在马的勒口两侧，和铃拴在车前的横木上。马一行走，鸾铃就会鸣响，鸾铃鸣响，和铃的响声就与它相应和。

不富无以为人，不予无以合亲。亲疏则害，失众则败。不教而诛谓之虐，不戒责成谓之暴也。

**【译文】**

不富足就不能以仁爱助人，不给予就不能团结亲近的人。亲近的人疏远了就是祸端，失去了众人就会失败。不进行教育，有了过错就惩治，这叫酷虐；不先告诫要求，却只管催逼完成，这叫贪暴。

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廩。圣人见所生，则知所归矣。

**【译文】**

流水发源于高山，最终注入大海；粮食生长于田地，最后收藏进粮库。圣人看到各种事物的发源，就能推知它的归宿了。

天道布顺，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谓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译文】**

宇宙的规律就是顺应自然，人世间的事情是有索求有给予，聚敛了许多财物而不肯施舍，这就成了怨恨集聚的对象。因此财物是不能搜求聚敛的。

一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而制开阖。岂材足任哉，盖所居要也。

**【译文】**

仅一围粗的木头，却能支持千钧重的房屋；只有五寸长的门栓，却能操纵着大门的开合。哪里是这些材料足以胜任啊，而是它们所处的位置都是要害的地方。

夫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伤德，大政不险。

**【译文】**

贪图小的快乐会妨害大义，玩弄小聪明会妨害大道。只在小事上纠缠会妨害办理大事，苛刻会伤害道德，处置重要政事不能冒险。

蛟龙虽神，不能以白日去其伦；飘风虽疾，不能以阴雨扬其尘。

**【译文】**

蛟龙虽然神异，但不能在白天腾飞升天，狂风虽然迅疾，但不能在阴雨天里飞扬灰尘。

邑名胜母，曾子不入；水名盗泉，孔子不饮；丑其声也。

**【译文】**

城邑的各称叫“胜母”，曾子就不进去；水的名称是“盗泉”，孔子就不会去喝；曾子、孔子厌恶它们的名声。

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妇人之喙，可以死败。

**【译文】**

妇人的嘴，（恶毒得）可以逼人流离失散，妇人的嘴，（恶毒得）可以让人家破人亡。

不修其身，求之于人，是谓失伦；不治其内，而修其外，是谓大废。重载而危之，操策而随之，非所以为全也。

**【译文】**

不修养自身，只是苛求别人，这叫没有道理；不陶冶内心，只修饰外表，这叫废弃根本。车子重载还要加高，拿着鞭子跟在后面，这也不是万全之计。

士横道而偃，四支（通肢）不掩，非士之过，有士之羞也。

### 【译文】

有人饿死横躺在道路上，尸体没有掩埋，这不是百姓的过错，而是国君的耻辱。

邦君将昌，天遗其道；大夫将昌，天遗之士；庶人将昌，必有良子。

### 【译文】

一国的君主将要昌盛，上天就赐给他正道；大夫将要兴盛，上天就赐给他人才；百姓将要兴旺，就一定会得到好子女。

贤师良友在其侧，《诗》《书》《礼》《乐》陈于前，弃而为不善者，鲜矣。

### 【译文】

有好的老师和朋友在身旁，有《诗》、《书》、《礼》、《乐》。摆在面前，还要弃而不学去做坏事的人，真是太少了。

义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谋泄则无功，计不设则事不成。贤士不事（通是）所非，不非所事（通是）。愚者行闲而益固，鄙人饰诈而益野。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明。至神无不化也，至贤无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虽安必

危。求以其道，则无不得，为以其时，则无不成。

**【译文】**

正义的人不自我欺骗，仁爱的人不残害生灵。谋算泄露了就不会成功，不预先筹划事情就办不成。贤明的人不把错的说成对的，也不把对的说成错的。愚笨的人见的多了反而更加顽冥不化，浅薄的人掩饰自己的虚伪，反而更显粗俗。声音再细微，没有听不出不来的；行为再隐秘，没有看不出来的。最神妙了，也不能没有变化，最贤明了，也不能没有改变。在上的人不讲信义，在下的人不尽忠诚，上下不和睦，即使暂时安定，也一定会发生危难。追求要按照规律，就没有得不到的；做事要顺应时势，就没有做不成的。

时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

**【译文】**

时节不到，不能强使五谷生长；事情没有深入探究，不能强求成功。

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蹶而活，先人余烈。权取重，泽取长。才贤任轻则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废。

**【译文】**

忠贞善良的人死了，这是先人留下的祸殃；屡遭失败而能活了下来，这是先人留下的福泽。称量东西要拿重些的，恩

泽要求长远的，才能高的人做轻微的事就能获取好名声，无能的人担当重任，就会身败名裂。

士不以利移，不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业，虽死而不悔。

### 【译文】

士人不因为有利就改变自己的追求，不因为有害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努力做到孝顺父母、敬重长者、尽忠于君主、尽信于朋友，即使死了也不后悔。

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伪不如拙诚。学问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诲不厌，所以治人也。所以贵虚无者，得以应变而合时也。冠虽故，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通背），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 【译文】

聪明却只用于自己，不如愚笨而努力为了大家，所以说，机巧而虚伪不如笨拙而忠诚。勤学好问不知疲倦，是修养自身的方法，教育引导不知厌倦，是帮助别人提高修养的办法，因此看重谦虚的人，才能应对各种变化而合乎时宜。帽子虽然不旧的，但一定戴在头上；鞋子虽然是新的，也必定穿在脚上。上下有分别，不能违反。一颗忠心可以事从许多位君主；但许多不同的心不能事从一个君主。所以说：你心要正，你话要少。

万事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贵之；仁之所在，天下爱之；义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浅者，鱼逃之；树高者，鸟宿之；德厚者，士趋之；有礼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

**【译文】**

万物之中找到了根本的就能生存，百事之中掌握了规律的就能成功。有道的地方，天下归顺；有德的地方，天下尊贵；有仁的地方，天下爱戴；有义的地方，天下敬畏。屋子漏了，人就要离开，水浅了，鱼儿就要游走；树高大，鸟儿就来栖息；德高望重，士人就来归附；严守礼法，百姓就会敬畏；忠诚守信，士人愿为效死。

衣虽弊，行必修；头中乱，言必治。时在应之，为在因之。所伐而当，其福五之；所伐不当，其祸十之。

**【译文】**

衣着虽然破旧，品行一定要美好；头发虽然蓬乱，说话一定要规矩。机遇在于顺应时势，作为在于顺从规律，攻伐得当，就有五倍的益处；攻伐不当，就遭十倍的害处。

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天将与之。必先苦之；天将毁之，必先累之。

**【译文】**

尊贵一定以卑贱为根本，高一定以低为基础。上天将要赋予他重任，必定先要让他劳苦心志，上天将要毁灭他，必定先要累积他的罪恶。

孝于父母，信于交友。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译文】**

孝敬父母，诚信交友。十步大小的沼泽里，一定会有香草；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会有忠义的人。

草木秋死，松柏独在；水浮万物，玉石留止。饥渴得食，谁能不喜？赈穷救急，何患无有。视其所以，观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舆马不劳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绝江海。智莫大于阙（通缺）疑，行莫大于无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观士。利不兼，赏不倍。忽忽之谋，不可为也；惕惕之心，不可长也。

**【译文】**

草木秋天都枯死了，只有松柏仍有生机；水漂浮万物，只有玉石沉留不动。饥渴难耐得到饮食，谁不高兴？救济穷困急难的人，还怕有什么得不到呢。看他做事的方法，看他结交的朋友，对这个人就可以了解了。坐车骑马，不用劳苦就能到达千里之遥，乘上舟船，不用游泳就能横渡江海。智慧

大不过缺少疑惑，行事大不过没有后悔，看一个人料理家事，教育子女，足以知道他的为人。利益不可兼获，赏赐不可加倍。草率不周全的筹谋，不能实施；违反法纪的心思不能滋长。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译文】**

上天恩赐不去接受，反而会遭到惩罚；时机来了不能抓住，反而会招致祸殃。

天地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译文】**

天地不分亲近疏远，它常赐福善良的人。天道运行自有规律，不因为尧帝的仁爱而存在，也不因为夏桀的残暴而消亡。积德行善的人家，必定吉庆有余；恶贯满盈的人家必定殃及子孙。

一噎之故，绝谷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

**【译文】**

因为一次吃饭被噎住的缘故，就不再吃饭；因为一次跌倒的缘故，就不再走路。（这是糊涂）。

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绳墨者章。

**【译文】**

心胸象天地一样广阔的人光明正大；行为象用来校正弯曲的绳墨一样正直的人美德显明。

位高道大者从，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无犯，行疑者无从，蠹蝮仆柱梁，蚊虻走牛羊。

**【译文】**

地位高贵道德高尚的人随顺；事情重大道德低下的人不吉利。说活可疑的人不要冒犯他，行为可疑的人不要跟随他。蠹蝮之类的小虫会蛀倒房子的立柱和大梁。蚊虻之类的小虫会咬跑牛羊。

谒问析辞勿应，怪言虚说勿称。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

**【译文】**

发问花言巧语的不要应答，荒诞虚假的话不要散播。先谋划后做事就能成功；先做事后谋划就会失败。

无以淫泆弃业，无以贫贱自轻，无以所好害身，无以嗜欲妨生，无以奢侈为名，无以贵富骄盈。

**【译文】**

不要纵欲享乐废弃事业，不要因为贫困低微自己看轻自己，不要因为嗜好伤害自己，不要因为贪欲妨害生存，不要因为奢侈闻名，不要因为富贵骄傲自满。

喜怒不当，是谓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贼。怨生不报，祸生于福。

**【译文】**

欢喜愤怒不适当，这叫不明情理；粗暴酷虐达不到目的，反而受到伤害。怨恨产生是因为得不到报偿，灾祸产生在幸福之中。

一言而非，四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马不能及。

**【译文】**

一句话说错了，四匹快马也追不回来；一句话并不紧急，四匹马的速度也不能追上。

顺风而飞，以助气力；衔葭而翔，以备矰弋。

**【译文】**

飞鸟顺风翱翔，借助风力来辅助气力；衔着芦苇飞翔，用来防备猎人箭矢。

镜以精明，美恶自服；衡平无私，轻重自得。

**【译文】**

镜子因为精致明亮，美丽和丑陋自然显现，映照分明；衡器公平没有偏私，轻的重的一称量便可知道。

蓬生枳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与之皆黑。

**【译文】**

蓬草生长在大麻中，不用扶持自然挺直生长；白色的沙子落进黑泥中，与黑泥一样都成了黑色。

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至时之极，间不容息。

**【译文】**

时光啊，时光啊，短暂得来不及商议。到了最紧急的时刻，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

劳而不休，亦将自息；有而不施，亦将自得。

**【译文】**

辛劳不肯停止，最后也会自行歇息；紧张忙碌不肯放松，最终也要松弛下来。

无不为者，无不能成也；无不欲者，无不能得也。

**【译文】**

没有什么事不做的人，没有一件事能做成；没有什么追求不想的人，没有一个想法能够实现。

众正之积，福无不及也；众邪之积，祸无不逮也。

**【译文】**

做了许多正直的事情，累积起来，福祥不会不来的；做了许多邪恶的事情，累积起来，灾祸不会不来的。

力胜贫，谨胜祸，慎胜害，戒慎灾。

**【译文】**

勤勉能战胜贫困，恭谨能战胜祸端，慎重能战胜危害，戒备能防止灾难。

为善者天报以德，为不善者天报以祸。

**【译文】**

做善事的人，上天用福德来回报他；做恶事的人，上天用灾祸来回报他。

君子得时如水，小人得时如火。

**【译文】**

君子顺利得意时象水一样平静，小人顺利得意时象火一样躁动。

谤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贤己者，心之力也。

**【译文】**

别人诋毁非议自己，是因为心力不济；别人尊重夸赞自己，是因为心力强盛。

心之得，万物不足为也；心之失，独心不能守也。

**【译文】**

信心充足，做任何事都算不了什么；信心丧失，就是自己的意志也不能维护。

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

**【译文】**

子女如果不孝顺，就不是我的子女，朋友交往不守信用，就不是我的朋友。

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茂。本伤者枝槁，根深者末厚。

**【译文】**

食物吃进嘴中，身体就壮实；浇灌树根，树叶就茂盛。树根受到伤害，枝叶就要枯槁，树根扎得深，树梢就粗大。

为善者得道，为恶者失道。

**【译文】**

行善的人就获得道义，做恶的人就失去道义。

恶语不出口，苟言不留耳。

**【译文】**

恶毒的话不要说；苟且的话不要听。

务伪不长，喜虚不久。

**【译文】**

专行狡诈不长远，喜好虚妄不持久。

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

**【译文】**

正义的人不自欺欺人，廉洁的人不任意索取。

以财为草，以身为宝。慈仁少小，恭敬耆老。

**【译文】**

把钱财当作蓬草，把身体看作珍宝。慈爱年幼的，敬重年长的。

犬吠不惊，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

**【译文】**

听到狗叫不惊恐，称之为金城。常常避免危险失败，称之为不悔。

富必念贫，壮必念老；年虽幼少，虑之必早。

**【译文】**

富贵时一定要想着贫穷，壮年时期一定要想到年老，年龄虽然幼小，但思虑一定要早。

夫有礼者相为死，无礼者亦相为死。

**【译文】**

讲求礼的人能相互死难，不懂礼的人也能相互死难。

贵不与骄期，骄自来；骄不与亡期，亡自至。

**【译文】**

尊贵不和骄奢相约，骄奢自动就来了；骄奢不和败亡相约，败亡自动就来了。

人日夜愿一起，盲人不忘视。

**【译文】**

跌伤的人日夜盼望能起身活动，盲人始终不忘想看见东西。

知（通智）者始于悟，终于谐；愚者始于乐，终于哀。

**【译文】**

聪明的人从领悟开始，最终达到和谐顺利；糊涂的人从玩乐开始，最终导致衰伤。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虽不能，心必务为。

**【译文】**

高山上可以仰望到的，大路是可以走到的。力量虽然达不到，但心中一定要想着努力去做。

慎终如始，常以为戒，战战慄慄，日慎其事。

**【译文】**

慎重对待结束就象开始那样，要时常用它来告诫警示。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慎重地处理好每天的事情。

圣人之正，莫如安静；贤者之治，故与众异。

**【译文】**

圣人求心正，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安心静气；贤能的人处置事情，自然和一般人不同。

好称人恶，人亦道其恶。好憎人者，蛮为人所憎。

**【译文】**

喜欢说别人的坏处的人，别人也会说他的坏处。喜欢憎恶别人的人，也会被别人憎恨。

衣食足，知荣辱；仓廩实，知礼节。

**【译文】**

丰衣足食人们才能懂得光荣和耻辱；粮仓充足了，人们才能懂得礼义节操。

江河之溢，不过三日，飘风暴雨，须臾而毕。

**【译文】**

江河泛滥，不会持续很多天；疾风暴雨，一会儿就会结束。

福生于微，祸生于忽，日夜恐惧，唯恐不卒。

**【译文】**

福泽来自细微的善行，灾祸产生于一时的疏忽。日日夜夜忧心害怕，就怕事情不能终结。

已雕已琢，还反于朴。物之相反，复归于本。

**【译文】**

经过了雕刻琢磨，最终返朴归真。物体相互背反，最终又归回原状。

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风而驰易以远。

**【译文】**

顺流而下行船，容易到达目的地；借助风力奔驰，容易跑得远。

兵不豫定，无以待敌；计不先虑，无以应卒（同猝）。

**【译文】**

军队不事先排定阵势，就不能对付敌人；计谋不事先考虑周全，就不能应付突发情况。

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圆（同圆），祸之门。直而不能枉，不可与大往；方而不能圆（同圆），不可与长存。

**【译文】**

内心不正，名声不显，对外交往不能圆通，是通向灾祸的大门；直率但不能受委屈的人，不能和他有太多的交往；正直但不能圆通的人，不能和他长期在一起。

慎之于身，无曰云云。

**【译文】**

要求自己处处谨慎，不要随便讲话。

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译文】**

狂妄的人讲的话，圣人听时要有选择。

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

**【译文】**

能忍受耻辱的人就平安，能忍受耻辱的人就能生存。

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怀在山。

**【译文】**

嘴唇没有了，牙齿就感到寒冷了，河水浩荡奔流，它发源于高山。

毒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乐，毁廉者莫甚于色，摧刚者反己于弱。

**【译文】**

毒害智慧没有比贪酒更厉害了，耽误事情没有比沉湎享乐更厉害了，败坏廉耻没有比迷恋女色更厉害了，摧垮刚强就会使自己变得软弱。

富在知足，贵在求退。

**【译文】**

富有了要知道满足，显贵了要主动隐退。

先忧事者后乐，先傲事者后忧。

**【译文】**

先为事情忧虑的人最后得到快乐，先轻视事情的人最终就要忧愁。

福在受谏，存之所由也。恭敬逊让，清廉无谤；慈仁爱人，必受其赏。谏之不听，后无与事。举事不当，为百姓谤。悔在于妄，患在于唱。

**【译文】**

幸福在于接受别人的劝告，这是生存的基础。恭敬谦让，清正廉洁，就不被毁谤；仁义慈善，关爱别人，一定会受到别人的褒奖。劝告而人家不接受，以后就不要再与他共事。做事情不妥当，会被老百姓怨责，后悔在于轻妄，祸患在于显扬。

蒲且修缴，鳧雁悲鸣；逢蒙抚弓，虎豹晨噪。

**【译文】**

蒲且整理箭上的丝绳，野鸭大雁就悲哀地鸣叫；逢蒙摆弄弓箭，老虎豹子就要嚎叫。

河以委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道以优游故能化，德以纯厚故能豪。

**【译文】**

河流因为曲折所以能流远，大山因为有缓坡所以能显出高峻，道因为顺遂自然所以能变化，德因为纯正深厚所以能调大。

言人之善，泽于膏沐；言人之恶，痛于柔戟。为善不直，必终其曲；为丑不释，必终其恶。

**【译文】**

说别人的好处，就象被膏脂米汁润泽，说别人的坏处，就象被长戟刺痛。做好事不直率，最终必定不能公正，做坏事不知悔改，最终必定会造成恶果。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

**【译文】**

经历了死与生，才懂得人之间交结的真情；经历了贫与富，才懂得人之间交往的态度；经历了贵与贱，才看出交情的厚与薄；经历了兴盛与落败，才能显出交情的真伪。

德义在前，用兵在后。

**【译文】**

先要宣扬实施仁德礼义，然后才能使用武力。

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

**【译文】**

刚洗过头的人必定要清清帽子，刚洗过澡的人必定要整整衣服。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智。

**【译文】**

打了败仗的将领，不能和他谈论勇敢；亡了国的臣子，不能和他谈论才智。

坎井无鼃鼃者，隘也；园中无修林者，小也。

**【译文】**

井上没有鼃鼃，因为水井太狭窄；园林中没有高大的树木，因为园林太小。

小忠，大忠之贼也；小利，大利之残也。

**【译文】**

注重小的忠义，会败坏大的忠义；追逐小的利益，会葬送大的利益。

自请绝易，请人绝难。

**【译文】**

自己要求自己特别容易，自己请求别人特别困难。

水激则悍，矢激则远。人激于名，不毁为声。

**【译文】**

水流激荡，就会波急浪涌；发箭迅疾，就能射远。人竭力追求功名，但不可以败坏声望。

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祸福非从地中出，非从天上来，己自生之。

**【译文】**

品行低下的人求取官爵会因此死去，德高行厚的人求取官爵会因此而发达。祸和福并不是从地里冒出来，也不是天上落下来，而是自己酿成的。

穷乡多曲学，小辩害大知（通智），巧言使信废，小惠妨大

义。

**【译文】**

穷乡僻壤邪说多，小聪明毁坏大智谋。花言巧语使信誉废弃，小恩小惠损害大道义。

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

**【译文】**

不窘迫就需早早思虑周全，不困厄就需早做准备。

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人勿闻，莫若勿言。

**【译文】**

要想别人不知道，不如自己不去做；要想别人听不见，不如自己不去说。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诡；非所争勿争，以避其声。

**【译文】**

不应该说的话不说，以躲避灾患；不应该做的事不做，以躲避危险；不应该索取的东西不去索取，以躲避欺诈；不应该争夺的东西不争，以躲避坏名声。

明者视于冥冥，智者谋于未形，聪者听于无声，虑者戒于未成。

**【译文】**

明眼人在昏暗中能看清东西，聪明人能在事情未形成时预先谋算，听觉灵的人能在悄无声息中听出端绪，有远虑的人在事情未发生时预先戒备。

世之溷（同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译文】**

世上的人都混浊一片，只有我清白无瑕，大家都昏醉了，只有我仍旧清醒。

乖离之咎，无不生也。毁败之端，从此兴也。江河大溃从蚁穴，山以小阤而大崩。淫乱之渐，其变为兴。

**【译文】**

相违背相分离的灾难，无处不能发生。毁弃败坏的事一旦开始，就从此发展起来。江河大溃决是从蚂蚁洞开始的，高山因为小塌落而导致大崩溃。淫乱的事开始发展缓慢，后来越变越厉害。

水火金木转相胜。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绳者称。

**【译文】**

水火金木互相轮转相克相生。卑下但中正的可以扩张，高大而偏斜的最后要崩塌。直率得就象箭一样的人会早死，正直如绳墨笔直的人被称道。

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圣人以心导耳目，小人以耳目导心。

**【译文】**

灾祸产生于贪婪欲求，福祥产生于自己约束自己，圣人用心性导引耳朵眼睛；小人却用耳朵眼睛来诱导心性。

为人上者患在不明，为人下者患在不忠。

**【译文】**

高居上位的人，他的忧患在于昏聩不明察，处在低下位置的人，他的忧患在于不忠实。

人知粪田，莫知粪心。

**【译文】**

人们知道施肥育田，不知道学礼修身。

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见亡知存，见霜知冰。

**【译文】**

行得端，做得正，品德好，就能一直保全自己。见到败亡就知道生存的可贵，见到霜花就知道冰冻的严寒。

广大在好利，恭敬在事亲。

**【译文】**

胸怀阔大在于喜欢平和，恭恭敬敬在于事奉父母。

因时易以为仁，因道易以达人。

**【译文】**

顺应时势容易实施仁政，顺从天道容易使人显达。

营利者多患，轻诺者寡信。

**【译文】**

钻营求利的人多有忧患，轻易许诺的人少讲信用。

欲贤者莫如下人，贪财者莫如全身。财不如义高，势不如德尊。

**【译文】**

追求显贵的人不如尊重别人，贪求财富的人不如保全自

身。财富不如仁义高尚，权势不如道德尊贵。

父不能爱无益之子，君不能爱不轨之民。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不能死无德之君。

**【译文】**

父亲不能喜爱没有出息的儿子，君王不能爱护不守法规的百姓，君王不能奖赏没有建立功劳的臣子，臣子不能为不仁德的君王献身。

问善御者莫如马，问善治者莫如民。

**【译文】**

了解善于驾车的人不如去问马，了解善于治政的人不如去问百姓。

以卑为尊，以屈为伸。圣人所因，上法于天。

**【译文】**

把卑贱当尊重，把屈从伸张，圣人所依据的就是取法上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贪以亡其身。

**【译文】**

君子遵行仁德来保全自己，小人放纵贪欲而毁掉自己。

相劝以礼，相强以仁。得道于身，得誉于人。

**【译文】**

用礼义相互劝勉，用仁德相互激励。修养了自身，也受到别人的赞誉。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

**【译文】**

懂得命运的人不抱怨上天，了解自己的人不怨恨别人。

人而不爱，则不能仁；佞而不巧，则不能信。

**【译文】**

做人如果不懂得爱人，就不能施行仁义；巧言谄谀而不适当，就不能让人相信。

言善毋及身，言恶毋及人。

**【译文】**

说优点时不要说到自己，说缺点时不要说到别人。

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

**【译文】**

居上位的人清心少欲，在下面的就清廉公正，百姓朴实。

来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

**【译文】**

未来的事可以弥补，过去的事就不能追悔挽回了。

无思虑之心则不达，无谈说之辞则不乐。

**【译文】**

心中不先深思熟虑，做事就难达目的，谈话缺少言辞就不会快乐。

善不可以伪来，恶不可以辞去。

**【译文】**

善不可以靠虚伪得到，恶不能借助言辞除去。

近市无贾，在田无野，善不逆旅。

**【译文】**

挨近集市没有屋舍，田地中没有田庐，君子虽然困顿却

执守仁善正道而不会违背。

非仁义刚武，无以定天下。

**【译文】**

不用仁义刚武治理，就不能安定天下。

水倍（通背）源则川竭，人倍（通背）信则名不达。

**【译文】**

水失去了源泉，河流就要枯干，人失去了信誉，名声就不能传扬。

义胜患则吉，患胜义则灭。

**【译文】**

正义胜过邪恶就吉利，邪恶胜过正义就毁灭。

五圣之谋，不如逢时；辩智明慧，不如遇世。

**【译文】**

许多高明的人共同的谋划，不如赶上机遇；聪明才智过人，不如遇上好时代。

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予利器。

**【译文】**

心地卑鄙的人，不能授予便利的权势；本质愚笨的人，不能交给他好用的工具。

多易多败，多言多失。

**【译文】**

常变主意常失败，言语过多失误多。

冠履不同藏，贤不肖不同位。

**【译文】**

帽子和鞋不能同时收存，品德高尚的人不能和品质恶劣的人一同为官。

官尊者忧深，禄多者责大。

**【译文】**

官高位尊的人忧虑深，俸禄丰厚的人责任大。

积德无细，积怨无大，多少必报，固其势也。

**【译文】**

积德不在多少，积怨不在大小，不论多少还是大小，必

定会有报应，本来这就是它的规律。

泉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泉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泉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

**【译文】**

泉鸟遭到鸠鸟，鸠鸟问：“你想到哪去？”泉鸟说：“我要迁移到东方。”鸠鸟问：“什么原因？”泉鸟说：“乡里的人都厌恶我的叫声，所以要东迁。”鸠鸟说：“你只要改变叫声就行了；不能改变叫声，迁到东方，人们也会厌恶你的叫声。”

圣人之衣也，便体以安身；其食也，安于腹。适衣节食，不听口目。

**【译文】**

圣人穿衣服，只求合身遮体；他们吃东西，只求吃得安逸。适体的衣服，节制饮食，不听任嘴和眼的诱惑。

曾子曰：鹰鹯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饵也。君子苟不求利禄，则不害其身。”

**【译文】**

曾子说：“鹰鹯认为高山还是太低，把窝巢筑在山顶上；

鼉鼉鱼鳖，认为深渊还是太浅，在水底下打洞。最终它们所以被人们捕获，是因为有诱饵。君子如果不贪求利禄，就不会祸害自己。”

曾子曰：“狎甚则相简也，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庄，足以成礼而已。”

### 【译文】

曾子说：“太亲密了就会想互简慢，太庄重了就不易亲近。因此，君子的亲近，只满足于彼此快乐；君子的庄重，只满足于完成礼节就罢了。”

曾子曰：“入是国也，言信乎群臣，则留可也；忠于乎君臣，则仕可也；泽施乎百姓，则安可也。”

### 【译文】

曾子说：“进入这个国家，说话能被群臣信任，就可以停留在这里；忠义能在君臣中实行，就可以在这里做官；恩泽能给予百姓，就可以这里安居了。”

口者关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四马不能追也。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也。言出于己，不可止于人；行口发于迩，不可止于远。夫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犹射也：栝既离弦，虽有所悔焉，不可从而退已。”《诗》曰：“白圭之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 【译文】

嘴是关口，舌头操纵机关，说出的话不妥当，四匹马的力量也追不回了。嘴是关口，舌头是兵器，说出的话不合适，反而会伤害自身，话是自己说出来的，不能不让人听，行为发生在近处，不能阻止传到远方。言行是君子最关键的东西，言行一旦发生，就成为荣誉与耻辱的根本，怎么可以不慎重呢！所以蒯子羽说：“说话就象射箭，箭尾已离开了弓弦，即使后悔了也不能追上让它退回来了。”《诗经》上说：“白玉上的斑点，还可以磨掉，这语言的过失就无可奈何了。”

蠋欲类蚕，鲋欲类蛇。人见蛇蠋，莫不身洒然。女工修蚕，渔者持鲋，不恶，何也？欲得钱也。逐渔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事之权也。

### 【译文】

毛虫颇像蚕，鳊鱼颇像蛙。人们见到蛇和毛虫，没有不身体战慄的。可是女工整理桑蚕，打鱼的人捕捉鳊鱼，不厌恶它们，为什么呢？因为想要赚钱。打鱼的人衣服被浸湿，打猎的人追逐奔跑并非他们乐意这样做，做这种事是出于谋生的考虑。

登高使人欲望，临渊使人欲窥，何也？处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译文】**

登上高处使人想要远眺，面对深渊使人想要窥视深处，为什么呢？因为他处在的地方使他这样。驾车让人恭敬，射箭让人端直，为什么呢？那是他们的姿态造成的。

民有五死，圣人能去其三，不能免除其二。饥渴死者，可去也；冻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寿命死者，不可去也；痈疽死者，不可去也。饥渴死者，中不充也；冻寒死者，外胜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寿命死者，岁数终也；痈疽死者，血气穷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净无为，血气乃平。

**【译文】**

百姓的死有五种情况，圣人能免除其中的三种，不能除其中的两种。饥饿干渴死亡的，可以免除；挨凉受寒死亡的，可以免除；遭受战争灾害死亡的，可以免除。寿命到头了死亡的，不可以免除；长了痈疽死亡的，不可以免除。饥饿干渴死亡的，肚子里没有东西；挨冻受寒死亡的，外面严寒，身体不能抵御；遭受战祸死亡的，品德不忠诚。寿命到头了死亡的，岁数已经过完了，长了痈疽死亡的，气血耗尽了。所以说，内心不持正，对外的欲望就产生了，对外欲望产生，就多有怨恨不满的，怨恨不满多了就会生出疾病。所以清心寡欲，不刻意追求，血气就得以平和。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响不能独为声，影不能倍（通背）曲为直，物必以其类及，故君子慎言出己。

**【译文】**

各种行为的根本，就在一句话。一句话说得合适，可以退掉敌人，一句话说得恰到好处，可以保卫国家，音响不能独自发声，影子不能脱离曲折的物体而变直，事物必定按它的类属而相集聚，所以君子自己讲话要谨慎。

负石赴渊，行之能者也，然申屠狄为之，君子不贵之也。盗跖凶贪，名如日月，与舜禹并传而不息，而君子不贵。

**【译文】**

背着石头奔赴深渊，做起来很难，可是申屠狄做了，但君子不看重他。盗跖凶恶贪婪，但声名象日月一样，与舜、大禹一同流传而没有消失，然而君子也不看重他。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议，君子耻之；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译文】**

君子有五种耻辱的事：早上不入朝，燕朝时不商论国事，君子认为是耻辱；身居官位，对治政没有应有的主张，君子

认为是耻辱；有了治政的主张办法，却不去实施，君子认为是耻辱；已经取得效果，但丧失了，君子认为是耻辱；土地有余力而百姓不宽裕，君子认为是耻辱。

君子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乱君之禄。尊乎乱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众人以毁形为耻，君子以毁义为辱。众人重利，廉士重名。

### 【译文】

君子虽然困厄，也不留在情势危亡的国家；即使贫穷，也不接受昏聩君王的俸禄。在乱世中很尊贵，和暴君同在一起，是君子的耻辱。一般人把损伤外形当作耻辱，君子把毁灭仁义当作耻辱。一般人看重利益，清廉的人看重名声。

明君之制，赏从重，罚从轻。食人以壮为量，事人以老为程。

### 【译文】

圣明君主的制度，奖赏从重，惩罚从轻，供人饮食以青年人做标准，让人劳作以老年人为标准。

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

### 【译文】

君子的话少但实实在在，小人的话很多但十分虚华。

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也。君子虑福弗及，虚祸百之。君子择人而取，不择人而与。君子实如虚，有如无。

**【译文】**

君子学习，听到耳朵里，深藏在心中，并亲身去实行。君子办事情，开始时不值得看，但最终时就比不了了。君子不怎么考虑福，但反复考虑祸。君子有所取的时候要选择人，但给予时就不加选择了。君子做事，扎扎实实，看来却好象虚空，才学深厚看来却象没有。

君子有其备则无事。

**【译文】**

君子干事什么都充分准备，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爱，及其有所爱也。

**【译文】**

君子不会为饮食而惭愧，不会为获得而屈辱。君子为能实现志向而快乐，小人为满足个人的欲望而快乐。君子不把自己所不喜欢的强加到他所喜欢的上面去。

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顺道而行，循理而言，

喜不加易，怒不加难。

**【译文】**

君子有终身的忧虑，但没有一时的灾患，顺遂正道做事，遵循常理说话，高兴时不轻浮，愤怒时不责难。

君子之过，犹日月之蚀也，何害于明；小人可也，犹狗之吠盗，狸之夜见，何善于善。

**【译文】**

君子的过错，好象日蚀月蚀一样，对日月的明亮没有什么妨害；小人做点好事，就象狗儿向着强盗狂叫，狸猫夜里出现，对善德没有什么助益。

夫智者不妄为，勇者不妄杀。

**【译文】**

聪明的人不胡作非为，勇敢的人不随意杀戮。

君子比义，农夫比谷。

**【译文】**

君子亲近仁义，农夫亲近谷物。

事君不得进其言，则辞其爵；不得行其义，则辞其禄。

**【译文】**

事奉君王不能进谏他们的意见，就辞去他们的官爵，不能实行他们的义理，就辞去他们的俸禄。

人皆知取之为取也，不知与之之为取之。

**【译文】**

人们都知道把别人的东西拿到手是取，不知道给予别人也是获取的手段。

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为而自至，天下未有。

**【译文】**

治政有时招来盗寇，行为有时招来耻辱。不去努力做而收获自动到来，这种事天下不会有。

猛兽狐疑，不若蜂蚕之致毒也；高议而不可及，不若卑论之有功也。

**【译文】**

凶猛的野兽犹豫迟疑，比不上蜂蚕蜇人施毒；高谈阔论却不着边际，还不如粗浅的议论有作用。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国亡。故

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

### 【译文】

秦朝信奉同姓分封统治天下的方法，直至衰亡，并未改变同姓分封的做法，而君王死，国家亡。所以君王治理天下，重要的是推行法治，不在于信赖同姓宗亲。

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 【译文】

高山的顶端没有美丽的大树，因为太阳过分照射而受到伤害；大树下面没有美丽的青草，是因为过于阴湿而受到伤害。

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而世莫可为鼓也；惠施卒，而庄子深瞑不言，见世莫可与语也。

### 【译文】

钟子期死了，俞伯牙割断琴弦摔破琴身，是认为世间上没有值得自己为他弹奏的人了；惠施死了，庄子沉默无语，是看到世间没有可一起交谈的人了。

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译文】**

修养身心，是智慧的府库；乐善好施，是仁爱的开始；懂得取予，是德义的验证；懂得耻辱，是勇敢的条件；立业显名，是行事的最终追求。

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通义也。爵人于朝，论人于市，古之通法也。

**【译文】**

荐举贤能会受到最高的奖赏，埋没贤能会受到最重的处罚，这是古代通行的义理。在朝廷上授予爵位，在闹市上惩治罪人，这是古代通行的法则。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时而生，是谓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复倾。

**【译文】**

自然规律微妙但很明晰，看似平淡但大有作用。不按规律而得到，不顺时势而发生的，这都是虚妄的成功。得到了还会失去，安定了还会倾复。

福者祸之门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乱之先也。事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闻也。

**【译文】**

福是灾祸的大门，对是错的尊长，治是乱的前导。事情无论始终都没有忧患，还没有听说过。

枝无忘其根，德无忘其报，见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于三者，吉祥及子孙矣。

**【译文】**

枝叶不会忘记它的树根，受人恩德不忘记报答，见到有利一定要想到能否危害自己。所以君子集中精神留意这三方面，吉祥就能延及子孙。

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势不可同，两贵不可双。夫重、容、同、双，必争其功。故君子节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长久。夫节欲而听谏，敬贤而勿慢，使能而勿贱。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国必强大，而民不去散矣。

**【译文】**

两个高的不能同在，两个大的不能相容，两种势力不能相处，两个显贵的人不能共事。他们在一起，必定要相互争功。所以君子节制嗜好欲望。各守本分而满足，于是能够长远。节制欲望而听从劝谏，尊敬贤能而不轻慢，任用能人而不轻视。做君主的能做到这三点，他的国家一定强大，百姓也不会离开流散。

默无过言，恚无过事。木马不能行，亦不费食；骐驎日弛千里，鞭不去其背。

**【译文】**

沉默的人不说错话，忠厚的人不做错事，木制的马不能行走，但也不消耗饲料，骐驎这种良马每日奔驰千里，鞭子依旧不离开它的脊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

**【译文】**

一寸一寸地度量，到了一丈长时必定会少，一铢一铢地去称量，到了一石时必定会多。用石称，用丈量，公平而少有差错；一根根的选丝，一粒粒的数米，烦琐而且弄不清楚。所以大处着眼容易做聪明事，小处着眼，争辩曲直，难以做出智慧的事。

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制于蝼蚁者，离其居也；猿猴失木，禽（通擒）于狐貉者，非其处也。腾蛇游雾而升，腾龙乘云而举，猿得木而挺，鱼得水而骛，处地宜也。

**【译文】**

有吞没船只的大鱼，游荡离开海水，被小小蝼蚁制约，因

为离开了它生存的地方；猿猴失去树木藏身，被狐貉捕捉，因为不是它栖息的处所。腾蛇游荡在雾气中升腾，腾龙驾着云彩而飞升，猿猴有了树木就能攀跃，鱼儿有了水就能畅游，因为所生活的地方适宜啊。

君子博学，患其不习。既习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

### 【译文】

君子广泛地学习，仍担心自己学不到，已经学到了，又担心不能做。已经做了，还担心不能谦让。

君子不羞学，不羞问。问讯者，知之本；念虑者，知之道也。此言贵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贵独自用其知而知之。

### 【译文】

君子不羞于向人学习，不羞于向人请教。向人讨教，是获取知识的根本；勤于思考，是获取知识的方法。这是说提倡依靠他人的知识来增加自己的知识，不看重只会单独运用自己的知识学习知识。

天地之道：极则反，满则损。五采曜日，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译文】**

天地万物的规律是：到了极点就走向反面，满盈了就会减少。五彩一时光亮耀眼，到时候也有变化，树木茂盛青草丰足，到时候也会凋零。万物有兴盛有衰落，哪能听任自己呢。

民苦则不仁，劳则诈生，安平则教，危则谋，极则反，满则损。故君子弗满弗及也。

**【译文】**

百姓困苦就不会有仁义，劳累过度就要滋生奸诈，社会安宁就要施行教化，有了危难就要谋求出路，事情发展到极点就走向反面，满盈了就要减少。所以君子不追求满盈也不要不够。

## 说苑卷第十七

### 杂言

贤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审乎人情，知所去就。故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污君之禄。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达，孙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则？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于周，而侯七百岁。孙叔敖一合于楚，而封十世。大夫种存亡越而霸，勾践赐死于前。李斯积功于秦，而卒被五刑。尽忠忧君，危身安国，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绝，或以赐死而被刑，所慕所由异也。故箕子弃国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过去君弟而更姓，皆见远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

夫暴乱之君，孰能离絜以役其身，而与于患乎哉！故贤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为杀身无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纣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吴而不能存其国。二子者，强谏而死，适足明主之暴耳，未尝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贤人闭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后合。故言无不听，行无见疑，君臣两与，终身无患。

今非得其时，又无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闵世之乱，忧主之危，以无贵之身，涉蔽塞之路，经乎谗人之前，造无量之主，犯不测之罪，伤其天性，岂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

天下所谓贤也。为国计，揣微射隐，所谓无过策也；战胜攻取，所谓无强敌也。积功甚大，势利甚高。贤人不用，谗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敌积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见丘山。积其所欲，以至其所恶，岂不为势利惑哉！《诗》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谓也。

### 【译文】

有才有德的人，懂得世道盛衰的时机，清楚事情成败的发端，明察治与乱的关键，体察人之常情，知道应去就去，该留就留。因此，即使困厄也不居住在情势危亡的国家，即使贫穷也不接受昏君的俸禄。因此，姜太公虽然年高七十也不求显达，孙叔敖三次罢除相位而不为之懊悔。为什么呢？不勉强逢迎那些不肯重用贤良的人。姜太公一旦与周文王契合投缘，就安享七百年侯爵的待遇。公孙敖一朝与楚王融洽投合，就十代受到封赏。大夫文种使即将灭亡的越国生存下来并成就了霸业，而被越王勾践赐死。李斯在秦国累积功勋，而最后遭受五刑之灾。竭尽忠诚，为君主忧虑，不顾自己去安定国家，他们的功劳是同样的，可是有的世世代代受封赏，有的被赐死或身遭五刑，因为他们各自的追求和选择的道路不同。所以，箕子离弃自己国家而装疯，范蠡离别越国换了名，智过离开了当君主的弟弟改了姓。他们都是怀有远见，觉察到细微之处，能推行仁道，抛弃财富和势力，而避免了即将发生的灾祸的人。

其实，碰到了暴虐昏乱的君主，谁能避免受拘禁遭奴役招致祸恶呢？所以贤明的人并非只是怕死躲避灾难而已，也

是因为白白死掉没有益处，反而表明了君主的残暴。比干拚死劝谏纣王却不能纠正他的行为，子胥冒死规劝吴王，也没能保住吴国。这两个人都是强行劝谏而死，正足以表明君主的残暴啊，未必有一点点好处。因此，贤明的人隐藏了他们的智慧，阻塞了他们的才能，等待遇到能够赏识的人，然后与其相互契合。这样，说话没有不听从的，做事也不被猜疑，君与臣相互信任，终身没有祸患。

现在没有遇上那样的时机，又没有遇上那样的人，只放任自己的意志不能停止，忧虑世道的混乱，担心君主的危险，用无价的身体，跋涉在闭塞的道路上，经过进谗言人的面前，去拜见缺少气量的君主，犯下死罪，伤害了自己的天性，岂不是糊涂吗！文信侯、李斯，是天下公认的有贤能的人。他们为国家筹划得很细很深，可以说没有失误的策略；他们战胜敌人，攻城掠地，可以说所向无敌。积累了非常大的功劳，权势很重。君主不启用贤能的人，朝中小人专权，自己明知不被重用，却怀仁人之心不肯离去。制服敌人建树功勋时，不会疏露细小的地方；可在逃避祸患上，却看不到重大问题。欲望积累得太多了，导致了犯错误，难道不是被权和利所迷惑了吗！《诗经》上说：“人们常常只知道事情的一方面，而不注意其他方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子石登吴山而四望，喟然而叹息曰：“呜呼，悲哉！世有明于事情，不合于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于事情者。”弟子问曰：“何谓也？”子石曰：“昔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尽忠极谏，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孙雒偷合苟容以顺夫差之志

而伐齐，二子沈身江湖，头悬越旗。昔者，费仲、恶来革，长鼻决耳，崇侯虎顺纣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纣，四子身死牧之野，头足异所。比干尽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祸；欲合人心，恐有头足异所之患。由是观之，君子道狭耳。诚不逢其明主，狭道之中，又将险危闭塞，无可从出者。”

### 【译文】

子石登上了吴山向四面眺望，感慨地叹息说：“唉，可悲啊！在世间有时做事，明白事理而不符合人心，有时是符合人心而不明白事理。”弟子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子石回答说：“从前，吴王夫差不听从伍子胥忠言苦劝，挖去伍子胥的双眼，把他处死了。太宰豁、公孙雒私下里苟且投合而顺从夫差的意志去攻打齐国，二人被抛尸江中，头颅被悬挂在越国的旗杆上。古代，费仲、飞廉恶来革、崇侯虎顺从纣王的心意，想投合纣王的想法，武王讨伐纣王，四个人都死在荒郊，头和脚都分了家。比干竭尽忠诚被纣王挖心处死。现在想要明白事理，恐怕会有被挖眼剖心的灾祸；要苟合人心，恐怕会有头脚分家的祸患，由此看来，君子的道路狭窄啊。如果不能遇到圣明的君主，狭窄的道路上，又平添危险和闭塞，无人可以从中走出来。”

祁射子见秦惠王，惠王说（通悦）之。于是唐姑谗之，复见惠王，怀怒以待之。非其说异也，所听者易也。故以徵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为苦，非味之过也。

**【译文】**

祁射子拜见秦惠王，惠王喜欢他，于是唐姑说他坏话，祁射子再见惠王时，惠王带着怒气对待他。并不是祁射子说的话变了，而是听话的人的态度变了。所以，把徵音变成羽音，不是弦的过错；把甜的变成苦的，不是味觉的过错。

弥子瑕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之母疾，人闻，夜住告之，弥子瑕擅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游果园，弥子瑕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而忘其口味。”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尝矫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故子瑕之行，未必变初也。前见贤，后获罪者，爱憎之生变也。

**【译文】**

弥子瑕被卫君宠爱。卫国的法律规定，偷偷驾御国君车子的要处以砍脚的刑罚。弥子瑕的母亲生病了，有人知道后连夜去通知弥子瑕，弥子瑕擅自驾着国君的车子出宫回家。卫君听说后，赞许他说：“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缘故，甘愿受砍脚的刑罚！”卫君游逛果园，弥子瑕吃桃子觉得甘甜，没有吃完，就献给卫君。卫君说：“爱我而忘记这是他吃剩下的东西。”等到弥子瑕老了，卫君的宠爱也差多了，得罪了卫君。卫君说：“是他曾经擅自驾过我的车子，又把他吃剩下的桃给我吃。”实际上，弥子瑕的行为，不一定和过去不一样，从前被

称赞，后来受惩处，是因为卫君的宠爱与憎恶的态度发生变化罢了。

舜耕之时，不能利其邻人；及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穷则善其身，达则利於天下。

### 【译文】

舜做农夫的时候，没有能力给邻居好处，等他做了天子，天下的人都（因为享受恩泽）拥戴他。”所以，君子在困厄的时候就修养自己的品德，在显贵的时候就为天下人谋福利。

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

### 【译文】

孔子说：“自从季孙赐给我千钟粟的俸禄后，朋友们对我更亲密了，自从南宫顷叔送我车乘之后，我的学说就推行更广了。因此，学说思想得到时机而后才被重视，有了权势后才得以推行。没有这两人的给予，我的思想学说几乎被湮没了。”

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治天下有余智。文公种米，曾子驾（通枷）羊。孙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轭在衡后。务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馐而知之，韩、魏反而不知。邯

郕子阳园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务小者亦忘大也。

### 【译文】

太公种田所得不足以偿还种子钱，打鱼所得不足以偿还鱼网钱，可他治理天下，才智绰绰有余。文公播米种田，曾子把羊枷起来，孙叔敖在楚国三年当宰相，不知道车轭在车横木的后面。专门做大事的人本来就会忘记小的事情。智伯连厨师丢失了烤肉用具都知道，但韩、魏两家反对他却不知道。邯郕子阳连守园人丢失了桃子都知道，但自己将要被害却不知道。专门考虑小事的人也会忘记大的事情。

淳于髡谓孟子曰：“先名实者为人者也，后名实者自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

曰：“鲁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思、子庚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也！”

曰：“昔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于外。为其事，无其功，髡未睹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矣。”

曰：“孔子为鲁司寇而不用；从祭，膾肉不至，不脱冕而

行。其不善者以为为肉也，其善者以为为礼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故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得识也。”

### 【译文】

淳于髡对孟子说：“看重各誉功业的是为了众人，轻视名誉功业的是为了个人。先生您的官位居三卿之中，名誉和功业上没能做到上佐君王下济百姓的程度就离开了，有仁德的人本来就是如此吗？”孟子说：“身处卑下地位，不用自己的才能去事奉不正派的人，这就是伯夷；五次到商汤那里，五次到夏桀那里，这就是伊尹；不厌恶昏乱的君主，不辞让小官位，这就是柳下惠。三个人的行为不同，但他们的追求是一致的。这个一致是什么呢？应该说，就是仁德，君子只求仁德就可以了，何必都要相间呢？”

淳于髡说：“鲁穆公的时候，公仪子主持政事，子思与子庚做臣子，鲁国削弱得更厉害了。贤能的人对国家的没有什么好处，就象这样啊。”

孟子说：“虞国不用百里奚而亡国，秦穆公重用他称霸。因此不用贤能的人就会灭亡，仅仅是削弱又算什么呢！”

淳于髡说：“从前王豹居住在淇水旁，因此河西的人都好唱歌；绵驹住在高唐，因此齐国西部的人都善于唱歌；华丹、杞梁的妻子痛哭他们的丈夫，而改变了国家的风俗。心中隐藏了什么，必定要在外边表现出来。做了很多事，但未取得功效，这样的事我不曾见过。因此现在没有贤能的人，如有我一定能够知道的。”

孟子说：“孔子任鲁国的司寇未被重用，随国君祭祀，祭

祀的肉送不来，孔子就不脱下祭祀戴的帽子匆匆离开。那些不了解的人认为他是为了祭肉而离去，那些了解的人认为他是为了维护礼节而离开。孔子只想承担小罪名离开，不是想随随便便地离开。所以君子做事，一般人本来就不能明白的。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艘楫之间，则吾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狗耳！”

### 【译文】

梁国宰相死了，惠子要到梁国去，渡河时匆匆忙忙掉进河里，船夫救起他。船夫问：“你如此匆忙是想到哪去呢？”惠子说：“梁国没有宰相，我要去当他们的宰相。”船夫说：“你坐船还遇到麻烦，没有我你就会淹死了，你有什么能力去做梁国的宰相呢？”惠子说：“船上的事，我不如你。至于安定国家，保全社稷，你与我相比，就象一只懵懵懂懂不长眼的狗罢了！”

西闾过东渡河，中流而溺。

船人接而出之，问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闾过曰：“欲东说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说诸侯乎？”西闾过曰：“无以子之所能相伤为也。子独不闻和氏之璧乎？价重千金，然以之间纺，曾不如瓦砖。

随侯之珠，国之宝也，然用之弹，曾不如泥丸。骐驎騄骥，倚衡负轭而趋，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钱之狸。干将镆锬，拂钟不铮，扬刃离金斩羽契铁斧，以至利也，然以之补履，曾不如两钱之锥。今子持楫乘扁舟，处广水之中，当阳侯之波，而临渊流，适子所能耳。若试与子东说诸侯王，见一国之主，子之蒙蒙，无异夫未视之狗耳。

### 【译文】

西闾过乘船过河东去，船行到河心时他掉入河中。

船夫救助将他拉上来，问道：“现在你将要到哪里去？”西闾过说：“要到东边去向诸侯王游说。”船夫捂住嘴笑着说：“你过河时掉到河中央都不能自救，怎么能去游说诸侯王呢？”西闾过说：“不要拿你的专长来贬损别人。你难道没听说过和氏璧吗？它价值千金，可用它制成纺织的梭子，还不如用砖瓦做的好使。随侯珠是国家的珍宝，可用它做弹丸，还不如泥丸好使，骐、驎、騄、骥之类的良马，靠着车衡背负车轭奔跑起来，一日千里，速度是天下最快的，可是让它去捉老鼠，还不如花一百钱买来的狸。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打钟钟不响，挥起剑刃可以斩金截铁，是天下最锋利的武器，可是用它做修鞋的工具，还不如用两个钱买的锥子好使。现在你使桨驾船，在宽阔的河面上，迎着风浪，面对深深的河流，正可施展你的才能。如果真和你一同东去游说诸侯王，晋见一国国君，你的蒙昧无知，和一条不开眼的狗没什么两样。”

甘戊使于齐，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间耳，君不能自渡，

能为王者之说乎？”

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长。谨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骐驎騄骥，足及千里，置之宫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将为利，名闻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随流，吾不如子；说千乘之君、万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 【译文】

甘戊出使齐国，要过大河。船夫说：“河水就这么宽，你都不能自己渡过去，还能代君主去游说吗？”

甘戊说：“不能这样说，你不知晓，万物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恭谨朴实厚道的人，可以侍奉君王，不能领兵作战。骐、驎、騄、骥等好马，一奔千里，把它们放在宫中，让它们去捉老鼠，还不如一只小猫。干将这样的宝剑，它的锋利天下闻名，木匠用来砍木头，还不如用斧子。现在你划桨驾船随波上下，我不如你；但若游说拥有千乘的国君，拥有万乘的帝王，你就不如我了。”

今夫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观其俗而和其风，总众议而定其教。愚人有学远射者，参矢而发，已射五步之内，又复参矢而发。世以易矣，不更其仪，譬如愚人之学远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视不能见太山，耳听清浊之调者，不闻雷霆之声。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为固结；千人谤狱，不可为直辞；万人比非，不可为显士。

**【译文】**

现在世道不同了，事理就要变化，事理变了时势就要转变，时势转变了民俗就要变动。因此，君子首先要察看土地而后再次决定所用的农具，观察民俗然后树立相互的风尚，汇集众人的意见然后确定所要推行的教化。有个学习远射的愚笨的人，冲天发箭，只射到不过五步，再射仍旧对天发箭。世道已经变了，再不改变仪礼制度，就象那个学习远射的蠢人。眼睛能看到细微的秋毫的末梢，却看不见高大的泰山，耳朵能辨别出清音和浊音，却听不到雷声。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转移了。上百人拿着解绳结的锥子，就不可能打牢绳结；成千的人有意制造冤狱，就不可能有公正的言辞；上万人附和错误，就不能显出正直的人。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飞鸟成列，鹰鹫不击；众人成聚，圣人不犯。腾虹游于雾露，乘于风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则暮托宿于鳅鳝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内无筋骨之强，外无爪牙之利，然下饮黄泉，上垦晷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

**【译文】**

麋鹿聚集成群，虎豹也要避让；飞鸟聚成行，鹰鹫也不能攻击；众人集聚起来，圣人也不会冒犯。腾蛇在雾露中游耍，乘着风雨飞行，不到千里不肯停止，可到了夜晚却要寄宿在鳅鳝的洞穴中，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用心不能专

一。蚯蚓体内没有强健的筋骨，体外没有锋利的爪与牙，但是它能向下深入饮到黄泉的水，向上能钻松干土，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用心专一。

聪者耳闻，明者目见。聪明形则仁爱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容而名章也。《诗》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谓也。

### 【译文】

聪是由于亲耳听到，明是由于亲眼看到。聪明了就会仁爱显著，廉耻分明。所以不该你做的事去做，即使辛劳也不能做到；不该你有的东西去追求，即使强求也得不到。聪明人不做不该他做的事，清廉的人不强求不该他有的东西，因此能远离祸患而显露名声。《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不会好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子西谓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管五官有子贡者乎？昔文王处酆，武王处镐，酆镐之间，百乘之地，伐上杀主，立为天子，世皆曰圣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夫善恶之难分也，圣人独见疑，而况于贤者乎？是以贤圣罕合，谗谀常兴也。故有千岁之乱，而无百岁之治。孔子之见疑，岂不痛哉！

**【译文】**

楚昭王要召见孔子，想让他主持国家政事，并赏给他七百里封地。子西对楚王说：“大王的臣子中作战有象子路这样好的吗？出使诸侯有象宰我这样好的吗？掌管百官有象子贡这样好的吗？从前文王住在半地，武王住在镐地，丰、镐之间不过是只有百辆战车的小地方，竟能攻伐殷商杀死纣王，自立为天子，世代人都称他为圣王。现在凭着孔子的贤德，又有七百里封地，再有那三个人的辅助，不会对楚国有好处的。”楚王于是停止做这件事了。

善与恶实在难以分辨，圣人还被猜疑，更何况贤人呢！因而圣人贤者难遇时运，谄媚阿谀的人常常发达得意。所以世上有千年的祸乱，而没有百年安宁。孔子被人猜疑，怎不让人痛心啊！

鲁哀公问於孔子曰：“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诗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此之谓也。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有智慧的人能长寿吗？”孔子说：“是这样。人有三种情况的死，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人们自找的。

睡觉不按时，饮食不节制，劳累过度，就会患疾病而死。在下做臣子而对上逆犯他的君主，贪求不知满足，不停地索求，就会被刑罚处死。以少数冒犯多数，弱小的侮辱强大的，愤怒发作时不估算自己的力量，就会死于刀斧之下。这三种死都不是命里注定的，是人们自找的。”《诗经》上说：“做人没有准则，哪能不死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应，曲终而曰：“由，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愾也。其谁知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不悦，援于而舞，三终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乐不休。子路愠见曰：“夫子之修乐时乎？”孔子不应，乐曲而曰：“由，昔者，齐桓霸心生于莒，勾践霸心生于会稽，晋文霸心生于骊氏。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智不广。庸知而不遇之？”於是兴，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轡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遇此难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恶，是可言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鬲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 【译文】

孔子在陈、蔡两地被困住，粮食没有了，弟子们也都面带饥色。孔子在两楹间唱起了歌。子路进去见他说：“先王这时候唱歌合乎礼吗？”孔子不回答，唱完了歌才说：“由啊，君子喜爱音乐是为了不生骄奢的心，小人喜欢音乐是为了不生惧怕的心，谁明白这个意思呢？你不知道我的想法还跟着我学什么呢？”子路不高兴，拿起盾舞了起来，舞了几曲走出去。等到第七天，孔子仍旧唱歌不停。子路带着怨怒去见孔子说：“先生这样不停唱歌合乎时宜吗？”孔子不回答，唱罢歌才说：“由啊，从前，齐桓公称霸的雄心生于流亡的莒地，勾践称霸的雄心生于被困的会稽，晋文公称霸的雄心产生是因为骊姬进谗言。所以安后未被囚禁的人，思虑就不长远，自身不受约束的人，智慧就不会开阔。你怎么知道我不逢时远呢？”于是振作起来，第二天就摆脱了厄运。子贡驾着车子说：“我们几人跟随先生遭遇这次灾难，大概很难忘记了！”孔子说：“嗨，这是什么话！俗语不是说过吗，三次断臂就成了良医。在陈、蔡经历困厄，对我是幸运的事。你们几人跟我一同受难，也都是幸运的人。我听说做君主的人不受困厄难成好君主，有志向作为的人不遭困厄难以成就他的事业。从前，商汤被困在吕地，文王被关在羑里，秦穆公在崤山遭败绩，齐桓公在长勺打了败仗，勾践在会稽受辱，晋文公遭骊姬的谗言陷害。至于困厄的情况，从寒到暖，从暖到寒，唯有贤德的人才会明白，而不易把它说清楚。《易经》说：“困封通泰。卜问有德学的人的吉凶，没有祸患，可有些话是无法向人表

述清楚的。” 圣人有难以向人讲清的想法，确实如此。

孔子困於陈蔡之间，居环堵之内，席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饥色，读《诗》《书》治礼不休。

子路进谏曰：“凡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今先生积德行为善久矣，意者尚有遗行乎？奚居之隐也？”

孔子曰：“由，来！汝不知，坐，吾语汝。子以夫知（通智）者为无不知乎，则王子比干何为剖心而死？以谏者为必听乎，伍子胥何为抉目于吴东门？子以廉者为必用乎，伯夷、叔齐何为饿死於首阳山之下？子以忠者为必用乎，则鲍庄何为而肉枯？荆公子高终身不显，鲍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时，虽才不用。敬遇其时，何难之有？故舜耕历山，而陶于河畔，立为天子，则其遇尧也。傅说负壤土，释板筑，而立佐天子，则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负鼎俎调五味，而佐天子，则其遇成汤也。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为天子师，则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缚胶目，居槛车中，自车中起为仲父，则其遇齐桓公也。百里奚自卖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为卿大夫，则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闻天下，以为令尹，而让孙叔敖，则其遇楚庄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阖庐，后遇夫差也。夫骥厄疲盐车，非无骥状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骥得王良、造父，骥无千里之足乎？芝兰

生深林，非为无人而不香。故学者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也，忧而志不衰也，先知祸福之始而心不惑也。圣人之深念，独知独见。舜亦贤圣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尧也。使舜居桀，纣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杀关龙逢，而纣杀王子比干，当是时，岂关龙逢无知，而比干无惠哉？此桀纣无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学，修身端行，以须其时也。”

### 【译文】

孔子在陈、蔡陷入困境，住在围墙里面，睡在只有三条经线的席子上，七天没有吃饭，藜羹里面连米糝子都没有了，跟着他的弟子们都面带饥色，但他一直不停止研读《诗》、《书》，研究礼。

子路进来劝说：“凡是人做了好事，上天就赐福回报他；做了不好的事，上天就降祸报应他。现在先生积德行善很久了，想一想是否还有没做好的事呢，不然怎么会落到这般困难的境地呢？”

孔子说：“由，过来！你不知道，坐下，我告诉你。你认为聪明的人就没有不知道的事，那么王子比干为什么被挖心死去？你认为劝说别人，别人必然会听从，那么伍子胥为什么会被挖去双眼悬挂在吴国东城门上呢。你认为清廉的人必然定会被重用吗，那么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在首阳山下？你认为忠诚的必定会被任用吗，那么鲍庄为什么会连肉体都枯干了？荆公子高一生未被重用，鲍焦抱着树木站立着枯干而死，介子推登上绵山被活生生烧死。所以君子虽学问广博有远见，但未有机遇的人很多，岂只我孔丘一人呢！是贤还

是不肖取决于才能，做和不做取决于人，遭遇和不遇取决于时机，是死是生取决于命运。有才能而得不到机遇，即使有才能也无法施展。如果遇上时机，想施展才能有什么困难？所以，舜在历山耕种，在河边制作陶器，后来成为天子，那是遇到尧啊。傅说背土筑墙，后来辅佐天子，那是遇到了武丁啊。伊尹原来是有莘氏陪嫁的家臣，扛着锅和板做饭烧菜，后来辅助天子，那是遇到了成汤啊。吕望五十岁了，还在棘津卖吃食，七十岁还在朝歌杀牛，九十岁的时候才做了天子的老师，那是遇到了周文王啊！管夷吾被捆绑蒙起眼睛关在囚车中，从囚车中被起用，称为仲父，那是遇到了齐桓公啊。百里奚为了五张羊皮自卖自身，曾为伯氏放羊，后来做了卿大夫，那是遇到了秦穆王啊。沈尹天下闻名，做了楚令尹，却让位给孙叔敖，那是遇上了楚庄公啊。伍子胥以前曾立了许多功劳，后来惨遭杀戮，不是他的智慧变差了，而是开始遇到阖庐，后来遇到夫差。良马被盐车所困累折磨，并非是它没有良马的样子，而是世上没有人能知道它是良马。假如它遇了王良、造父这样识马的人，这良马怎会不有千里马的足力呢？芝兰生于深林，并非因为无人赏识而不散发芳香。所以，读书人并非为了做官发达，而是为了贫苦时不致困顿，忧患时心志不减，预先知道祸与福的开端而心里不困惑。圣人深思远虑，有独到见解。舜可算是圣贤吧，他当天子治理天下，只因为他遇到了尧。假如舜生活在夏桀或商纣王的时代，能自身免遭杀害就不错了，又怎么能为官治理天下呢？夏桀杀死关龙逢，纣王杀死了王子比干，那个时候，难道关龙逢没有智慧，而比干不聪惠吗？这是因为有夏桀、商纣的无道

社会才会这样。因此君子要赶紧学习，修身养性，端正行为，等待机遇到来。

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戟将下斗。孔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也，是丘之过也。若似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罢。

### 【译文】

孔子到宋国，匡简子要杀阳虎，因孔子长得象阳虎，就派出士兵包围了孔子的住处。子路大怒，抄起戟要和他们拚斗。孔子劝阻他说：“怎么讲求仁义的人也不能免俗呢？不学习《诗》、《书》，不研习礼、乐，这是我的过错。如果长得象阳虎，则不是我的过失，这是命运啊！由，唱歌吧，我来和你。”于是子路唱起来，孔子应和。唱过三遍，围兵就撤走了。

孔子曰：“不观于高岸，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无累於人。”

### 【译文】

孔子说：“不在高高的河岸上看，怎么能知道摔倒坠落的灾难？不靠近深渊，怎么能知道溺水的灾祸？不在大海上看，怎么能知道风波的灾难？失误的人原因不正在这里吗？士人

多多谨慎从事，就不会牵累自己了。”

曾子曰：“响不辞声，鉴不辞形。君子正一，而万物皆成。夫行非为影也，而影随之。呼非为响也，而响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随之。”

### 【译文】

曾子说：“音响离不开声音，镜子离不开形象。君子能够正心于一物，那么万物都能成功。行走并不是为了影子，但影子跟随而来。呼唤并不是为了音响，而音响随声附和。所以君子先成就功业，而名声随之而来。”

子夏问仲尼曰：“颜渊之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贤于丘也。”曰：“子贡之为人也，何若？”曰：“赐之敏，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贤于丘也。”曰：“子张之为人也，何若？”曰：“师之庄，贤于丘也。”于是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者何为事先生？”曰：“坐，吾语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为也。”夫所谓至圣之士，必见进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 【译文】

子夏问仲尼说：“颜渊为人怎么样？”仲尼回答说：“颜回在诚信方面比我强。”子夏又问：“子贡为人怎么样？”仲尼说：“端木赐在勤敏方面比我强。”子夏问：“子路为人怎么样？”仲

尼说“仲由在勇敢方面比我强。”子夏问：“子张为人怎么样？”仲尼说：“颡孙师在庄重方面比我强。”于是子夏离开席位问道：“既然这样，那四个人为什么要事奉先生呢？”仲尼说：“请坐下，我告诉你。颜回能够诚信却不知变通，端木赐能够勤敏却不能谦恭，仲由能够勇敢却不能退却，颡孙师能庄重却不能随和。合并这四个人的长处，我不想做。”所谓至圣的人，一定懂得进与退的利弊，屈与伸的作用。

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诗》云：“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漙者湫，莞芼淠淠。”言大者之旁无所不容。

### 【译文】

东郭子惠问子贡说：“你老师的门下为什么这么杂乱呢？”子贡说：“矫正曲直的工具旁堆满了弯曲的木头，良医的门庭挤满了病人，磨刀石旁摆满了很钝的刀斧。我的老师研求学问等待天下人，来跟他学习的人源源不断，因此显得杂乱。”《诗经》上说：“茂盛的柳林中，很多蝉在叫，在幽深的溪谷旁长满了芦苇。”即是说广大可以容纳一切。

昔者南瑕子过程本子，本子为烹鲙鱼。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不食鲙鱼。”程本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上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自进之阶也；比于恶，自退之原也。《诗》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吾岂敢自以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 【译文】

过去，南瑕子去拜见程本子，本子为他烹制鲙鱼。南瑕子说：“我听说君子不吃鲙鱼。”程本子说：“你是君子吗，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南瑕子说：“我听说君子向上比，所以扩大了自己的德行，向下比，所以德行就变狭隘了。接近善，是自己进取的阶梯，接近恶，是自己后退的根源。《诗经》说：‘高山可以仰望，高尚的德行是可以学习的。’我怎么敢自认为是君子呢，不过有这个志向罢了。”孔子说：“看到贤德的人就要想怎样向他看齐，看见没有贤德的人就要在心中自我反省。”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鱼鳖不能过，鼃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将涉之。孔子使人并崖而止之曰：“此悬水四十仞，圆流九十里，鱼鳖不敢过，鼃鼃不敢居。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错意，遂渡而出。孔子问：“子巧乎？且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孔子谓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义久而身亲之，况于人乎？”

### 【译文】

孔子在吕梁观景，看到高悬的瀑布有四十仞，激起九十

里的漩涡，鱼鳖不能游过去，鼉鼉也不敢停留。有个男人将要涉水穿越。孔子派人走到崖边劝止说：“这个瀑布有四十仞高，漩涡有九十里，鱼鳖不能游过去，鼉鼉不敢停，看来难以渡过去。”那男子并不在意，还是穿过瀑布而出。孔子问：“你有什么技巧吗，还是有什么法术吗？你能这样进出为什么呢？”那男人回答说：“我开始渡水时，先要凭借忠信之心；我走出来，也要凭着一片忠信。忠信把我的身体置于水波之中，我不敢心存私念。这就是我能进去又出来的原因。”孔子对弟子说：“水还可以凭借忠信来控制它，更何况人呢？”

子路盛服而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水出于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滥觞。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风，不可渡也。非唯下流众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颜色充盈，天下谁肯加若哉？”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自如也。孔子曰：“由，记之，吾语若：贲于言者，华也；奋于行，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之相也。能之为能之，不能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知（通智），行要则仁。既知（通智）且仁，夫有何加矣者？由，《诗》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此之谓也。”

### 【译文】

子路穿着漂亮的衣服去见孔子，孔子说：“由，你穿得这样华丽是为什么？从前江水从岷山发源，它的源头上最大的水流也只能浮起酒杯，等水流到江的渡口，不把船并起来，不躲避风势，就不能渡江这不就是因下游汇聚了众多的水流吗？

现在你的衣服穿得如此华贵，颜色如此艳丽，天下人谁还能超过你呢？”子路急忙跑出去，换了服装进来，很自在的样子。孔子说：“由，记住，我告诉你：好说大话的人浮华，喜欢自我表现的人自夸，把才智显现在外表去炫耀的是小人。所以，君子明白就是明白，不明白就是不明白，这是说话的要领。能做就是能做，不能做就是不能做，这是行为的最高标准。说话的关键就是智，行为的关键是仁，又智又仁，还要什么呢？由，《诗经》说：‘商汤生逢其时，圣德天天提高。’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无也。君子，修其行，未得，则乐其意；既已得，又乐其知。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之得，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

### 【译文】

子路问孔子：“君子也有忧虑吗？”孔子说：“没有。君子修养他的德行，虽没能得到，可为有这个追求而高兴；已经得到了，又为他实现了而高兴。所以，有终生的快乐，而无一天的忧虑。小人就不是这样，未得到时，就为得不到而忧虑，已经得到了，又害怕失去，所以有终生的忧虑，而无一天的快乐。”

孔子见荣启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已得

为人，是一乐也。人以男为贵，吾既已得为男，是为二乐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乎？”

### 【译文】

孔子看到荣启朝身穿鹿皮的衣服，弹着瑟唱起歌。孔子问他：“先生为什么事情高兴啊？”他答道：“我的快乐很多：上天生长万物，只有人最尊贵，我已经能够做人，这是第一件快乐的事。人中又以男人最尊贵，我已经是个男人，这是第二件快乐的事。人生难免死于婴儿之时，而我年龄已有九十五了，这是第三件快乐的事。贫穷对士人来说是很正常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点。我身处正常状态而等待人生终结，还有什么可忧虑呢？”

曾子曰：“吾闻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见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道之，是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不争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 【译文】

曾子说：“我听过老师的三句话，还未能实行。老师看到别人的一点优点，便忘记了他的许多不是，这样，老师容易与人相处。老师见别人做了好事，就象自己也做了一样，这样，老师不与他人相争斗。所说是好一定亲自去做，然后再

说，这样，老师肯于劳苦。老师青于劳苦，老师不与人争斗，老师容易与人相处，我学老师这三者，却未能做到。”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于行己，弱于受谏，怵于得禄，慎于持身。”

### 【译文】

孔子说：“颜回，你有君子的四种品德：要求自己严格，虚心接受别人的劝说，害怕当官，审慎地修养自身。”

仲尼曰：“史鱿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

### 【译文】

仲尼说：“史鱿有君子的三样品德；不做官而尊敬在上的人，不祭祀而能尊敬鬼神，正直而能原谅他人。”

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已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

### 【译文】

孔子说：“我死后，子夏的学问会天天增长，子贡的学问将天天减少。因为子夏爱和比自己强的人相处，子贡爱批评不如自己的人。”

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盖，可以行。”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长矣。”

**【译文】**

孔子要出行，没有伞。学生说：“子夏有伞，可以借伞出门。”孔子说：“子夏的为人，在钱财上很小气。我听说与人交往要发扬他的长处，抑制他的短处，所以才能长久。”

子路行，辞于仲尼，曰：“敢问新交取亲若何？言寡可行若河？长为善士而无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亲，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长为善士而无犯，其礼乎？”

**【译文】**

子路要出行，向仲尼辞别，说：“请问如何在新的交往中选取可亲近的人呢？怎样才能少说话办成事呢？怎么才能永远做好人没有过失呢？”仲尼说：“在新的交往中选取可亲近的人，恐怕要看他是否忠诚。少说好办成事，恐怕要看说话是否有信用。永远做好人而没有过失，恐怕要看做事是否合乎礼。”

子路将行，辞于仲尼，曰：“赠汝以车乎？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仲尼曰：“不强不远，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无礼。慎此五者，可以长久矣。”

**【译文】**

子路要出行，向仲尼辞别。仲尼说：“送你车子呢？还是赠你话呢？”子路说：“请赠言吧。”仲尼说：“不自强就不能远行，不劳作就没有功效，不忠诚就没有亲近的人，不讲信用就无人交往，不尊重别人就不会受人礼待。审慎处理这五项，就可以长远了。”

曾子从孔子于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君子赠人以财，不若以言。今乎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则易以匹马。非兰本美也，愿子详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士。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吾闻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译文】**

曾子跟着孔子到齐国，齐景公用下卿的礼聘任曾子，曾子执意辞谢。就要走了，晏子送行，说：“我听说君子赠给人钱财，不如赠送言辞。现在有棵兰花的根已长了三年，把它泡在鹿肉酱中，制成后，可以换一匹马。这并不是兰花根价值高，请你详细了解是用什么浸泡的。已经知道用什么浸泡的，就要去寻找这些东西。我听说君子居住时一定挑选地方，交游时一定要选择人。居住时挑选地方，是为为找到好人。交游选择好人，是为了修养道德。我听说违反常情改变性情的是欲望，所以不能不谨慎。”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馀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听也。”

**【译文】**

孔子说：“普通人的性情是，有富余就奢侈，不够时就节俭，没有约束就淫乱，没有节制就会发生过失，放任欲望就会败亡。君子吃喝要有定量，服装要有节制，宫室要有规矩，豢养牲畜要有一定数量，车马器具要有限度，用以防范祸乱的产生。所以，长短轻重不能不明确，好的想法不能不听取。”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谋必成。愚者反是。夫处重擅宠，专事妬贤，愚者之情也。志骄傲而轻旧怨。是以尊位则必危，任重则必崩，擅宠则必辱。”

**【译文】**

孔子说：“灵巧而且喜欢量度的一定精细，勇敢而且喜欢合作的一定取胜，聪明又喜好谋划的一定成功。愚笨的人正与此相反。处在重要位置独占宠幸，专揽大事嫉妒贤才，这是愚笨的人的性情。心志骄傲而轻看旧怨，因此地位尊贵了就必定会有危险，责任太重就必然垮掉，独占宠幸必定受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从父之教；刑戮之民，不从君之政。言疾之难行。故君子不急断，不意使，以为乱源。”

**【译文】**

孔子说：“挨打的孩子，不听从父亲的教导；受刑罚的人，不服从君王的政令。这是说太急了做不成事。所以君子不急匆匆断事，不随意行事，认为这是祸乱的根源。”

孔子曰：“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惧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难也。终身为之，一言败之，可不慎乎？”

**【译文】**

孔子说：“整日谈话，不给自己留下忧虑，整日做事，不给自己留下祸患，只有聪明人有这样的本事。所以恐惧是为了免除祸患，恭敬是为了躲开灾难。终生这样做，可一句话就能败坏了，怎能不谨慎呢？”

孔子曰：“以富贵为人下者，何人不与。以富贵敬爱人者，何人不亲。众言不逆，可谓知言矣。众响之，可谓知时矣。”

**【译文】**

孔子说：“富贵了但肯在人下，谁能不和他在一起呢。富贵了但能敬人爱人，谁能不和他亲近呢。大家的话不违背，可以说会说话了。大家都向往他，可以说是懂得时势了。”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

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

**【译文】**

孔子说：“自己富也能让别人富的人，想穷也穷不了。尊贵了也能使别人尊敬的人，想低贱也不可能。显达了也能使别人显达的人，想困厄也不可能。”

促尼曰：“非其地而树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语之，弗听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聋而鼓之。”

**【译文】**

仲尼说：“在不能种植的土地上种庄稼，是不会生长的；不是能听取意见的人向他提意见，他是不会听的。遇到能听取意见的人，就象聚集沙子后再浇上水；遇不到能吸取意见的人，就象集合起聋子击鼓让他们听。”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则其没也。故曰君子不可不严也，小人不可不闲也。”

**【译文】**

孔子说：“船没有水不能航行，水进入船中，船就要沉没。所以说君子不可不严格要求，小人不能不加以限制。”

孔子曰：“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马跂折而复行者何？以辅足众也。”

**【译文】**

孔子说：“依靠贤能必定不会困难，依靠富有必定不会穷困。为什么马折断脚趾仍能继续行走，因为辅助的脚趾很多啊。”

孔子曰：“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又曰：“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乌之所藏者黑。君子慎其藏。”

**【译文】**

孔子说：“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就去看他交往的朋友，不了解那国君王，就去看他派出的使臣。”孔子又说：“与好人住在一起，同进入兰芷的花房，时间长了就闻不出它的香味，因为你被浸染了香气。与坏人住在一起，如同进入卖咸鱼的市场，时间长了闻不出它的臭味，也因为你被浸染了臭味。所以说，收藏丹的地方是赤色的，收藏乌的地方是黑色的。君子要谨慎对他所在的地方。”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与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

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

### 【译文】

子贡问道：“君子见到大水一定会观赏，为什么呢？”孔子说：“水呀，君子用它比喻道德。它到处给予不存私念，就象美德；它所流的地方万物能够生长，就象仁义；它流向低处，弯弯曲曲，都按照一定规律，就象义理；它浅的地方流过去，深的地方难以测量，就象智慧；它流向百仞的深谷毫不迟疑，就象勇敢；它看似柔弱，但能无所不至，就象明察；经受污浊但不辞让，就象坚贞；包容不洁的水进来，流出的是净水，就象善于教化；水注入器皿中必求水面平平，就象公正；水满不致充溢，就象有分寸；它千回万转一定东流去，就象有意志；所以君子看到大水就要观赏它啊！”

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下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乎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通智）之所以乐水也。《诗》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乐水之谓也。

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巃嵒嶮嶭，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

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之所以乐山也。”《诗》曰：“太山岩岩，鲁侯是瞻。”乐山之谓矣。

### 【译文】

聪明人为什么喜爱水呢？应该说：“水流浩荡，日夜不停，它就象强有力的人。按照一定之规流动，不漏掉小地方，它好象是坚持公平的人。流动起来，趋向下游，它好象是个讲礼节的人。奔流到干仞深沟毫不迟疑，它好象一个勇敢的人。遇到阻碍仍保持清正，它好象是懂得天命的人。不净洁的水流进来，新鲜清洁的水流出去，它好象是善于教化的人。大家都用它作为品评万物的标准，以绳正万物，得到它就能生存下来，失去它就会消亡，它好象是有美德的人。深深的难以测度，它好象是圣人。到处润泽天地可物，国家于是形成。这就是聪明的人喜欢水的原因。”《诗经》上说：“泮水边快快乐乐，在水面上采集菁菜。鲁侯来到了，在泮水欢饮。”说的就是喜欢观水。

仁义的人为什么喜欢山呢？应该说：“大山巍峨绵延，是万众观赏瞻仰的地方。草木在上面成长，万物在上面生存，飞禽在上面聚集，走兽在上面棲息，珍宝蕴藏在里面，奇异的人在其中生息，养育各种生物而不知疲倦，四面八方来索取而不加限制、风起云涌，天地之间气息通畅，国家于是形成了。这就是仁德的人喜欢山的原因。”《诗经》说：“泰山高耸，鲁侯景仰”，说的就是喜爱山。

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近之栗理，声近徐而闻远，折而不挠，阙而不荏，廉而不刿，有瑕必示之于外，是以贵之。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闻远者，君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见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

### 【译文】

玉有六种可贵之处，远看色泽柔和滋润，近观纹理清楚，声响近处徐缓而传播很远，可折断但不可弯曲，有缺陷而不柔弱，棱角虽锐利但不会致伤，有瑕疵必定显露在外面，所以君子贵重它。远看色泽柔和滋润，君子比作美德；近观纹理清楚，君子比作智慧；声响近处徐缓而传播很远，君子比作忠义；可折断但不能弯曲，有缺陷而不柔弱，君子比作勇敢；棱角锐利而不会致伤，君子比作仁善；有瑕疵必定显露在外面，君子比作情操。

道吾问之夫子：“多所知无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对曰：“无知者死人属也，虽不死，累人者必众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于利人即善矣，出于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 【译文】

道吾问老师：“知识多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哪种人好呢？”回答说：“没知识的属于死人一样，即使死不了，也会

给人增添很多累赘。然而知识很多的人，他的用心要好，知识多的人为了利人，用心就是好的，为了害人，用心就是坏的。”道吾说：“说得好啊！”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贤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谓人勿言也。譬之犹渴而穿井，临难而后铸兵，虽疾从而不及也。”

### 【译文】

越石父说：“品行不端的人自认为有才能，愚蠢的人自认为懂得很多。纤巧阿谀的人谁都难看到他的内心，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又让人不要说。打个比喻，就象渴了才去打井，遇到敌人了才去铸造兵器，即使做得再快也来不及了。”

夫临财忘贫，临生忘死，可以远罪矣。夫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禄，下交者不离于患。是以君子择人与交，农人择田而田。君子树人，农夫树田。田者择种而种之，丰年必得粟；士择人而树之，丰时必得禄矣。

### 【译文】

面对财富不忘贫苦，面对生存不忘死亡，就可以远离过错了。君子爱惜他说的话，孔雀爱惜自己的羽毛，虎豹爱惜自己的爪子，这都是保养自身的方法。向上交好的人不会失掉他的福禄，向下交恶的人不离祸患。因此君子挑选人去交

往，农夫挑选土地去耕种。君子培育人，农夫种好地。种田的人要挑选好的种籽种下去，丰收之年一定能收获粮食，古人挑选人加以培养，遇到好时机就必能得到福祿。

天下失道，而后仁义生焉；国家不治，而后孝子生焉；民争不分，而后慈惠生焉；道逆时反，而反权谋生焉。

### 【译文】

天下无道，然后仁义产生了；国家混乱，然后孝子出现了；百姓争斗，然后慈惠产生了；世道逆反，时代变化，然后权谋产生了。

凡善之生也，皆学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谓也。故君正则百姓治，父母正则子孙孝慈。是以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 【译文】

大凡善的产生，都是经过了学习。一家里面，必有主事的人，这就是父母。所以君主端正百姓就安守秩序，父母端正子孙就孝顺仁爱。所以孔子家的孩子不懂得漫骂，曾子家的孩子不懂得纠缠。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生下就受到好的教育。

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离人。故君子居人间则治，小人居人间则乱。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通燃）也，而

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择人在其间。

### 【译文】

仁德的人喜好团结人，不仁德的人喜好离间人。所以君子处在世人中就安定有序，小人处在世人中就混乱不堪。君子想与人和睦相处，就象水与火本不能相互燃烧，而有鼎器在它们中间，水与火不相扰乱，才能调和各种味道。所以君子不能不慎重地选择人而生活在他们中。

齐景公问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独搯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对曰：“婴闻之，唯丧与狱坐于地。今不敢以丧狱之事侍于君矣。”

### 【译文】

齐景公问晏子说：“我自己已坐在地上，他们几人也都坐在地上，而只有你拿来草坐在上面，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我听说，只有遇到凶丧和官司才坐在地上，现在我不敢拿凶丧讼诉的方法来侍奉您啊！”

齐高廷问于孔子曰：“廷不旷山，不直地，衣蓑，提执（通贽），精气以问事君之道，愿夫子告之。”孔子曰：“贞以干之，敬以辅之。待人无倦。见君子则举之，见小人则退之。去尔恶心，而忠与之。敏其行，修其礼，千里之外，亲如兄弟；若行不敏，礼不合，对门不通矣。”

**【译文】**

齐高廷问孔子说：“我不怕高山阻挡，不怕道路遥远。穿着蓑衣，拿着礼品，心怀赤诚来请教侍奉君子的道理，希望您能告诉我。”孔子说：“忠贞做事，恭恭敬敬地帮助人。对待别人不要厌烦，发现君子就举荐他，见到小人就离开他。抛弃厌恶的心理，而忠诚地对待朋友，勤勉做事，修养礼仪，即使远隔千里，都亲近得象兄弟；如果不勤勉做事，不合礼仪，即使住在对门也不会来往的。”

## 说苑卷第十八

### 辨 物

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 【译文】

颜渊问仲尼说：“一个完美的人的行为应该怎样呢？”孔子说：“完美的人的行为是，了解情性的道理，明白万物各类的变化，通晓元形与具形事物的情况，看到汉游气的来源。象这样就能称为完美的人。已经明白了天道，亲身推行仁义，用礼乐整饰自己。仁义礼乐，就是完美的人的行为。穷尽神妙，知道变化，品德就好极了。”

《易》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是故古者圣王既临天下，必变四时，定律历，考天文，揆时变，登灵台以望气氛。故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书》曰：“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璿玑，

谓北辰句陈枢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为吉凶祸福。天文列舍，盈缩之占各以类为验。

夫占变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故《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也者，物之动莫不由道也。是故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其初犹发于阴阳，而化极万一千五百二十。所谓二十八星者，东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须女、虚、危、营室、东壁；西方曰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曰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宿运外内者，以官名别。其根菱皆发于地，而华形于天。所谓五星者，一曰岁星，二曰荧惑，三曰镇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枪、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缩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为占。春秋冬夏，伏见有时。失其常，离其时，则为变异；得其时，居其常，是谓吉祥。

古者有主四时者：主春者张，昏而中，可以种谷。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种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虚，昏而中，可以种麦。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斩伐田猎盖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四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不举力役。《书》曰：“敬授民时。”《诗》曰：“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绝者，以其动之时也。

**【译文】**

《易经》上说：“抬头观测天体的运行，低头考察山川地形，所以知道幽深的显明的各种事物的情形。”天文、地理、人情的了解都在心中，就有了圣德智慧的府库。所以古代圣王登临天下之后，一定要变通四时，制定音律历法，考察天体运行，测度时节变化，登上灵台观望云气。所以尧说：“嗨！你这个舜啊，上天所定帝位传承的顺序，应在你的身上，您要诚实地执守着中正之道，让天下百姓摆脱贫穷困苦。”《尚书》上说：“观测天上北斗七星，开列七项政事。”璇玑就是北斗勾陈枢星，用它的魁（第一至第四）和杓（第五至第七）所指示的二十八个星宿来显示吉祸祸福。看天体排列，占测它们的增加或减少，按其类别看出灵验。

预测变化的方法，只有两种罢了。这两种就是阴和阳变化的规律。所以《易经》上说：“一阴一阳就是规律。”说到规律，万物的变动没有不按规律的。所以从一开始，成功于二，完备于三，周遍于四，运行于五。所以玄妙的征象的显示，没有比日月更清楚，观察变化的动态，没有比五星更明显。天上的五星，是随五行气象运转的。它开始还是来自阴阳，而后变化到极至为一万五百二十种现象。所谓二十八星宿，东方的称作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的称作斗、牛、须女、虚、危、营室、东壁；西方的称作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的称作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所说的宿，就是日月五星所处的地方。它们运行于内外的，用官各来区分。它们植根在地上，而花开在天上。所说

的五星，一是岁星，二是荧惑、三是镇星、四是太白、五是辰星。而欃枪、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等星，都是五星增减变化产生的，五星所忌犯的各用金木水火土来占测。春夏秋冬，隐去和显现按一定时节。失去常规，违反时节，就发生灾变；按照时节，遵循常规，这就是吉祥。

古代有专门主管四时的星：主管春的是张星，黄昏时出现在天的正南，可以种稻谷。向上报告天子，向下通告百姓。主管夏的是大火，黄昏时出现在正南，可以种黍菽。向上报告天子，向下通告百姓。主管秋的是虚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可以种麦子。向上报告天子，向下通告百姓。主管冬的是昴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可以收割，狩猎、储藏。向上报告天子，向下通告百姓。所以天子朝南观察这四星的运行，就知道百姓的闲缓和紧迫。紧迫时就不征赋税，不征徭役。《尚书》上说：“把天时节令告诉百姓。”《诗经》说：“万物丰饶，是因为按照时令。”万物所以能生存不灭绝，是因为它们的生长按照时令节气。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昔者高宗、成王感于雉雉、暴风之变，修身自改，而享丰昌之福也。

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见，蝗虫蔽天，冬雷夏冻，石陨东郡，大人出临洮，妖孽并见，荧惑守心，星茀大角，大角以亡，终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恶。及及即位，日月薄蚀，山林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庭，都门内崩。天变动于上，群臣昏于朝，百姓乱于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 【译文】

《易经》上说：“上天呈现各种天象，表明吉，圣人以此为准则。”从前殷高宗、周成王感受到野雉的啼叫和暴风突起这些非常的变化，就修养身心，改正自己，所以安享昌盛的福运。

到了秦始皇登位，彗星四次出现，蝗虫遮蔽天空，冬天打雷，夏天下雪，陨石落在东郡，长人出现在临洮，妖魔灾祸同时出现，荧惑星守住心星，遮住了大角星，大角星就不见了，秦始皇最终不肯改悔。秦二世继位，又加重了恶行。他即位时，日月被侵蚀。山林毁灭了，辰星出现在四季的第一月，太白金星在天空直行，没有云集而响起雷声，枉矢星夜间闪光，荧惑星侵袭月亮，妖火烧毁了宫室，野鸟在宫廷上戏耍，大都的门自己崩塌，朝中群臣昏庸，百姓在下面作乱，而秦二世不去反省审察，所以就亡国了。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荊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青州。山川汗泽，陵陆邱阜，五土之宜，圣王就其势，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薄苇菅蒯之用不乏，麻麦黍粱亦不尽，山林禽兽、川泽鱼鳖滋殖。王者京师四通而致之。

**【译文】**

八方荒远中有四大海，四大海中有九大州。天子居于中州，制约看其他八州。两大河中间的地方称作冀州，黄河以南称豫州，黄河西边称雍州，汉水南边称荆州，长江南边称扬州，济水黄河之间称兖州，济水东边称徐州，燕地称幽州，齐地称青州。山川沼泽、高原、平原、丘陵、高地，各种土地都有自己适宜的情况，圣明的君王，顺应它的地势，依据它的便利，不背离它的本性。高的地方种黍，不高不低的地方种稷，低的地方种稻。于是，蒲苇菅蒯用时不缺乏，麻麦黍粱也无穷无尽，山林中的飞禽走兽，河泽中的鱼鳖大量繁殖。君王的京师四通八达，各种东西都可运达。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溢而壮阴，源必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以弃不过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译文】**

周幽王二年，西周的泾水、渭水。洛水三水流域都发生

地震。伯阳父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天地间的各种气象，不能失去正常交序。如果越过了次序，百姓就要作乱。阳气潜藏而不能张扬，阴气被压迫而不能升腾，于是就会发生地震。现在三川地震，这是因为阳气失去了它的处所而被阴气填塞了。阳气溢出而阴气壮大，水源必定堵塞，国家必然灭亡。水土滋养万物百姓财用才充足。土地不滋养万物，百姓少财缺用，国家怎么不灭亡？从前，伊水、洛水枯竭夏朝灭亡，黄河枯竭商朝灭亡，现在周朝的德风如同夏周两代的末期了。河水的源头被阻塞了，阻塞了就一定枯竭。国家必须依凭山川，高山崩塌，河流干枯，是灭亡的征兆。河水枯竭高山会崩塌，那么国家灭亡不会超过十年，这是定数规律。上天抛弃周朝不会超过十年。”那一年，三川枯干，岐山崩塌，十一年，幽王就灭亡了，周朝于是向东迁移。

五岳者何谓也？泰山，东岳也；霍山，南岳也；华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五岳何以视三公？能大布云雨焉，能大敛云雨焉。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视三公也。

### 【译文】

五岳指什么？泰山是东岳，霍山是南岳，华山是西岳；常山是北岳，嵩高山是中岳。为什么把五岳比作三公？因为它们能大量地布云播雨，大量地聚敛云雨。云气顺着山石升腾，四寸左右聚成云层，不过一早晨就会普天降雨，广施思德，因此比它为三公。

四渎者何谓也？江、河、淮、济也。四渎何以视诸侯？能荡涤垢浊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云雨千里焉。为施甚大，故视诸侯也。

### 【译文】

四渎是什么？就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为什么用四条大河比作诸侯？因为它们能冲刷洗涤陈垢浊污，能疏通百川流身大海，能聚集成云雨滋润千里土地。给予人们非常大的恩惠，所以比作诸侯。

山川何以视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润泽物焉，能生云雨，为恩多。然品类以百数，故视子男也。《书》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矣。”

### 【译文】

为什么把山川比作子爵、男爵？因为它们能生产才物，能滋养万物，能聚成云雨，给人很大恩德，可是类别不过百计，所以比作子爵、男爵。《尚书》上说：“祭祀天地四时，依尊卑次序祭祀山川，祭祀到全体神灵。”

齐景公为露寝之台，成而不通焉。柏常骞曰：“为台甚急，台成君何为不通焉？”公曰：“然。泉昔（通夕）者鸣，其声无不为也。吾恶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骞曰：“臣请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对曰：“筑新室为置白茅焉。”公使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骞夜用事。明日，问公曰：“今昔闻泉声乎？”

公曰：“一鸣而不复闻。”使人往视之，泉当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寿乎？”对曰：“能。”公曰：“能益几何？”对曰：“天子九，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之见乎？”对曰：“得寿，地且动。”公喜，令百官趣<sub>(通促)</sub>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马前，辞曰：“騫为禳泉而杀之。君谓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寿乎？’騫曰：‘能。’今且大祭，为君请寿，故将往以闻。”晏子曰：“嘻！亦善矣！能为君请寿也。虽然，吾闻之，惟以政与德顺乎神，为可以益寿。今徒祭可以益寿首乎？然则福兆有见乎？”对曰：“得寿地将动。”晏子曰：“騫，昔<sub>(通夕)</sub>吾见维星绝，枢星散，地其动，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间，仰而对曰：“然。”晏子曰：“为之无益，不为无损也。薄赋敛，无费民，且令君知之。”

### 【译文】

齐景公建起了路寝高台，建成后却没有上过。柏常騫问：“建这高台时很急迫，建成了您为什么不上去呢？”景公说：“是的，泉鸟夜里啼叫，那声音从不停止，我非常厌恶，所以没有上过高台。”柏常騫说：“我请求祭禳然后除去它。”景公说：“你要什么东西吗？”柏常騫回答说：“要建一间新的房子，里面放些白茅草。”景公就派人建房子，建成后，里面放置白茅草。柏常騫夜里做了法事。第二天，问景公：“今天夜里听到泉鸟叫了吗？”景公说：“听到一万声，就再听不到了。”派人去看究竟，泉鸟在台阶上张开两只翅膀，死在地上了。景公说：“你的道术如此灵验，也能让我增寿吗？”回答说：“能。”

景公问：“能增添多少寿数呢？”相常骞答道：“天子九年，诸侯七年大夫五年。”景公问：“也有征兆可以看到吗？”回答说：“求得寿数，大地就会震动。”景公很高兴，命令百官马上准备柏常骞所要的东西。柏常骞从朝廷里出来后，路上遇到晏子，在马前拜见晏子，陈述道：“我为君王祭祷驱赶枭鸟并把它死了。君王问我说：‘你的道术如此灵验，能为我增寿吗？’我说：‘能。’现在就要大行祭祀，为君王祈求增寿，所以我将要去告诉你这件事。”晏子说：“嗨！好事啊！能为君王求寿。可是，我听说，只有政事和道德顺应神明，才能够增寿。现在只靠祭祷就可以增寿吗？如果这样那么有盒裸的兆头可以看见吗？”回答说：“求得寿数大地就要震动。”晏子说：“骞，夜晚我观察到维星消失了，枢星散乱，大地就要震动，你是用这事来蒙蔽吗？”柏常骞趴在地上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回答说：“是这样。”晏子说：“做这事没什么好处，不做没什么坏处。还是应减少赋税，不要浪费百姓的财力，而且要让君王懂得这些道理。”

夫水旱俱天下阴阳所为也。大旱则雩祭而请雨，大水则鸣鼓而劫社。何也？曰：阳者，阴之长也。其在鸟，则雄为阳，雌为阴；其在兽，则牡为阳，而牝为阴；其在民，则夫为阳，而妇为阴；其在家，则父为阳，而子为阴；其在国，则君为阳，而臣为阴。故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阳气太盛，以压于阴。阴压阳固，阳其填也。惟填压之太甚，使阴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请而已，无敢加也。至于大水及日蚀者，皆阴气太盛，而上减阳精。以贱乘贵，以

卑陵尊，大逆不义，故鸣鼓而慑之，朱丝萦而劫之。由此观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阴阳之失。直责逆者，不避其难。是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劫严社而不为惊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蒯聩之命不为不听其父，绝文姜之属而不为不爱其母。其义之尽耶？其义之尽耶？

### 【译文】

水灾与旱灾都是天地间阴阳二气造成垢。大旱时就要举行雩祭来求雨，发大水时就击鼓来抑制社神。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阳气是阴气的尊长。在鸟类，就是雄的是阳，雌的是阴；在兽类，公的是阳，母的是阴；在百姓，丈夫是阳，妇人是阴；在家庭，父亲是阳，儿子是阴；在国家，君王是阳，臣子是阴。所以，阳气贵重阴气轻贱，阳气尊上阴气卑下，这就是上天的规律。现在遇大旱，是因为阳气太盛，以至压制了阴气。阴气被压抑，阳气稳固，阳气填充。由于填充和压制得太厉害，使阴气不能兴起，也只是用雩祭拜一拜罢了，不敢再添加什么了。至于发生大水和日蚀，都是因为阴气太盛，向上减损以阳气精华。低贱冒犯尊贵，卑下欺侮尊上，大逆不道，所以击鼓威慑它，用朱丝缠绕而抑制它。由此看来，《春秋》才能绳正天下的秩序，预测阴阳失调，正直责备逆反的，要不避艰难，这也正象《春秋》不畏惧强暴的势力一样。所以抑制庄重的社神不算惊扰神灵，出居天王不算是尊重在上，不接受蒯通的命令不算是听父亲的话，拒绝文姜之类的人不算是爱母亲。那是思义已经到头了！那是恩义到头了！

齐大旱之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于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可乎？”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乎？祠之无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夫益也。夫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将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树。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惟有德也。”

### 【译文】

齐国发生大旱之灾时，齐景公召集众大臣，问道：“天不下雨已经很久了，百姓都有饥饿的神色。我派人去占卜，称高山大水中有鬼怪作祟。我想稍稍减税以祭祀山灵，可以吗？”群臣没人回答。晏子上前说：“不可以，祭祀山灵没有什么用处、山灵本来用石头当躯体，用草木当毛发，天很久不降雨，毛发就要枯焦，身体也要灼热，难道它就不想下雨吗？祭祀有什么用？”齐景公说：“不这样做了，那我想要祭祀河神，可以吗？”晏子说：“不行，祭祀河神也无用。河神把水作为自己的国家，把鱼鳖作为自己的百姓，天很久不降雨，水位会下降，百川会枯竭，国家将灭亡，百姓将灭绝，难道它不要下雨吗？祭祀它有什么用处？”齐景公问：“现在怎么办？”晏

子说：“君王真的能逃离宫廷到野外去，与山灵、河神共忧难，也许侥幸能下雨。”于是，齐景公离开宫殿到野外度日，三天后，天果然降大雨，百姓全能耕种了。景公说：“好啊！晏子的话，难道没用吗？那是在辅助我的德政啊！”

夫天地有德合，则生气有精矣；阴阳消息，则变化有时矣。时得而治矣，时得而化矣，时失而乱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达眼而后能见，七月生齿而后能食，期年生膜而后能行，三年颞合而后能言，十六精通，而后能施化。阴穷反阳，阳穷反阴，故阴以阳变，阳以阴变。故男八月而生齿，八岁而毁齿，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齿，七岁而毁齿，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气感动，触情纵欲，故反施乱化。故《诗》云：“乃如之人，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贤者不然，精化填盈，后伤时之不可遇也。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急时之辞也。甚焉，故称日月也。

### 【译文】

天才按照其根性偶和，就会生出精气；阴阳彼此消长，就变化而成四时。四时得当就安定，四时得当滋生万物，四时失当就会发生祸乱。所以人降王时不具备的东西有五种：眼看不见，不会吃饭，不会行走，不会说话，不会生育。所以，三个月后开眼才能看见东西。七个月后生出牙齿才能吃食物。

一年后膝盖骨长好了才能走路。三年后头骨长合才能说话。十六岁后精气贯通，才能生养。阴气尽了转生阳气、阳气尽了转化阴气，所以阴气因阳气而变，阳气因阴气而变，因此男人八个月长出牙齿，八岁换牙，十六岁后精气稍通。女子七个月长出牙齿，七岁换牙，十四岁后精气稍通。品德不良的人，精气刚通，才能生育，就活力勃发冲动，触动情感放须欲望，以致乱行化育。所以《诗经》上说：“就如同这样的人，败坏婚姻，太不讲贞信，不知父母之命。”贤德的人不这样，而是等待精气充溢化育成熟，其后担忧时机难遇，看不到头绪，才会用歌唱抒发感情。《诗经》上说：“娴淑的少女真美丽啊，在城的角落里等我。喜欢却不肯露面，我急得挠着头踱来踱去。”“看那日月匆匆，我的思念悠远。道路漫长啊，我的人儿何时才能来到！”这是焦灼时说的话。心情太急切，所以说日月匆匆。

度量权衡，以黍生之。十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六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重一石。千二百黍为一龠，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 【译文】

测度长短称量轻重，是以黍为标准计算的。十黍长度是一分，十分是一寸，十寸是一尺，十尺是一丈。十六黍是一豆，六豆是一铢，二十四铢是一两，十六两是一斤，三十斤

是一钧，四钧重一石。一千二百黍是一龠，十龠是一合，十合是一升，十升是一斗，十斗是一石。

凡六经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灵焉。德盛则以为畜，治平则时气至矣。

故麒麟麕身牛尾，圆顶一角。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绥兮其有质文也。幽闲则循循如也，动则有容仪。

黄帝即位，惟圣恩承天，明道一脩（通修），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维思影像，夙夜晨兴。于是乃问天老曰：“凤像何如？”天老曰：“夫凤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鹤植鸳鸯思，丽化枯折所志，龙文龟身，燕喙雞喙，骈翼而中注。首戴德，顶揭义，背负仁，心信智。食则有质，饮则有仪。往则有文，来则有嘉。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保长，飞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翼挟义，衷抱衷，足履正，尾系武。小声合金，大声合鼓。延颈奋翼，五光备举。光兴八风，气降时雨。此谓凤像。夫惟凤为能究万物，随天祉，象百状，达于道。去则有灾，见则有福。览九州，观八极，备文武，正王国。严照四方，仁圣皆伏。故得凤像之一者凤过之，得二者凤下之，得三者则春秋下之，得四者则四时下之，得五者则终身居之。”黄帝曰：“於戲，盛哉！”于是乃备黄冕，带黄绅斋于中宫。凤乃蔽日而降。黄帝降自东阶，西面启首曰：“皇天降兹，敢不承命。”于是凤乃遂集东囿，食帝竹实，棲帝梧树，终身不去。《诗》云“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萑萑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谓也。

灵龟文五色，似金似玉，背阴向阳。上隆象老，下平法地，繁衍象山。四趾转运应四时，文著象二十八宿。蛇头龙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岁之化，下气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变。宁则信信如也，动则著矣。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虚无则精以知，动作则灵以化。於戏，允哉！君子辟神也。观彼威仪游燕幽闲，有似凤也。《书》曰：“鸟兽鹁，凤凰来仪。”此之谓也。

### 【译文】

大凡《六经》的著述，没有不提到四种灵异的动物。道德昌明时它们就是禽兽，社会安定清平它们就随时节来到。

所以，麒麟是獐的身子牛的尾巴，圆圆的着上长一只角。它包容仁义，叫声合乎音律，行走的步态折返回转都合乎规矩。选择适宜土地才行走，位置平稳后才呆下来。不成群居住，不聚集行走。质地文采斐然，闲处时循循有序，行动时合乎规矩。

黄帝登天子位后，秉承上天恩泽，明天道修自身，推行仁德，天下太平。不见凤凰来临，日夜思念凤凰的形象。于是就向天老说：“凤凰是什么样子？”天老说：“凤凰前面象鸪鹄，后面象麒麟，蛇样的脖颈，鱼样的尾巴，鹤样的头，鸳鸯样的腮，龙样的文彩，龟样的身体，燕子样的下颏，鸡样的嘴，身体中部有一双翅膀，头上戴着德，顶上显示义，背上负载仁，心中诚信聪明。吃时循规蹈矩，饮时讲究仪容。去

时有文彩，来时有祥瑞。早晨鸣叫称“发明”，白日鸣叫称“保长”，飞时鸣叫称“上翔”，停时鸣叫称“归昌”。翅膀挟着仁义，心中怀抱忠诚，脚下踏着正路，尾巴系着英武。小声叫时合着锣响，大声叫时合着鼓震。伸长脖颈，伸展双翅。五色光彩全部呈现。光彩兴起八方风，气势降来及时雨。这就是凤凰的形象。只有凤凰才能推究万物，顺随上无福泽，象征各种形状，通晓规律。离去就发生灾难，出现就带来福泽。它通览九州大地，观望八方极地，文治武功齐备，匡正国家。它威严光照四方，仁人圣人都拜服在下。所以有凤凰一方面的 美德，凤凰会经过这里，有两方面的，凤凰就会落下来，有三方面的，就会在春秋两季来临，有四方面的，就会在四季都来，有五方面的，就会终身居留下来。”黄帝说：“嗨，伟大啊！”于是就头戴黄色帝王冠冕，系上黄色衣带，在中宫斋戒。凤凰于是庶天蔽日降临。黄帝从东阶台上走下，向西以头行礼说：“上天赐福，怎敢不承接天命。”于是凤凰就降落在东面的园圃中，吃黄帝园林里竹子的果实，棲息在梧桐树上，终身不再离去。《诗经》上说：“凤凰鸣叫了，在那高高山岗上。梧桐生长着，在那早晨的阳光下。梧桐长得多么繁茂，凤凰鸣叫多么和谐。”说的就是这意思。

灵龟有五彩的纹理，有象金象玉的颜色，背阴朝阳。龟背向上隆突就象天，下腹平平就象地，边甲就象山包。四只脚趾轮转远行应合四季变换，纹理明晰就象二十八个星宿。蛇样的头，龙样的颈。左眼象太阳，右眼如月亮。千年的修炼，下气上达。能预知存亡与吉凶的变化。宁静时一副笃实的样子，活动时就很显明。神龙能高能低，能大能小，能暗能明，

能短能长。它在空中是那样高远，它下潜时是那样幽深，它逼题天光，高高地显现鲜明的形象。时隐时现，幻化万千，文采鲜艳。隐没时养精蓄锐，飞动起来神灵变幻。唉，正确啊！君子把它比作神。看它威严的仪容逍遥的举上，真象凤凰。《尚书》上说：“飞鸟走兽歌舞，那是飞来了凤凰。”

成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大几盈车，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问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为一，意天下其和而为一乎？”后三年，则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飡其质（通贐）；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于吾国之黄发：‘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耶？有则盍朝之。’”然后周公敬受其所以来矣。

### 【译文】

周成王时，有三棵谷苗贯穿桑树生长，同开一朵花，花大得几乎装满一车。百姓采下来呈进给成王。成王问周公：“这是什么意思？”周公说：“三棵谷苗同开一朵花，大概意味着天下和顺统一吧？”过了三年，南国越裳氏再派译者来朝见，说：“道路遥远，山川阻隔，恐怕一个使臣不能充分传达意思，所以多次派译使来朝见。”周公说：“未能给予你们恩泽，那么我们不便享受礼物；没有对你们实施政令，那么我们不能把你们视作臣下。”译使说：“我们国家的老人教导我们：‘很久了，上天没降狂风暴雨，大概中国出了圣人吧？如果出现

了，为什么不去朝见呢？”然后周公才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他们的朝拜。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有之乎？”对曰：“有之。国将兴，其君斋明中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民神降焉，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将亡，其君贪冒淫僻，邪佚荒怠，芜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水登。其刑矫诬，百性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意。民神痛怨，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奇慝而降之祸。是以或见神而兴，亦有以亡。昔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亭隧。商之兴也，棗机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鸛鸛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于镐。是皆明神之纪者也。”

王曰：“今是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是监烛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夫一神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耶？”

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王曰：“然则何为？”对曰：“臣闻之，道而得神，是谓丰福；淫而得神，是谓贪祸。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王曰：“虢其几何？”对曰：“昔尧临民以五，今其胃见。鬼神之见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观之，不过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牺牲玉觴往献焉。内史过从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请

土焉。内史过归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民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盈其违。离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十九年，晋取虢也。

### 【译文】

周惠王十五年，莘地有神灵降临。惠王问内史过说：“这是什么缘故，以前有过这种事吗？”回答说：“有过。国家将要兴盛，它的君王斋戒明德，诚正公允，精纯宽和。他的品德足以昭告神灵，他的恩惠足以遍及百姓。神灵享受祭祀，百姓听命，百姓与神灵都无怨意，所以神灵降临在这里，看到他治政有德就广施福泽。国家将要灭亡，它的君王贪婪无节制，荒淫怪僻，放任邪恶，政事懈怠，昏聩残暴。他的政治腐化，不祭祀神灵。刑滥罚诬，百姓怀有贰心。神灵不赐福，百姓又生离散之意。百姓神灵积怨深重，没有了依靠，因此神灵也去那里，看到他的苛刻邪恶就降下灾祸。所以，有的国家神灵出现而兴盛，有的神灵出现却灭亡。从前夏朝将要兴盛，祝融降临崇山；它将要灭亡时，回禄在亭隧连往两夜。商朝将要兴盛，棗机在丕山停留；将要灭亡时，夷羊出现在郊野。周朝将要兴盛，凤凰在岐山鸣叫；将要衰亡时，杜伯在镐京用箭射宣王。这都是记录的神明显灵的事情。”

惠王问：“现在是哪位神灵显圣呢？”回答说：“从前周昭王在房地娶妻，叫房后，房后速背德操，与丹朱相协，丹朱凭附她的身体合偶，生下周穆公。这样丹朱监看周朝子孙或降福或降祸。一个神灵是不远离迁徙的，由此来看，大概是

丹朱吧？”

惠王问：“那么谁要受祸呢？”回答说：“在虢公身上应验。”惠王问：“如果这样，怎么办呢？”回答说：“臣听说，遵正道得山神灵降临，这就是求福；施淫邪以至神灵降临，就是招祸。现在虢公治政渐渐荒疏，大概要灭亡地！”惠王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回答说：“派太宰为祝史率领猩姓，奉献牛羊、米谷、玉帛等祭品前去祭祀，不要祈求什么。”惠王说：“虢国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呢？”回答说：“从前，尧临政治民有五年，现在他的后代显灵。鬼神显灵时，不会没有它的征验。如果从这点来看，不过五年就要灭亡。”惠王派太宰己父，率领傅氏和祝史，奉献牛羊玉觴去祭祀。内史过跟着到了虢国，虢公也派祝史祈求丰收。内史过回来告诉惠王说：“虢国一定要灭亡了。不祭祀神灵，反向神灵祈求福祥，神灵必定降祸给他；不亲近爱护百姓，反而要使有他们，百姓一定要背离他。专心诚意祭祀就叫禋；仁慈爱护百姓就叫亲。现在虢公总是让百姓穷困，而增添了自己的罪恶。置百姓怨恨神灵然怒而不顾，去企求吉利，不也是很难吗？”十九年，晋国灭亡了虢国。

齐醒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阒然而止，瞠然而视，有顷，奉矢未敢发也。喟然叹曰：“事其不济乎！有人长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马前者。”管仲曰：“事必济。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马前者，导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从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辽。表之，从左方渡至踝，从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济。桓公再拜管仲马前

曰：“仲父之圣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闻之：圣人先知无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圣也。”

### 【译文】

齐桓公向北攻打孤竹国，走到离卑耳谿十里的地方，突然停下来，睁大眼睛看，过了好一会儿，捧着箭却不敢射。长长叹息说：“战争大概不能成功了吧？我见一个人，高有一尺，戴着礼帽，人的形象都具备了。左手提衣服，从我马前走过。管仲说：“战事一定能成功。这个人，是识路的神。走在马前，是引导的意思。左手提着衣服，是说前面有水，要从左方过去。”向前行进十里，果然有条河叫辽水。测量水深，从左边渡河，水仅到脚的踝骨，从右边渡河，水深到膝。渡过河后，战事果然成功。桓公再次到管仲马前行礼说：“仲父如此神明，我对不起您已经很久了。”管仲说：“我听说过：圣人的先知是在事情还没有形迹时。现在已有了形迹才知道，这不过是我善于接受知识，并不是什么圣人。”

吴伐越，隳会稽，得骨专车，使使问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使者曰：“谁为神？”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山川之祀为诸侯，皆属于王者。”曰：“防风氏保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为鼈姓，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於周为长狄氏，今谓之大人。”使者曰：“人长几何？”孔子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

极也。”使者曰：“善哉！圣人也。”

### 【译文】

吴国攻打越国，毁坏了会稽山，发现了一节大骨头，可以装满一车，派人去问孔子说：“谁的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召集众大臣在会稽山开会，防风氏晚到了，大禹杀了他并且暴尸荒郊，他的骨头一节能装满一车，这就是大的了。”使者说：“谁是神呢？”孔子说：“山川的神灵，是足可整治天下的，他的守主就是神，社稷的守主是公侯，山川主持祭祀的就是诸侯，他们都属于天子。”使者问：“防风氏主守什么？”孔子说：“汪芒氏的君主，主守封嵎的山，那山神是鼈姓，在虞夏时叫防风氏，商代叫汪亡氏，周代叫长狄氏，现在称它为大人。”使者问：“人高多少？”孔子说：“僬侥氏高三尺，是最短了；高的也不过十尺，这个数是极点了。”使者说：“好！真是圣人啊。”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廷而死，楛矢贯之，石弩；矢长尺有咫。陈侯使问孔子，孔子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开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思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铭其楛曰：‘肃慎氏贡楛矢。’以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别姓以远方职责，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矢。试求之故府。”果得焉。

**【译文】**

仲尼在陈国，有隼鸟停在陈侯的宫廷上死了，是楛箭射穿它的身体。那箭的箭头是石头的，箭杆长一尺八寸。陈侯派人问孔子。孔子说：“这隼鸟来历久远了，这是肃慎氏的箭。从前武王战胜商殷，开辟道路连通四方各族的国家，让各国用他们的土产来朝见进贡，要他们不忘自己的职守。于是肃慎氏进献楛箭、石箭头，箭长一尺八寸，先王想宣扬他的美德，传布四方，所以在箭尾铭刻‘肃慎氏贡楛矢’字样。把它送给大姬，让大姬苑配虞胡公，并封他们在陈地。先王把珍玉分给同宗诸侯，以显示亲情；把远方进献的贡物分给不同姓的诸侯，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所以分给陈侯以肃慎氏的箭。可到以前的府库中找找看。”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问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闻，非狗，乃羊也。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夔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译文】**

季桓子打井时得到了一个土罐，罐中有只羊。就此事问孔子，并谎称得到的是狗。孔子说：“就我的见闻，应不是狗，而是羊。因为木石的精灵是夔、罔两，水的精灵是龙、罔象，土的精灵是夔羊，不该是狗。”桓子说：“说得对呀！”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王

大怪之，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其后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又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通促）治沟渠，天将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诸国皆水，齐独以安。

孔子归，弟子请问。孔子曰：“异时小儿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此楚之应也。儿又有两两相牵，屈一足而跳，曰：‘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今齐获之，亦其应也。”夫谣之后，未尝不有应随者也。故圣人非独守道而已也，睹物记也，即得其应矣。

### 【译文】

楚昭王渡江时，有个斗大的物体直撞昭王的大船，停留在船上。昭王十分奇怪，派人请教孔子。孔子说：“这个物体叫萍实，让人把它剖开来吃，只有称霸的人才能得到，这象征着吉祥。”那以后，齐国有只飞鸟，一只脚，飞下来停在宫殿前，张开翅膀跳跃。齐侯非常奇怪，又派人询问孔子。孔子说：“这鸟叫商羊，请紧急告诉百姓，督促他们整治沟渠，天要下大雨。”于是按孔子的话做了。天果然降下大雨。各国都遭水灾，只有齐国平安。

孔子回来后，弟子询问这些事。孔子说：“过去小儿歌谣中说：‘楚王过江，得到草实，大得象拳头，红得象太阳，剖开了吃，甜美如蜜。’这话应验在楚国。小孩又两两牵手，抬起一只脚蹦跳，说：‘天要下大雨，商羊跳起舞来。’现在齐国出现了这事，也是童谣得到应验呀。”童谣流传后，没有不

应验的。所以圣人不单单是守着道罢了，看到了记下来，就能知道事物的应验。

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于晋。平公有疾，韩宣子赞，授馆客。客问君疾，对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也，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鬼耶？意厉鬼也？”子产曰：“君之明，子为政，其何厉之有？侨闻之，昔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是为夏郊，三代举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过其族。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为尸，五日瘳。公见子产，赐之莒鼎。

### 【译文】

郑简子派子产访问晋国。晋平公正生病，由韩宣子接见，安排好地方待客。客人问到晋平公的病况，对方回答说：“君王病得很久了，天上地上的神明没有不秉告的，但病没有除去。现在又梦见黄熊跑进了寝宫，不知是人鬼呢？还是恶鬼？”子产说：“君王英明，又有你主政理国家，怎么会有厉鬼？”我听说，过去鲧违背了舜帝的命令，在羽山被处死，变成黄熊，隐入羽渊。这就是夏朝的郊祭，三代以来都祭祀鲧。鬼神所到之处，如不是回族，就按继承关系祭祀。所以天子祭祀上帝，公侯祭祀众神，自卿大夫以下，不能越出本族祭祀。现在周王室日渐衰微，晋国事实上继承了他。有可能是没有郊祭鲧的原因吧？”韩宣子把话转告晋平公，于是晋平公就祭祀

了鲌，派董伯主持，到第五天，晋平公痊愈了。晋平公接见子产，赐给他莒鼎。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无走，帝今日使晋袭于尔门。”公拜顿首。觉，召史嚣占之。嚣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罚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

舟之侨告其诸族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国之袭己也，何瘳？吾闻之曰，大国道，小国袭焉，曰服；小国傲，大国袭焉，曰诛。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恣，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己，外内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将行！”以其族适晋，三年，虢乃亡。

### 【译文】

虢公梦见在庙中，有个神灵，人的面孔，长着白毛，有虎一样的爪子，拿着钺站在庙的西边。虢公害怕要跑，神灵说：“不要跑！上帝今天命令晋国攻打你的城门。”虢公跪倒在地叩头。梦醒后，召来史官嚣占卜。嚣说：“如果象君王所说的那样，这个神就是蓐收了，他是上天专职惩罚的神，上天安排的事，由他完成。”虢公派人把嚣关了起来，并且让全国百姓祝他得祥梦。

舟之侨告诉他的族人说：“虢公不会长久了，我今日才知道。君王不度量神的旨意，反而让百姓为梦祝贺，而大国将

要攻打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作用？我听说：大国有道，小国来归，叫做服；小国轻慢，大国来攻打，叫做诛。百姓憎恨君王奢侈无度，所以才发生违抗君命的事。现在下令为他的梦祝贺，必定会放纵骄奢，这是上天要夺去他鉴察自省的镜子而扩大他的毛病。百姓憎恨他的骄奢之态，上天又迷惑他，大国前来征伐，命令发出无人听从，本族的国家已鄙视他，各诸侯国又疏远他，内外都没有亲近的人，谁还能救他呢！我不忍心坐待那时，我要走了。”带着他的族人到了晋国，三年后，虢国就灭亡了。

晋平公筑鹿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有神冯焉。不然，民听之滥也。臣闻之，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屈尽，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 【译文】

晋平公修筑鹿祁宫，听到有的石头讲话。平公问师旷说：“石头为什么能说话？”回答说：“石头本不能说话，大概是有神灵凭附在上面，在这样，百姓听得就不真。我听说，做事不合时宜，百姓就因痛恨生出怨言，就要有本不会讲话的东西讲起话来。现在鹿祁宫建得高大奢侈，民间的财力耗尽，百姓憎恶怨恨，没人能安定他们的情性，石头说话不也可以吗？”

晋平公出畋，见乳虎伏而不动，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出，则猛兽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见乳虎伏而不动，

此其猛兽乎？”师旷曰：“鹊食猬，猬食驳，驳食豹，豹食驳，驳食虎。夫驳之状有似驳马。今者君之出，必骖驳马而出畋乎？”公曰：“然。”师旷曰：“臣闻之，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动者，为驳马也，固非主君之德义也。君奈何一自诬乎？”

平公异日出朝，有鸟环平公不去。平公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凤下之。今者出朝，有鸟环寡人，终朝不去，是其凤鸟乎？”师旷曰：“东方有鸟名谏珂，其为鸟也，文身而朱足，憎鸟而爱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师旷曰：“臣已尝言之矣，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死。今鸟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义也。君奈何而再自诬乎？”平公不悦（通悦）。

异日，置酒虎祁之台，使郎中马章布蒺藜于阶上，令人召师旷。师旷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师旷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叹，公起引之，曰：“今者与叟戏，叟遽忧乎？”对曰：“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平公曰：“今为之奈何？”师旷曰：“妖已在前，无可奈何。入来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将死矣。”至来月八日平旦，谓师旷曰：“叟以今日为期，寡人如何？”师旷不乐，谒归。归未几而平公死。乃知师旷神明矣！

### 【译文】

晋平公外出狩猎，看见一只乳虎趴着不动，回过头对师

旷说：“我听说过，霸主外出，猛兽见到了就趴下不敢起来。现在我出来看到乳虎趴下不动，这虎是不是猛兽呢？”师旷说：“鹤鸟吃刺猬，刺猬吃蛟鬣，蛟鬣吃豹子，豹子吃驳，驳吃老虎。驳的样子象驳马。现在君主出行狩猎，一定有驳马拉车吗？”晋平公说：“是这样。”师旷说：“我听说，一次吹嘘自己会受困窘，二次吹嘘自己会受侮辱，三次吹嘘自己会死亡。现在乳虎卧地不动，是因为惧怕驳马，本来就不是君王的美德仁义的作用，君主为什么要吹嘘自己呢？”

过了几日，平公上朝，有鸟儿围绕着平公不肯离开。平公回头对师旷说：“我听说，霸主出来的时候，凤凰降临。今天上朝，有只鸟环绕着我飞，始终不走，是凤凰吗？”师旷说：“东方有种鸟叫谏珂，这种鸟有带花纹的身体和红色的脚，它讨厌鸟而喜欢狐。今天君王一定是穿狐皮大衣上朝的吧？”平公说：“是这样。”师旷说：“我曾经说过了，一次自夸的人受困辱，二次自夸的人受侮辱，三次自夸的人死亡。现在鸟儿是因为狐皮大衣的缘故环绕而飞，并不是因为君王美德仁义的作用，君王怎么能一再自夸呢？”平公听了不高兴。

过了几日，晋平公在鹿祁宫摆设酒筵，让郎中马章在台阶上放置蒺藜，派人召见师旷。师旷到了，穿着鞋登上殿堂。平公说：“哪有臣子穿着鞋上人主殿堂的呢？”师旷脱了鞋走，蒺藜扎脚，伏地爬行，蒺藜扎膝盖，于是他仰着向天叹息。平公起身搀扶地，说：“今天跟老先生戏耍，老先生怎么就忧愁起来了？”回答说：“担忧啊。肉自身上生了虫子，还是自己吃自己；木头自身上长出蛀虫，还是自己刻自己。人自己兴妖作乱，最终还是自己害自己。大夫的祭器中，不应当烹制

粗劣的饭菜，人主的庙堂上，不应生出蒺藜。”平公说：“现在已经做了怎么办？”师旷说：“妖魔已经出现了，没有办法。下月初八，整顿百官，择立太子，君王将要死了。”到了下月初八一大早，平公对师旷说：“老先生认为今天最我的死期，我现在怎么样啊？”师旷郁闷不舒，拜谒后回去。归来不久，晋平公就死了。这才知道师旷真神明啊！

赵简子问于翟封荼曰：“吾闻翟雨谷三日，信乎？”曰：“信。”“又闻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闻马生牛，牛生马，信乎？”曰“信。”简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国矣！”对曰：“雨谷三日，虹风之所飘也。雨血三日，鸷鸟击于上也。马生牛，牛生马，杂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简子曰：“然则翟之妖奚也？”对曰：“其国数散，其君幼弱，其诸卿货，其大夫比党以求禄爵，其百官肆断而无告，其政令不竟而数化，其士巧贪而有怨：比其妖也。”

### 【译文】

赵简子问翟封荼说：“我听说翟国下了三天谷子雨，真的吗？”回答说：“真的。”“又听说下了三天血雨，真的吗？”回答说：“真的。”“又听说马生牛，牛生马，真的吗？”回答说：“真的。”赵简子说：“可怕呀！这些妖孽也足以灭亡国家了！”回答说：“下了三天谷子雨，是大风把谷子刮起来的。下了三天血雨，是鸷鸟在天上搏击造成的。马生牛，牛生马，是混杂放牧的结果。这些都不是翟国的妖孽。”简子说：“那么翟国的妖孽是什么呢？”回答说：“国家多涣散，国君年幼懦弱，

大臣们相互贿赂，大夫们结成私党谋求俸禄官爵，百官专横擅断，百姓诉告无门，政令不行且屡屡变化，士人奸巧贪婪，百姓怨恨，这才是翟国的妖孽。”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变曰：“稷负五种，托株而从天下，未至于地而株绝，猎谷之老人张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从之而疾去。

### 【译文】

哀公射箭，却射中稷神，于是他的嘴有了毛病，不能吃肉。祭祀稷神后好一些，请巫官占卜。巫官解说：“稷神背着五种种子，将它们附着在植株上从天降下来，还没到地面植株就折断了，搜求谷物的老人张开衣襟接住它，为什么不祷告祭祀呢？”哀公就按他说的去做，果然痊愈了。

扁鹊过赵，赵王太子暴疾而死。鹊造宫门曰：“吾闻国中卒有壤土之事，得无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应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鹊曰：“入言郑医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难之曰：“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鹊曰：“不能。”又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俞虞。俞虞之为医也，搦脑髓，束育莫（通膜），炊灼九窍，而定经络，死人复为生人，故白俞虞。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鹊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甚大，所见者甚

少。钧若子之方，岂足以变骇童子哉？”扁鹊曰：“不然。物故有味掇而中蚊头，掩目而别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谓尸厥者也。以为不然，入诊之，太子股阴当温耳，耳中焦如有嘯者声，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报赵王。赵王跣而趋出门，曰：“先生远辱幸临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则粪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长为人矣。先生不有之，则先犬马，填沟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

扁鹊遂为诊之。先造轩光之灶，八成之汤。砥针砺石，取三阳五输。子容捣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矫摩。太子遂得复生。天下闻之，皆曰：“扁鹊能生死人。”鹊辞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当生者活耳。”夫死者犹不可药而生也，悲夫，乱君之治不可药而息也！《诗》曰：“多将焯焯，不可救药。”甚之之辞也。

### 【译文】

扁鹊路经赵国，赵王的太子突然生病死了。扁鹊来到宫殿门口说：“我听说你们国中发生丧事，是否有些突然呢？”中庶子中有喜好方术的人应声说：“是的，太子突然得病死去。”扁鹊说：“请进去秉告，说郑国的医生秦越人能让太子复活。”中庶子难为他说：“我听说远古时代有个行医的人叫苗父，苗父医治病人的时候，用菅草做席子，用刍草做狗，向北面祝铸，念十句咒语，各种搀扶看来的人，乘车子来的人，都恢复健康象过去一样。你的医术能象这样吗？”扁鹊说：“不能。”中庶子又说：“我听说中古时代有个行医的人叫俞虞。俞虞医治病人的时候，能取出脑髓，束扎育膜，灸烤九窍，通定经

络，让列死人复生，所以叫俞虞。你的医术能象这样吗？”扁鹊说：“不能。”中庶子说：“你的医术仅仅如此，就象从管子里看天，用锥子刺地，要看的東西非常大，能看到的東西非常少。以你的医术，可以恐吓哄骗小孩子吗？”扁鹊说：“不能这么说。事情中本来就有象在昏暗中击中蚊子的头，蒙上眼睛能区别黑白的情况。太子的病，就是所说的‘尸厥’，如不相信，请进去诊断，太子的两股之间应有些温气，耳中焦干象有啸叫的声音，如是这样就都可以医治。”中庶子进去秉告赵王，赵王光着脚急匆匆走出门，说：“有劳先生远道而来。到我这里，如果先生恰好有治疗的办法，那么微贱的太子就得到了先生堪比天地的大恩大德，长久为人。如果先生没有办法，太子就要先于牛马去填埋沟壑了。”话未说完，流泪沾湿衣襟。

扁鹊于是为太子诊治。先高高垒起一座大灶，煎熬到八成的汤药，在磨石上打磨针锋，选取三阴五输等穴位针灸。扁鹊的学生子容捣药，子明吹太子的耳朵，阳仪恢复太子的神智，子越扶住太子的身体，子游迅速按摩，太子终于生还了。天下人听到后都说：“扁鹊能让死人复生。”扁鹊谦虚地说：“我不能使死人复活，只能让能活的人活过来罢了。”真死的人还不能用药救活，唉，昏庸君王的统治更不能用药物来挽救啊！《诗经》上说：“多行恶事，就如炽热难止的火势，不可用药来救治了。”说的是很厉害了。

孔子晨立堂上，闻闻哭声音甚悲。孔子援瑟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咤者。问：“谁也？”曰：“回也。”

孔子曰：“回为何而咤？”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独哭死，又哭生离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鸟。”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鸟生四子，羽翼已成，乃离四海，哀鸣送之，为是往而不复返也。”孔子使人问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父，将与其别也。”孔子曰：“善哉，圣人也！”

### 【译文】

孔子早晨站立在堂上，听到有人哭得非常悲切。孔子拿起瑟来弹，琴声与哭声一样。孔子出来，学生中有人慨叹。孔子问：“谁在叹息？”回答说：“是颜回。”孔子问：“颜回，你为什么叹息？”颜回说：“今天有人在哭，哭得很悲切，不单单是哭死去的人，还哭生生离别的人。”孔子说：“你怎么知道？”颜回说：“因为哭声象完山鸟的哀鸣。”孔子说：“那怎么样呢？”颜回说：“完山的大鸟生了四只小鸟，小鸟羽翼丰满，就要离家飞向四面八方，大鸟哀叫着送别它们，因为它们飞走后就不再回来了。”孔子派人去问哭的那人，那人说：“父亲死了，家中贫困，只有卖掉儿子来安葬父亲，现在就要和儿子分别了。”孔子说：“好啊，颜回真是个非同寻常的人呀！”

景公斂于梧邱，夜犹蚤（通早），公姑坐睡，而梦有五丈夫，北面倅庐，称无罪焉。公觉，召晏子而告其所梦。公曰：“我其尝杀不辜而诛无罪耶？”晏子对曰：“昔者先君灵公斂，五丈夫罟而骇兽，故杀之。断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邱’。

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则五头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国人不知其梦也，曰：“君悯白骨，而况于生者乎？”不遗余力矣，不释余智矣。故曰人君之为善易矣。

### 【译文】

齐景公在梧邱狩猎，夜色尚早，景公暂时坐着打盹，梦见有五个男子，向北面对看景公的帐幕，说他们没有犯罪。景公醒来，召见晏子告诉梦中所见。景公说：“我哪曾诛杀过没有犯罪的人呢？”晏子回答说：“从前先君灵公狩猎，五个男子拉罟网而惊跑了野兽，所以把他们杀了，砍下头蒸埋在一起，称‘五丈夫之墓’。大概就是这里吧？”景公派人挖掘寻找，果然有五个头骨埋在一个坑里。景公说：“可怜啊！”下令官吏把头骨一一埋葬。国中百姓不知道景公做的梦，说：“君王连白骨都怜悯，何况对活人呢！”于是他们肯于贡献全部力量和智慧。所以说，身为百姓君主，做好事非常容易啊。

子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防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

### 【译文】

子贡问孔子：“死去的人有知觉，还是没知觉？”孔子说：“我如果说人死了有知觉，恐怕孝顺的子孙会不惜影响到活人生活去厚葬死人。我如果说死了没有知觉，恐怕不孝顺的子孙会抛弃尸体不去埋葬。赐啊，你要想知道人死了有知觉还

是没知觉，死了后慢慢地自己就知道了，那也不晚啊。”

王子建出守于城父，与成公乾遇于畴中。问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畴也。”“畴也者何也？”曰：“所以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庄王犹知巷之不善，沟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畴之为麻，麻之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 【译文】

楚平王的儿子建出守城父这个地方，和成公乾相遇在田地中。建问：“这是什么？”成公乾告诉他：“是田地。”又问：“田地是干什么呢？”成公乾说：“用来种麻。”又问：“麻是什么呢？”回答说：“可以做衣服。”成公乾说：“从前庄王攻打陈国，住在有萧氏，对路旁房子里的人说：‘巷子大概不好吧？水沟为什么不疏通呢？’庄王还懂得巷子不好，水沟没有疏通；而现在你不知道田地可以种麻，麻可以制衣，你恐怕不能主持国事啊！”后来王子建果然没能被封立为王位继承人。

## 说苑卷第十九

### 修 文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锺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诗》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 【译文】

天下秩序井然的时候，那么礼乐制定和军事行动都应由天子亲自决定。天下安定就自然应该制定礼法音乐。因为礼乐是推行教化的大事情。孔子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有效的了，治国安邦，没有比礼法更有效的了。”所以圣明的君王注重修礼习文，开设学校，提倡音乐。天子所设的学校“辟雍”，诸侯所设的学校“泮宫”，都是用来推行道德教化的。《诗经》上说：“镐京设了辟雍，东西南北的人民无不心悦诚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积恩为爱，积爱为仁，积仁为灵。灵台之所以为灵者，积仁也。神灵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

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

### 【译文】

多积恩惠就是爱，多积爱就是仁，多积仁就是神灵。灵台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灵”，是因为周文王广积仁德的缘故。神灵是天地的根本，万物的本源。所以文王起始就用仁道治理百姓，天下因之无不行仁道。这是道德礼乐的最高境界。道德假若不能完善，礼乐也就很难推广了。

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复者也。正色，三而复者也。味尚甘，声尚宫，一而复者。故三王术如循环。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圣人之与圣也，如矩之三杂，规之三杂。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也。《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质美也。

### 【译文】

商的意思就是常，常之道就是要追求本质，本质是无形天道的主宰。夏的意思就是大，大之道在于其外形，外形是有形之地的根本。所以君王既要注意本质，又要讲究外形的修饰，并做到交相多次的运用。确定正朔，是要经过反复进行的。但味道以甜为美，声音以宫调为佳，这是有一定规律的。所以夏、商、周三朝治国之法，也象沿着环形轨道旋转

那样周而复始。夏朝以忠来教化百姓，君子固然做到了忠，但小人仍表现为粗野。补救粗野的方法莫过于敬，所以殷朝以敬来教化百姓，君子固然做到了敬，但小人又暴露出崇信鬼神的缺点。补救崇信鬼神的方法莫过于文，所以周朝以文来教化百姓，君子固然做到了文，但小人又过于文饰而显得虚伪轻薄。补救虚伪轻薄的方法莫过于忠。所以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懂得教化之法就象规矩要多次使用一样，周而复始，穷而返本。《诗经》上说：“雕饰其外，金玉其内。”这是在说形质俱美。

传曰：“触情从欲，谓之禽兽。苟可而行，谓之野人。安故重迁，谓之众庶。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进贤达能，谓之大夫。敬上爱下，谓之诸侯。天覆地载，谓之天子。是故土服黼，大夫黼，诸侯火，天子山龙。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也。”

### 【译文】

古书上说：“放纵情欲，这是禽兽。行为粗率，这是野人。安土重迁，这是百姓。能辨是非，通古今，这是士人。能推荐贤能，这是大夫。能敬上爱下，这是诸侯。能象天地那样广施恩泽。这是天子。所以士人穿“己”字形花纹的服装，大夫穿斧形花纹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道德越高尚，文饰就越繁杂，内心越中规中矩，文采就越华美。”

《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传曰：“君子者，无所不宜也。是故擗冕厉戒，立于庙堂之上，有司执事，无不敬者；斩衰裳直经杖，立于丧次，宾客吊唁，无不哀者；被<sub>(通披)</sub>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间，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怀百姓，勇足以安危国，信足以结诸侯，强足以拒患难，威足以率三军。故曰：为左亦宜，为右亦宜，为君子无不宜者。此之谓也。”

### 【译文】

《诗经》上说：“要左即左，要右即右，君子行事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传注上说：“君子是无所不可，无所不宜的。所以他穿戴朝服肃立于朝廷之上时，百官没有不尊敬他的。当他穿起丧服、手执丧棒站在灵堂之上时，来凭吊的宾客没有不哀伤的。当他穿起盔甲站在战鼓之间时，战士们没有不奋勇向前的。因此说他的仁德足以使百姓归服，他的勇敢足以拯救危难的国家，他的信义足以结交诸侯，他的坚强足以抗拒灾难，他的威严足以统率三军。所以说：向左很合适，向右也很合适。做为君子，行事没有不适宜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齐景公登射，晏子修礼而待。公曰：“选射之礼，寡人厌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臣勇多则弑其君，子力多则弑其长。然而不敢者，惟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景公

曰：“善。”乃饬射更席，以为上客，终日问礼。

### 【译文】

齐景公登上射坛选拔射手，晏子准备好各种礼仪等待着。齐景公说：“选拔射手的礼仪太繁杂了，我感到厌倦了。我只想得到天下的勇士，和他一起共商国是。”晏子回答说：“君子无礼仪，等于百姓；百姓无礼仪，等于禽兽。臣下通猛而不懂礼仪，往往会弑杀他的君王。年轻人只知道轻气力而不懂礼仪，往往会杀害他的尊长。现在之所以不敢这样做的原因，正是因为受了礼法的限制。礼法是用来统御百姓的；缰绳笼头，是用来控制马匹的。丢弃礼仪之法而国家能治理好的，我还没有听说过。”景公说：“对。”于是重新整理射坛、安排席位，将晏子奉为上宾，经常向他询问礼仪之事。

《书》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妇卜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规。立则罄折，拱则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严；其以入宗庙，敬以忠；其以入乡曲，和以顺；其以入州里族党之中，和以亲。《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

### 【译文】

《尚书》上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容貌。”容貌，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姣好，行动合乎规矩，站立象罄，拱手如抱鼓。这样的人把他安置在朝廷上，他显得尊贵庄严；把他安在宗庙中，他显得恭敬忠诚；把他安置在民间，

他显得平易和顺；把他安置在亲族朋友中，他显得温和可亲。《诗经》上说：“温和谦恭，是德行的根本。”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

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声音应对者，所以悦耳也。嗜欲好恶者，所以悦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则民之目悦矣。言语顺，应对给，则民之耳悦矣。就仁去不仁，则民之心悦矣。三者存乎心，畅乎体，形乎动静，虽不在位，谓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曰新之。独居乐德，内悦而形。《诗》曰：“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为能长生久视，而无累于物也。

### 【译文】

衣服容貌，是为了悦目。声音应答，是为了悦耳。喜怒爱憎，是为了悦心。君子衣服得体，容貌合宜，所以老百姓看了很喜欢。君子言语温和，应对自如，老百姓听了很高兴。君子亲近仁德，厌弃不仁，老百姓不由得心悦诚服。这三次事如果能记在心上，通达全身，见于言行举止，那么即使不在朝廷为官，也是能移风易俗的好品行。所以君子一心好善，天天向上，独处时也能以修德为乐，内心的道德见于处在外在的形体。《诗经》上说：“为什么能够这样安居呢？一定有其道理。为什么能够这样长久呢？一定有其原因。”只有遵从这个道理和原因，才能够健康长寿，不为外物所累。

知天道者冠钗，知地道者履蹠，能治烦决乱者佩觿，能

射御者佩鞞，能正三军者搢笏。衣必荷规而承矩，负绳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诗》曰：“芄藋之枝，童子佩觿。”说行能者也。

### 【译文】

知道天文的人戴有鹞鸟花纹的帽子，知道地理的人穿草鞋，能够决疑治乱的人佩带解结的工具，善于射箭的人佩带专用的扳指，能够统领三军的人衣上插有象笏。穿衣一定要符合各种行业的规矩，并依此标准来规范下属。所以君子衣服得体，容貌合宜，从服饰上就能感觉出他的品德，从佩物上就能判断出的他的职业特长。《诗经》上说：“芄兰有嫩枝，小孩子佩带着觿学成人样。”这是说从衣饰容貌上判断这个人的特长。

冠者，所以别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饬，所以检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礼加冠，以厉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带以行事，弃幼少嬉戏惰慢之心，而衍衍於进德修业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内心不变。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所以成显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积，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 【译文】

戴上帽子，是为了说明已经成人。修养道德，约束自己，

是为了去掉邪念，端正思想。君子刚开始戴上帽冠时必定举行庆祝。经过一定的礼仪之后才正式戴上帽子，以此来警戒自己。所以君子成年之后必定戴好帽子、系好帽带，谨慎行事，丢弃了少年时嬉闹懒散的心思，愉快地修养道德和学业。因此，即使服饰上不能显现出其特长，他的修德之心是没有改变的。内心修德、外表注意文饰礼节，这样才博得好名声。所以皮弁素褶等衣帽式样，历代君王都不愿轻易改变。这是为了它们既可以修养品德，又可以端正容貌。孔子说：“衣冠端正，目光威严，使人看了感到畏惧，这不就是虽有威严，但不狂猛吗？”

成王将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达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佞，嗇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于此始成之时，祝辞四加而后退。

公冠，自以为主，卿为宾，飨之以三献之礼，公始加玄端与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诸侯太子、庶子冠，公为主，其礼与士同。冠于祖庙，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尔幼志，顺尔成德。”冠礼：十九见正而冠，古之通礼也。

### 【译文】

周成王将举行成人的冠礼时，周公派祝雍向成王表示祝贺。并对祝雍说：“表达出祝贺之意就行了，祝辞不要太多。”祝雍于是祝贺成王说：“愿君王亲近百姓，远离奸人、爱惜时间、施舍财物，任贤使能。”在成王冠礼的过程中，祝雍说了四次才退下去。

诸侯国君举行冠礼时，自己是主人，卿大夫都是宾客。君王用三献礼招待宾客。君王开始穿戴玄端皮弁时，朝臣都必须朝服玄冕，直至君王加了四次不同的冠冕才处 完成。诸侯太子、庶子的冠礼，除了君王为主外，其他礼仪同于士人。如果在祖庙举行冠礼，还要祷告说：“吉月吉日，给你戴上了帽子，从今以后，须去掉幼稚的思想，培养美好的成人美德。”冠礼，男子满十九岁时碰以正月就要举行加冠仪式，以示成人，这是自古以来的通行常礼。

“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其礼奈何？

曰：诸侯以屨二两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两加束修二。曰：“某国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礼夫人贞女。”

夫人曰：“有幽室数辱之产，未谕至傅母之教，得承执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两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尔舅姑，以顺为宫室，无二尔心，无敢回也。”女拜，乃亲引其手，授夫乎户。夫引手出户。夫行，女从，拜辞父于堂，拜诸母於大门。夫先升舆执轡，女乃升舆。轂三转，然后夫下，先行。

大夫、士、庶人，称其父，曰：“某之师父，某之友，使某执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礼某氏贞女。”母曰：“有草茅之产，未习于织纺纡绩之事，得奉执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 【译文】

鲁庄公二十四年夏季，庄公亲自到齐国迎娶齐女。《春秋》里记载了这样事。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呢？因为这是亲自迎娶的礼仪。这种礼仪是怎样的呢？

如果是诸侯就准备鞋两双、琮玉一块，如果是大夫、庶人就用两双鞋子外加两串干肉为礼。然后说：“某某国家的太后，让我奉上菲薄的鞋子和琮玉，来礼聘您贤德的女儿。”

新娘的母亲说：“我的女儿从小长在深宫后院，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现在有了待奉的锻炼机会，哪里敢不恭敬地拜谢您呢？”回答完毕，夫人（母亲）接受琮玉等聘礼，并取出一双鞋子给女儿穿上，帮助女儿梳洗打扮，然后告诫说：“去吧，一定要好好地侍奉你的公婆，和睦家庭，不要三心二意，不要想家。”女儿拜别母亲，母亲牵着女儿的手，交给门外的新郎。新郎牵着新娘的手走出房门。新郎在前，新娘在后。女儿在厅堂上拜别自己的父亲，在大门口拜别诸位伯母、婶娘、姨妈等。新郎上车整好缰绳，新娘上车。驾车绕走三圈，新郎下车先走。

如果是大夫、士子，庶人娶亲，就说是父亲派他来的。然后说：“我的父亲，我的师友，使我带上菲薄的礼品——鞋子和干肉，诚敬地来礼聘某某夫人贤淑的女儿。”母亲回答说：“我的女儿从小生在贫困的家庭里，没学过什么针线纺织的活儿，现在能去你们家洒扫庭院，怎敢不恭敬拜谢您的厚意呢？”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寝。”传曰：“高寝者何？正

寢也。曷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继体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路寢。继体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立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然则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继体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谓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后者也。故天子诸侯三寢立而名实正，父子之义章，尊卑之事别，大小之德异矣。

### 【译文】

《春秋》上说：“壬申年，鲁庄公在高寢去世。”传注上说：“高寢是什么？就是正寢。为什么有的说高寢，有的说路寢呢？解释说：诸侯的正寢有三处，一是高寢，二是左路寢，三是右路寢。高寢是初受封诸侯的寢室，左右路寢是他的继位后代的寢室。继位诸侯的寢室为什么分成两处呢？解释说：儿子不住在父亲的寢室，所以才设为两处。继位的后代诸侯永世不能住在高祖的寢室，所以又增添高寢，名曰：“高。”路寢建在哪里呢？一般是高寢在中央，路寢在左右两旁。”《春秋》上说：“天子迁入成周。”传注上说：“成周是什么？就是东周。”那么天子的寢室情况如何呢？回答说：也有三处。遵守古代成法的后世君王住的地方，叫左右路寢。可称作“承明继体守文之君寢。”“承明”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天子宣明政教的明堂后边。天子和诸侯有了三寢，名份就能确定，父子道义、尊卑贵贱就能有所分别，长幼大小就能有所标准。

天子以鬯为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畅于天，下畅于地，无所不畅，故天子以鬯为贄。

诸侯以圭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挠，廉而不刚。有瑕于中，必见于外。故诸侯以玉为贄。

卿以羔为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党，故卿以为贄。

大夫以雁为贄。雁者，行列有长幼之礼，故大夫以为贄。士以雉为贄。

雉者，不可指食笼狎而服之，故士以雉为贄。

庶人以鹜为贄。鹜者，鹜鹜也。鹜鹜无他心，故庶人以鹜为贄。

贄者，所以质也。

### 【译文】

天子以祭祀之酒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祭祀之酒是百草的根本，上通于天，下畅于地，无所不通。所以天子用它做为初见的礼物。

诸侯用圭玉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圭是玉。薄而不曲，有棱角但不会割伤手指。中间有瑕疵，从外面就能见到。所以诸侯用它作为初见的礼物。

卿用羊羔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羊羔是羊，其性合群，但不结党，所以卿用它作为初见的礼物。

大夫用雁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雁飞成行，有长幼之礼数，所以大夫用它作为初见的礼物。

士人用野鸡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野鸡不受贪欲引诱，不受牢笼束缚，所以士人用它作为初见的礼物。

百姓用鸭子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鸭性纯朴；所以百姓用鸭子作为初见的礼物。

初次相见的礼物是用来表示本质的。

诸侯三年一贡士。士，一适谓为好德，再适谓之尊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赐以舆服弓矢，再赐以鬯，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命诸侯者，邻国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虽不请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归其地于天子。

诸侯贡士，一不适谓之过，再不适谓之傲，三不适谓之诬。诬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毕。

诸侯有不贡士，谓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毕。然后天子比年秩官之无文者而黜之，以诸侯之所贡士代之。《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 【译文】

诸侯每三年要向天子推荐一位人才。被推荐的人才名副其实，天子就会称赞诸侯喜爱美德。如果第二次所荐之才又名副其实，天子就会称赞诸侯尊重贤人，如果第三次所荐之才仍名副其实，诸侯就算对国家立功了。有功的诸侯，天子第一次赐给他车马衣服弓箭，第二次赐给他祭祀之酒，第三次赐给他勇士百人，并封他为“命诸侯”。命诸侯享有特权，当邻近诸侯国中有臣弑君，庶子杀宗子的，命诸侯不用请示天子即可征伐。但要把征伐所得之地归还天子。

诸侯推荐的人才，第一次推荐不当会被记过，第二次推

荐不当会被视为对天子不敬，第三次推荐不当会被看做欺骗天子。欺骗天子的，天子将惩罚他。第一次削减爵位，第二次削减封地，第三次废除爵位，没收封地。

如果诸侯不推荐人才，就会被认为不能率民走正道，天子也将惩罚他。第一次削减爵位，第二次削减封地，第三次废除爵位，没收封地。然后天子在来年考核百官时对不称职的进行罢免，用诸侯所荐的人才代替他们。《诗经》上说：“贤士能人济济一堂，文王依靠他们使天下太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饰舆骈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罚。故其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仁义功德，则无所用其余财侈物。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财利。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是唐虞所以兴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乱斯止矣。《诗》云：“告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谓也。

### 【译文】

古代君王必定有教化百姓的规制，使百姓能尊老敬长，抚恤孤苦，慈善礼让，做事努力。官府把他们报告给君王加以褒奖。然后他们就可以乘坐两匹马并驾的华丽车子。未得到君王的褒奖之命的是不准乘坐的，如果乘坐了会受到处罚。因此百姓虽有多余的财物，但没有仁义功德的就无法享用。所以百姓都重义轻利。轻视财利那么人民就不会产生争斗，不

争斗就不会有以强凌弱，以众欺寡的现象。这就是唐虞制定象刑，百姓没有敢以身试法，祸乱消弭的原因。《诗经》上说：“告诉百姓，谨守法度，防止意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天子曰巡狩，诸侯曰述职。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职者，述其所职也。春省耕，助不给也；秋省敛，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于东岳，柴，而望祀山川，见诸侯，问百年者，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僻者。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泽于民者，然后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贤，则有庆，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秽，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师移之。岁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东巡狩之礼。岁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南巡狩之礼。岁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狩之礼。归格于祖祢，用特。

### 【译文】

天子外出视察称巡狩，诸侯朝见天子称述职。巡狩就是巡视领土，述职就是汇报工作情况。天子春天视察农耕状况，帮助贫困百姓；秋天视察收成状况，帮助贫乏百姓。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巡狩之年的二月，往东到东岳泰山，先烧柴祭天，然后祭祀山川，召见诸侯，慰问年老之人，命令太师陈献所采民间诗歌用来了解民俗风情，命令官员调查市场状

况用来了解百姓的喜怒爱好，命令礼仪之官考定时节、月令，确定耕种日期，统一律令、礼乐、制度、服饰，改正不合规定的。不祭祀山川神灵的被认为是不敬，天子将废除他的爵位。不敬顺宗庙的被认为是不孝，天子将削减他的封地。对人民有功德的，天子将增加他的封地。天下视察诸侯的封地，发现有充分利用土地、尊老尚贤的就会奖励增加其封地；发现有荒芜土地，弃老离贤、酷吏在位的就会惩罚削减其封地。一次不去朝见天子的诸侯将被削减爵位，两次不朝见天子的将削减封地，三次不朝见天子的就被军队讨伐。巡狩之年的五月，向南到南岳，礼节一如巡狩东岳时。这年八月，向西巡狩到西岳，礼节一如巡狩南岳时。这年的十一月，向北巡狩到北岳，礼节一如巡狩西岳时。巡狩归来要祭告于宗庙，用一头牲畜为祭品。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传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苗者奈何？苗者，毛也。”取之不围泽，不掩群。取禽不麇卵，不杀孕重者。秋蒐者，不杀小麇及孕重者。冬狩毕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蒐、狩之义也。故苗、蒐、狩之礼，简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贄鸟不搏，蝮蚤不螫，鸟兽虫蛇且知应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谓之田何？圣人举必反本。五谷者，以奉宗庙，养万民也。去禽兽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圣人作名呈而事义可知也。

## 【译文】

《春秋》早说：“鲁桓公四年正月，天子在郎地狩猎。”传注上说：“春季打猎叫苗，秋季打猎叫蒐，冬季打猎叫狩。”什么叫苗呢？所谓苗，就是选择。打猎时不包围整个猎场，不杀尽群居的禽兽，不取禽兽的蛋卵，不杀怀孕的动物。所谓秋蒐，就是不杀小兽及孕兽。冬狩就没有这些禁忌，可以随意猎取。这时百姓也可以出来打猎，但要按一定规矩驰骋追逐，不面伤禽兽，不从横面射杀，追击不超越划定的范围，这些就是苗、蒐、狩的意义。苗、蒐、狩的有关规定，相当于一种军事的训练。苗就是猎取少数，蒐就是搜索，狩就是留狩。

夏季为什么不打猎呢？回答说：夏季是天地间阴阳二气最盛的时候，连猛兽也不攫夺，猛禽也不搏击，蝮蚕也不螫毒，鸟兽蛇虫尚知道顺应天意，何况人呢？所以古时都有豢养牲畜的地方。为什么打猎又叫田呢？这是因为圣人做事必重根本。五谷是用来祭祀宗庙、养育万民的。除掉危害庄稼的禽兽，亦是一种农活，所以叫田。从圣人给事物制定的名称我们可以推知事物的原理。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包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綏，诸侯杀则下小綏，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畋猎。獮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鸩化为鹰，然后设罽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不蛰，

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妖天，不覆巢。此皆圣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职，大德之发者也。是故皋陶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皆让。倕为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成。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违。禹陂九泽，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也。

### 【译文】

天子诸侯无事之时一般会每年出猎三次。一是为了祭祀用肉，二是为了招待宾客，三是为了充实君王的厨房。无事时不去打猎就是不敬，打猎时没有限制是暴殄天物。天子打猎不四面包围猎物，诸侯打猎对群居的禽兽不一网打尽。天子打到了猎物就放倒大旌旗，诸侯打到了猎物就放倒小旌旗，大夫打到了猎物就把驱逐的车子停在一边。这时百姓就可以打猎了。獭祭鱼之后，渔人才被允许入川泽捕鱼，鸠化为鹰之后，猎人才被允许设网捕捉鸟兽。草木凋落之后，樵夫才被允许进山砍柴；昆虫没有冬眠，不可以放火焚烧；不猎幼兽，不取鸟卵，不毁鸟巢。这些规定都是圣人当位、君子任职、贤人供事时，发挥他们伟大品德制定出来的。所以，皋陶负责司法时，百姓都遵纪守法。伯夷负责礼仪时，百姓都谦恭礼让。倕担任工师时，工匠们兢兢业业。益负责山林时，山川都得到了开发。弃负责农业时，庄稼都长得非常茂盛。契

负责行政时，百姓都亲爱和睦。龙负责外交时，远方的国家都能订交。十二个州官确定后，九州百姓没有敢放纵违法的。禹疏通河流，治理九州，九州百姓纷纷进献自己的特产，不敢疏忽。领土方圆五千里，直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南至交趾、大发，西至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天下无不称颂虞舜的功德。于是夏禹创作“九韶”之乐，乐声引来各种珍禽异兽，凤舞凰翔，天下一片升平之象。

射者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然后射者，能以中。《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猷尔发功。”此之谓也。弧之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儿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后敢食谷。故曰：“不素食兮。”此之谓也。

### 【译文】

射箭的人必须平心静气，端正身体，手持弓矢，细瞄目标，然后射出去才能中的。《诗经》是说：“兽皮箭靶啊已树立起，弓箭啊已准备好，射手啊已云集，请拿出你们的本领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弧的意思是预备，即是让我的思想有准备。所以古时候男孩子出生三天后，就要用一支桑木弓，六支蓬草箭，射天地和四方。天地、四方，是男子成就事业的地方，一定要先有此志，然后才敢食谷。所以说：“不能吃百食。”即是此意。

生而相与交通，故曰留宾。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赠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丧百里。赠赙及事之谓时。时，礼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赙者何？丧事有赙者，盖以乘马束帛。舆马曰赙，货财曰赙，衣被曰襚，口实曰啗，玩好曰赠。知生者赙，赙，知死者赠、襚。赠、赙所以送死也，赙、襚所以佐生也。舆马、束帛、货财、衣被、玩好，其数奈何？曰：天子乘马六匹；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三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赙，乘马六匹，乘车；诸侯四匹，乘舆；大夫曰参舆；元士、下士不用舆。天子文绣衣各一袭，到地；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啗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玕；士以贝；庶人以谷实。位尊德厚及亲者，赙、赙、啗、襚厚。贫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数，本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节文，谓之有因。礼之大宗也。

### 【译文】

活着时相互来往，所以叫“留宾”。从天子到士人，各有其等级。送别死者来不及赶在尸体入棺之前，慰问生者达不到悲哀的程度，都是不合礼法的。所以古时逢喜事，五十里以内的要前往祝贺；逢丧事，百里之内的都要赶回。所赠丧葬之品赶得上办丧事的叫做及时。及时，是礼仪上最重要的部分。《春秋》上说：“周天子派宰咺赠送鲁惠公和仲子的丧

仪。”贽是什么？丧事用贽，大都指乘马、布帛。送车马叫贽者，送财物叫贽，送衣服被褥叫褫，送米贝珠玉叫啥，送玩好之物叫贽。与活人交往送贽，与死者相关送贽。贽褫是用来送死人的，贽贽是用来资助活人的。舆马、束帛、财货、衣被、玩好之物的数量各是多少？回答说：天子六匹乘马、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五匹束帛，三匹玄色，二匹纁色，各五十尺；诸侯三匹玄、二匹纁，各三十尺；大夫一匹玄，二匹纁，各三十尺；元士一匹玄，一匹纁，各二丈；下士彩绸和无彩纁丝各一匹，百姓布帛各一匹。天子的贽，六匹乘马，乘车；诸侯四匹，乘舆；大夫的叫参舆，元士、下士的不用舆。天子用彩绣衣各一套，长度重地。诸侯的彩绣衣长到脚面，大夫的到脚脖、士的到大腿。天子用的啥是珍珠，诸侯用的是玉，大夫用的是玃，士人用的是贝壳，百姓用的是谷米。德高望重又比较亲近的人，贽、啥、褫要丰盛，但贫富有别。二、三、四、五的数目，取之天地而制成奇偶之数，再忖度人情后制定出制度，这叫有来由，这是礼仪的总纲。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传曰：“天子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时也。”必其时奈何？天子七日而殓，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殓，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殓，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殓，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礼不豫凶事，死而后治凶服。衣衰饰，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后丧文成，外亲毕至，葬坟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备尽矣。故天子七月葬，同轨

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会毕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毕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毕至也。

### 【译文】

《春秋》上说：“庚戌年，周天子驾崩。”传注上说：“周天子驾崩，却为何没有记载葬期？记崩不记葬，是因为葬期有固定的时间。诸侯去世既记载去世，又记载葬期，因为有天子在，诸侯的下葬就没有固定的日期。”这种固定的日期是如何确定的？天子停丧七日，七个月之后才下葬；诸侯停丧五天，五个月以后下葬；大夫停丧三天，三个月以后下葬；士人和平民停丧两天，两个月后下葬。为什么这样呢？答案是：礼法规定不能预先准备丧事，死后才能进行操办。制孝服，做棺槨，建墓穴，发丧报，聚亲友，直到丧葬结束，忠臣孝子们所要答谢的厚恩才算尽到。所以天子死后七个月才下葬，是为了等候诸侯大臣到齐后参加葬礼。诸侯死后五个月才下葬，是为了等候盟国的诸侯到齐后参加葬礼。大夫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是为了等候同僚到齐后参加葬礼。士人平民死后二个月才下葬，是为了等候亲友到齐后参加葬礼。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于赢博之间，因葬焉。孔子闻之，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使子贡往而观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敛，以时服。既葬封，圻坟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号者三，言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于礼其合矣。”

### 【译文】

延陵季子到齐国去，在回去的路上，他的大儿子死在赢与博的交界处，季子将他就地埋葬了。孔子听说此事评论说：“延陵季子，是吴国熟悉礼仪的人。”他派子贡去参加季子葬子的葬礼。季子挖墓虽深，但并没掘到地下的水泉。季子在收敛儿子时，依然给他穿着平常的衣服，下葬后堆起的坟堆高约四尺。封好坟后，季子袒露左臂，绕着坟墓右转三圈哭道：“骨肉回归泥土，这是自然规律，你的魂魄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在的！”然后就离开了。孔子说：“延陵季子这样做是合乎礼法的。”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制丧三年，所以报父母之恩也。期年之丧通乎诸侯，三年之丧通乎天子，礼之经也。

### 【译文】

孩子生下来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制定守丧三年，是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为诸侯守丧只要一年，为天子守丧要三年，这是礼仪的常规。

子夏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乐。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

闵子骞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援

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过也。”孔子曰：“君子也。”

子贡问曰：“闵子哀不尽，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子曰‘君子也’。赐也惑，敢问何谓？”孔子曰：“闵子哀未尽，能断之以礼，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丧，固优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 【译文】

子夏守丧三年后，来见孔子，孔子给他琴让他弹。子夏接过琴弹奏起来，声音柔和悦耳。子夏边弹边说：“先王制定的礼仪，不敢不学习。”孔子说：“真是君子。”

闵子骞守丧三年后，来见孔子，孔子给他琴让他弹奏，闵子骞接过琴弹拨，声音悲切凄惨，他边弹边说：“先王制定的礼仪，不敢过分悲伤。”孔子说：“真是君子。”

子贡问孔子：“闵子骞悲不自胜，老师说他是君子。子夏悲哀已过，老师您也说他是君子。我感到很困惑，不知您如何解释？”孔子说：“闵子骞悲不自胜，但没有超越礼法之用，子夏悲哀虽尽，但能修身守礼，所以两人都是君子。三年的丧期，原本就是使孝子节哀，使孝心淡薄的人有所勉励啊。”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则何为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位，无以尊显吾亲。受之君，致之亲。凡事君，所以为亲也。”宣王邑邑而无以应。

## 【译文】

齐宣王问田过：“我听说儒士父死守丧三年，君死守丧也是三年，君与父哪个更重要呢？”田过回答说：“大概君不及父重要。”齐宣王恼怒地说：“既然如此，你们为何不去侍亲而来事君呢？”田过说：“没有君王的土地，就没有地方让双亲居住；没有君王的俸禄，就没有办法供养双亲，没有君王的爵位，就没有办法显扬双亲。从君王这里得到的，拿来侍奉双亲。事君，就是为了侍亲阿。”刘宣王闷闷的无以言对。

古者有菑（同灾）者谓之厉。君一时素服，使有司吊死问疾，忧以巫医。匍匐以救之，汤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独，及病不能相养；死无以葬埋，则葬埋之。有亲丧者，不呼其门。有齐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丧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则有聚众童子，击鼓菑火，入官宫里用之。各击鼓菑火，逐官宫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毕，出乎里门，出乎邑门，至野外。此匍匐救厉之道也，师大败亦然。

## 【译文】

古时有灾疫叫做厉。君王要为之暂时穿上丧服，并派官员去凭吊死者，慰劳病人，派遣巫医尽力治疗，送上汤粥救济受灾者。仁善的君王必定先关心鰥寡孤独，以及因病无法生活者。对于死了无钱埋葬的，就替他埋葬。有亲人亡故的人家不去敲门扰乱。有重孝在身丧服穿齐衰大功的人，五个

月内不让他们服劳役，有小功之丧的人，如果尚未埋葬，也不让其服劳役。如果疫病严重、死人众多，就聚集小伙子，敲着鼓，举着火把，走到房里去驱厉鬼。各家都敲鼓、举火把赶鬼。每家的主人，则衣冠整齐，站在堂前东台阶上。活动结束后，再走出里门，走出城门，直到野外，这就是尽力救灾驱疫的方法。军队打了败仗也是如此。

斋者，思其居处也，思其笑语也，思其所为也。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将入户，僾然若有见乎其容。盘旋出户，喟然若有闻乎叹息之声。先人之色，不绝于目；声音咳唾，不绝于耳；嗜欲好恶，不忘于心。是则孝子之斋也。

### 【译文】

斋戒之日，要想想死者生前的起居、音容笑貌和喜怒哀乐。斋戒三日才能显出斋戒者的诚意。祭祀那天，快要进入房门，神色之间就仿佛看到死者容貌。缓缓退出时，神色惨然仿佛听到死者的叹息。死者容貌，宛在眼前，死者声音，萦绕耳畔，死者生前的嗜好忌讳，一一牢记在心。这是孝子的斋祭。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尝，冬祭曰烝。春荐韭卵，夏荐麦鱼，秋荐黍豚，冬荐稻雁。三岁一禘，五年一禘。禘者，合也。禘者，禘也。禘者，大合祭于祖庙也。禘者，禘其德而差优劣也。圣主将祭，必洁斋精思，若亲之在。方兴未登，惓惓憧憧，专一想亲之容貌仿佛。此孝子之诚也。四

方之助祭，空而来者满而反，虚而至者实而还，皆取法则焉。

### 【译文】

春天的祭祀叫祠，夏天的祭祀叫禴，秋天的祭祀叫尝，冬天的祭祀叫烝。春祭以菲菜和蛋为祭品，夏天以麦子和鱼为祭品，秋天以黍和小猪为祭品，冬天以稻子和大雁为祭品。三年举行一次禘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禘是聚合，禘是禘视。禘祭是在祖庙里祭祀所有的祖先，禘祭是审视各神功德而分等级祭祀。圣明的君王将进行祭祀时，一定沐浴吃斋，深思精虑，就象亲人在世一样。刚起身还未登上祭坛时，神思幽渺，专心思念亲人的容貌。这是孝子的一片诚心。四方来帮忙祭祀的人，要将祭祀完毕后的胙肉分给他们，使他们空手而来，满载而归，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效法学习。

韩褐子济于河，津人告曰：“夫人过于此者，夫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韩褐子曰：“天子祭海内之神，诸侯祭封域之内，大夫祭其亲，士祭其祖祢。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运。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听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运，其殆。治装衣而下游乎？”韩子曰：“吾不为人之恶我而改吾志，不为我将死而改吾义。”言未已，舟泆然行。韩褐子曰：“《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况于人乎？”

### 【译文】

韩褐子渡河，船夫告诉他：“从这过河的人，没有不祈神

请求顺风的，您不准备祈神吗？”韩褐子说：“天子祭祀天下的神灵，诸侯祭祀封地的神灵，大夫士人祭祀他们的祖先，我没有理由祭礼河神。”船夫划桨行船，船至中流打旋不前。船夫说：“我先已告诉您要祭神，您不听我的话。现在船在中流打转，很危险。您还是整好衣服准备游过去吧。”韩褐子说：“我不会因别人的好恶改变自己的意志，不会因面临死亡的威胁就改变我的行事原则。”话未说完，船又飘荡而行。韩褐子说：“《诗经》上说：‘茂盛的葛藤，缠绕到树的枝条。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违正道。’鬼神尚且不违背正道，何况人呢？”

孔子曰：“无体之礼，敬也；无服之丧，忧也；无声之乐，欢也。不言而信，不动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志变，其声亦变。其志诚，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 【译文】

孔子说：“忘记了形体举止的礼敬，才是真正的礼敬；不穿丧服和衷心悲哀，才是真正的忧伤；没有声音发自内心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不说话但却显出信义，不行动但却显出威严，不施舍但却显出仁慈，这全是因为它是内心的反映。钟鼓的声音，愤怒时敲它，会感到声音雄壮；悲伤时敲它，会觉得声音悲凉；高兴时敲它，会觉得声音愉快。人的心情变了，会感觉钟鼓的声音也随之改变。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是人呢？”

公孟子高见颡孙子莫曰：“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颡孙子莫曰：“去尔外厉，与尔内 [折]，色胜而心自取之。去此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厉者必内折，色胜而心自取之者必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闻识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

### 【译文】

公孟子高见到颡孙子莫说：“请问君的礼仪是如何的？”颡孙子莫说：“去掉你外表的强霸，去掉你内心的懦弱，去掉外界声色对你内心的诱惑。除去你三者就是君子的礼仪了。”公孟子高不理解他话中的含意，就把这段话告诉了曾子。曾子很惊讶，呆了一会才感叹说：“这话太了不起了。外表强悍的人他的内心必定怯懦，易受外界蛊惑的人必定会被人利用。因此君子道德有成而外表好象无知，知识渊博的人很少与人争论，思考精微就不会被人愚弄。”

曾子有疾，孟仪往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必有悲声。君子集大辟，必有顺辞。礼有三仪，知之乎？”对曰：“不识也。”曾子曰：“坐，吾语汝。君子修理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思礼以修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修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远，若夫置罇俎，列笾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虽勿能可也。”

### 【译文】

曾子有病，孟仪去看望他。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

悲；君子将死，必有至理名言。礼有三个准则，你知道吗？”孟仪回答说：“不知道。”曾子说：“坐下来，听我告诉你。君子修习礼仪用来树立志向，那么贪欲之心就不会产生；君子思考礼仪用来修身养性，那么懒惰散漫的行为就不会发生；君子修习礼仪用来施行仁义，那么争斗暴乱的言语就会避免。至于布置祭品，负责祭祀，这是专门官员的事，君子即使不懂也没关系。”

孔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通悦），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

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天下为无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讨之，讨之可也。当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称南面者，问子桑伯子于孔子，孔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道（通导）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

### 【译文】

孔子说：“可以，就是简率了一点。”简率，就容易粗野

散漫。粗野散漫是没有礼仪和文采和表现。孔子去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却衣冠不整地与孔子在一起。孔子的学生问：“老师您为什么要见这种人？”孔子说：“他的本质很好，但缺乏礼仪文采，我打算劝说他讲究一些文采。”孔子走后，子桑伯子的学生很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见孔子呢？”子桑伯子说：“他的本质很好，但太讲究礼仪文采了，我想劝他去掉一些礼仪文采。”所以说文质俱美的人才叫做君子。只有本质没有礼仪文采就叫作粗野。子桑伯子粗野，将人们的生活等同于牛马一样。因此冉雍说他太简率了。

在上若无圣明的天子，在下若无贤能的诸侯，天下就会失去常道，臣子弑君，子女弑父母，谁的力量强大，谁就可以任意讨伐别人。孔子生活的年代就是上无圣明天子的年代，所以说：“冉雍可以使他居南面的尊位。”面南居尊位就是天子。冉雍之所以被称许可以做天子，是因为他曾问孔子对子桑伯子的评价，孔子说：“可以，只是简率了一点。”冉雍说：“如果内心恭敬而做事简率，用这样的方式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如果内心简慢，做事又随便粗率，那就太过于简率吧？”孔子说：“冉雍的话是对的。”冉雍通晓治理教化百姓的方法，孔子通晓王道之法，但并没有超越冉雍的思想，因此说冉雍可做天子。

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壳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百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正此乐者，不

图为乐至于此。

### 【译文】

孔子来到齐国城门外，遇到一个小孩，手提一把水壶和他们一起走。这个孩子眼光有神，内心正直，行为端庄。孔子对赶车的人说：“快赶路，快赶路，韶乐开始演奏了。”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很长时间都沉醉其中，以至尝不出肉的味道。所以音乐不仅是自娱的，而且是娱他的。不仅能端正自己，还能端正他人。真是伟大啊！这段音乐，没想到给人的感受竟达到了这种地步。

黄帝诏泠伦作为音律。泠伦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阴，取竹于解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黄钟微而均，鲜全而不伤。其为宫独尊，象大圣之德。可以明至贤之功，故奉而荐之于宗庙，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沽洗，沽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沽洗、仲吕、蕤宾为上生；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生。大圣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日至则日行其风，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

钟，季春生沽洗，孟夏生仲吕，仲夏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至也。

### 【译文】

黄帝诏令伶伦制作音律。伶伦从大夏的西边直到昆仑山的北面，在解谷里找到了竹子。他选择厚薄均匀的空心竹子，在两节竹子中间截取了约九寸长的竹管，吹出的声间作为黄钟的宫调。伶伦又依次制成了定音的十二根律管。在昆仑山下，细听凤凰的鸣声，来区别十二律的音响。其中雄鸣也有六种，雌鸣有六种，用它们来比照黄钟的宫调。凡能适合黄钟宫调的，都可以产生音律，用这些作为十二音律的基础。所以说：“黄钟宫调音色细微而均匀，明亮圆润又不刺耳。它在宫调之中是最重要的，象征着伟大圣人的德行，还可以用黄钟来显示贤能之士的功劳，因此把它用在宗庙祭祀中，来颂美祖先的功德，永世不忘。所以，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沽洗，沽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用三分损益之法来确定音律的高低。增加一分为上生音，减少一分为下生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沽洗、仲吕、蕤宾为上生音，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生音。圣人治理的开平之世，天地间气体流转就形成了风。日至之时，太阳运行风中，生成了十二律。仲冬日照短，则生黄钟，季冬则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沽洗，孟夏生仲吕，仲夏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

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间风气清正，十二律就确定了下来。”

圣人作为鞀、鼓、柷、楬、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然后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此所以献酢醑酬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

### 【译文】

圣人制作鞀、鼓、柷、楬、塤、箎，这六种乐器演奏的乐音是德音中的音律。有了它们然后才可以用钟、磬、竽、瑟应和，然后才能有干戚和旄狄的文舞和武舞。这是用来祭礼先王宗庙的音乐，这是用来接待宾客的音乐，并且象征着官阶的尊贵、卑贱各得合宜，表现后世的长幼秩序有条不紊。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辩，辩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鞀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 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 【译文】

钟声铿锵然象征着号令，号令是要人精神饱满，精神饱

满才能表现出勇武的气概。所以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思念打仗的武将。磬石声磬磬然象征着职守分明，职守分明才能使人尽忠守职。所以君子听到磬声就想起封疆的大臣。丝弦的声音婉转悲凉，象征着行为端正意志坚定，行为端正意志坚定才能树立远大的理想。所以君子听到琴瑟之声，就会思念持节守义的忠臣，竹声滥滥然象征着聚集的意思，聚集就是聚合大众，君子听到竽、笙、箫、管的声音，就会思念那些有召唤力和领导力的大臣，鼓鞀的声音喧哗杂器象征着激动，激动才能鼓舞群众。所以君子听到鼓鞀的声音就想起了将帅。君子听音乐，不光是听它响亮的声音，而且要寻找出它所代表的含义。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气心知<sup>(通智)</sup>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感激惟悴之音作，而民思忧；啤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兽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狄成滌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含生气之和，道<sup>(通导)</sup>五常之行，使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漫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涤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唱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习于听。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通智）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毛，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唱和清浊，代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广乐以成其教。故乐行而民向方，可以欢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必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彩节奏，声之饰也。君子之动本，乐其象也，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饰归。奋

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饬呼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 【译文】

音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因为它可以改善民众的心性，它感动人们的力量深远，它可以移风易俗，因此先王提倡用音乐来教化人民。

人类生来就具有血气心智，但在喜怒哀乐的变化上却不易正确控制。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后感情有所触动，然后才形成了心理状态。所以，如果演奏哀感惟悴的音乐，那么人们就会感到悲哀忧愁；如果演奏宽和舒畅、委婉明快的音乐，那么人们就会感到安泰快乐；如果演奏粗犷激昂或悲奋的音乐，那么人们就会感到刚强坚毅；如果演奏廉洁正直、肃穆庄严的音乐，那么人们就会肃然起敬；如果把音乐的旋律改成宽博厚重、柔和顺遂时，那么人们就会充满慈爱的情怀。如果音乐节奏忽快忽慢、散乱邪靡，那么人们就会产生淫乱放荡的想法。所以先王根据人类的情性，考察音乐的节拍，并把它融合到礼仪中去。包含了阴阳和顺生生不绝的气息，引导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的正常运转，使阳刚之气不流失，使阴柔之气不闭藏，这样，刚气就不会太强盛，柔气也不会太懦弱，阴阳刚柔等四气在心中交融无碍。然后才能表现于外，且都各得其所，不相争夺。然后制定学习的层次，增广音乐的节奏，检验音色音质，用来量度道德的纯厚。音律大小的相称，先后的次序，用来象征世事。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道

理，都在音乐中得以表现。所以说，从音乐中可以看出深远的意义啊！

土地贫瘠，草木就不容易生长；水常被搅扰，鱼鳖就不容易肥大；空气稀薄，生物就不容易生存；社会混乱，礼法就容易败坏，音乐就容易淫靡。所以，乐声就表现出哀伤而不庄严，狂乐而不安适，使人听了容易骄傲淫佚而触犯礼法，流连沉缅而忘了本来面目。乐声舒缓婉曲，就容易让人想入非非，乐声急狭容易撩拨人的情欲。人们感受着轻浮不定的气氛，以致于损伤了平和德行，所以君子轻视这种音乐。

大凡奸邪的音乐，它所激起的都是邪恶的念头。邪念一旦形成，淫靡的音乐就会充斥四方。纯正的音乐，它所激起的都是平和健康的心情。平和健康的心情形成了，安详和顺的音乐就会流溢天下。唱和各有它的回响，所以乘邪曲违或正直顺适的乐声各有呼应，世间万事万物的道理，也都是同类而相应感动。

所以君子要能返回本性为平和自身的心志，仿效善类以成就自身的德行。耳目不沉缅于奸声乱色之中，心时不接近淫乐邪行，身上没有怠惰傲慢和邪僻的习气。使自己的耳、目、鼻、舌、口、心智等方面都依循平顺正直而推行仁义。然后再表现在声音上，并用琴瑟来伴奏，挥动干戚跳起武舞，用羽毛装饰跳起文舞，配合以箫管吹奏，流露出伟大德行的光辉和阴阳刚柔的调和之美，表现出万物的道理。所以，乐音清朗明快象征着天，广大舒缓象征着地，循环始终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转，回旋流荡象征着风雨的飘摇。宫商角徵羽等五音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不紊乱，十二音律也与八

方惠风协和应节，日月昼夜的运行也有正常的规律。大小乐器互相配合，循环吹奏不停，清音浊声互相起伏变换。所以纯正的音乐可以使人际关系清爽，人们耳聪目明，能使人心平气和，能移风易俗，使天下安宁太平。所以说：“音乐，是使人安乐的。”君子安乐得到做人的道理，小人安乐情欲有所寄托。用正道引导制约情欲，才能安乐不昏乱；只顾情欲的放纵而丢弃正道，就会迷失本性得不到安乐。因此，君子能返回本性以平和心志，扩广音乐的教化作用。所以正乐流行，百姓能够心向仁义，培养出优良的品德。

道德是人性的根本。音乐是道德的精华。金石丝竹是音乐的工具。诗是内心志向的体现，歌是声音的体现，舞蹈是形态的体现。这三样都是心有所感，而后表现在乐器上。所以情感越真挚乐音就越婉转动听，意志越蕴集乐音就越神妙。平和柔顺积聚在心中，安顺华美就表现在外面。只有音乐是内外一致不能造假的。因为音乐是心灵的激荡，而声音正是音乐的表现形态。其他音色、音量和曲拍、节奏都是音乐的装饰。君子的行动是依据心中的德行，而后用音乐来表现，用节奏来修饰。所以古时的乐舞，先击鼓作为警戒，以示演奏即将开始。要舞蹈时，先踏出三步作为开始，每一曲终了时总要从头再奏一次，表示回旋不尽。舞蹈完毕又自然回复到原来的舞姿，表示有始有终。虽然舞蹈时常急速旋转，但身体不会倾倒，乐音时常很幽微，但却有明显的快慢高低的节奏。乐舞能使有人志向高洁，独善其身，不厌弃他们操守的正道，不放纵邪僻的私欲。因此，情感得到宣泄，事理得以树立，音乐陶冶过后，德行得到尊崇。君子能更趋于善，小

人也能纠正以往的错失。所以说：教化百姓，音乐是最好的工具。

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啤以缓；其喜心感者，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壮以后；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调。人之善恶，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定其意，乐以和其性，致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 【译文】

乐器里最精微深密的是琴，因为琴能修养德行，所以君子喜欢弹奏它。大凡声音的产生，是由于人心内触动而生。人心的触动，都是外界事物造成的。因为受了外界事物的触动，内心有所感应，所以用声音把它表现出来。这表现出来的声音互相应和，然后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就构成了音阶、音调。把音阶、音调加以排比吹奏，并且拿起干戚羽旄来舞蹈，就成为音乐。音乐是由音阶、音调产生的。它的根本在于人心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所以心里悲哀凄楚的，他的乐声一定急促肃杀；心里快乐的，他的乐声一定宽和舒畅；心里喜悦的，他的乐声一定开朗明快；心里愤

怒的，他的乐声一定激昂壮烈；心里恭敬的，他的乐声一定廉洁正直；心里仁爱的，他的乐声一定柔和美妙。人的好坏不是天性使然，而是受到外界事物影响形成的。因此，先王特别注意外界事物的影响。于是用礼法来稳定人们的意志，用音乐来陶冶人们的性情，用政令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刑罚来防止人们的邪念。其实，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建立大治之道啊！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乱则无法。无法之音：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乱，代相凌，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春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 【译文】

大凡音乐的创作，都产生自人们的内心。感情在心里激荡以后便表现在声音上，声音有了条理就叫音乐。所以，社会安定太平，音乐自然安乐，政治也一定是清明的；社会混乱，音乐必然愤恨，政治也一定乖张；亡国的音乐必然哀愁悲苦，它的百姓也必困顿。音乐的道理和政治是相通的。宫音象征君王，商音象征臣子，角音象征人民，徵音象征诸事，

羽音象征万物。因此，宫、商、角、徵、羽五音混乱就会失去法则。失去法则的音乐：宫音乱，所奏之音就哀伤，那是老百姓徭役太多的缘故。羽音乱所奏之音就荒淫，那是君王骄奢的缘故。商音乱，所奏之音就不平正，那是臣子腐败的缘故。角音乱，所奏之音就哀愁，那是政府肆虐老百姓的缘故。徵音乱，所奏之音就危险，那是国家财政缺乏的缘故。如果五音都乱，相互侵袭，那叫骄傲。如果这样，那么国家的灭亡就危在旦夕了。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是使社会混乱的音乐，就象五音相乱的骄傲一样。濮水上桑林间的靡靡之音，是使国家灭亡的音乐，它会导致百姓的流亡，政治的荒废，人们欺上瞒上，中饱私欲的心理就无法禁止了。

凡人之有祸患者，生于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于饱酒。故古者慎其饮酒之礼。使耳听雅音，目视正仪，足行正容，心谕正道。故终日饮酒而无过失。近者数日，远者数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此之谓也。

### 【译文】

大凡人们有祸患灾难的，多是由于邪淫、泆荡、横暴、骄傲的缘故。而产生邪淫、泆泆荡、横暴、骄傲行为的根源，常常是从酗酒中而来。所以古时很重视饮酒的礼法。使人们耳里听到的是雅正的音乐，眼中看到的是规矩的仪容，脚下走的是端正的步伐，心里知道的是正确的道理。因此，虽然终日饮酒也没有什么过失。少则数天。多则数月，使每个人都

能具备美德，更加完善。《诗经》上说：“既能饮酒，又能修德，”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凡从外入者，莫深于声音。变人最极。故圣人固而成之以德，曰乐。乐者，德之凤。《诗》曰：“威仪抑抑，德音秩秩。”谓礼乐也。故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内须臾离乐，则邪气生矣。外须臾离礼，则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诸侯听钟声未曾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未曾离于前，所以养正心而灭淫气也。乐之动于内，使人易道而好良；乐之动于外，使人温恭而文雅。雅颂之声动人，而正气应之；和成容好之声动人，而和气应之；粗厉猛贲之声动人，而怒气应之；郑卫之声动人，而淫气应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动人也。

### 【译文】

凡是从外界打动人心的，没有什么比声音来得更深入，声音最能改变一个人了。所以圣人根据道德依靠声音创作了音乐，音乐便成为道德的体现。《诗经》上说：“威仪的庄重慎密，正应和着德音的明快有序。”就是指礼乐而言的。因此君子用礼法来修正外表，用音乐来陶冶内心。内心如果片刻离开了音乐，邪淫之念便会乘虚而入；外表如果片刻忽视了礼法，骄傲的态度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古时的天子、诸侯从来不曾离开庭殿而听钟声，卿大夫也从来不曾离开人前听琴瑟，这样就可以培养光明正大的心志，消除淫邪的气息。音乐打动人心的，使人容易走上正道而爱好良善，音乐影响人的外表，使人具有温文尔雅的风度。用中正平和的乐声去感动人，会

使人内心自然升起一股正气；用安详美妙的乐声去感动人，会使人内心产生一种平和；用粗旷激越的乐声去感动人，会使人内心升起一股怒气；用郑卫两国的淫靡之声去感动人，会使人内心产生邪淫的念头。所以君子对待那感染人心的音乐要特别的慎重。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音。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

冉有侍，孔子曰：“求，来，尔奚不谓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哉。故君子执中以为本，务生以为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气。忧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厉淫荒之动不在乎体。夫然者，乃治存之风，安乐之为也。彼小人则不然，执末以论本，务刚以为基，故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和节正中之感不加乎心，温俨恭庄之动不存乎体。夫杀者，乃乱亡之风，奔北之为也。

昔舜造南风之声，其兴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释。纣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今王公以为笑。彼舜以匹夫，积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兴。纣以天子，好慢淫荒，刚厉暴贼，而卒以灭。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丑也，既无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国之声，岂能保七尺之身哉？”

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过矣。”

## 【译文】

子路弹瑟，弹出一种北方边远地区的杀伐之声。孔子听了就说：“子路无才，的确如此。”

冉有陪侍在旁。孔子说：“冉有，你过来，你为什么不告诉子路：先王制订的音乐，乐音中和、节奏中和。后来传入了南方，北方竟失传了。南方富饶，是个生活养育的好地方，北方贫瘠，到处充满了肃杀之气。所以君子秉持中和以为根本，致力生息以为基础。因此表现为音乐，总是温柔敦厚和中和，以象征着生气勃勃。心里没有忧哀悲痛，外表也就不会有暴戾荒淫的气息。这种样子，才是太平的景象，安乐的情状。那些小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执着于细微末节来追究根本，死守着刚愎之心以为基础。所以表现出的音乐，总是冷酷、猥亵、低迷，象征着杀伐之气。内心没有中正平和，外表也就没有谦恭温良的态度。杀伐，是乱亡的气象，奔逃的情状。

以前舜创作了南风之歌，他的兴盛就勃然而起，到现在那些王公谈起来还记忆犹新。殷纣王创作了北方边远地区的杀伐音乐，他的败亡就转眼而至，到现在那些王公还传为笑谈。当时舜不过是一个平民，却能积累正道以合仁义，坚守中和以行善政，终于以此兴盛。纣王虽贵为天子，却骄慢荒淫，刚愎暴戾，最后走上了败亡的道路。现在子路，只是个平民而已，心中既不想着效法先王的制度，又爱弹奏亡国的声音，哪里能够安保他一己之身呢？”

冉有把这些话告诉了子路。子路说：“这是我的错误啊。

小人不知道怎样欣赏音乐，以至于弄到这种地步，老师责怪的话太对了。”于是自己悔过，七天不进饮食，瘦得皮包骨头。孔子说：“子路真是勇于改过啊！”

## 说苑卷第二十

### 反 质

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于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夫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 【译文】

孔子占得贲卦，仰天而叹，好象很不满意。子张走进来，举手问孔子说：“贲是吉卦，您却叹息什么？”孔子回答说：“贲乃文饰之美，非本质之美，所以叹息。我想本质之物是最纯然的。白就应当是纯然的白，黑就应当是纯然的黑。那么本质又是什么呢？我也听说过：丹漆之红不需要添加任何色彩，白玉和宝珠之美不需要任何雕饰，为什么呢？它们的本质之美已经足够了，反而使雕饰显得多余。”

信鬼神者失谋，信日者失时。何以知其然？夫贤圣周知，能不时日而事利。敬法令，贵功劳，不卜筮而身吉。谨仁义，顺道理，不祷祠而福。故卜数择日，洁斋戒，肥牺牲，饰珪

璧，精祠祀，而终不能除悖逆之祸。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违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岳、四渎，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门户，庶人祭其先祖。圣王承天心，制礼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将以辅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专也。非欲以颠倒之恶，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是以泰山终不享季氏之旅。《易》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盖重礼不贵牲也。敬实而不贵华。诚有其德而推之，则安往而不可。是以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质。

### 【译文】

崇信鬼神的人往往不善思考，崇信占噬天候的人往往不善把握天时。凭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贤知识渊博，做事任何时间都无往而不利。只要能遵守法令，推崇事功劳绩，不用卜噬即能获得吉祥；只要能谨守仁义，顺应道理，不用祭祀祷告也能获得福报。因此，有的人虽然选择有利的日子占卜，并且斋戒洁净，祭礼丰厚、饰物华贵、祷告精诚，最后却免不了狂悖倒逆之灾祸。本来事奉鬼神是因为相信鬼神有知，善恶昭彰。如今却想背离正道胡作非为，反而希望祭祀鬼神祈福，鬼神必定会令他失望的。天子祭祀天地、五岳、四川、诸侯祭祀土谷之神，大夫祭祀五神，士人祭祀门户之神，百姓祭祀自己的祖先。这是圣明的君王秉承天意制定的礼法等级。古代占侯卜筮，是为了辅正道而决疑难，显示天意在先，不敢独断专行之意。并非要为倒行逆施寻找一种侥幸安全。孔子说：“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是一种谄媚的行为。”

所以泰山之神始终不享用季氏的祭祀。《易》上说：“东邻杀牛祭神而无诚心，反不如西邻煮菜祭神而怀诚心。”因为神是重视真诚的礼节而不看重祭礼的轻重。推敬朴实，不慕浮华，只要真有道行并把它推广，那么到什么地方都会很顺利。所以圣人不仅看人的外表，还必会考察他的本质。

历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泽之渔者善争陂，而舜渔焉；东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渔与陶，非舜之事，而舜为之，以救败也。民之性皆不胜其欲，去其实而归之华，是以苦窳之器，争斗之患起。争斗之患起，则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离诚就诈，弃朴而取伪也。追逐其末，而无所休止。圣人抑其文而抗其质，则天下返矣。

### 【译文】

历山的农夫爱占人田界，舜就到那里去耕田；雷泽的渔夫爱争夺便于捕鱼的地方，舜就到那里去打鱼；东夷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就到那里制作陶器。耕田、打鱼，制陶本非舜的职业，但舜却去认真地做它，这是为了挽救颓败的风气。百姓的本性大都欲望无穷，厌弃朴实而追逐浮华。百姓皆厌粗劣之物，所以就有了逐利慕华的争斗之患。争斗之患实缘于民风的不淳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背离诚实势必奸诈，丢弃朴质势必虚伪。追逐这些背离本质的东西将永无尽头。所以圣人抑制浮华而倡导质朴，那么天下就会回到敦厚朴实中去。

《诗》云：“尸<sub>(通|鸱)</sub>鸱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传曰：“尸鸱之所以养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万物者，一仪也。以一仪理物，天心也。五者不离，合而为一，谓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结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诚不远也。夫诚者，一也。一者，质也。君子虽有外文，必不离内质矣。”

### 【译文】

《诗经》上说：“桑树上的布谷鸟，它的雏鸟有七只。贤人君子，他处理事情的法度标准始终如一。”《诗经》解释说：“布谷鸟能养育好它的七只雏鸟，是因为它的一心一意。君子之所以能处理万物，也无非因为他的法度始终如一。以一种法度即能理万物，那一定是因为代表了天心。五行生 相连，其理一也，这理即是天心。具体到个人，在于能领悟这种道理，将其圆融归一。所以心专可能事奉不同的君王，心杂连一个君王也事奉不好。因此说诚是不假外求的。诚即专一，专一即本质。君子虽有外在的文饰，但一定离不开内在的本质啊。”

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终日溉韭百区，不倦。”五丈夫曰：“吾师言曰：‘有机知之巧，必有机知之败。’我非不知也，不欲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邓析去，行数十里，颜色不悦怿，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请为君杀之。”邓析曰：“释之。是所

谓真人者也，可令守国。”

### 【译文】

卫国有五个男子，每人都背着瓦罐到井里打水，用来浇灌韭菜田，一天下来不过浇地一块。邓析坐车从这里经过，下车教诲他们说：“制造一个前轻后重的机械，名叫‘桥’，每天可以浇灌上百块韭菜田，人还不觉得劳累。”这五个男子说：“我们的老师说过：‘有了机械的好处，就必然会有机械的坏处。’我们并非不懂制造它，而是不愿意制造它啊。你可以走了，我们一心这样浇灌，不想改变。”邓析只好离去，走了几十里后，脸色很不愉快，自己觉得有些丢人。学生们说：“是谁使老师您遭到了羞辱，我们愿去杀了他。”邓析说：“算了吧。他们就是所说的真人，能安邦定国的啊。”

禽滑厘问于墨子曰：“锦绣絺紵，将安用之？”墨之曰：“恶！是非吾用务也！古有无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之时，黼黻无所用，而务在于完坚。殷之盘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斫，以变天下之视。当此之时，文采之帛，将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为心。苟上不为，下恶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于其时，成名于今世也。”

且夫锦绣絺紵，乱君之所造也。其本皆兴于齐，景公喜奢而忘俭，幸有晏子，以俭镌之，然犹几不能胜。夫奢，安可穷哉！纣为鹿台、糟邱、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

缕，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惟锦绣绮纒之用耶？

今当凶年，有欲予子随侯之珠者，曰“‘不得卖也。珍宝而以为饰。’又欲予子一钟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将何择？”

禽滑厘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穷。”

墨子曰：“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

禽滑厘曰：“善。”

### 【译文】

禽滑厘问墨子说：“精美的丝麻制品，怎样用它呢？”墨子说：“否！这不是我所研的‘用’。古有不讲文饰的人，这些人是懂得‘用’之道理的，如夏禹。住房矮小，饮食粗陋，土砌的台阶只有三级，衣服也只是用细布制成。这个时候，华丽的东西无处可用，牢固耐用才是当务之急。殷商的盘庚，为了光大祖业，迁都于殷地。盖房的茅草不剪修，屋椽不刨削，以改变天下的风俗。这个时候，华丽的布帛又何处能用呢？物本无心，一切视君王的用心而定。如果上面君王不做，下面百姓又怎敢做呢？大禹、盘庚以身作则，教化天下，所以当时民风淳厚，他们也因此流芳百世。

再说精美的丝绣，源于昏乱淫奢的君王所造。最先兴于

齐国，齐景公喜爱豪奢而不知俭约，幸亏晏子常用俭约的道理劝谏，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听从。说起奢侈，哪有尽头？纣王建造鹿台、糟邱、酒池、肉林，宫殿墙壁绘满图画，雕梁画栋，地铺锦绣，奇珍异宝，美女娇娃，丝竹管弦，到处都是，天下财力为之困竭。最后落得身死国亡，为天下之人愤恨。这难道不就是讲究奢侈造成的吗？

如今正当灾荒之岁，有人准备给你隋侯的宝珠，并且告诉你：‘不能卖它，只能用来装饰。’又有人准备送你十釜粮食。但要宝珠就不能要粮食，要粮食就不能要宝珠，你将选择哪一样呢？”

禽滑厘说：“我选择粮食，它可以救急。”

墨子说：“对呀！何必去竞奢侈逐华呢？尊贵无用之物，赞美淫巧末技，这不是圣人急需做的。所以，一定要先能吃饱肚子，才能讲究味道的佳妙；一定要先穿得暖和，才能讲究衣着的华丽；一定要先住得安稳，才能讲究舒适，想要长久的安居乐业，一定要先追求本质，再讲究文饰，这才是圣人所致力要做的。”

禽滑厘说：“说得好！”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治大驰道，从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厌先王宫室之小，乃于丰镐之间，文武之处，营作朝宫。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岭。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度渭水，属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

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女倡优。立石阙东海上胸山界中，以为秦东门。

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

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东阿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

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大怒曰：“老虎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

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

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奏，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匱竭，民力单（通殫）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暗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

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

足以行。故上不见弃天下，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曰：“吾可以变乎？”

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

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 【译文】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穷奢极欲，在位三十五年还不收敛。他修筑了巨长的驰道，开山填谷，从九原直通云阴。因为厌恶先王的宫室不够阔大，于是在丰地与镐京之间，周文王、周武王住过的地方，营建朝宫。在渭水南岸的山林苑中，建起前殿阿房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上面可以坐得下上万人，下面可以竖起五丈高的大旗。周围全是阁道，从大殿直达南山。并在那里建造高大的门楼和凌空的复道，复

道从阿房宫横跨渭水直抵咸阳，上应天象阁道，仿佛六星渡过天河直抵营室星。又兴建骊山的工程，填塞了三泉的泉底。关中还有其他的临时宫殿三百所，关外更多达四百所。每所宫殿都配有歌舞管弦，美女佳人。在东海的胸山上，他还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石阙，作为秦的东大门。

其时韩国侯生和齐国卢生相互商议说：“在如今的形势下，秦地不可以久居。君王好以刑罚示威，臣子们想要保住官位，不敢得罪君王尽忠直谏。君王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日益骄逸，臣子们战战兢兢只好靠哄骗取悦君王。劝谏者皆被罢弃，君王的过失越来越严重。我们长期在此，恐怕会有灾祸。”于是一同逃走了。

秦始皇听说了这件事，勃然大怒，说：“我往日如此厚待卢生，给了他高官厚禄，现在却诽谤我。我听说读书人常爱胡言乱语去迷惑百姓。”于是命御史将那些书生的名单开列上来，书生们相互转告，惶惶不安。被列名单者四百六十多人，全被活埋了。卢生没有被抓到，后来抓到了侯生。秦始皇听说了，就召见了侯生，他登上东阿的高台，下临四通八达的大街，准备先列举侯生的罪状然后将他处以车裂的极刑。

秦始皇远远望见侯生，就大怒说：“你这个老东西实在可恶，竟诽谤你的君王，现在有什么脸面敢来再见我。”

侯生走到台下，仰面对台上说：“我听说将死之人一定无畏，君王肯听我一句话吗？”

秦始皇说：“你还想说什么，快说。”

侯生说：“我听说大禹曾树立过一块让别人写诽谤之词的木头，想要以此知道自己的过失。如今君王您奢侈淫侈，颠

倒本末。宫室台阁，重重叠叠；金银珠宝，堆积成山；绫罗绸缎，充满府库；佳人乐妓，数以万计；歌舞管弦，略无停歇；美酒佳肴，陈列案前；衣裘轻暖，车马光鲜；这些都是供君王您一人享受的，真是豪奢到了极点。然而百姓困顿，民力枯竭，您非但不知，而且惧怕别人的批评，以严刑酷法压制臣民，使他们不敢开口象是哑巴，您什么也听不到成了聋子，因此我们才会离去。我们并非吝惜自己的一己之身，而是叹息君王您的国家就要灭亡了。

我听说古代明君，食仅求饱，衣仅求暖，宫室仅求能安住，车马仅求能代步，并无过多要求，因此上天赐福，百姓拥护。尧所住的房子茅草不加修剪，屋椽不加刨削，土台阶只有三层，却安乐终身。这正因为他求本质而不求文饰啊。他的儿子丹朱，骄傲、暴虐、淫佚、不修礼义，所以不能继承帝位。如今君王的淫佚超过丹朱万倍，超过昆吾、桀、纣十倍，我恐怕君王十成是要亡国了，保存国家的希望连一成都没有。”

秦始皇沉然许久，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侯生说：“君王您当时正凌青云之志，逍遥于华丽的宫殿之间，自高自夸，目无三王五帝。厌弃质朴，亲近浮华。您亡国的征兆出现已久，我们恐怕说也没用，反而自寻死路。所以宁愿逃走也不敢进谏啊。现在我知道必定要死，才说这些话给您听。虽不能使您不亡国，但也可让您知道亡国的原因。”

秦始皇说：“我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吗？”

侯生说：“亡国之势已成，君王坐等亡国吧。假如君王想改变，能变得象尧禹那样吗？如果不能，就没什么希望。君

王的辅政大臣又所用非当，我担心变也无法保存国家了。”

秦始皇黯然长叹，于是释放了侯生。三年后，秦始皇驾崩，秦二世即位。又过了三年，秦国灭亡了。

魏文侯问李克曰：“刑罚之源安生？”李克曰：“生于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久饥之诡也。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帘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以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文侯曰：“善。”以为法服也。

### 【译文】

魏文侯问李克说：“刑罚产生的根源是怎样的？”李克说：“它根源于奸邪淫佚的行为。凡是奸邪之心，都由饥寒而引起。淫佚之心，则因过分文饰而形成。住房雕梁画栋，就会妨害农业的生产；穿衣追求华丽精美，就会妨害女工的纺纱织布。妨害农业、则成为饥饿的本源；妨害女工，则成为寒冷的本源。饥寒交迫，还没有奸邪行为的，还没有过。男女都互相夸耀衣饰之美，却能不淫佚的，也还没有过。所以君王不禁止奇技淫巧，国民就会奢侈。国家贫困而国民奢侈，那么国民中贫穷的人就会作出奸邪之事，富有的人就会出现豪奢的行为。这等于是逼迫着人民做奸邪之事，然后又用刑法来征

罚他们，不赦宥他们的罪过，这是给老百姓设置陷阱。刑罚的产生有其根源，君王不正本清源反而去惩罚他们，这难道不是伤害国家吗？”魏文侯说：“对。”就把李克的话作为制定礼法的标准。

秦穆公闲问由余曰：“古者明王圣帝，得国失国，当何以也？”

由余曰：“臣闻之，当以俭得之，以奢失之。”

穆公曰：“愿闻奢俭之节。”

由余曰：“臣闻尧有天下，饭于土簋，啜于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尧释天下，舜受之。作为食器，斩木而裁之。销铜铁，修其刃，犹漆黑之以为器。诸侯侈。国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释天下，而禹受之。作为祭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缁帛为菌褥，觶勺有采，为饰弥侈。而国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觶勺刻镂。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弥侈。故曰，俭其道也。”

由余出，穆公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

内史廖曰：“夫戎僻而辽远，未闻中国之声也。君其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而厚为由余请期，以疏其间。彼君臣有间，然后可图。”

君曰：“诺。”

乃以女乐三九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果见女乐而

好之，设酒听乐，终年不迁，马牛羊半死。由余归谏，谏不听，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为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利，既以得矣，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穆公奢主，能听贤纳谏，故霸西戎。西戎淫于乐，诱于利，以亡其国，由离质朴也。

### 【译文】

秦穆公闲谈时问由余说：“古时的圣君明帝，有的得国，有的失国，其原因是什么？”

由余说：“我听说，因为俭朴而得国，因为奢侈而失国。”

穆公说：“我愿意听听这其中的道理。”

由余说：“我听说尧治天下，用瓦钵吃饭，瓦盆饮汤。他的领土，南起交趾，北到幽都，东西到日出、日落的地方，天下归心。尧禅让天下，舜继位，食具改为木制、铜铁制造的器皿上还涂上黑漆。诸侯也跟着奢侈，不臣服的诸侯国达到十三个。舜禅让天下，禹继位，所用祭器，外面涂漆，内部还涂成朱红色。用布帛做床褥，杯勺绘彩，文饰更多。这时不臣服的诸侯国竟达到三十二个。夏后氏灭亡之后，殷、周相继统治天下。他们建置了天子的鼎器旒旗，食具雕有花纹，四壁悬有帷幕，席褥上有彩色的图案，比起以往更加奢侈，不臣服的国家也增多到了五十二个。君王喜爱华饰，臣属诸国就更加奢侈。因此说，俭朴是得国的正道。”

由余走后，穆公召见内史廖，告诉他说：“我听说邻国出现圣人，是敌国的忧患。现在西戎的由余就是圣人，我很忧患，不知怎么办才好。”

内史廖说：“西戎地方偏远，从未听过中原的美妙歌声。君王何不赠给他们一些歌妓舞女，用来荒乱其政治。然后请他们允许由余延期回国，用来离间其君臣。他们君臣有了矛盾，我们就有法可想了。”

穆公说：“就这样办吧。”

于是赠送戎王许多歌舞女妓，并由余请准了延期归国。戎王果然很爱好那些歌舞女妓，日日对酒当歌，终年也不迁移放牧的地方，马牛羊死亡过半。由余归来劝谏，戎王不听，由余就投奔了秦国。穆公很欢迎他，并称他为上卿，向他询问西戎的军事地理，掌握详细情况后，就举兵讨伐西戎，吞并了十二个国家，拓展了上千里领地。穆公原来也是个奢侈的君王，但他能纳谏任贤，所以称霸西戎。西戎的君王却沉迷酒色，贪图小利，最终亡国，这都是因为他离开了质朴而造成的啊。

经侯往适魏太子，左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顷，太子不视也，又不问也。经侯曰：“魏国亦有宝乎？”太子曰：“有。”经侯曰：“其宝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国之宝也。”经侯曰：“吾所问者，非是之谓也。乃问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师治治魏，而市无预贾。郟辛治阳，而道不拾遗。芒卯在朝，而四邻贤士无不相因而见。此三大夫，乃魏国之大宝。”于是经侯默然不应，左解玉具，右解环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谢，趋而出，上车驱去。魏太子使骑操剑佩逐与经侯，使告经侯曰：“吾无德所宝，不能为珠宝所守。此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无

为遗我贼。”于是经侯杜门不出，传死。

### 【译文】

经侯去拜见魏太子，左佩玉剑，右佩玉环，宝光左右交映互射。但坐了好一会儿，魏太子视若无睹。经侯问：“魏国也有宝物吗？”太子说：“有。”经侯问：“是怎样的宝物呢？”太子说：“君信臣忠，百姓拥戴自己的君王，这就是魏国的宝物。”经侯说：“我问的不是这个，而是器物。”太子说：“有。徒师沼治魏，市无奸商；郟辛治阳，道不拾遗；芒卯在朝，群贤毕至。这三位大夫是魏国的大宝。”经侯哑口无言，左边解下玉剑，右边解下玉佩，含羞而起，不辞而别，上车疾行。魏太子派人追上经侯，将他的剑和玉佩还给他，并让使者传话说：“我没有好的道德为宝，没能力守护这些珠王。这些东西寒不能当衣，饥不能当饭，不要留下害了我。”从此经侯闭门不出，传说就这样死去了。

晋平公为驰逐之车，龙旌众色，挂之以犀象，错之以羽芝。车成，题金千镒，立之于殿下，令群臣得观焉。田差三过而不一顾。平公作色大怒，问田差：“尔三过而不一顾，何为也？”田差对曰：“臣闻说（通悦，下同）天子者以天下，说诸侯者以国，说大夫者以官，说士者以事，说农夫者以食，说妇姑者以织。桀以奢亡，纣以淫败。是以不敢顾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车！”

## 【译文】

晋平公制作了一辆打猎用的车子，上面插满各色的龙旗，并悬挂着犀牛大象的兽皮，还用鸟羽做成车盖。车子造成后，平公在车顶置金千镒，把车放在大殿下，令群臣得以观赏。田差从车旁经过三次却一眼也没有看它。平公变脸大怒，问田差：“你经过车旁三次都一眼不瞧，是什么意思？”田差回答说：“我听说天子以天下治平为乐，诸侯以国家安定为乐，大夫以恪守职责为乐，士人以事业有成为乐，农夫以丰衣足食为乐，妇女以纺织为乐。桀因为奢侈亡国，纣因为淫佚亡国，所以我不敢看。”平公说：“说得对。”于是命令侍从：“快推走车子。”

魏文侯御廩灾。文侯素服辞<sub>(通避)</sub>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吊，公子成父独不吊。文侯复殿，公子成父趋而入贺，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灾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廩者，寡人宝之所藏也。今火灾，寡人素服辞<sub>(通避)</sub>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吊，至于子大夫而不吊。今已复辞矣，犹入贺，何为？”公子成父曰：“臣闻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篋于筮椟。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灾，必有人患。今幸无人患，乃有天灾，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叹曰：“善。”

## 【译文】

魏文侯藏宝的仓库失火，文侯哀伤的穿起丧服，五天没

有在正殿上朝，群臣也都穿着白衣进行吊唁，只有公子成父毫无表示。文侯恢复正殿上朝，公子成父赶快上前道贺说：“宝库失火，真是件大好事。”文侯脸上变色，不高兴地说：“宝库是我藏宝之地，现在发生了火灾，我穿丧服避正殿表示哀悼，群臣也都白衣而吊，唯独您无所表示。如今我已恢复正殿上朝，你还来恭贺，为什么呢？”公子成父说：“我听说，天子之宝藏于四海，诸侯之宝藏于国内，大夫之宝藏在家中，士人、百姓之宝藏于箱匣。如果宝物收藏不当，那么没有天灾，定有人祸。如今幸亏没有人祸，仅仅只是一场天灾，不是也值得庆贺的吗？”文侯叹息着说：“您说得对。”

齐桓公谓管仲曰：“吾国甚小，而财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舆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闻之，君尝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浆；衣练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亲乎？”桓公曰：“善。”于是更制练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齐国俭也。

### 【译文】

齐桓公对管仲说：“我国地方不大，物产不丰，但群臣衣服车马都很奢侈，我想下令禁止，可以吗？”管仲说：“我听说，君王尝过的食物，臣下就会常吃；君王喜欢的服饰，臣下就会经常穿戴。如今君王食必桂浆，穿的是纯紫的大衣，狐狸皮的白裘，这是群臣过分奢侈的真正原因啊。《诗经》上说：‘不亲自去做，就不能取信于百姓。’君王想要禁止他们奢侈，

为什么不从自身做起呢？”齐桓公说：“对。”于是重新制作了纯白的衣服、大白的帽子，这样上朝一年，齐国整个风气都变得俭朴了。

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也。”文子曰：“然乎？吾观国人之父母衣粗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闻君子以德华国，不闻以妾与马。夫德者，得于我，又得于彼，故可行。若淫于奢侈，沈（同沉）于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国？”仲孙它惭而退。

### 【译文】

季文子做鲁国的执政大臣，妻妾不穿好的衣料，马匹不用粮食喂养。仲孙它劝他说：“您贵为鲁国上卿，妻妾衣着简朴，马料粗陋，人们都以为是您吝啬，而且也有损国家体面。”文子说：“是这样吗？我看到人民的父母粗布为服，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所以我不敢讲究吃穿。而且我听说君子是靠德行为国争光的，没有听说过用妻妾和马匹。道德，我能得到，别人也能得到。所以可以广泛推行。如果过分奢侈，沉醉于华靡之风中不能自醒，又如何去守护国家呢？”仲孙它惭愧地走了。

赵简子乘弊车瘦马，衣毳羊裘。其宰进谏曰：“车新则安，马肥则往来疾，狐白之救温且轻。”简子曰：“吾非不知也，吾闻之：君子服善则益恭，细人服善则亦倨。我以自备，恐有

细人之心也。传曰：‘周公位尊愈卑，胜敌愈惧，家富愈俭。’故周氏八百余年，此之谓也。”

### 【译文】

赵简子坐的是破车老马，穿的是羊皮粗衣。他的家臣劝说道：“新车才安全，高头大马才跑得快，白狐狸皮衣又暖和又轻便。”赵简子说：“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但我听说：君子穿华美衣服的时候会显得更加恭谨，小人穿华美衣服的时候则往往骄傲。我这样做是为了自省，免得具有小人的思想啊。传注上说：‘周公地位越高越显得谦卑，越打胜仗越显得警惕，家里越富越显得节俭。’所以周朝的天下长达八百多年，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此！”

鲁筑郎圃，季平子欲速成。叔孙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无圃尚可乎，恶闻嬉戏之游，罢（通疲）其所治之民乎？”

### 【译文】

鲁国建造兽苑，季平子想要赶快把它建成。叔孙昭子说：“何必这么着急！这样会加重百姓的辛劳，是可行之道吗？没有兽苑倒无所谓，哪里听说为了自己的玩乐之欲，而去疲乏自己的百姓呢？”

卫叔孙文子问于王孙夏曰：“吾先君之庙小，吾欲更之，可乎？”对曰：“古之君子，以俭为礼。今之君子，以汰易之。

夫卫国虽贫，岂无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绣哉？以为非礼也。”文子乃止。

### 【译文】

卫国叔孙文子问王孙夏说：“我先君的宗庙太小，我想改大一点，行吗？”王孙夏回答说：“古时的君子，以俭仆为礼法，现在的君子，却用奢侈代替了俭朴。卫国虽穷，哪里就拿不出好看的鞋子和一二件珍宝，来交换一块织绣呢？只是那样做是被认为不符合礼法罢了。”叔孙文子于是打消了扩建宗庙的念头。

晋文公合诸侯而盟曰：“吾闻国之昏，不由声色，必由奸利。好乐声色者，淫也。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国，不亡必残。自今以来，无以美妾疑妻，无以声乐妨正，无以奸情害公，无以货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谓伐其根素，流于华叶。若此者，有患无忧，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闻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犹无佐也。”

### 【译文】

晋文公聚集诸侯盟誓说：“我听说国家的昏乱，不是由于声色之乐，就是由于奸利贪邪。沉迷声色之欲的，是放纵；作奸犯科的，是昧惑。一个放纵昧惑的国家，即使不灭亡也会被分裂。从此之后，大家都不要听信美妾的谗言而怀疑妻子，不要以声色之乐妨碍国家大事，不要以自私之心危害国家利益，不要用财货来刺激臣民的贪欲。如果有了这种行为，无

异于砍伐树根去追求华丽的枝叶。象这种人，有了灾祸大家不要替他操心，受到侵犯大家也不要去做救援，他完全是咎由自取。如果谁违背了今日的盟誓之言，就把盟书拿给他看，让他认罪。”君子听说了这些事，评论说：“文公是知道治理天下之道的人。他不能称王天下，恐怕是缺少辅佐的人。”

晏子饮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辞曰：“《诗》云：‘侧弁之俄’，言失德也；‘屡舞僬僬’，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既醉而出，并受其福’，宾主之礼也；‘醉而不出，是谓伐德’，宾主之罪也。婴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举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岂过我哉？吾托国于晏子也。以其家贫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与寡人谋国乎。”

### 【译文】

晏子宴请齐景公，酒酣耳热，天色渐晚。景公叫人点灯，以尽余兴。晏子推辞道：“《诗经》上说‘头上歪戴着兽皮帽’，这是在讽酒醉失德，‘歪歪扭扭跳舞蹈，’这是在讽酒醉失态。‘喝醉了就告退，宾主都享受了宴饮的快乐。’这是宾主饮酒应有的礼节。‘喝醉了还赖着不走，真是败坏德行，’这样宾主都有责任。所以我只敢请您白天在这里饮酒，晚上就不敢再留您了。”景公说：“对。”于是按照礼节洒酒祭地，再拜告辞。景公说：“我难道会责怪晏子吗？我将把齐国托付给他治理，他还借着家贫为理由委婉地劝谏寡人，希望我不要太奢侈，何况和我一起治理国家呢？”

杨王孙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裸（同裸）葬，以反（通返）吾真，必无易吾意。”

祁侯闻之，往谏曰：“窃闻王孙令葬必裸（同裸）而入地。必若所闻，愚以为不可，令死人无知则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于地下也。将何以见先人？愚以为不可。”

王孙曰：“吾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世兢以相高，靡财殫币，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

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归者得至，而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乃合道之情。

夫饰外以诿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而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厚裹之以币帛，多送之以财货，以夺生者财用。古圣人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之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欲裸（同裸）葬以矫之也。昔尧之葬者，空木为椁，葛藟为緘。其穿地也，下不乱泉，上不泄臭。故圣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于无用，不损于无益。今费财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缪哉！可谓重惑矣。”

祁侯曰：“善。”遂裸葬也。

### 【译文】

杨王孙病危临终，托付后事给他的儿子说：“我死之后，想要裸体埋葬，以返回到自然形态中去。千万不要改变我的

意思。”

祈侯听说了这件事，就去劝阻杨王孙说：“我听说您想裸葬，真是如此吗？我认为不可以。如果死后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死后有知，裸葬等于让尸体在地下蒙羞。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呢？因此我认为不可以裸葬。”

杨王孙说：“我准备用裸葬这种方式来改变一下世俗厚葬的风气。厚葬对死者实无好处，但世人却竞相攀比，费尽钱财，将它们埋在地下烂掉。有时今天埋下去，明天就会被挖出来，这和暴尸荒野有什么差别？

而且死，不过是生命变化的一种形式，万物的一种必然归宿。找到了这种归宿，生命才得以转化。这就是万物都返回到了它的自然的本来状态。这种自然状态，肉眼看不到它的形状，尘耳听不到它的声音，是合于大道的一种状态。

反之，靠华丽的装饰哗众取宠，用厚葬的方式阻隔人回到他的自然形态，使归宿无着落，生命不得转化，事物就会失去他的本来状态。何况我听说，精神是上天所赐，形体是土地所赋。精神离开形体，各自返回自己的本来状态，所以叫鬼。鬼就是归的意思。尸体幽然独处，哪里会有知觉呢？厚葬以布帛财货，这是在掠夺生者的财富。古代圣人体恤人情，不忍如此辛劳死者的亲人，所以为此制定了丧葬礼法。但如今人们却超越礼法，竞相厚葬，所以我准备用裸葬来改变这种风气。从前尧的埋葬，不过是挖木为棺，绑以葛藤。挖的墓穴下不及水源，上不泄尸臭。所以圣人活着容易受人尊敬，死去容易埋葬。圣人不增加无谓的劳动，不浪费无谓的钱财。如今人们耗费财物实行厚葬，死者不知，而生者也得不到厚

葬的好处，真是荒谬啊。这可以说是双重的迷误了。”

祈侯说：“说的对。”于是杨王孙死后实行了裸葬。

鲁有俭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士刳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馈。弟子曰：“瓦甗，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闻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饌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亲也。”

### 【译文】

鲁国有个很俭朴的人，用瓦鬲煮饭，觉得食物的味道很鲜美，于是就盛在瓦盆里献给孔子。孔子接受了，心中很高兴，象是得到了丰盛的祭品一样。学生们问他：“瓦盆，是很粗陋的食器，煮的饭也不丰厚，为什么先生您会如此喜欢呢？”孔子说：“我听说喜爱劝谏的人常想起他的君王，吃到美味的人常想起他的亲人。我并非看重食物的厚薄，而是为他吃到美味就想起我的这份心意而欣慰。”

晏子病，将死，断楹内书焉。谓其妻曰：“楹也语，子壮而视<sub>(通示)</sub>之。”及壮发书，书之言曰：“布帛不穷，穷不可饰；牛马不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穷乎？穷乎？穷也。”

### 【译文】

晏子生病，将要死去，他让人剖开屋柱，把遗嘱藏在里

面。并对他的妻子说：“柱子里面的遗嘱，等到儿子长大了再给他看。”儿子成人后打开遗嘱，遗嘱上写道：“布帛不可缺乏，缺乏了就不能作装饰；牛马不可缺乏，缺乏了就无法运东西，士人志气不可缺乏，缺乏了就不能担当大任。缺乏吗？缺乏吗？缺乏志气才是真正的缺乏。”

仲尼问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听，言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委矣。”

### 【译文】

孔子问老子说：“太过份了。现在的社会真难推行正道啊。我近来心怀正道去投效当世的君王，他们都不能用我。现在的社会真难推行正道。”老子说：“如果说道的人只是讲些道听途说的道理，或者信口开河，这两种情况下，是不能委之以正道的。”

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

### 【译文】

子贡问子石：“你难道不学《诗经》吗？”子石说：“我哪里有空呢？父母要我孝顺，兄弟要我友爱，朋友要我信义，我哪里有空呢？”子贡说：“我要丢掉我的《诗经》。跟你学习了。”

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牛马；宣说（通悦）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通悦）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通悦）之，学而未能；宣说（通悦）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

### 【译文】

公明宣跟曾子学习，三年过去，不曾读书。曾子说：“宣啊，你在我门下，三年来从没见过你看书学习，为什么呢？”公明宣说：“我哪里敢不学习呢？我看见您在家时，只要有亲长在，您连牛马也不曾呵叱过，我很羡慕您能这样，但努力去学仍未学好。我看见您接待宾客时，态度恭敬谨慎从不懈怠，我很羡慕您能这样，但努力去学仍未学好。我看见您在朝廷时，对下属态度严肃但从不会毁伤他们，我很羡慕您能这样，但努力去学仍未学好。我羡慕这三样，竟一样也没学好，我哪里还敢不学而待在您的门下呢？”曾子离开席位，推辞说：“我实在赶不上你，也不过是学习的关系吧。”

鲁人身善织屨，妻善织缟，而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鲁人曰：“何也？”曰：“屨为履，缟为冠也。而越人徒跣剪发。游不用之国，欲无穷，可得乎？”

**【译文】**

鲁国有个人很会织草鞋，他的妻子很会织丝绢，他们想搬到越国去。”有人对他们说：“你去了必定受穷。”这个鲁国人问：“为什么？”回答说：“屨是作草鞋的，缟是作帽子的，但越国人都爱打赤脚，剃头发，你到了不需要的技艺的国家去，怎会不受穷呢？”